

## 译者序

澳大利亚早期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发表于一九〇一年。它一经问世,便轰动了整个澳洲文坛。当时执文苑牛耳、并被誉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亨利·劳森,赞扬它最真实地反映了澳大利亚世态。影响巨大的《公报》杂志主编 A·G·斯蒂芬斯则声称“这是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大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作品经历了岁月的考验,被文学史家列入“澳大利亚经典文学著作”之林,并被改编后搬上银幕,从而不仅在澳洲,而且在全世界为人所瞩目。

《我的光辉生涯》的作者为迈尔斯·弗兰克林。使人惊奇的是她在撰写这部传世之作的时候,不过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小说是她“兴之所至,在几个星期之内”一挥而就的。这位在少女时代就如此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却并非出生于文学世家,也没有受到过强烈的文学氛围的感染。相反,她诞生在一个忙于养家活口而与文学无缘的牧场主家庭,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群山环抱的丛林地区,度过了童年时代。她的处女作《我的光辉生涯》发表后,由于书中形肖毕现的刻画和描绘使得人们误将这部著作当作自传而招来

诸多麻烦 她愤然离家去悉尼定居 ,以“自由新闻记者”为职业 ,接触了一些女权主义者 ,受到了她们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她移居美国 ,参加了当地的“妇女工会团” ,并任该组织杂志《生活与劳动》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她奔赴英国 ,在苏格兰妇女医院和军队内任职。一九三三年 ,在离开故土近三十年后 ,她返回澳大利亚定居 ,从事专业写作 ,直至一九五四年去世。

弗兰克林一生共写过十二部小说 ,大都反映澳大利亚的牧场生活 ,书中流露出作者本人的女权主义倾向 ,其女主人公多半机俏聪慧 ,伶牙俐齿 ,男人们受到她们无情的嘲弄而显得难以应对。在她众多的小说中 ,尽管她于五十七岁时出版的《自鸣得意》也颇有影响 ,但文学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的 ,却还是她十六岁时的杰作《我的光辉生涯》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

《我的光辉生涯》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贯穿小说始终的女主人公西比拉·梅尔文的形象。小说描绘了她在单调乏味的丛林环境中所经历的苦恼和抗争 ,刻画了她追求独立人格、富有反抗精神的个性 ,并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 ,真切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十九世纪末期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的西比拉是一个澳洲丛林少女。她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 ,但是由于澳大利亚开发较晚的特定历史条件 ,却并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她在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沟里苦度着光阴。她幼时爬树掏鸟窝 ,下到深不见底的矿井里嬉戏 ,稍大就要喂牲口 ,挤羊奶 ,擦地板 ,把喝醉的父亲在众目睽睽之

下从小镇上领回家来。原始的丛林环境和艰难的物质生活锻造出了她粗犷、泼辣、近乎男子汉的性格，培育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奉行“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对一切不合自己意愿的事，会不顾一切地去进行抗争。

但是，西比拉尽管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无缘，却由于她对文学艺术的酷爱而深得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滋养。她与普通农村少女不同。除了“两种状态的生活：工作和睡眠”外，她还有“第三种状态：‘渴望从事艺术活动’”。她大量涉猎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从欧洲文化中吸取精神能量，并且还迷恋上了澳洲本地方兴未艾的民族诗歌，沉醉在澳洲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之中。她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新的生活，因此常常在夜阑人静之时，悄悄地握笔学写小说，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显示自己的才华。尽管她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与严峻的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她从不愿向命运低头，时时在与现实作不懈的抗争。

她在家庭中抗争。由于家境困难，母亲要她分挑养家活口的重担，或做家庭教师，或当厨娘。可是西比拉认为母亲的安排只是让她继续在生活的泥淖中作徒劳的挣扎，根本不可能改变生活的窘境，而且会使她当作家的愿望化为泡影，所以她要奋力抗争。她把家道中落归罪于父亲的酗酒和无能，并且责怪母亲颐指气使，逼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情。她一方面寸步不让地与母亲争吵，另一方面又频频发信给外婆和姨妈，试图借用“外援”来改变母亲的决定。西比拉与家庭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的实质，是她努力冲出旧有的生活轨道，摆脱家庭的羁绊，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要同环境抗争。她厌恶她所生活的波索姆谷，认为它“单调乏

味”、“阴郁沉闷”，没有机会接触她希望厕身其中的文化界人士，是一个“埋没人才的地方”。经过一番苦斗，她终于得到了暂时的解脱，来到了能充分提供她书籍、音乐、娱乐的卡特加。可是由于家庭的变故，她又被迫到了一个比波索姆谷更糟糕、更“死气沉沉”的地方。肮脏沉闷的生活场所、顽劣蠢笨的孩子、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藐视她甚至轻侮她的雇主，形成了一个令她窒息的环境。可是她并不屈服。她当着溺爱娇宠孩子的东家太太面，用体罚惩治了淘气的小东家，显示了自己小小身躯内所蕴蓄的巨大反抗力，终于站住了脚跟。而一旦站住了脚，她又深感这恶劣的环境只能扼杀自己的才华，断送自己的前程，因此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里。小说中的西比拉几乎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满意过。她与社会环境的坚韧抗争，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的求索精神。

她的抗争，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待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在十九世纪的澳洲，金钱始终是传统婚姻观的支柱，这根金制的链条束缚住了女人，使她们成为男子的附庸。但西比拉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独立人格，是真正的爱情。在这一点上，她的态度是从来不含糊的。她拒绝了潇洒大度的格雷先生的求婚，因为他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她感到讨厌。她的外祖母劝她接受将要去英国继承一笔财产的霍登先生的求爱，她却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她的信条是：“要是我不爱一个人，即使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要是我爱他，即使他是跛子，我也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她的婚姻观在她的心上人比彻姆家境的变迁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与比彻姆的接近乃至相爱，并不是因为后者的万贯家财，而是他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性格的豪爽。在比彻姆突然破产时，她并没有因为他身陷困境而抛弃他，却

竭力给予安慰,让对方过几年去娶她。而嗣后,当比彻姆的财产失而复得,其本人重又成为遐迩闻名的豪富时,她却悄然离去,认为他“已不再需要她了”。西比拉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对男女平等、独立人格的期求,反映了活跃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比拉这个形象就是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女权主义者的化身。

西比拉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本地特色而又内涵丰富的女性形象。她迥异于英国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笔下生活于市井之中或富有牺牲精神、或工于心计的妇女形象,也不同于奥斯丁、勃朗特小说中那些感情细腻、忠于爱情的女性,她是诞生在荒凉贫瘠的澳洲土地上的丛林女子,一方面处于原始落后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却接受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她是身上散发着丛林气息、胸怀远大抱负的澳洲丛林知识女性,她与阻碍自己个性发展的环境与社会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同强烈渴望改变社会现实、树立澳大利亚民族生气勃勃的形象的时代呼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样号召人民:“我们把过去留在身后,连同它分崩离析的王朝、摇摇欲坠的宝座和昏庸无能的种族,我们面前所展示的是未来的澳大利亚——浑身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我们的澳大利亚。”西比拉追求独立人格、不断抗争的精神既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折光,而又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

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西比拉的呼喊和反抗是微弱的。她就像巨石下的一棵倔强的小草,愈是奋力向上,

其自身就愈是畸形扭曲。作者迈尔斯·弗兰克林不但细腻地叙写了西比拉在环境逼迫下奋力抗争的过程,同时还真实地描绘了这个知识女性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她那扭曲变态的性格。

正如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创造了一大批性格畸零的“多余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封建沙俄帝国没落及资本主义勃起的现实一样。迈尔斯·弗兰克林以她犀利的笔触解剖了一颗扭曲的心,真实地反映了澳洲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重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性畸变。从而使西比拉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以及穿透生活的艺术张力。

小说的书名为《我的光辉生涯》,但西比拉的经历不但说不上“光辉”,而且是再平淡不过的(内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她所生活的丛林环境也是既平庸又乏味。在西比拉看来,身处这种环境,“愈是少对世道刨根究底就愈是快乐,对女人来说更是双倍、三倍地快乐”。可惜她并不是那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她“拥有思考能力”,“为一种狂热的雄心所苦,向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于是主观的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使她产生了一种压抑感。当环境一时有所好转(如躲入卡特加这个避风港)时,她心灵所受的压抑,得到了暂时缓解,她于是感到“世界像一个橘子——只要挤它一下,它就会涌出大量的甜水”。但当生活又一仍旧章,甚至比原来更糟时,这种压抑感便剧增,使她觉得那种日子是“一种慢性恐怖”,“生活扭曲着我的灵魂”,甚至“想逃到什么地方,尖叫几声,以排遣过分紧张的歇斯底里的感觉”,这种无法驱除的压抑感使她的性格变形,甚至反常。因此她忽而十分体谅母亲的辛苦,忽而又极度憎恨她,恶狠狠地把她的来信付之一炬,她对待姨妈的态度也是骤然由崇

敬转向怨恨 ,在姆斯瓦特家做家庭女教师期间 ,她更是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喜怒无常。这种心灵的扭曲后来终于发展到了近乎“精神崩溃” ,如果不是因为适时地离开那个威压着她的环境 ,她完全可能像她自己所担心的那样 ,“准会发病”。

如果说 ,社会的挤压是造成心理变态的外在原因 ,那么 ,比较早地觉醒过来因而对这种巨石般的重压特别敏感 ,虽然在奋力抗争却又信心不足的思想局限 ,则是形成西比拉心理变态的内在原因。她自恃志大才高 ,傲气十足 ,但又因为自己相貌平平而怨天尤人 ,深感自己“在婚姻市场上不是一件有价值的商品” ,自哀自怜 ,她一方面鄙视那些浑浑噩噩打发日子的庸人 ,孤芳自赏地为自己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自鸣得意 ;另一方面却又总觉得前途渺茫难以摆脱厄运。她既高傲、又自卑。她的高傲使她在与别人接触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摆架子 ,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 ;她的自卑又使她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 ,甚至把他人出自内心的赞扬也曲解成为恶意的揶揄和对自我的藐视 ,从而用加倍的高傲和刻薄来回击。在西比拉身上 ,外在的社会挤压与她自身的内心矛盾形成了正负两极 ,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火花 ,展现出了她那扭曲了的性格。

西比拉的变态心理集中地反映在她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她虽然正值豆蔻年华、春心萌动的年纪 ,但对爱情和婚姻却异常冷淡 ,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恶感。她“讥笑爱情 ,决定永远、永远、永远不再结婚” ,她故意贬低爱情和婚姻 ,憎恨男人 ,用刻毒的言词去攻击他们。她公开宣称 :“依我看 ,嫁人 ,即使嫁给世上最好的人 ,也是降格的事情。”“爱情是最低级的激情” ;“男人是世上最无用、最笨拙的动物。他们只会抽烟、骂人”。然而 ,她这种排斥异性的心理 ,并不

是因为她天生厌恶爱情,恰恰是她渴望爱情而终不可得后所走的一个极端(她自叹“爱是属于容貌美丽、富有魅力的人的,而并不属于我”。)。她越是渴望爱情,就越是对自己得不到真正的爱失望、愤懑,并以排斥异性作为反抗,而她越是排斥异性,内心便越是感到孤独(她说,“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儿,从爱的世界一头漂落到另一头”。)因而反过来,也就越是需要爱,她的内心世界就是那么复杂,因而她心灵的折光——她的言谈举止(尤其表现在爱情问题上)也是矛盾和复杂的。她一方面强烈地希望有人赏识她的才情,能同她在文学艺术方面作心灵的交流,但是当多才多艺、风度翩翩而又高度欣赏她才能的格雷先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内心虽不无爱慕之情,表面上却故意显得冷淡,从而使对方极为失望,她多次嘲弄向她诚恳求婚的霍登先生,无疑是出自一种孤僻心理对男人施行的报复,她虽然一直忠实于她的恋人哈罗德·比彻姆,却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他,纯粹为了得到一种变态的心理满足,如她自己所剖析的那样,“是由于自己缺乏爱而感到苦涩,由于自己内心充满了痛苦,所以看到别人脸上也闪过痛苦表情时,我因得到了报复而十分高兴。”虽然比彻姆深深地爱着她,她也喜爱比彻姆坦诚、朴实的个性;虽然比彻姆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她充分发挥创作的才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她的变态、扭曲的性格,最后使她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比彻姆的爱情。这种悲剧性的结尾是西比拉变态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合乎她的性格发展逻辑的。

在西比拉的身上,心理变态者的某些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即一方面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力图改变现状,离经叛道,寻求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严酷和自身的回天无术,



不断地滋生出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从而形成只能靠愤世嫉俗、偏激怪僻的言行来获得暂时的解脱的独特个性。变态心理是一种心理现象,变态心理的产生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尽管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却似乎是相同的,即强烈的自我意识无法得到满足,自我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久久得不到解决,内心的烦躁和焦虑长期郁积,又找不到一个宣泄口,旷日持久的超负荷心理压力,便导致了心理上的变异。正因为如此,动荡变革的时代容易诱发心理变异,而敏感的比较清醒的知识青年又尤其会发生心理变态,形成扭曲的性格。文学家们选取了那些被环境压抑了的人性,由于抗争乏力而滋生变态心理的人物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往往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动态和历史风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郁达夫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乃至澳大利亚当代作家怀特小说中描写的那个认为“只有椅子和桌子没有发疯”的西奥多拉、愿意同蛇“取得充分了解”的黑尔小姐等,都是性格扭曲、心理变态的人物。西比拉·梅尔文为这一列琳琅满目的世界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形象。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末期澳大利亚丛林知识女性的形象,她那在努力挣脱家庭羁绊、婚姻桎梏中所表现出来的扭曲性格和变态心理,正是反映出了当时的澳洲人在摆脱旧自我,寻找新自我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不足乃至心灵的畸变,因此是有着坚实而丰厚的时代基础及地域特色的。

### 三

西比拉这一艺术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从一七八八年第一批英国移民踏上澳洲土地起,到弗兰克林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它已不再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已占了人口中的大多数,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个性特色的民族,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越来越强烈,要求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作家们,希冀冲破因袭的框框,摆脱对英国传统文学的模仿,确立具有澳大利亚本地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文学的奠基人劳森以澳大利亚丛林为背景,塑造了各类独具个性的丛林人,表现了早期创业者谋生的艰辛、与天奋斗的顽强性格以及孤僻的环境所造成的人性的变异,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澳洲历史上的那个重要的时代。与劳森同时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有弗菲、佩特森等人,他们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但劳森等人所刻画的,基本上都是早期定居者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匮乏求得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也即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很少触及精神世界的活动。而弗兰克林则通过西比拉·梅尔文这一形象,不但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其扭曲的心灵,反映了其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以及在求索过程中所经历痛苦,这不能不说是显示了澳大利亚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光辉生涯》一经出版,便在当时的澳洲文坛上就似乎是“爆炸了一颗小小的炸弹”(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H·M·格林语),西比拉作为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如果我们按英国文学评论家E·M·福斯特在他颇有影响的评论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所指出的那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形人

物(flat character)和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两类的话,那么弗兰克林之前的澳大利亚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扁形的,作者只是反复强调人物性格的某一个侧面,而不及其余。如劳森笔下的斯派塞太太对严酷的环境似乎已麻木得失去了作出反应的能力,成天把“毫不在乎”这句话挂在嘴上,她的全部性格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这种单一性格的人物虽然由于作者反复渲染其性格的某一方面而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恰如福斯特所批评的那样,这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显得太露、太浅、太简单,未能具备足够丰富的性格内涵,缺乏再思考、再创造的空间,因而从审美价值来看比圆形人物要逊色。弗兰克林所塑造的西比拉·梅尔文却是一个圆形人物。作者以满含激情的笔触,写出了她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倔强任性、清高孤傲、热情奔放而又自哀自怜的复杂性格。西比拉同情终年操劳的母亲,却又痛恨她不通情理;她向往友情(包括与异性的友情),却又将爱情和婚嫁视为畏途;她讨厌姆斯瓦特的愚昧庸俗,却又对他的诚实忠厚肃然起敬;她深深地爱着比彻姆,却又始终同他若即若离,并最终拒绝了他求婚。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词来概括西比拉多方面的性格。这一人物比劳森等人笔下在某一方面被强调到了漫画化程度的人物,更接近现实、更真实、更富有生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光辉生涯》问世之前,还不曾有过如此真实、具有如此丰富性格内涵又有澳洲特色的人物。

西比拉这一形象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小说刻画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自认为才华横溢却没有施展的机会;胸怀大志却感到无力使之变为现实;感到家庭、环境、社会像一根根绳索,捆缚住了自己,终于动弹不得;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虽有

过短暂的欢愉 ,最后酿成的却是苦酒。总之 ,人生并不是一朵玫瑰色的浮云 ,却像一条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道路 ,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西比拉的这些感觉无疑是同她年龄相仿的男男女女所共有的 ,小说通过她的曲折历程写出了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苦恼 ,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企图干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宏图大志与平淡无奇、没有诗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比拉又是属于一切年轻人的。

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 ,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它为后人留下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幅散发着浓郁澳洲气息的画卷上 ,活动着一个生动、丰满、追求独立人格的澳大利亚青年女性 ,人们可以从她奋斗的曲折历程中 ,听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足音。

## 序

我离开澳大利亚前几个月，接到一封来自丛林地区、署名“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信，信上说，写信人已撰写了一部小说，却不认识编辑和出版商，希望我能看看这部稿子，并提出意见。这封信的笔迹具有鲜明的个性，信中的某种东西吸引了我，所以我让作者把原稿寄来。一个沉闷的下午，我开始阅读稿子。还没看上三页，我就知道了你们无疑会立即明白的事情——这个故事出于一个姑娘之手。读着读着我发现这部作品具有澳大利亚特色——植根于丛林。书中有关姑娘家的情绪部分，我不太了解，因而把它留给女读者们自己去判断。可是我觉得，描写丛林生活和景色的部分，不但真实得令人吃惊而且令人痛苦。我知道，就这些描写来说，这本书忠实于澳大利亚——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最真实的一本。

我写信给迈尔斯·弗兰克林，她承认是个姑娘。我离开悉尼之前同她见了面。她不过是个小个子丛林姑娘，年仅二十一岁，几乎没有离开过丛林。她经历了书中所描绘的情况，我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本书而感到自豪，在这里人们劳苦工作，被烈日烤灼，受的苦很多，但

又很善良 ,在这里有一半皮肤黝黑的丛林人都是富有同情心和幽默感的乐天派 ,眼睛里镌刻着丛林的悲哀 ,在最艰难的时刻 ,嘴角也浮着勇敢的笑容 ,在这里三分之一的丛林人是诗人 ,囊中空空 ,但心胸开阔。

亨利·劳森

1901 年 4 月 英格兰

## 前 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古尔本附近的波索姆谷

1899 年 3 月 1 日

我亲爱的澳大利亚同胞们：

我要写上几笔，告诉你们这故事全是关于我自己的事——因为我写本书没有其他目的。

我并不因为书中表现了自我而感到歉意。在这一点上我试图对通常的自传形式作一改进，别的自传为自我表现寻找借口，使人感到厌烦。可是，我的自我表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它应当有所关系，可是这与你何干？

这不是一部罗曼史——我常常看到生活的音乐是用苦涩的调子奏成的，我不愿浪费时间去哭哭啼啼，滔滔不绝地谈论梦幻和理想；这也不是一部小说，但纯粹是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真实得就跟真的一样——如果生活本身远不止是一个无情的小小幻想——就生活使人感到厌烦和揪心的痛苦而言，这故事像我降生时

初次见到的高大的桉树那么真实 ,像桉树那么巍峨和实在。

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并不合我的心意 ,啊 ,我痛恨这活着的死亡 ,它吞噬了我的少年时代 ,并正在贪婪地咬啮着我的青年时代 ,耗尽我的青春 ,如果我不幸还有老年的话 ,我的老年时代也将被如此消磨 !日子永远那么悄悄地逝去 ,成天辛辛苦苦。生活是那么令人痛苦地单调、狭隘 ,与我的志趣格格不入 ,我的心灵烦躁不安 ,徒劳地咀嚼着坚不可摧的镣铐。

### 特 别 注 意

你不妨一头扎进故事 ,而不必害怕遇到描绘落日的美丽和轻风的低吟一类废话。我们(一千个中有九百九十九个)除了在落日中看到预示第二天下雨还是天晴的征兆外 ,什么也看不到。所以我们把这些虚空、愚蠢的想象留给那些诗人和画家——可怜的傻瓜们 !让我们为自己没有这些人的气质而感到庆幸 !

与其做一个诗人不如生来做一个奴隶 ,一个黑人 ,一个跛子 !因为诗人必然没有同伴——孑然一身 !在他所热爱的同胞之中 ,他感到可怕的孤独 ,其原因在于他的灵魂远在普通人之上 ,如同普通人的灵魂远在猴子之上一样。

这个故事没有情节 ,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或者我所注意到的其他人的生活中并没有情节。我是阶级的一员 ,这个阶级中的人们在生活中无暇来考虑情节 ,他们所能做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无福享受情节那样的奢侈品。



## 第一章

### 我记得 我记得

“呸 , 嗬 ! 哎哟 , 哎哟 , 啊 ! 啊 ! 我要死了。呸 , 嗬。痛呀 , 痛死我了 ! 呸 , 嗬 !”

“好了 , 好了 , 行啦。爸爸的小伙伴可不会那么淘气的 , 是吗 ? 来 , 让我从饭袋里拿些猪油 , 敷上去 , 用手绢儿一包不就行啦。别哭了 , 嘘 , 可不许再哭了。你那么大吵大闹 , 会惹得老达特乱蹦乱跳的。”

那是我第一回记事 , 我才三岁。我能记得巍巍桉树包围着我们 , 阳光在笔直的白色树干上闪烁 , 照射进岸边蕨树丛生的淙淙溪流 , 那条小溪隐没在我们左边陡峭的灌木林小山下。那是一个长长的晴朗夏日 , 午后一点钟。我们正在牧场的边远地方 , 爸爸是上这儿来储存食盐的。露水淋漓的清早 , 他就带我离开了家 , 让我坐在他面前的一个小小的褐色枕头上 , 那个枕头是妈妈特意为此缝制的。我们已经把成块的岩盐放进小溪对岸的木槽里。存盐的那间小屋 , 用桉树皮做了屋顶 , 使木槽免受雨水之害。小屋像画一般的掩映在周围茂密

的香沟酸浆和胡椒树灌木林中 ,从我们吃中饭的地方望去 ,清晰可辨。我从小溪里取了水 ,把烧过茶的铁罐再次装满 ,爸爸用它把火浇灭 ,随后用一根生牛皮带把铁罐拴到马鞍的口上。盛过盐的生牛皮袋悬挂在驮鞍的钩子上 ,那驮鞍压着栗色的驮马。爸爸的马鞍和褐色的枕头都放在大灰马达特身上 ,平时总是由达特驮着我。这时 ,我们正要上路回家。

爸爸在为出发作准备 ,给刚吃完残羹剩饭的狗罩上口套。虽然它们很不情愿 ,但由于无可辩驳的理由 ,又非这么做不可。那天 ,爸爸随身带了马钱子碱瓶子 ,想毒死几条野狗 ,便在我们看到的几头野兽尸体上倒了很多药水。

爸爸在给狗上套时 ,我便忙不迭地采起山蕨和野花来 ,这下可惊动了盘在蕨树底下的一条大黑蛇。

“咬我了 ! 它咬我了 !”我大叫着 ,爸爸赶来救我 ,用马鞭把那条蛇撵走。原先他还吸着烟 ,这时他把烟斗扔进山蕨丛中。我把它捡了起来 ,灼热的余火从烟斗上掉下来 ,烧伤了我那又胖又脏的小手 ,于是就引起了我这故事开头的那番喧闹。

兴许完全是由于烧伤了手指 ,才使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爸爸习惯于把我带在身边 ,但只有那一天的短途游览 ,我至今还记得 ,而且那是我所能忆及的全部内容。我们离家有十二英里 ,但后来怎样到家的 ,我就知道了。

在那些日子里 ,父亲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经营着勃拉格勃朗、宾宾西和宾宾东三个牧场 ,总面积近二十万英亩。父亲仅仅是凭他自己的地位而进入上流社会的。他的家谱中除了祖父 ,别人都没有名望。但我的母亲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贵族 ,她是卡特加地方博

希厄家族中的一员,这一家族把一个曾参与征服者威廉对英国的掠夺的老海盗,也归入他们祖先的行列。

迪克·梅尔文的好客与他的快活一样出名。我们那幢舒适的、带宽回廊而外形不规则的木板房,坐落在铁林比勒山脊一个荫底的僻静角落。这里向来宾客满堂,医生、律师、牧场主、旅行推销员、银行家、记者、游客,各个阶层的各类男人,坐满了我们长长的餐桌,不过除了我母亲,难得看到一张女性的面孔。勃拉格勃朗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地方。

在牧场里,我既讨人嫌,又逗人乐。边界老巡逻员和赶牲畜的人至今还很感兴趣地问起我。

我知道每个人的事儿,而且在我的个性中永远存在着把它不适时宜地公诸于世的危险。

我会使用从牧场帮手的俚语中拣来的花言巧语,以及从客人那儿学到的庄重字眼,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弄得连强横的老酒鬼也会脸红。

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在牧场估价人和边界巡逻员之间更尊敬牧场估价人,或是牧师与赶牧畜人之间更尊敬牧师。直到今天,我依然如此。我的专司敬重之职的器官,一定比平底锅还扁,因为我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因为某人地位高而对其肃然起敬。对我来说,威尔士王子无异于一个剪羊毛工,除非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除了王子身份之外的某种品格来——要不,那就去他的!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马,没有可靠的记录,不过那一定很早,因为八岁时我就什么都会骑了。女鞍、男鞍、无鞍,或者两腿分开,对我来说都一样。我策马奔驰在圈羊人中间,像任何一个被太阳

晒得黝黑的丛林成年人一样勇敢。

我的母亲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假小子。我父亲却不以为然。

“随她去吧 ,露西 ,”他说 ,“别管她。女性的祸根 ,也就是那些无聊的习俗 ,很快会使她感到烦恼的。别管她 !”

母亲嫣然一笑 ,说 ,“她应当是个小子 ,”于是也就不来管我了。我骑着马 ,个儿虽小 ,甩起马鞭来却跟谁都一样响。意外的事故也奈何我不得 ,我多次出事 ,却一直安然无恙。

我天不怕地不怕。要是个喝醉了的流浪汉无端生事 ,我总是第一个去对付他 ,我那二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威严之躯 ,会责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有人开始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淘起金来。那是两个眉毛浓黑的意大利人的儿子。他们使母亲感到不安 ,她断定这些人靠不住 ,但我就是喜欢他们 ,相信他们。他们用宽阔的肩膀背我 ,在我口袋里塞满糖果 ,把我变成大伙的宠儿。我会毫无惧色地坐进吊送矿工和废土的大木桶 ,下到他们最深的矿井里。那个大木桶是用一根绳子拴在一架粗糙的卷扬机上的。

我的兄弟姐妹们患“大嘴巴” ,出痧子 ,闹猩红热 ,发百日咳 ,我同他们一起在床上打滚 ,却什么也没有染上。我与狗跳来蹦去 ,爬上树去掏鸟窝 ,还按着赶车工本大叔的指导 ,驾车赶起阉牛来。我常常给爸爸做伴 ,到两岸长满灌木、清明澄碧的山间小溪游泳 ,那小溪在神秘莫测的山谷中流淌 ,又深又荒凉。山谷中厚厚地覆盖着一层铁线蕨和无数别的种类的山蕨。

妈妈对我直摇头 ,为我的前途战栗 ,可是爸爸似乎认为我并没有

什么反常的地方。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是我的知己 ,是一部百科全书 ,是一个伙伴 ,甚至他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这样一直到了十岁 ,打从那以后 ,我便不信什么宗教了。

理查德·梅尔文 在那些日子里 你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人！一个善良而溺爱孩子的父亲 ,一个尊重女人的丈夫 ,一位绝好的主人 ,一个雄心勃勃、有着绅士风度的男子。

于是我在这样的氛围里 ,在离开利佛里那一百多里的卡特加优美和欢快的环境中 ,度过了我童年时代最初几年的岁月。

## 第二章

### 波索姆谷介绍

我快九岁那年 ,爸爸认为在偏僻的勃拉格勃朗和宾宾牧场营生是埋没人才。因此他决心找个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安家。

他向母亲提出了这件事 ,说明举家迁移的理由 :近几年 ,牛马价格猛跌 ,因而无法靠饲养牛马为生。如今只有养羊才有利可图 ,可是在勃拉格勃朗 ,或是宾宾山两侧都办不到。野狗马上会来糟蹋羊群 ,牲口贼会来收拾余下的羊。而求助于警察 ,简直就是枉费心机。他们没本事追查牲口贼 ,到头来却使牲口贼把气出在雇主身上 ,他们会放把火 ,烧了牧场篱笆。而在勃拉格勃朗这种崎岖的乡野 ,一百来英里的粗木桩篱笆被毁 ,可不是闹着玩的。

父亲为实现自己迁居的愿望 ,列举了这些切实可行的理由。事实上 ,不满 ,这个狠心的恶魔已用魔爪攫住了他。父亲的来客总是要使他相信 ,住在铁林比勒山谷完全是屈才。他们断言 ,他那么富有才华 ,在家畜饲养方面又很有经验 ,只要肯在交易业和拍卖行试一试身手 ,准能够名利双收。理查德·梅尔文自己也开始这么想了 ,而且还

跃跃欲试。他果真去尝试了。

父亲丢下了勃拉格勃朗 ,丢下了宾宾山东西两侧的牧场 ,买下了波索姆谷这个一千亩的小农场 ,全家迁到了古尔本附近。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们到了这里。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都挤在马车里 ,而我和同行的女仆则坐在马背上。一位先行的独身老爹在那儿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他已先期到达 ,赶了一辆满载家具和家当的阍牛大车 ,那是父亲的全部财产。父亲说够我们凑合着过日子了 ,等他有时间安顿下来后再去购买。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而至今依然还是那点家具——凑合着过日子。

我对波索姆谷的第一个印象是极度失望 ,岁月无法改变这个印象 ,或是将它从记忆中抹去。

看惯了铁林比勒山高低不平的峰峦之后 ,这里的景象便显得那么平坦 ,那么平庸 ,那么单调 !

我们的新房子共有十个单间 ,木质结构 ,坐落在荒芜的小山边。厨房与房子分开 ,厨房后面的山脊上长着弯曲矮小的桉树 ,树下灌木丛生 ,有野樱桃、蛇麻草和金合欢。房子前面是一片平地 ,看得出垦殖过的痕迹 ,不过见不到一滴水。后来我们在平地上发现了几个又圆又深、长满青草的水潭。碰上雨天 ,潭水上涨 ,汇成小溪 ,流得遍地都是。在这地区 ,波索姆谷雨水最充足 ,因此它能抵御最严重的旱灾。经验和知识使我们懂得这清冽、柔和的水的价值。可是 ,那时我们刚从山区搬来 ,原先每个山谷都有清澈见底的小溪 ,而现在却要喝这种水了 ,一想起来心里就感到厌恶。

我觉得新牧场太狭小了 ,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英里。难道我就这么永远、永远住在这里 ,再也回不到勃拉格勃朗去了吗 ? 我们到达

的第一个晚上 ,我就这么忧心忡忡地哭泣着睡着了。

母亲对父亲光靠一千亩地谋生的能力表示怀疑 ,因为在一半的地上除了小袋鼠 ,什么都活不了。不过父亲却满腹宏图 ,对前景十分乐观。他不愿效法他周围的小农 ,像母鸡那样光蹲在一个地方。他要做牲口生意 ,波索姆谷不过是他洽谈买卖的基地 ,将来是要重新出售的。

哎呀 ,哎呀呀 !一想起在山区虚掷了大半辈子年华 ,简直令人心寒。那种地方 ,邮件一星期来一次 ,与靠得最近的一个有六百五十个居民的城镇 ,相距四十六英里。机动车辆无法通行。而这里 ,就是离开古尔本这样的城市 ,也只有十七英里。道路很漂亮 ,邮件一周来三次 ,八里路外就是火车站。嗨 ,男子汉 ,你要走运了 !这便是他当时的情绪 ,是从他满怀希望的心田里漾起的。

勃拉格勃朗在淘金热开始之前 ,靠我们最近的邻居 ,除牧场巡逻员之外 ,离开我们也有十七英里。而波索姆谷地区人口稠密 ,我们周围都是相距半英里到二三英里的住家。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种新的生活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环境的优点和短处。我们需要一件东西时 ,很方便就能到手 ,但倘若邻居向我们借了东西 ,其结果也就适得其反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来归还的。



### 第三章

### 没有生气的生活

波索姆谷毫无生气 ,旧时的乡区 ,都是那么闭塞而没有生气。

居民们多半都是结了婚的人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男孩子们一旦成年 ,都拥向内陆去剪羊毛、赶牲畜 ,或者种地。他们发现在家进展太慢 ,此外 ,童年一结束 ,家里因为房子窄小 ,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时间是没有人计较的。日子悄无声息地注入年月的河流 ,只不过名称上不同罢了。偶尔的生孩子或死人是件大事 ,但最大的事莫过于一位新的定居者的到来。

每逢这种时候 ,家里的男户主们照例要去查访。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允许这位新来者进入邻里的社交圈子。假如他们报告说此人不错 ,妻子们则进行一次友好的访问 ,以结束这种初交的仪式。

爸爸到了波索姆谷以后 ,常常因事外出 ,接待男女来访者的折磨 ,便由母亲来承受了。

那些男人们都是些诚实、随和、正派的普通丛林农民。他们非常

友好,不愿匆匆结束拜访,而是一屁股坐下来,聊上几个钟头。这使温顺的母亲感到乏味。她想与他们谈谈文学和时兴的话题解解闷,谁知完全白费力气。也许她还是同他们讲法文的好。

他们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唠叨乳品生产,夹杂些关于原先的房主毫无意义的轶闻。我发现这些人很乏味。

在勃拉格勃朗时,厨工们生动地描述过内陆大牧场的生活,绘声绘色地讲过蛇的故事,来访的客人也常常谈起非洲式的狩猎,谈起旅游的经历,谈起社交生活。相形之下,现在这种无休止地唠叨农产品价格和庄稼的长势一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显得愚昧寡味了。

那些男人也像其他人一样三句话不离本行。对此我并无谴责之意,只不过想指出,当时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我们都还没在行呢!

梅尔文太太在造化给波索姆谷留下的人心目中,一定是位深受欢迎的人,因为这个小团体内的妇女们,都争先恐后地来拜访她,而且竞相表示友善。她们送来家禽、果酱、白脱之类的礼物。两点钟来,天黑才走。她们谈论一件件家具,把菜谱送给母亲,滔滔不绝地讲述孵火鸡的最佳方法。临别时,还热情邀请我们回访,恳求母亲允许孩子们在她们那儿住几夜。

在新居住下还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两英里外一个公立学校教师寄来的通知,大意是法律要求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这使母亲大为懊丧,她该怎么办呢?

“就这么办!当然是尽快把孩子们撵到学校去。”父亲说。

母亲表示反对。她主张现在先找个家庭教师,以后再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去。她听到过关于公立学校的骇人传闻。要强迫她把自己的小宝贝们也送进去,实在太可怕了。一周之内他们就会被教坏!

“他们才不会呢，”父亲说，“送出去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是不会遭殃的。然后我们再找个家庭教师。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为这事操心，而我已绝对不可能来过问，因为手头有笔生意。暂时就把孩子送去学校吧。”

于是我们便去上学了，穿着带饰边的精制儿童衫和轻便鞋子，其他小学生把我们看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大多是劳苦农家子弟，家里除了农作所得，还靠筑路、运木头，或者诸如此类到手的工作来增加收入。男孩子们都打赤脚，一部分女孩也是这样。学校坐落在灌木丛生的荒山上，教师与一位当地居民同住，离学校有一英里。这位教师嗜酒成癖，学生的家长们无时不盼望他辞职。

我们家的双胞胎（年龄与我相近）和我在虎洼公立学校读了将近十年书。我的教育是在那里完成的；比我小十一个月的双胞胎也如此。我的其他弟妹也很快就要结业。这是我们耳闻目睹的唯一一所学校。爸爸曾一度谈起要填表格让我们在那儿免费读书。但妈妈不允许我们走到那个地步，女人的自尊心总是要比男人的经得起折磨。

我们的邻居都很友好。其中一位叫詹姆斯·布莱克肖的尤其如此，他很希望同我们亲热。他是一位自封的族长式人物，总想把新搬来的人置于他的羽翼之下。为了使他们感到无拘无束，他显出一种过分殷勤的温厚。他天天来看我们，把马拴在后院桉树荫下的栅栏上。碰上妈妈没空见他，他会满足于同我们家的女佣简·海什里普扯谈一两个钟头。

简同我一样不喜欢波索姆谷，但她的态度更加明朗。听听她对布莱克肖先生直截了当地谈论自己的意见，实在是够有趣的。顺便提一句，她把他叫做“闲溜的母鸡”。

“简,我想比起你原来那个闭塞的地方,你总更喜欢这里吧,它靠近古尔本市。”一天早上布莱克肖在厨房旧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坐下后说。

“没有那回事儿。什么闭塞的地方!勃拉格勃朗一天的生活比你们这些马屁精一生看到的还丰富哩。”她有力地驳斥着,狠狠敲打着她正在拌和的一炉面包。

“咳,在勃拉格,每个礼拜就像舞台上演出那么精彩。星期六晚上,人人都会来取邮件,一直待到星期天晚上才走。锯木工、篱笆检修工、野狗捕捉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会和着六角手风琴唱起歌,其余的人便跳起舞来。听着,在那儿姑娘们还可以跳一会儿舞,由一两个歌手伴舞,而这儿呢,”她鄙夷地哼了一声,“没有一个鬼东西可以陪你跳。我住腻了这个地方。要不是我答应了太太住上一会儿,我明天就逃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生气的鬼地方。”

“慢慢地你会习惯的,”布莱克肖说。

“习惯!只有母鸡孵大的人才会习惯这个枯燥乏味的地方呢。”

“你又不是母鸡孵大的,要不一定是由一头大种鸡养大的,”他回答。在简把两个笨重的水罐从火上拎走时,他注意到了她丰腴的体形。他没有去帮忙,因为头脑里压根儿没有这种礼节。

“你应当多出去逛逛,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那么乏味了。”她把水罐放到地板上后,布莱克肖说。

“走走!请问我能到哪里去?”

“有时间就来看看我太太。我们永远欢迎你。”

“谢谢,上次我看你的太太就看够了。”

“怎么回事?”

“哎呀 ,我还没待上半小时 ,她就得脱掉干净衣服去挤牛奶了。我可瞧不起这儿的男人 ,他们让女人太辛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疲倦的女人 ,这使我想起了那些黑人 ,他们让老婆尽干活。咳 ,在勃拉格 ,除了男人们统统出去救火或者圈羊这样的紧急关头 ,女人们从来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干活。而在这儿 ,她们什么都干 ,挤牛奶呀 ,喂猪呀 ,喂才生下来的小牲口呀 ,简直使我作呕。不知道是因为这儿的男人都是马屁精的缘故呢 ,还是因为开牛奶场的缘故。我觉得生产牛奶制品实在不怎么的 ,这是累死人的活计 ,钻呀 ,擦呀 ,一天忙到晚 ,忙得眼珠儿都快掉下来了 ,辛辛苦苦却没有什 么酬劳。现在 ,对不起 ,布莱克肖先生 ,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闲逛一两分钟 ,我要打扫沙发底下了。”

这一句话达到了使他离开的效果。他说声再见便走了 ,不知道感到有趣呢 ,还是觉得受了侮辱。

## 第四章

### 一场迅速了结的经历

当母亲、简·海什里普和我感到度日如年的时候，父亲的日子过得很快活。

他开始从事一个惊险的职业——买卖牲口的赌博性生意。

他不肯去利佛里那查看羊群时，便赶到伯克参加丛林食用牲口拍卖，或者急急忙忙上肖尔海汶去购买几头小奶牛。

他在每星期三举行的古尔本牲口拍卖围场里，是位人所熟知的人物，总是赶在前一天进镇，直到一两天后才返回。

他在赶牲畜人和拍卖商中间很受欢迎。在有关牲口的新闻中，他的名字常与殖民地成交的主要买卖一起被提及。

在牲口交易中，只有精明干练、头脑清醒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还不曾听说哪一个买卖人没有暂时地（如果不是彻底地）尝到过失败的滋味。

他不必完全不讲道德，但如果希望获利的话，在道义上绝不能书生气十足。而这恰恰就是理查德·梅尔文的致命伤。他被很多诚实

的乌托邦思想弄得无能为力,加之又太软弱,因此,在交易中除了二等货,常常别无所获。与其这样,他还不如上古尔本的奥本街,沿街拉拉小提琴,说不定还能发财呢。他的交易生涯短暂而又愉快。社会主义者的名声使他产生了虚荣心。

一个社会主义者随时可以像与头面人物饮酒那样,同丛林流浪汉碰杯,遵循这一原则所造成的过分好客,大大影响了我父亲的收入。他每卖一头牲口就要蚀本;他为了给无穷无尽的拍卖商写信而耗用大量邮票;他经常待在镇上,一住就是三天,成为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寄生虫的好朋友;这一切使他很快濒临破产的边缘。他的同代人说,是酒毁了他。

他要是能保持清醒头脑的话,可是个聪明人,而且完全有希望把事情办好。可是他的脑袋抵挡不住酒精,很快就被它毁掉了。不到十二个月,保险柜中处理勃拉格勃朗和宾宾牧场所得的多余资金,被用得一千二净。他经济上已如此拮据,在做最后一笔生意时,为了付给赶牲畜人工钱,被迫卖掉了几头家用小奶牛。

这时父亲得知,有一位主教替教会托管着一笔钱。主教以抵押的办法用这笔钱来放高利贷,干着《圣经》中所谴责的勾当,尽管他七拼八凑的布道内容都取自《圣经》,而且每个礼拜天都以这样的布道使时髦的教民感到厌烦。

父亲利用这位主教言行相悖的毛病,把波索姆谷抵押了出去。他用这笔钱重又开张,勉强维持生计,并偿付主教借款的利息,四五年之后他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牲畜的价格暴跌,再做这种生意已无利可图了。

理查德·梅尔文决计像旁人一样过日子——开设奶牛场,与家

人共同经营 ,同时还饲养家禽出售。

他买了五十头奶牛作为乳品业的“生产工具” ,那五十头奶牛的小牛犊还得人工喂养。此外他还买了一个手工操作的奶油分离器。

开办牛奶场的时候 ,我十五岁。我已说过 ,双胞胎霍勒斯和格蒂比我小十一个月 ,霍勒斯要是有机会受训的话 ,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但由于没有人培植他 ,让他有的放矢地发展 ,他竟成了一个粗暴而令人生厌的恶棍 ,人品很成问题。

格蒂挤十三头牛的奶 ,我挤十八头 ,从早忙到晚。霍勒斯和母亲两人挤其余的十七头。

在牛奶生产这一行中 ,帮大人干活的娃娃们连一只木桶都还提不起来时 ,就已经开始学挤奶了。所以他们的双手都已习惯于机械动作 ,却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我们就不同了 ,到了差不多完全长大才开始学挤奶 ,而且全力以赴 ,结果很痛苦。我们的双手、胳膊 ,直至肘部都肿胀起来 ,夜间睡梦之中常常痛得醒过来。

母亲负责调制黄油 ,早晨两三点钟就得起床 ,好让黄油冷却变硬 ,打上字后应市。

简·海什里普一年前就已离去 ,我们无力再雇请别人接替。繁重的工作开始殃及温文尔雅的母亲。她变得瘦削憔悴 ,还常常发脾气。父亲的工作是驯服烈性母牛 ,分离牛奶 ,并把黄油送往小镇上的杂货铺 ,从那里换回生活必需品。

勃拉格勃朗的迪克·梅尔文与波索姆谷的奶农迪克·梅尔文已判若两人。前者名实相符 ,而后者已沦为酒的奴隶 ,仪容随便 ,甚至有些邋遢。他已无视一切礼貌 ,比他周围最可怜的同胞更平民化 ,更普通。他要家庭供养 ,却不能供养家庭。他是一家之主 ,却没有尽到



应尽的义务。他对家庭失去了爱,失去了兴趣,变得暴躁、阴沉,毫无自尊和勇气。以前他对牲畜温存、和善,而现在则完全相反。

我永远忘不了他对小牛的残酷和缺乏耐心,而这往往又对我构成了威胁,使我对他的行为不敢发表尖锐的逆耳之言。

他在经营牛奶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就是把黄油运到镇上去。他经常在那里待上两三天,把卖掉黄油所得的钱喝个精光,一醉方休。随后他回家来,咒骂自己运气不好,埋怨他的牛奶场不如邻居的赚钱。

在那些年月,夏娃的灾祸落到了我母亲头上,她无法跟踪父亲,自尊心又使她不愿去求邻里,于是追寻父亲便成了我的责任。我从一家酒吧找到另一家酒吧,把他带回家来。

要是我正确对待母亲对我的教育的话,我会无视这一切而去敬重父亲,但可惜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半夜过后我们才启程回家,醉醺醺的父亲在我身旁说着高傲感伤的胡话,于是我的心头萌起了《圣经》中第五诫<sup>①</sup>上说的怪念头。因为我坐在弹簧车里,身影溶进了朦胧柔和的星光,一路上浮想联翩。父亲像所有喝醉酒的人一样,不允许别人控制缰绳,而他往往又无能为力,结果让马老在一个地方打转,而我们居然从没出事,这倒是个奇迹。我并不心慌,却愿意一切听其自然。那匹可靠的老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沿着两旁桉树林立的道路,忠实地把我们带到家里。

母亲用《圣经》来教导我要敬重父亲,不管他是否值得。

---

① 《圣经》中的十诫为：一、不许拜别神；二、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三、不许妄称耶和華名；四、须守安息日为圣日；五、须孝父母；六、不许杀人；七、不许奸淫；八、不许偷盗；九、不许作假见证；十、不许贪恋他人财物。

迪克·梅尔文是一个自私、可悲、软弱的家伙，我并不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以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无情来蔑视他，因为人在那样的年纪不能容忍人类的任何弱点和缺陷。当我细细思忖一番之后，厌恶，而不是敬重，占据了我的心里。

我对母亲的看法不同。女人不过是男人无能为力的工具——环境的动物。

看着我身旁的父亲，想到母亲怀中的婴儿，想到在家中担惊受怕的母亲，我便得出了上面这样的推论。在其他一些难以言表的思绪缠绕之下，我感到茫然，感到昏眩，而醒悟之后，我为自己正在成熟的心理而感到震惊。这是一种冷酷孤独的心理，我想把它隐藏在自己的胸膛里，但我没有能做到。因为这胸膛不够宽大，不够结实，没法儿让它舒舒服服地容下身来。这心理又仿佛是一根没有竿儿可绕的爬藤，在地上摸索着，擦伤了自己，急急乎要寻觅一件结实的东西攀附上去。它由于缺乏高手来抚育修剪，而变得繁密芜杂了。

## 第五章

### 断续的记述和怨言

我的任务是用手喂幼畜。这是世上最可恶的活计，但命运使我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边喂牲口，一边想得很多。顺便提一句，我被拥有思考能力所苦，这是一大灾祸。当一个人挣扎着度日的时候，愈是少对世道刨根究底，就愈是快乐，对女人来说更是双倍、三倍地快乐。

可怜的小牛犊呀！它们是人类的贪心所造就的奴隶。它们失去了大自然所赐予的母亲，被迫依靠分离器上又厚又酸而又冰冷的牛奶为生。

每天早晨去上学之前，我除了挤奶，还得喂三十头牛犊，洗好早餐盘子。我得为自己，为弟妹作好上学的准备。从家到校，要步行两英里。下午从学校回到家里，经过烈日下的一番跋涉，我已经疲惫不堪，但仍得把早晨的工作再做一遍。此外，我还要擦干净靴子，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因为没有时间，我不得不放弃钢琴练习。

啊，那些休息的夜晚多么短暂，而辛劳的白天又何等漫长呀！我

似乎觉得 对雇不起劳力的穷人来说 牛奶活无异于苦役。我所写的不是经营牛奶场 农业报上的主要文章赞扬它是文雅而富有艺术性的职业 农业学院也是这么教育学生的。我所描绘的是具体的生产牛奶的工作。这种生活我自己经历过 ,也看到我周围十几个家庭经历过。

即使生产一磅应市的黄油 ,也得付出艰苦的劳动。在我提及时 ,每磅黄油的价格是三角到四角 ,制造黄油代价大 ,收入小。从早到晚累死累活 ,钻上钻下 ,星期天和节假日 ,对我们来说一样都是工作日。

艰苦的活计是一台巨大的平整机。做家务、劈木头、挤牛奶 ,整园子很快使双手粗糙起来 ,使皮肤的光泽变得黯淡。辛苦劳作之后身感疲乏的时候 ,提高思想修养的愿望 ,或者是已经达到的修养 ,渐渐地消失。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由富人降为普通农户 ,生活在农民中间 ,自己也成了农民。从前的旧交现在已不再进入他们的圈子 ,因为那双划分阶级界线的铁一般的罪恶之手 ,已经确然无疑地伸向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民主不过是昔日的传统了。

我并没有贬低底层人民的生活。农民是每一个国家的堡垒。在风调雨顺的年月 ,农民的生活对一个具有农民心灵的人来说 ,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它诚实、干净、健康。但对于我 ,这种生活却是炼狱。我周围的人从早忙到晚 ,随后就是享受来之不易的睡眠。他们只有两种状态的生活 :工作和睡眠。

对我来说 ,还存着第三种急需满足的状态。我渴望从事艺术活动 ,我酷爱音乐 ,把邻近人家的每本书都借来 ,忙里偷闲 ,一一阅读 ,书籍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使我比周围的孩子更难承受肉体上的负担。这第三种状态是我自身最结实的部分。我过着梦幻似的生

活,与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维系着一种神交。希望、甜蜜、冷酷、虚幻的希望在我耳边私语,告诉我生活的道路漫长,其中要经历很多“渐变”,而在这些“渐变”中,我那梦幻般的生活将变成现实。因此我往前走着,远处闪光的湖泊在向我招手,让我到银色的水面上去泛舟。而幼稚,高傲盲目的幼稚,使我看不到湖泊与我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回过头来说说乳品生产。

我们无论老幼都用辛勤的汗水勉强打发着日子,但还是过着一种诚实的生活:敢于正视现实,并以英国祖先那种顽强的独立精神,奋然前行。可是,一八九四年逝去了,没有下雨。炎热、干燥、无情的一八九五年接踵而来,我们终于到了无法谋生的地步。

炉火般的热风吹枯了每一片草叶,空气中尘土飞扬,牲畜声声哀鸣,青菜已经绝迹。我喂养的牛犊也一头头地死去,随后,母牛倒下了。

那时我已离开学校,母亲、父亲和我成天在设法扶起倒下的母牛。我们的力气不够,就请邻居帮忙,父亲跟他们换工。只有几个比较富裕的邻居能够把牲畜送走,或者将它们转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大多数人也像我们一样境况非常困难,把倒下的牛扶起来成了一个职业,整天就忙着这事,并谈论旱情不退可能造成的黯淡前景。

那时,丛林汉们垂头丧气,他们的额头上平添了很多条辛酸的皱纹。不仅因为干旱夺去了他们的生计,而且还因为没有比看着可怜的哑巴牲畜哀哀地求食而得不到满足更揪心了,尤其是那些奶牛,我们非常熟悉、珍惜、热爱它们。

除了生活必需品,我们摒弃了一切。但即便是必需品,对一个十

口之家来说,需要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要做到收支相抵是一场艰苦的搏斗。我们感到了贫穷的沉重压力,穷却仍要昂着头,摆出体面的样子,是一种最令人伤心的穷困。它远比祖传的贫穷要折磨人,那样你不必为穷而羞耻,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因此伤了自尊心和感到屈辱。

有人认为,贫穷并不意味着愁苦,那就让他们尝尝没有一个可以做伴的朋友的滋味吧,让他们体会一下被迫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社会层里是什么滋味,穷得连邮票都买不起,因而无法给一个朋友写信又是什么滋味,让他们像我一样热切地希望读书,听音乐,却因为穷却什么也办不到,让贫穷迫使他们,就像迫使我一样,去干他们打从心底厌恶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愉快。

我的学校生活平淡寡味。唯一值得记忆的是,我们那位人们都管他叫“老哈里斯”的教师顶撞学监的那一天。学监是那种衣冠楚楚的小个儿。他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他已把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想法,经过精选装进了脑袋,整整齐齐地贴上了标签,因此一旦需要,就可以不慌不忙地随手拈来。他摆出一副体面的绅士派头,吹毛求疵地履行他的职责,那模样是要显示他本人和他职务的声望。但是,如果把一个慈善家的思想境界,在宽度上比作马兰比吉河<sup>①</sup>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境界就跟马车车辙中所积储的小水潭一样了。

刚才提到的那个日子,是个大热天。学监已经检查了我们的大多数科目,正看着我们的抄写簿。唔,他抬起头来了,十分讲究地把背心弄服帖。

“哈里斯先生!”

---

<sup>①</sup> 马兰比吉河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地区。

“是,先生。”

“作比较是令人讨厌的,不过,不幸的是,现在我不得不作个比较。”

“是,先生。”

“这些书写比起城市小学生的要差得多,歪歪斜斜,很不规范。而且,我发现这些孩子似乎都很愚钝。我不愿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不过,事实上,呃,他们好像都具有人所皆知的乡下佬的蠢笨。对此,你作何解释?”

可怜的老哈里斯!尽管他常常喝醉酒,尽管他没有尽到本分,但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有强烈的人情味。他理解自己的学生,爱他们,不允许别人诽谤他们。另外,他原先打算只喝一口酒壮壮胆,来对付学监,后来却喝了两三口,结果把小心谨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要不然他是准会保持沉默的。

“先——先——先生,我能够,而且也愿意作解释。你瞧瞧每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包括这个小娃娃,”他指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上学前,放学后都得挤牛奶,都得拼命干活,还不算在毒日头下来回走两里路。多数大一点的男女孩子,早晚平均要挤十四头牛的奶。你也这么试上一两个星期看看,我的好先生,你的手指不疼、不抖,还能写字才怪呢!看你还能不打瞌睡。什么乡下人的愚蠢!见鬼去吧!要是你也得在日头下,在尘灰中,从早干到晚,也只挣得一点点收入,我敢保证你不会有时间磨指甲,读科学笔记,打扮得这么潇洒。”说到这里他把外衣一脱,虎视眈眈地对着他的上司。

学监不由得惊愕地倒退了一步。

“哈里斯先生,你忘乎所以了。”

这时 ,两人一起往外走去。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们就无从知道了。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 ,不过那天下午有很多歪曲了的说法 ,传到了家里。

### 一首旱灾牧歌

“西比拉 ,你在干什么呀 ? 妈妈呢 ?”

“我在熨衣服呢 ,妈妈到鸡棚照看鸡去了。有什么事吗 ?”

父亲在同我打招呼。时间是下午两点。挂在围廊阴凉处的温度计 ,显出了华氏 105.5 度。

“我看见布莱克肖穿过房子来了。叫——叫你妈妈。你把捆牲口腿的绳子拿来——我已经准备好了三脚撑。马上就来 ,我们再扶一扶母牛吧。可怜的家伙——也许还不如马上在它们头上敲一下好。可是 ,或许下个月会有雨 ,天总不能永远那么旱下去。”

我叫了母亲 ,拿好绳子出发了。我把太阳帽拉下来 ,紧贴着脸 ,免得眼睛沾上尘灰 ,迷眼的尘雾从西边滚滚而来。父亲所说的三脚撑 ,就是指三根八到十尺长的竿子 ,用布条捆在一起 ,可以竖起来架在地上。这是父亲想出来的办法 ,扶牲口时可以省些力气。第四根长一些的竿子横放在由三根竿子架成的叉子上。横竿的一头系着两根捆牲口绳 ,一根放在腹下 ,一根绕过肚带 ,把牲口团团捆住。我们把身体的重量压在横竿的另一头上 ,这时一人拉住牲口尾巴 ,另一人拉住角往上提。新来的牛会因此发怒 ,弄得我们非常费劲。但是那些习惯于这种办法的牲口会很好配合 ,好好地地站立起来。唯一需要的技术是在牛移动之前迅速把竿子抽掉 ,否则绳子又会再次把它们绊倒。



这天下午有六头牛要扶。我们跟男人一样搏斗着 ,把五头牛扶了起来 ,随后到了第六头牛躺着的地方。那是低处小山的山腰上一片无遮无盖的石子地。男人们拉着牛尾巴将它转了个圈 ,我和母亲装好了三脚架 ,摆好了绳子。我们把母牛扶了起来 ,但由于这可怜的畜生一再病倒 ,身体非常虚弱 ,所以又立刻倒下了。我们决定让它休息几分钟再来试试。四下里连一片草叶都没有 ,地上全是尘埃 ,无处可以坐下。我们大家都累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对着尘灰闭上了眼睛 ,在火燎似的太阳下静静地等候着。

疲倦啊 疲倦 !

几朵轻云被风吹拂着 ,在白色的空中留下几条淡淡的光带 ,晌午时分的毒日头使它们惨然失色。疲倦镌刻在母亲娇嫩而饱经忧虑的面容上 ,滞留在父亲皱起的眉头上和沾满灰土的脸颊上。布莱克肖也疲惫不堪。他抹去脸上的灰尘时 ,那灰尘浸了汗水变成了污泥 ,他说他也很疲倦。我也很疲倦 ,在热焰下干活弄得我四肢作痛。躺在我们脚下的牲口也很疲倦。天地万物都很疲倦 ,似乎都在炉火般的热风中唱着哀歌 ,那风在我们背后矮山脊上的树丛中咆哮着 ,拍击着破裂而干渴的土地。除了太阳 ,一切都很疲倦。太阳为它残酷而不知疲倦的力量而洋洋自得 ,它大胆地在天空中游弋 ,得意地向下窥视着它的无可奈何的牺牲品。

疲倦啊 疲倦 !

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涯 ,我的光辉生涯 !我十五岁——十五 !几小时匆匆过去 ,倏忽之间 ,我会像我周围的人一样年老。我瞅了瞅他们 ,他们站着 ,倦怠万分 ,已经踏上了生命的下坡路。年轻的时候 ,他们无疑也希望和梦想过更好的东西 ,甚至也知道

这些东西。但他们都在这儿,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涯。这已是将来也完全可能是我的生涯。我的生活——我的生涯——我的光辉生涯!

疲倦啊,疲倦!

夏日继续跳跃着。夏天像是恶魔,生活是一场灾祸,我暗暗地说。世界多么像一大块单调坚硬的岩石!在这块巨大的岩石上,有几片光秃秃的、狭小的巉岩。我们用足力气,磨掉了指甲,才得到了在巉岩上用手攀扶住一两年的酬报,然后被投入外界的黑暗,永远被忘却,也许去经受比这更痛苦的折磨。

可怜的牲口呻吟着,它们在被扶起时受了伤,一块块皮脱落了,有早饭盘子那么大,看了真叫人心痛。

母牛非到痛苦不堪是不会呻吟的。我不耐烦地转过头来,带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片面推理,责问上帝,他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把痛苦栽到人类头上,已经够了,因为设想受苦只是为进入更好的世界做好准备。可是牲口呢——可怜而无辜的牲口呢——为什么它们也如此备受折磨?

“来吧,我们再来扶它一下,”父亲说。我们再次行动了。真奇怪,就是最可怜的牛还有这样的重量。经过一番奋斗,我们再次使它站立起来了。这一回我们非常小心,一直扶着它,让它站稳了脚跟。父亲和母亲扶着尾巴,布莱克肖和我拉着牛角,把它连推带拉地赶到家里,还给了它些麸皮饲料吃。随后我去忙家里的活儿了。男人们坐着,边吸烟,边在回廊上啐唾沫。他们谈论着旱情,一小时后又去帮别家扶牲畜了。我点上了火,继续熨我几小时前搁下的衣服。在这种日子里,这活儿又热又不舒服。为了防风和灰尘,又不得不把门

窗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又热又累 ,双脚疼得连站都站立不住。

疲倦啊 ,疲倦 !

夏天像是恶魔 ,生活是一场灾祸 ,我暗暗地说。

旱情日复一日地延续着。间或有几天 ,怒风劲吹 ,就像前面提到过的一样 ,带走了牧场上的枯草 ,将它们积聚在篱笆上。天空尘土飞扬 ,这仿佛是下雨的先兆。但是风在它刮起的地方停息了 ,挟走了几块它收集起来的乌云。于是一连几个星期 ,万里长空没有一个黑点来污损金灿灿的天空中耀眼的光辉。

疲倦啊 ,疲倦 !

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不过 ,啊 ,这是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 ,重复多次 ,对它有所熟悉 ,才可能会减轻一丝儿痛苦。

## 第六章

### 反抗

尽管我们忙这忙那 ,救治牲口 ,但除了五头牛之外 ,其余的牛终于还是都死了。这五头牛和两匹马 ,靠着一千亩田生存 ,到处寻找食料 ,所以也够它们忙碌的。家里已经没有后备的土地 ,这一千亩就全让牲口们自己处置了。地上几乎寸草不留 ,牲口只是因为天气温暖又有水才还活着。不用说 ,我们在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 ,由于比我们幸运的亲戚的一点帮助 ,加上出卖牛皮和母亲饲养的鸡所得 ,我们仍设法向主教偿付着利息 ,总算还有一口饭吃。

不幸的是 ,这时我们发现主教的代理人原来是个恶棍 ,已经畏罪潜逃。父亲出示了收据 ,说明他向这位代理人定期付了借款利息。但是由于我们无钱与主教打这场官司 ,主教抓住了某些法律细节 ,拒不承认代理人这回事——曾几何时是教会的顶梁柱 ,从而使法律袒护他 ,而把传票递给了我们。不幸之中偏又逢上这倒霉的事 ,真叫人难以对付。我们求他宽限些时间 ,但他的回答却是叫来了法警 ,把我们的家当都拍卖了。我们的五头牛、两匹马、牛奶分离器、犁、车子、

运货马车、轻便马车,甚至我们的炊具、书籍、画幅、家具和父亲的手表;还有我们的床、枕头和毯子。除了身上穿的,我们已一无所有。卖掉这些都是为了偿付我父亲持有收据的钱。

要不是亲戚的慷慨相助,我们早已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他们送来足够的钱,让我们赎回所有的东西。我们的邻居也以满腔热情和真诚的同情来救助我们。法警——一个道地的君子——了解内中的真情,极尽其权限相助。

我们的家当就在房子内处理。邻居们安排了一个假拍卖,对此,法警只是眼开眼闭。朋友们送来了钱,而邻居们确实喊了价——不过没有相互对喊——结果我们的家产只拍了微乎其微的价就卖掉了。人说黑暗之中有一线光明,在贫穷这朵乌云里射出了强烈的光芒。

穷困时你可以触摸到人的真实心理,这在富有时是永远做不到的。人们出于真诚的友谊和爱,而不是为了依赖别人,达到一己的目的。人的一生也值得有一两回陷入困顿,以便体验一下爱和友谊所带来的一丁点儿真正的幸福和心境的平静。这并不是说富裕不会有真朋友,而是我认为富人们心里永远存有那种溃疡似的怀疑,暗示对他们过分友爱不过是自私虚伪的表现,是簇拥在财富周围的奉承拍马者惯用的手段。

地方报纸登载了我们的财产即将拍卖的消息,主教的名字也同时上了报。父亲从牧师那儿收到了几封表示同情的信,信上还对主教的行为感到痛惜。父亲与写信人并不相识,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家产是为了偿付一笔已经付清的债款而被拍卖的。

靠了亲戚们慷慨解囊,以及乡邻们的至诚友善,我们的家具又归

我们自己所有了。但是日子该怎么过呢？由于缺乏雨水，田里的庄稼已经枯萎。我们只有五头牛，前景并不乐观。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母亲进屋来了，并且神情严肃地说：“西比拉，我要跟你谈谈。”

“谈吧，”我绷着脸回答，我早就盼着要唠叨我一无用处了——我最讨厌这个话题。

“西比拉，最近我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没有办法，我们养不起你，你得找个事儿做做。”

我没有回答，母亲继续说：“恐怕我们得完全拆散这个家庭了。没有办法。你爸爸又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我从见到他的那天起就懊悔了。打从喝上酒以后，他过日子的办法，还没有一只猫多。我得把小的孩子送给亲戚，大一点的要出去谋生。你爸爸和我也都得这样。眼前就只有这条路。可怜的小格蒂还太小（她比我小不了十二个月）还不能到社会上去混日子，我想她得到你外祖母那儿去。”

我还是没有回答，于是母亲问了：“喂，西比拉，你对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想法？”

“你认为一定得把家庭拆散吗？”我说。

“好吧，既然你那么聪明，你倒说个更好的办法看，”母亲恼火地说。“事情总是这样，要是我提出个什么来，你们就马上拒绝，可是除了我，又没有人来考虑这些事儿。你打算干什么呢？我猜想你认为自己可以在这儿挣钱过日子？”

“干吗我们不能住在家里呢？布莱克肖和詹森的土地不见得比我们多，而家庭却是一样大，他们照样能过日子。让孩子们各自分开长大，是很可怕的，他们相互间会变成陌生人。”

“是的，你这样讲当然很好，可是你父亲光靠这五头牛就能重起

炉灶？没有办法，你总是不讲道理，而到头来你会知道我的办法是最好的。”

“让亲戚们都凑点儿钱，把我们的家再建立起来，”我说，“这不是比承担抚养一个孩子的全部责任更容易些吗？我敢肯定他们也喜欢这么做。”

“是的，也许这样更好，不过我想你得想法独立谋生，要负担你这么一个大姑娘，他们会说什么呢？”

“我会去自己挣钱的，你们把我清除出家庭，家里就变成天堂了。没有坏样可学，孩子们长大都会成圣贤，”我刻薄地说。

“喂，西比拉，这样讲可傻啦。你知道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要是你乐意，帮助我养鸡，做衣服——你干嘛不学烧饭呢？”

“学烧饭！”我轻蔑地反驳。“那个老炉子冒出的火可以把一匹马烧死，清理时沾上的油污会搅得我心烦。还有，要是我想额外做点花式食品，我们不是买不起黄油或者葡萄干，就是鸡蛋不够。去烧饭，见鬼！”

“西比拉！你太粗俗了，西比拉！”

“不错，我过去实在太傻，总是要保持礼貌，现在我不这样了。我的谈吐比起我周围的人，已经是够好的了。粗俗不粗俗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能喂牛犊，挤牛奶，在这儿苦苦过日子，粗俗与不粗俗还不都是一个样。”我粗暴地说。

“瞧你对家里总是不满，这毫无用处。唯一的办法是你自己想法去过日子。”

“我会自己过日子的。”

“你去干什么呢？你愿意参加考试，当个小学教师吗？对女孩子

来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在这种竞争性很强的考试中,跟古尔本姑娘们去比,我有什么取胜的可能性呢?她们都有好教师教,都全力以赴读书。而我只有老哈里斯教我,他是世上活着的最蠢笨的动物。另外,我讨厌教书,要是那样,我还不如去打短工。”

“你年龄还不够大,做不了总管或厨娘,你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当女仆,你不喜欢缝纫,你也不可能被医院接受当护士,你应该承认你什么也干不了。以你这样的年纪来看,你实在是一个无用的姑娘。”

“我有很多很多事情能做。”

“说出几件来听听看。”

我沉默不语。我感到,只要给我机会,我有潜力能在某些职业中大显身手,这些职业属于那些我们家庭高不可攀的领域。可是对一板一眼、讲求实惠的母亲去谈我的情感、我的雄心,那只会招来更多的取笑,而这种取笑,我现在每天已经受够了。

“举几件你能做的事情。”

我蛮可以把在我考虑之列的飞行,说成我的职业,而音乐是最不能提的,所以我说了。

“音乐!可是你能靠这过活之前得训练好几年,花一大笔钱呀。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你能做的,是静下心来,爱上你的工作,在家帮忙过日子,或者出去当护士,一步一步奋斗上去。要是你有什么才能,你很快就会显露出来。要是你认为你能干那些高级玩意儿,认为家里的活不配你干,你就跑出去,露一手给社会看看,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妈妈，你太不公平，太残忍了！”我大叫起来。“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能干那些高级玩意儿。没有办法，我天生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厌恶肮脏的体力活，因为我就是讨厌它。我一天比一天讨厌它。你可以一直念叨它，直到发起火来，我还是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讨厌它。要是我不得不一辈子干这玩意儿，而我又命里注定要长寿，那我照样会像现在那样讨厌它。我敢肯定，我并不是生来向往更好的东西。要是我可以再生，而又可以自我设计，那我愿意生成一个最低下、头脑最粗俗的人，这样我会有很多朋友，要不，我生来就是一个白痴，那样也许更好。”

“西比拉！”母亲带着吃惊的口吻说。“真奇怪，上帝居然没有把你打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不相信有上帝，”我凶狠地说，“要是有的话，他也不像人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仁慈的人，要不，他为什么总是以折磨我为乐呢。”

“西比拉，西比拉！我不应该养育这么个孩子，长大了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

“我只知道我讨厌现在这生活，我讨厌，我讨厌，我讨厌，”我激烈地说。

“你还谈什么出去过日子！哼，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容忍你在家待上一天，你是一个十足的女魔鬼。啊，上帝呀！”母亲开始哭了起来。“我造了什么孽呀生出这么个孩子来？这个地方没有第二个女人要背这样的包袱。我造了什么孽呀？我只好相信，我在上帝面前为你做的祷告，会软化你邪恶的心灵。”

“要是你的祷告会应验的话，我的早就该应验了。”我反驳着。

“你的祈祷！”母亲说，口气很轻蔑。“你这可怕的孩子还不到十

六岁 ,可是心肠却这么硬。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做成的 ,你从来不哭 ,也从来不要求宽恕。可爱的小格蒂 ,她常常很顽皮 ,但是我一纠正她 ,她就焦急 ,就担心 ,显出她是一个人 ,而不是魔鬼。”

说罢 ,母亲走出了房间。

“我过去因为太恳求宽恕啦 ,所以才那么吃苦头。”我大叫着。

“我相信你疯啦。对你的行为 ,我找到了这唯一说得通的借口 ,”她说 ,离开时又开了一炮。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去睡觉 ,深更半夜地像猫儿一样扭打 ,影响一个男人的睡眠 ?”这是父亲的声音 ,从被单缝隙中传来。

母亲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很好的女人——而我 ,我想也不是那么罪孽深重的人 ,可我们就是合不到一块去。我是一部机器 ,母亲出于不熟悉 ,拧错了方向 ,结果机体的所有齿轮都吱吱作响 ,乱了套。

她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不哭 ,不请求饶恕 ,证明我是一个人。我太恼火了 ,掉不下泪来。啊 ,也许眼泪可以缓解一下我那个超载的心 !我拿起用洋铁罐装的自制牛脂蜡烛 ,瞧了瞧已经熟睡的漂亮妹妹格蒂(她与我同睡一床) ,的确像母亲说的那样 ,格蒂要是做错事挨了骂 ,会立刻从眼泪中找到安慰。她会说对不起 ,从而得到宽恕 ,之后马上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母亲能了解她 ,但不能了解我 ,在母亲看来 ,她有情感 ,而我没有。要是母亲了解我的话 ,她会发现 ,我一天之内所感受的痛苦之深 ,喜悦之强 ,比格蒂一生所感受的还多。

难道我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疯了吗 ?我心里蓦地泛起了一种忧虑 ,也许是这样。无疑我全然不同于任何一个我所见到过的、或者知道的姑娘。在我心头激荡着的那种热烈而狂放的情绪又是什么呢 ?啊 ,我该哭泣 !我一骨碌躺到了床上 ,开始呻吟起来。为什么我不像

别的姑娘呢？为什么我不像格蒂？为什么生活中没有一件新衣，没有一桩活计，没有一次暂时的舒松在我头脑中留下印象呢？我因为辗转反侧，弄醒了妹妹。

“怎么啦，亲爱的西比拉？睡吧。妈妈骂你了，她老在骂人，那有什么关系？你说一声对不起，她就不骂了。我总是这样的。赶紧睡吧，你明天会感到累的。”

“累又怎么样呢，我倒还是宁愿死掉。像我这么个讨厌的东西活着有什么用处？没有人要我，没有人在乎我。”

“我爱你，西比拉，比所有的人都爱。我不能没有你，”她把她漂亮的脸颊贴在我的脸上，亲了亲我。

这一点儿爱，对一颗受暴风雨袭击的心灵，是个多好的安慰，纵然它可能会转瞬即逝或者骤起变化！现在我可以哭了，我流着任性的热泪，在妹妹的搂抱中，和衣睡着了。

## 第七章

### 天下有不带刺的玫瑰吗？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脑袋上有了三件东西——一双浮肿的眼睛，一阵剧痛，一个下定了的写书的决心，起码是一本书。在晚秋早晨浓烈的空气中，我干了几小时活，消去了眼睛的浮肿和太阳穴的疼痛，但决计以写作来调节情感的念头，却深埋进我的心底。这已不是我的初次打算了。两年前，我曾偷偷地备好纸张，每晚一二点钟悄悄地起床，打算撰写一部无论就长度还是细节而言，都堪称巨著的小说。书中成熟的男女主人公，都以正统的方式，尽着他们应尽的职责。外祖母了解我们的窘境，每回写信给我，总是夹寄一张邮票，使我能写回信。我把这些邮票省下来，用它把我的稿子寄到了悉尼的一家主要出版社。等了好多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张措辞客气的便条，大意是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很有才能，但明显缺乏经验，因而书稿难以出版。作者应当读一读最好的文学作品，无疑有朝一日会加入澳大利亚小说家的行列。

这是对一个十三岁孩子的写作满含期待的评价，比大作家们在开始文学生涯时所得到的更鼓舞人心。但是，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

理解,这不过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出版社专门用它来对付无名作家寄来的稿件。他们把稿子原样寄回,也许连题目都没有看过。在那以后我又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而现在,这种情绪又激起了我写另一部书的愿望——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我不可能如他们所劝导的那样去研究文学。我难得看到一本书,就是看到了,也只能挤出点滴滴时间来阅读。

然而,我把偶尔得到的几先令花在购买纸上,偷偷地从我迫切需要的休息中省出几小时来写作。这弄得我白天十分倦怠,干活磨磨蹭蹭,很使母亲头痛。我因为脑子里忙着构思故事,忘掉了不该忘掉的事情。休息不足的后果已开始在我身上显露出来,我不停地叫疲倦,工作已成为我的累赘。

母亲不知道怎么办好。开始,她以为我懒惰,使坏,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惩罚我。但由于我一心想着书,所以既不对她无礼,也不发作。于是她担心我准是病了,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太早熟,待天气暖和便会好转。他开了一帖补药给我,我把它扔出了窗外。我不再听到叫我出去当护士了。父亲与一个邻居合伙,签了筑路合同,这说明锅又能揭开,虽然境况仍不见好。

生活像一匹跛腿的马,往前走,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走近了最后一道栅栏时也不会小跑一下,直到一八九六年七月的一天,母亲收到了一封她母亲写来的信。这封信给生活带来了令人愉快的变化,但是,像一切糖果一样,它也带有苦味。信上写着:

我亲爱的女儿露西:

这一回我只简单地给你写几句。我没有时间,因为四五个

陌生人刚到,要求借宿,而一个姑娘正好不在,我得给他们张罗床铺。我是为西比拉的事写信的。听说她已成为你伤心和烦恼的根源,我实在很难过。这姑娘准是病了,不然她决不会表现得像你所写的那样的。她还年轻,慢慢地会安下心来变好的。我们只能把她委托给永远在我们身边的英明的上帝了。尽快把她带到我这儿来吧,一切费用由我来支付。改变一下环境会对她有好处。要是她的行为改好了,我可以让她待在这儿,你喜欢她待多长就待多长。她年纪很轻,还谈不上结婚的事儿。不过再过一年她就到了我结婚时的年龄了。早结婚也许会对她有利。无论如何,她还是离开波索姆谷好,因为她就要出落成大姑娘了,不然会有跟地位比她低下的人结合的危险。在这儿,她也许还会干些对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绝不是要替她说媒,但是格蒂很快就要长成,而西比拉相貌平平,会需要必要的时间。

你亲爱的母亲

L·博希厄

母亲把这封信给我看。我细细地看完后,她问我去不去。我冷冷地回答说:

“是的,穷光蛋和乞丐都是别无选择的人,外婆可以让我像留在波索姆谷一样留在卡特加”——因为外祖母很大程度上负担着我们的家庭。

至于景色,金合欢树是波索姆谷的唯一美景。成荫的大树和丛生的灌木装点着房子附近的小山和溪谷,而一簇簇不同种类的植物使我们的住宅大为增色。这正好是个星期天下午,我有几个小时可

以自由支配。知道了信中的情况后 ,我走出房子 ,翻过后面的矮山 ,来到溪谷 ,在自己喜爱的树丛中的一棵金合欢树下坐了下来 ,陷入了沉思。

这样 ,母亲已经跟外祖母谈了我的过失——我所如此热爱的外祖母。母亲也许应当顾全面子 ,想到爱护子女 ,不把我的过失外传。这一信息虽然惹我生气 ,但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 ,因为我已习惯于听母亲向邻里诉说 :我怎么使她头痛——我怎么不满 ,又怎么对工作不感兴趣。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话 ,了结了我的感情。啊 ,老天呀 !母亲若是了解我那难以抑制的痛苦 ,了解我为自己的外貌而时刻感到苦恼 ,她就不会把那封信给我看了。

就因为我长得难看 ,人家便得给我更多的时间作准备——在婚姻市场上 ,我不是一件贵重的商品 ,多妙的想法呀 !外祖母是一个老派人 ,相信姑娘在生活中的唯一恰当位置在婚姻之中。我理解她的心情 ,所以没有对她要让我出嫁的意图感到惊奇 ,或者恼恨。不过我相貌平庸。啊 ,瞎说 !啊 ,啊 ,我难以表达这一事实所勾起的感情。这事实沉入了我的心底 ,像一把带锯齿的刀 ,无情地宰割着我——并不是说它对我的婚姻构成了障碍 ,因为我对结婚的念头本身就感到厌恶。我觉得 ,结婚就是陷入可怕的羁绊 ,就是女人过不公平的生活。要是有爱情的话 ,倒也还过得去。不过我讥笑爱情 ,决定永远、永远、永远不结婚。

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给我带来欢乐的部分——那就是去卡特加的前景。

卡特加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卡特加 ,我在那里度过了孩提时代几多甜蜜的日子 ,受到了外祖母与日俱增的钟爱。卡特加 ,我心中

神圣的故乡。卡特加 ,大自然把它笼罩在美丽的梦幻之中。卡特加呀 ,卡特加 !让我住在卡特加吧 ,我说呀 ,永远永远 !

我陷入了沉思 ,没有感觉到阴沉的冬日的寒冷。我一直倚着金合欢树 ,直到格蒂来叫我去吃晚饭。

“你可知道 ,西比拉 ,轮到你准备餐具呢 ,不过我已把桌子收拾好了 ,免得你挨骂。妈妈在找你 ,还说她猜想你又在发什么脾气了。”

这个漂亮的小和事佬 !她经常这样帮我忙。

“好 ,格蒂 ,谢谢你。我可以连续干两夜来补上——要是我还在这儿的话。”

“要是你还在这儿 !那是什么意思 ?”

“我要走了 ,”我回答 ,仔细端详着她 ,看看她是否在乎 ,因为我渴望着得到她的爱。

“因为妈妈老是骂你 ,你就逃走 ?”

“不 ,小傻瓜 ,我要上卡特加去 ,与外婆住在一起。”

“永远住在那里 ?”

“不错。”

“真的 ?”

“是的。”

“以名誉担保 ?”

“是的 ,完全可以名誉担保。”

“你不再回来了 ?”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远不再回来 ,不过我要常待在那里。你可在乎 ?”

是的 ,她很在乎。她稚嫩的嘴颤动着 ,镶着蓝色眸子的漂亮脸蛋



沉了下来，噙着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我带着一种残忍的惬意，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我并不值得那么动情。因为，虽然我热烈地爱着她，但由于我平时自顾不暇，并没有对她非常亲热。

“从今往后谁再讲故事给我听呢？”

我常常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讲故事给妹妹听。作为报答，她对我在应当睡觉时坐着写作这件事，严守秘密。尽管格蒂充分信任我，但她有一两回在不可思议的时刻醒来，发现我正从事着夜间的工作。于是她对头脑的健全大为惊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没使她当场大叫爸爸妈妈。这样我也就不得不想些办法，引诱她保持沉默。我终于使她守口如瓶，而且随心所欲地用我的故事让她忽而大笑，忽而目瞪口呆，忽而眼泪汪汪。

“你很容易找到别人讲故事给你听。”

“不像你的故事那么好听。而且要是霍勒斯欺侮我，谁来帮我？”

我把她紧紧搂在身边。

“格蒂，格蒂，答应我你永远那么爱着我，永远别把我忘记。答应我吧。”

她的头枕在我肩上，冬日太阳的淡淡闪光，把她的头发染成了金色。她允诺了，这是一个出自秉性温和的孩子之口，而易被忘却的允诺。

## 自我分析

注意：它既乏味，又流露出利己主义。跳过它吧，这是我的建议。

西比拉

我还是个娃娃时 就梦想着长大后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我的雄心犹如我所居住的丛林 无边无涯。长大后 我明白自己是个姑娘——当女人的料。只不过一个姑娘！——如此而已 别无长物。我理解 只有男人才能左右世界 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女人们 说得形象一点 则好比绑了手脚 无可奈何地坐着 耐心忍受着痛苦 任凭命运的浪头将她到处抛掷 无情地敲打她 把她擦伤。这一醒悟 对于我犹如当头一棒。但久而久之 我也就习惯于这种束缚了。我摆脱了做姑娘的失望情绪 开始安于自己的命运。事实上 我觉得做姑娘十分快活 直至我明白了一个可怕的真理——我长得丑。这个真理使我的整个生活变得苦涩 使我日夜感到伤心。这是一个敏感的伤痛 永远也无法愈合；一个狰狞的怪物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驱走。伴随着这样的苦境 我得到了资质聪颖的名声。结果却更加糟糕！姑娘呀，姑娘！你们这些有勇气 因而憧憬幸福、家庭、日后还有丈夫的人 千万不要名声在外 让人知道你聪明。这会使你在婚姻的竞争中败绩，它就像传说你得了麻风病一样见效。所以 要是你的智力出众 尤其是你才华横溢的话 劝你收敛锋芒 约束思想 尽力装出愚钝的样子——这是唯一的良策。一个女人只要漂亮 便“一俊遮百丑”，就是没有贞操、枯燥乏味、虚情假意、轻率无礼、冷酷无情也都无妨 甚至生性聪明也并不惹祸。只要她长相好看 男人便会撑她的腰。而在人世间男人是支配者 女人们总得去向他们谄媚。但是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是不配受到宽恕的。父母们竟被迫把面貌丑陋的女婴扼杀在呱呱坠地之时 她们的命运就是这般可悲。

关于我自己 我还有另一个不愉快的发现 那就是我不幸未守本分。我研究了周围与我同龄的女孩 把自己同她们作了比较。我们

都是一起长大的 ,但她们都得到了同样的好处 ,有的甚至更多些。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窄小乏味的天地里 ,但她们不仅身处小天地 ,而且是它的一部分。可是我呢 ,并非如此。她们每天的劳作和一丝儿愉悦 ,为她们们的生命之灯注入了足够的灯油 ,而我的灯油却远非波索姆谷所能提供。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帕蒂、梅尔巴、欧文、特里、吉卜林、凯恩和科拉里 ,甚至连格拉斯通这个名字 ,对她们来说也只不过是名字而已。这些是岛屿名字 ,还是比赛用马的名字 ,她们既不知道 ,也不感兴趣。而我就不同。这些知识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有 ,那么究竟从何得来的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除了定期收到的地方报纸 ,别的报我无从问津。我能看到的书也不多 ,一年之中难得有幸与高级阶层中的有教养者谈一次话。但是我知道文学、艺术、音乐、戏剧领域中每一个著名人物 ,而且在幻觉中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劝我放弃那种傻念头。他们原本也喜爱文学和艺术 ,而现在由于没有需要 ,也就失去了兴趣。

我愤愤不平 ,坐立不安 ,急不可耐地盼望脱离生活的洪流。“行动！行动！我要行动！”这就是我的呼声。母亲根据她的看法尽力做我的工作 ,一个劲儿向我讲大道理 ,把一切古谚和说教都用上了 ,却毫无结果。这好像在用一个普通的药方 ,治疗一种非劳驾专科医生不可的疾病。

他们对我喋喋不休地重弹讨厌的老调：“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要全力以赴”。每天在我耳边絮叨的不外乎：生活中的小事最高尚 ,我所仰慕的大人物都是这么讲的。我往往反驳说 ,我完全明白小事很高尚 ,而且我可以就这写一篇文章 ,写得跟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样出色。大人物们能指出狭窄、空洞、平凡的生活的伟大之处 ,当然是很

好 ,可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过这种生活呢？

耙子下的蛤蟆知道得清楚，  
每一根耙齿通往何处。  
道路上的蝴蝶对蛤蟆诉说，  
自己如何心满意足。

我并不想赞同蛤蟆那种枯燥乏味的高尚 ;却渴望得到蝴蝶的一些胜利 ,虽然这种胜利被人贬为空心的肥皂泡。趁我还年轻 ,我热切向往着生活 ,把下面的诗句当作我的座右铭：

虽然罐子走向闪光的溪流，  
最后往往被打破，  
但它的躯体一经落入泥土，  
便有大批其他罐子来填补。  
将那个罐子留在家里，决不要让它游荡，  
而是像一团无用的烂泥一样置于一旁；  
但那一刻迟早会来到，  
它的碎片将被丢入荒草。  
岁月逝去，罐子开裂老化，  
珍惜这破碎的陶土，  
仿佛它是一块纯金，  
但这样做可是明智？  
保重吧，愚钝的精灵，

虽然你似乎谨慎而贤明。  
你的罐子将摔破在腐朽的架子上方，  
而我的，将摔破在耀眼的溪流旁。

我的见识足以使我看到，要想改变自己是徒劳的。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我没有机会——最需要的是机会，而不是才能。命运连一点好处、一个机会都不给我，弄得我无所依傍。我开始“量体裁衣”，果断地把自己的精神，注入“上帝所乐于赐予我的那种生活”中去。我又是挤，又是压，又是擦，然而我好不容易把它从一头灌进去，它却从另一头冒了出来，怎么也不让我把它塞进波索姆谷这狭小的沟壑中去。

未曾满足的希望，  
带来了不安的悸动和燃烧，  
对神秘而更美好的东西，  
怀着倦怠的渴望。  
这些内心的颤动和渴求，  
都像是一片沙漠。  
那沙漠映着无情地移动着的湖泊，  
湖泊边倒着垂头丧气的流浪者，  
他因为永远止不了干渴而倒卧。

我的灵魂在陌生的、黑洞洞的地方摸索着，竭力想止住无情的干渴，却毫无结果。于是它出去寻找上帝，因为没有找到而感到厌倦。

高层次生活的气氛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 ,我懂得了外面人世间的罪恶与哀愁——成千上万被压迫、被践踏、被上帝遗弃者的叫喊！整部社会机器的轮子出了差错 ,需要重新加以调整。我被这个问题弄得头昏目眩 ,我无法对付我自己。一个男人要是有这些想法 ,就是一种灾难 ,不过女人——但愿人们的怜悯能帮得上这类女人的忙。她不仅仅是一个越出了自己范围的家伙 ,她压根儿就没有归属 ,她是一个孤独者！

我一认清这一点 ,便回头诅咒上帝 ,诅咒他把一个我所无力承受的重负压在我身上 ,我狠狠地诅咒着他。但从我内心深处传来一声低语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诅咒 ,因为不存在上帝。我不相信上帝。这并不是因为我追求或者渴望无神论 ,我倒是希望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并同自己不信神的态度作斗争。我请求周围基督教徒的帮助。我这个单纯的傻瓜！倒还不如宣布自己是个妓女的好。这一巴掌打得我体面扫地。有人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我这样只会使自己臭名昭著 ,这些人立刻同我断绝了来往。

居然不信上帝！我疯啦？

要是真有上帝 ,他们能告诉我怎么去找他吗？

祈祷吧！祈祷吧！

我频繁而热诚地祈祷着 ,可是耳边响起的永远是那种使心脏静止的低语 :没有什么可以祈祷的。

啊 ,不信神而引起的心灵的饥渴 ,是多么痛苦 ,多么使人感到无可奈何！这只有一个无神论者能够理解。生活中没有目标——除了

坟墓没有希望。这使我不时陷入深沉的忧郁。

假如我父亲经营有利可图的地产业的话,无疑作为他的女儿,我的生活也会充满欢声笑语,我也就不会产生如今折磨着我的情绪。或者假如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我所了解、吃过苦能谅解我,与我心心相印、可以信赖的人,——我的性格也许会比现在好些。然而,朗朗乾坤之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伸出手来。我痛苦地自语说:“世上没有好人。”在情绪稍稍缓和时,我说:“啊,这一团乱麻!愿意帮忙清理的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却不愿意帮忙。”

恶行好似一场棋赛中强大的对手,始终揪住良善,把它像一只缺乏谋算的“王”棋那样将住。

可悲的是我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我需要有人帮我摆脱生活中的困境。但我找不到这样的人,因此我在十六岁上,就已成了一个方圆几里地都找不到的异教徒和玩世不恭的人了。

## 第八章

告别了波索姆谷 ,万岁 ! 万岁 !

要是个悉尼人有朋友住在古尔本 ,他会说他的朋友住在乡下 ,要是个古尔本人有朋友住在雅斯 ,他会说他的朋友住在乡下 ,要是雅斯人有朋友住在牧场 ,他会说他的朋友住在乡下 ,如此等等 ,卡特加就在“乡下”。

一八九六年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三 ,我踏上了去卡特加的旅程。我在古尔本火车站买了票 ,午夜一点光景 ,坐上了一辆开往墨尔本的邮件车 ,在二等车厢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在这趟车上我得坐三四个小时 ,然后换乘支线的车 ,再坐上两小时。整节车厢里 ,只有我是从古尔本上车的。别的旅客都已坐了多时 ,早就进入梦乡。有一两位奋力睁开眼睛 ,睡眼惺忪地瞪了一下我这位“入侵者” ,随即又睡了过去。火车的颤动使我喜不自禁 ,睡意全消。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把前额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 ,想透过雾蒙蒙的暗夜 ,分辨窗外飞驰而过的物体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对未来满怀着期待之情 ,一时无暇顾及留在身后的事儿了。



离别波索姆谷 ,我并不感到后悔。恰恰相反 ,我觉得好像要振臂高呼 ,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个地方。啊 ,家 !上帝不允许波索姆谷成为我回忆家园的唯一源泉。虽然我实际上是在那里长大的 ,但我打从心底里不把它当作家。那里死气沉沉 ,单调乏味 ,我过去恨它 ,现在也恨它。它从来没有使我引起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一个阴郁沉闷、孤陋寡闻、埋没人才的地方。此刻 ,我可不是离开家 ,而是兴冲冲地飞奔回家。回到卡特加的家去 ;回到蕨树丛生的谷地去 ;回到甜蜜的山水奔泻的地方去 ;回到坎坷而雄奇的鲍冈去 ;回到有着亲爱的老外婆、舅舅、姨妈的家去 ;回到音乐、雅致、伙伴和欢愉中去 ;回到我如此热爱的故园去。

我准时抵达了旅程的终点 ,由一个身材高大的红胡子男人来照管我。他说他是邮车的车夫 ,接到了博希厄夫人的一封信 ,夫人让他来照应我。他还告诉我他很乐意“同样”效劳 ,我在他手里就像在上帝的口袋里那么安全。

二十六英里的马车旅程既不愉快也无新意。我是唯一的一位旅客 ,因此座位都随我挑选。由于天气阴冷潮湿 ,我情愿待在车厢里 ,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每隔二三英里我就被好心的车夫打断 ,他问我是否“平安无事”。

到了半途客栈 ,马车换了另外的五匹马 ,我吃了一顿饭 ,烤了烤火 ,为余下的路途做好准备。越是往前 ,天气越冷 ,当古尔—古尔镇房子的铁皮屋顶映入眼帘时 ,我并不感到不适。我们先是到了邮局 ,把邮包卸掉 ,随后折回来在“羊毛捆”旅店前停下车来。一位高个子年轻绅士 ,穿着雨衣 ,戴着雨帽 ,站在回廊上。马车一停下 ,他就跨上街面 ,摘下帽子 ,把头伸进马车问道 :“哪位是梅尔文小姐 ?”

一见我是唯一的乘客，他便愉快地大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着车夫问道：“你就只有这么一位乘客吗？那她就是梅尔文小姐了。”

“她出生时我并不在场，所以我无法作证。不过我相信她是梅尔文小姐，千真万确。”他答道。

弄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那位年轻人便彬彬有礼地扶我下车，叫旅店仆人把我的行李放到去卡特加的马车上，迅速套好马具。随后他领我上休息室，一位友好的小个子酒吧女郎在盘子里放好了点心，等待着我。我一边烤火暖脚，准备吃饭，一面读着他捎给我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外祖母的笔迹。信上她告诉我，她与姨妈重感冒方愈，由于天气恶劣，认为还是不到镇上来接我为妥。不过牧羊徒工弗兰克·霍登会照料我，付旅馆账单，给马车夫小费。卡特加离古尔—古尔二十四英里，后半部分的旅程都是崎岖的山路。这时已经过了三点，因为是雨天，短暂的冬日下午会更早的迎来黄昏，所以我快地用完茶点，免得耽搁了等着把我扶进马车的霍登先生。马夫在院子里管着马匹，他立刻与我攀谈起来。

“一看到你袋子上的名字，我就知道你是博希厄家的，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迪克·梅尔文的女儿？他住在铁林比勒山外的勃拉格勃朗。”

“不错，我是他女儿。”

“哈，小姐，请向你爸爸问好。迪克·梅尔文可是个好主人哪，愿他万事如意。我叫比利·海斯利普，玛丽与简的兄弟。你还记得简吗，小姐？”

我答应替他向爸爸致意，但来不及说别的了。霍登先生说，弄得

不好我们可能要摸黑赶路 ,他挥动马鞭 ,疾步迅跑起来。不到两分钟 ,我们就上了山冈 ,古尔—古尔随即从眼帘中消失。这时细雨霏霏 ,我在我们头顶撑起了外祖母送给我的那把大伞 ,一面谈论着天气。大意是这里很需要雨水 ,可如今却难得有雨 ,估计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 ,才下一点点雨 ,脚下便已是一片泥泞 ,弄得车轮和刹车上都沾满了泥巴。靠近我们一侧的那匹马 ,有一个糟糕的习惯 ,爱踢前腿 ,结果它每走一步就把软软的红色泥块摔到我们的膝盖上。尽管这些小地方未尽如人意 ,但是被这两匹套着漂亮马具的肥马毫不费力地拉着 ,却是件快事。这两匹马与我家那匹瘦骨伶仃的老马恰成对比。那匹老马简直像在爬行 ,身上的马具又破旧又笨重 ,用绳子和牛皮不知补过多少回了。

霍登先生很喜欢交谈。谈完天气以后 ,我们沉默了片刻 ,随之他又开腔了 ,“那你就是博希厄太太的外孙女了 ,是吗 ?”

“我记不得我的出生了 ,所以我没法儿保证。不过我相信是这么回事 ,千真万确。”我说。

他大笑说 :“学车夫倒学得挺像。不过博希厄太太的外孙女 ,我可要笑了。”

“笑什么。”

“笑你是博希厄太太的外孙女。”

“霍登先生 ,恐怕在你的话里带着几分怀疑 ,这种怀疑与恭维截然相反。”

“是的 ,我应该笑 ! 你愿意听听我对你的看法吗 ?”

“那再好也没有了。我尊重你的意见胜过一切 ,我敢肯定你已经对我作了真实的评判。”

要是在平常 ,我会因为他的 高傲态度而冷落他 ,但今天我精神饱满 ,心情愉快 ,因此决计把他的 话套出来 ,作为一种消遣。

“哎呀 ,你一点也不像博希厄太太 ,或者贝尔夫人 ,她们两人都很好看。”他继续说。

“真的 !”

“看到你够不上漂亮 ,我非常失望。这儿的姑娘没有一个值得男人去费心 ,所以我寄希望于你 ,我是美的崇拜者。”他废话连篇。

“霍登先生 ,我实在为你感到遗憾。我敢肯定 ,只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才值得像你这样的人去爱慕。”我满怀同情地说。

“没有关系 ,别把这放在心上。你这人不坏 ,我想跟你在一起会很有趣的。”

“霍登先生 ,你的确使我感到不胜荣幸。一想起得到你的首肯 ,即便是微乎其微的 ,我都非常高兴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回答。“你很有绅士风度 ,人很和颜悦色。起初我有点担心 ,生怕你根本瞧不起我。”

“我当然不会这样 ,你不必怕我。我不是坏人。”他回答说 ,满含着鼓励。

从他的口音和天真的神态判断 ,我觉得他不是本地殖民地居住者 ,所以我让他讲起自己的历史来了。他属于英国血统 ,到过美国、西班牙、新西兰、塔斯马尼亚等地 ,凭着自己的本事 ,曾成为一个有些儿名气的人物 ,到处扮演着老哈里的角色。

我让他在这个话题上唠唠叨叨地谈了一个小时 ,他全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在估量他 ,并在暗自发笑。随后 ,我把他的注意力引开 ,问他右侧的铁丝围篱架起来有多久了 ? 尽管围篱上的痕迹表明它是

新建的 ,代替了我童年时记得的鸚鵡围篱。

“上好的围篱 ,是不是 ? 八根铁丝 ,一根顶部栏杆 ,结实的柱子。哈里·比彻姆今年根据合同装的。全长十二英里。他花了很多钱 ,因为天旱地硬 ,招标的时候招不到低标。那时树木是属于五先令洼地的 ,瞧 ,就是那边山脊上的树。不过 ,我估计这些地方你要比我熟悉得多。”

此刻我们离目的地只有一小时的旅程了。许多界标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啊 ,虽然我从八岁那年起 ,就没有再见过它们。

我们右侧有一条河 ,河两岸长着茂密的灌木 ,透过灌木间或看得见喧哗着的河水正闪光。短短的黄昏正在逝去。白色的雨雾慢悠悠地从小山上爬下来 ,沉入我们左侧山脊的谷地。山脊中一个叫雉鸡口的 V 字形峡谷 ,映入了眼帘。霍登先生说 ,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因为这儿生活着很多琴鸟。夜来临了。山谷中响起了上百只麻鹬鸟的叫声——我多么喜欢它们孤寂的哀鸣 ! 我们的马车在卡特加前门停下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二十来条狗叫着跑来迎接我们 ,前门打开了 ,射出了灯光 ,传来了人声。

我跳下马车 ,颇有些紧张。我是一个品行不好的穷光蛋。我的外祖母会怎样接待我呢 ? 哎呀 ,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她亲亲热热地把我搂在怀里 ,一边说“哎呀呀 ,孩子 ,你的脸冰冷。我很高兴 ,你可来了。今天的天气真糟糕 ,不过下了雨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你一定冻坏了 ,快进来到火炉边来。进来进来 ,上火炉边来。我没有来接你 ,请你原谅我。”我母亲唯一的妹妹 ,修长而有风度的姨妈 ,站在外祖母身旁 ,吻了我一下 ,热情地同我握手 ,一边说 :“欢迎你 ,西比

拉。一个年轻人 ,使我们的老家又添生气 ,我们非常高兴。很抱歉 ,我身体不好 ,没有来接你。你一定冻坏了 ,上炉子这边来。”

姨妈的话不多 ,又说得轻声轻气 ,但在她那种大家闺秀的派头中 ,有着某种一语中的的力量。

我几乎难以相信她们在同我说话 ,她们肯定搞错了。这种接待方式适用于某位显赫的亲戚 ,他的访问会使她们增色 ,而不适用于一个丑陋、无用、专靠她们的恩惠来打发日子的坏穷光蛋。

她们的欢迎胜过一切我所聆听的布道 ,使我那玩世不恭的铁石心肠稍有软化。

“海伦 ,快把孩子带进来 ,”外祖母说 ,“我来让那小家伙把马安顿好了。这讨厌的东西靠不住 ,我明明叫他把狗拴住 ,可是这会儿那汪汪的叫声 ,准会把人震聋了。”

我把湿雨伞放在回廊上。海伦姨妈领我走进餐室 ,一位整洁的女佣正在安放餐具 ,发出悦耳的叮咚声。卡特加是一幢老式房子 ,所有的前房都直接向着回廊 ,没有厅堂之类的引房。因此 ,上我的卧室非得经过餐室不可 ,卧室是后屋的一间披房。姨妈停下来吩咐女佣 ,这时我听到了重重的银餐具发出的声响 ,那声响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清晰 ,我看到了老式的餐盘 ,看到那熊熊的炉火在宽阔的白火炉里呼呼作响 ,不过更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墙上漂亮的画和墙角的一张桌子 ,桌上摊着报纸、杂志和几本看上去很新的书 ,其中一本书的脊上写着“科拉里”<sup>①</sup> ,使我高兴的是 ,另一本上写着“特里尔拜”<sup>②</sup>。从毗邻的

---

① 科拉里(1653—1713) ,意大利作曲家。

② 特里尔拜 ,无从查考 ,可能也是作曲家。

客厅传来一架精致的钢琴甜蜜洪亮的声音。这里有三件我所渴望的东西,一种急于享受的冲动立刻攫住了我,我真想一步蹿过桌子,抓住那两本书马上就读,冲向钢琴当场就弹起来,同时仔细欣赏那几幅画,三件事儿一起干。幸亏我很理智,还是让姨妈把我领到了一间漂亮的小卧室。她一边说,这就是我的房间,一边帮我脱下披肩和帽子。

我借着炉火暖和着手指,悬挂在壁炉上的一张美丽的画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位妙龄女郎,身穿衣摆飘飞的白色餐服,漂亮而惹人喜爱。

姨妈一走,我朝镜子里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头发梳平了,我对装饰打扮毫无兴趣,平时穿着马马虎虎。这种表现曾使母亲相信,我的神经可能不健全,因为对大多数姑娘来说,打扮可是一大乐趣。有一两回,我也曾穿得漂漂亮亮,想使自己好看些。可是,我的自我评价依然是,我与往日一般丑,于是我放弃了打扮,认为这并非好事。

我没有梳妆打扮,却凝眸注视着母亲的相片。这是最动人的面容之一。粗粗看来,她的容貌并非十全十美,但她简直有着天使般的表情——甜蜜、迷人、温柔、快乐。沉思中我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张相片。那是我父亲的相片,装在一个银框架里,放在梳妆台上。那也是一张相貌堂堂的面孔,五官端正,表情文雅。这位就是把露西·博希厄从家里“拐走”的王子。我打量了一下这漂亮的卧室,它曾经是母亲少女时代的卧房。母亲在唯一的一所城市寄宿学校以及这个家的愉快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我想起了波索姆谷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那男人目光呆滞,外表肮脏,没有尽到父亲和公民的责任。那女人由于无穷无尽地操

劳 ,由于在贫困中徒劳地挣扎着而皮肤粗糙 ,脾气不好。难道那一对夫妇就是眼前的这一对吗 ?

这就是我父母亲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我有什么权利去期望更好的结局呢 !我闭上了眼睛 ,瞻念前途 ,不寒而栗。我母亲为此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自由和力量 ,牺牲了女人最大的财产。

这时我朝餐室走去 ,外祖母在等候着 ,再次拥抱了我。

“过来 ,孩子 ,坐在我身边靠近炉子的地方 ,不过先让我瞧瞧你 ,”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

“哎呀呀 ,你长得真小 ,一点都不像你的亲戚 !我很高兴你的皮肤这么好 ,这么洁净 ,我的孩子皮肤都很漂亮。天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头发 !辫子比我的胳膊还粗 ,而且差不多拖到了膝盖 !颜色像你姨妈的头发 ,红棕色 ,又鲜艳又漂亮。你妈的头发是亚麻色。你睡觉前我得看看你的头发解开时的模样 ,我最羡慕一头漂亮的头发。”

女仆来说晚饭已经就绪了。外祖母使劲摇着一个小铃 ,于是姨妈海伦 ,一位女士和一位绅士从客厅过来 ,霍登则从后屋进了房子。我知道那绅士和女士是邻近的一位牧场主和新雇用的家庭女教师 ,那牧场主正要把她带回家去。外祖母见他们淋了一个下午的雨 ,便走出去硬是说服了他们在卡特加过夜。

此刻霍登先生没有理会我 ,却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如何照顾我。饭后我们在客厅欣赏音乐 ,放声高歌。我的兴致很浓 ,而外婆认为我该睡觉了 ,因为从昨天半夜起我一直在旅途中奔波。我不累也不困 ,但我明白提出异议也无济于事 ,所以给每个人道了晚安便走开了。霍登先生神气十足、一本正经地回答了我的示意。海伦姨妈在我耳



边悄悄地说 ,要是我醒着的话 ,她过会儿会来看看我。

外婆领我去我的房间 ,细细端详了我的头发。我把它抖散 ,让她细看。这头发无论哪一方面都合她的心意。她说我的头发纤细如丝 ,波浪般起伏 ,只有在画中才见得到这般美丽的头发。

后屋的什么地方有响动 ,外婆出去查看 ,没有再回来。于是我灭了灯 ,对着炉火的红光端坐不动 ,陷入了沉思。

我的思绪第一次回到了离家时的情景。父亲吻了吻我 ,没有什么热情 ,仿佛我不过只走开一天。母亲冷冷地吻了一下 ,唐突地说 ,“西比拉 ,希望你对外婆的态度有所改善 ,比对我的好。”唯有格蒂对我的离别感到难过 ,而我了解她的性格 ,一两天后我就会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不会再思念我 ,因为他们心目中没有我。不错 ,我是一个没有尽责的孩子 ,不值得人爱怜。在我身上并没有足以使他们自豪和值得他们爱抚的品格 ,可是我的心灵却因为爱他们而在大声呼喊。

格蒂今晚 would 想我吗 ?要是我们俩的位置颠倒一下 ,我是一定会想她的。可是她不会。我的缺席会使闹哄哄的餐桌形成空白吗 ?恐怕不会。

我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在家操劳 ,于是心情十分沉重。我忘掉了父亲的过错 ,却重又忆起了过去他对我耐心和爱抚。啊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能回报我以一丝的爱呢 ?当然我从未努力使自己惹人喜爱 ,可是瞧 ,他们没有作出努力 ,不照样得到了旁人的厚爱吗 !为什么我长得那么丑 ,那么使人讨厌 ,那么可怜 ,那么无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位置 ?

## 第九章

### 海伦姨妈的良方

“哎呀，西比拉，还没有睡觉，在流眼泪呢，哭得像个泪人儿了！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那是海伦姨妈的声音，她走进房间，点起了灯。

海伦姨妈嗓音里有着一种真诚。她从不大惊小怪，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待人多好而假装同情。她为人实实在在，不管你跟她谈的多么荒唐可笑，她从不传播，免得让人笑话，而她最大的美德莫过于从不训人。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冲动地搂住她脖子，呜咽着把心中的酸楚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我说这世界没有良善，我在世上一无用处，而由于丑陋，没有人爱过我，也没有人会爱我。

她听了我的话，轻声说，“等你能听得进话的时候，我再跟你谈。”

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急切等待着。她会说什么呢？当然不会是那种乏味的老生常谈，说什么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试验性的栖身之地，我们得耐心等待美好的来世，这种老调对行将就木的老人而

言,倒也有理。但对身强力壮、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再令人讨厌不过的。她是否会向我说教:抱怨自己的容貌就是违抗天命?是否会说:长得难看是我的一大福气,因为这可以使我免受漂亮姑娘生来就会碰到的诱惑。那是本要安慰别人却反而使其更加沮丧的人的老套头,我讨厌极了。我敢肯定,世上没有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会认为长相丑陋是一大福。其实我不必害怕海伦姨妈会重弹这些老调。她总是能说些话壮我胆,抚慰我,以致使我为自己骄矜的利己主义而感到羞愧。

“我理解你,西比拉,”她清楚而慢条斯理地说。“但你不该做舜种。世上有的是爱和善,只不过你得去寻找罢了。被人误解是我们应当忍受的苦楚之一。我想即使是头脑平庸之辈,也有着人们无法理解思想和感情,何况越是智力过人,在那方面受的苦也越多。我熟悉很多年轻姑娘,有的很好,也很可靠,但你性格的内涵比三个姑娘加在一起的还要丰富。这种潜力只要恰当地发挥,你就能得到众人之爱。但是你太任性执拗了,你应当控制你的心灵,并把它制服。否则,你比性格最空虚的人还要糟糕。你会发现,相貌平平不会妨害你得到伙伴的友情之爱——世上唯一真诚的爱。至于男人对少女那种转瞬即逝的热情,人们错把它说成了爱。我知道人到了一定年纪在这方面会有所求,所以我不想劝你不去想它。但是你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种热情在相貌端庄的人身上与在长相平庸的人身上消逝得一样快。”

她转过脸去,叹息了一声,忘了我的存在,一时沉默不语。我知道她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她不缺友情之爱,凡是了解她的人都会爱她,尊敬她,但是那种

非友情之爱却从她身边溜走了。

我到卡特加之前十二年 ,海伦姨妈十八岁 ,算得上澳大利亚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之一。一位名叫贝尔 ,性格活跃的上校 ,因为健康关系 ,来到卡特加休长假。他跟海伦姨妈结了婚 ,把她带往美国某地 ,他的部队驻扎的地方。我听人说 ,她崇拜上校 ,但不到十二个月之后 ,上校却对可爱的新娘感到厌腻 ,迷上了另一个女人 ,并提出离婚。由于妻子品格上白璧无瑕 ,他没有得逞。结果他遗弃了妻子 ,将那个女人当作情妇公开同居。海伦姑娘被迫回到了卡特加 ,而她母亲劝她起诉 ,要求夫妇分居 ,很快获准。

一个女人与丈夫离了婚 ,世人必定完全归罪于妻子。好在贝尔夫人年轻纯正 ,这方面受害不多。不过相对而言 ,她的一生被毁了。她受尽了自己信赖的意中人无情的凌辱 ,弄得她漂泊世途 ,既不是妻子 ,又不是寡妇 ,也不是少女。而她是生平所见的最可爱、最高尚的女人之一。

“来 ,西比拉 ,”她说兴冲冲地跳了起来 ,“我有个打算——不知你同意不同意。过来 ,在镜子中仔细瞧瞧你自己 ,然后我会把镜子合起来挂到墙上。你得答应我 ,在三四个星期内不照镜子。我会尽力把所有的镜子拿开 ,你自己也必须回避。这段期间由我来管住你 ,你要绝对听我指挥。你可同意 ? 以后你会大吃一惊 ,怎么我使你变成了这么个好看的姑娘 !”

我当然同意。我在镜中挑剔地把自己打量了好久。里面映出了一双由于干粗活而变得红彤彤的、粗糙的手 ,映出了一个圆圆的脸蛋 ,因为才哭过 ,所以面孔浮肿 ,泪珠闪烁 ;还有一个圆鼓鼓的小身躯 ,被包围在一团头发之中 ,那头发波浪般地倾泻着 ,离膝盖仅一二

英寸。我想 ,那样子真难看。海伦姨妈把那面大镜子挂到墙上 ,而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只要使我变得不太丑陋 ,那你一定是个魔术师了。”

“好吧 ,我这个方子的一部分是 ,你根本不能考虑自己。明天早晨由我来照应你。我希望你喜欢自己的房间 ,我故意这么安排来适应你。好 ,晚安 ,愿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早晨醒来 ,我情绪很好 ,灵活地游下床来 ,欣赏着房间的陈设(实际上是沉迷于其中)。在波索姆谷 ,那可怜的老房间里连起码的必需品都没有。我们甚至买不起洗手的脸盆和罐子。格蒂、男孩们和我自己 ,只能在厨房外矮凳上一个漏水的铁皮盘子里施行晨洗手礼 ,而到了出现霜冻的寒冷早晨 ,这礼仪便有些刺手了。在这间房子里 ,凡使小孩子感到亲切的东西 ,应有尽有。一张很好的床、一双漂亮的拖鞋、一张精致的白颜色中国草席 ,地板上还有许多柔软的毛皮。在一边的角落里 ,有一套富有艺术性的化妆品 ,一个洗衣架 ,上面随便地放着各种肥皂——其中有些芳香扑鼻 ,我真想去咬它一口。墙上挂着漂亮的画 ,在一个宽敞的梳妆台上 ,有一面大镜和一面大的带柄镜子 ,镜面都对着墙壁。我看到了发夹、花式梳子、各种缎带、一个精巧的针线筐。我喜不自禁地扑到了一张极其可爱的小写字台上。这里摊满了各类好纸——花样众多 ,各种颜色、各种尺寸 ,各类形状俱全 ,还有普通的外国信笺 ;有钢笔、墨水和充足备用的邮票。我真想马上坐下来写它十几封信 ,我正有些动心时 ,目光却被我认为是这所有一切中的精华吸引住了。我指的是一个精致的小书箱 ,内中藏有所有澳大利亚诗人的诗集 ,二三十本我久已渴望阅读的小说。我读了四本书的第一章 ,然后被戈登的诗迷住了 ,我不顾寒

冷,穿着睡衣坐在梳妆台上阅读起来,直到早饭铃响才蓦地醒悟。我大步流星走出去,急急忙忙套上衣服。但等我赶到餐桌旁时,别人都已就座,并打开了餐巾。

海伦姨妈自有方法使我中看。每次外出她都让我戴上手套和遮阳帽。她执意要我在打扮上费些工夫,不允许我让书本来打岔。

“去掉一些阴沉悲观,培养一点姑娘的正当虚荣,你就好了,”她会说。

这些指令,我虔诚地实施了三天。随后我染上了轻度流感。同时,因为我在厨房里晃来晃去,在不适合的时间做我不该做的事情,女仆不小心把一壶烧滚了的酒泼到了我的右脚上,我被严重灼伤了,海伦姨妈和外婆把我安顿到床上。尽管她们用了各种止痛药,我还是像疯了的红发印第安人那样,痛得几小时几小时嚎叫着。在流感和灼伤交相折磨下,我的身体十分虚弱,因此,我被命令卧床,直至康复,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我碰上任何镜子。

我并没有病得可怜巴巴,所以做个被溺爱的病人倒也有趣。海伦姨妈是位出色的护理员,她每天早晨将我的脚包扎得很好,把它放到舒服的位置上,一天要放很多次。外婆把房子里好吃的东西都拿来给我,还特地派人上古尔—古尔再去采购。要是我是一位职业美食家,那简直等于上了天堂。连霍登先生也屈尊就驾,对发生的故事表示遗憾,一天要来拜访几次。一个星期天,他为自己的豪侠心理所驱使,到一个山谷采摘了一束铁线蕨——这个季节的第一批——盛在碗里,放在我床边。我的舅舅朱利叶斯,除仆人之外的另一位家庭成员,因为有事上“乡下”去了,一个月内不会回来。

博希厄家和比彻姆一家是乡下牧场主所组成的上流社会的领

袖 ,两家还结成了知交 ,比彻姆家住在五先令洼地 ,离卡特加十二英里 ,家里只有两位未婚的妇人和侄子哈罗德 ,其中一个女人是海伦姨妈的好友 ;另一位原与我母亲有深交 ,但是近年来母亲因为家境贫困 ,出于自尊并没有与她保持联系。至于哈罗德 · 比彻姆 ,在卡特加就像在五先令洼地那么自在。他来来去去 ,非常随便 ,这种随便一向在牧场主友善气氛中奉行着。博希厄家与比彻姆家各方面都很投合——他们生活在同一区域 ,持有一套共同的想法。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 ,博希厄家虽然生活宽舒 ,却并不富有 ,而哈罗德 · 比彻姆却是一位豪富。我病倒时 ,一位比彻姆小姐外出在墨尔本 ,而另一位身子不适 ,不能登门看望我 ,但比彻姆时常来探询病情。他总是带些漂亮的苹果来 ,因为卡特加的果园为苹果飞蛾所害 ,没有给外婆留下什么果实。

海伦姨妈总是调皮地拿这种殷勤来取笑我。

“比彻姆又送苹果来了。”她会说。“毫无疑问 ,他比我想象中要精明狡黠得多。他抓紧时机 ,还没见到你就开始求爱了 ,捷足先登嘛。这个地方姑娘很少 ,人一到就被他抓住了。”

“姨妈 ,你还是告诉他吧 ,我长得有多丑 ,这样他跋涉十二英里送苹果上门 ,只好自己负责。看到我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劳而无功而恼火。也许 ,你还是不谈起我的长相好 ,不然 ,以后没有人送苹果了 ,”我会这么回答。

海伦姨妈擅长针线活。她和外婆的衣服都是她自己缝制的。现在她替我在做 ,不过 ,不到穿的时候不允许我看。姨妈要使我为之惊喜 ,所以在量体裁衣时 ,特意把我的眼睛蒙起来。卧床期间 ,外婆与姨妈都很忙 ,我常常独自一人 ,贪婪地阅读着架上的书籍。

读书所给予我的愉快之甚已近乎痛苦 ,特别是读澳大利亚诗歌时的心情 ,简直难以言表。在波索姆谷狭隘的农民生活圈子里 ,我无法与文人雅士交友 ,我是很喜欢他们谈话的内容的。在这里我却找到了意气相投的人 ,找到了伙伴。

浩瀚的丛林所独具的神秘魅力 ,阳光普照的大平原的气息 ,从营帐里传来的铃声 ,拴马腿的链条的叮咛声 ,漂浮在黄昏的轻风之中 ,也被这些人所感受到 ,在他们心目中写下了一个故事 ,就跟在我心坎里留下的一样。星空之壮观 ,大海之雄奇 ,雷霆之神威都一一被他们所理解 ;日落时刻令人窒息的浓烈空气 ,给他们的启示不止是对第二日天气的预告 ,风和雨都跟肯德尔说话 ,而肯德尔也苦于没有伙伴 ;戈登带着哀伤的人道主义和极度失望 ,向我伸出手来把我带走了。最令人遗憾的是我永远见不到他们——拜伦、萨克雷、狄更斯、朗费罗、戈登和肯德尔。这些人我都喜欢 ,但他们都已作古。不过还有个想法使人高兴 ,凯恩、佩特森和劳森都还活着 ,都是活生生的人——其中两位实际上还是乡下佬呢 ,澳大利亚同胞们 !

我以新的热情细细拜读着劳森简洁、哀婉的现实主义作品 ,我欣赏着佩特森作品的喧闹气氛 ,它来自于充满阳光的苍穹下所过的健康生活 ,佩特森以矫健的笔力对它作了描绘。我把这些作品背得滚瓜烂熟。我寄希望于壮丽的蓝天 ,那里存贮着我青春的美梦 ,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与劳森、佩特森他们握手 ,感受投合的友情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舒畅心情。



## 第十章

### 埃弗雷德·格雷

在返回卡特加之前，朱利叶斯舅舅到悉尼去跑了一趟，要到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才能到家，还要带埃弗雷德·格雷回来。埃弗雷德是位年轻绅士，常在卡特加过圣诞节，不过这回是因为病愈上这儿来调养的。关于他的事，我听到过很多，因此非常想见他。他是我外婆的养子，父母都是英国贵族，双双故去后，他便成了孤儿。他父母在生前曾委托远房亲戚作为他的监护人。亲戚们丧尽天良，找到了契约上的一个漏洞，或是只有律师才知道的什么细节，侵吞了他的全部财产，任他在人世间挣扎沉浮。后来我外婆发现了他，把他扶养教育成人。他选择了律师为职业，现在已成为悉尼最有前途的律师之一。他的养母深为他感到自豪，像爱亲生儿子般爱着他。

到时候朱利叶斯舅舅打来了一个电报，叫人驾车去古尔—古尔接他和埃弗雷德·格雷。

这时我的感冒和灼伤都已痊愈。他们要到天黑才能到达，为了让他们开开眼界，家里人叫我穿上晚餐大礼服，而且还让我在镜子里

看一看自己的尊容 ,这是我到这里后第一回这么做。

下午外婆派我到几里路外去送信 ,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碰上了霍登先生 ,他自告奋勇来陪我。我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真让人讨厌 ,因为外婆曾多次严厉责备我 ,说怂恿年轻人是一种罪过。

弗兰克·霍登换了个调子 ,告诉我长相不漂亮无伤大雅 ,不管好看与否 ,反正在他平生所见的姑娘中 ,我是最好的一位。他的意思是 ,因为我能同他谈戏剧 ,而在那里我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他到了精力过剩的年纪 ,年轻人到了这时候总要偏向一位女性 ,不管她是美还是丑 ,是胖还是瘦 ,是年岁大还是年纪轻。我居然成了弗兰克·霍登这种人幼稚的情感发泄的对象 ,真使我感到厌恶。

傍晚时分 ,我与霍登已经回家 ,朱利叶斯舅舅的马车远远地在路上行驶 ,以送病人求医的快速度逼近 ,舅舅总是这般驾车的。

海伦姨妈催我整装 ,可是穿了一半 ,他们就到了 ,我没法儿出去迎接他们。朱利叶斯舅舅问起“露西的那姑娘” ,海伦姨妈说 ,等他们换装吃饭 ,她自会出来的。两位绅士喝了几口酒 ,用朱利叶斯舅舅的话说 ,“定定神” 。海伦姨妈过来继续给我打扮 ,而他们两位也去换他们的衣服了。

“嗨 ,就外貌来说 ,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姨妈替我打扮好后说道。“来 ,好好儿看看你自己。”

我第一次穿上了晚礼服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在卡特加我们难得着盛装礼服。我想 ,那套晚礼服是最漂亮的 ,也是现存最愚蠢的习俗的反映。还有什么比在夜间袒胸露臂从而殃及健康更愚蠢呢 !胸与臂是人体两大重要部分 ,在白天是整天被遮蔽着的。反过来讲 ,还有什么比精致的丝绸中洁白、柔软、起伏的胸脯更美呢 ?每

个女人着上袒胸露肩的衣服 ,看上去就更温柔更女性化了。还有什么动物的线条看上去比匀称的胳膊更悦目呢?有人贬损夜礼服 ,说它不正派乃至下流。这种看法可见诸于胸臂不适宜展示者 ,或者那些没有受过适应这种习惯的教育的人 ,他们讨厌它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习惯。

海伦姨妈领我进了古老宽敞的客厅 ,那里已是灯火辉煌。四角的托座上都有一盏大灯 ,另一盏悬吊在天花板中间。钢琴上的烛台射出了多道光芒。我从没有见过这房间那么灯火通明。上一两个星期 ,海伦姨妈与我天天在这儿 ,但我们只点了钢琴上的一支蜡烛 ,因为这已经够亮了。海伦姨妈用她那甜蜜而悲哀的嗓音 ,唱起所有我喜爱的动听的老歌 ,而我则蜷曲在她身边的一张席子上读着书 ,音乐总是迫使我忘掉阅读 ,而阅读时又使我对音乐充耳不闻。但透过音乐和书籍 ,传来了外边小溪的森严流淌 ,带着一种神秘的忧郁 ,仿佛一阵轻风 ,竭力要甩掉无情地缠住它的徒劳的悔恨。

“你舅舅老爱把客厅那么点起来 ,他不喜欢影影绰绰半明不灭的 ,说那是感伤主义的胡闹 ,”海伦姨妈这么解释道。

“舅舅是那样吗 ?”我问 ,但没有得到回答。海伦姨妈给我留下一面带柄的镜子后 ,便悄悄地溜走了。

客厅的一堵墙上有一扇门、一个大书柜、一面笨重的老式斜面镜 ,书柜与镜子从天花板一直通到地上。自从我到这里后 ,镜面一直被遮盖着 ,而今晚 ,那蓝色的丝绸帘子已经翻起来 ,我正站在这面镜子面前。

我惊喜地看了又看。我瞧见了一位年轻姑娘 ,水灵灵的眸子 ,光洁皙白的皮肤 ,鲜红的嘴唇 ,以及算得上最佳的胸脯和胳

膊。要是大自然在塑造我的面孔时心情不好 ,那么在构筑我的身材时非常高明。海伦姨妈不愧为是一位聪明的化妆师和裁缝。我的淡蓝色开司米装非常适合我已经完全发育的姑娘身材。我的几缕头发巧妙地髻曲着垂在额前 ,其余的干脆用丝带一扎 ,波浪似的披着 ,差不多拖到了膝盖。这副打扮使我变得几乎判若两人 ,我的外貌已与我的年龄——十六岁十个月——相符 ,而以前我衣着随便 ,头发梳成一个髻 ,不熟悉的人不相信我未满二十岁。这时 ,我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红晕 ,青春、健康和幸福在我唇边漾起了涟漪 ,我笑了 ,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 ,我真的相信 ,那天晚上我看上去并不特别难看。

我正一个劲儿欣赏着镜中的映像 ,海伦姨妈回来说 ,埃弗雷德和朱利叶斯舅舅在回廊上吸烟 ,并问起了我。

“西比拉 ,你认为你自己怎么样 ?”

“啊 ,姨妈 ,请你告诉我 ,在我身上有着某种并不完全讨人嫌的东西。”

她用双手捧着我的脸说 :

“傻孩子 ,有些面孔尽管五官完美 ,但在另外一些并不怎么漂亮的面孔旁边 ,却只招来旁人冷冷的一瞥 ,你的面孔属于第二种。”

“但这并不是说我长得不丑。”

“谁也不会说你长相平庸 ,更不消说丑了。‘大方’这个字眼最适合你。”

朱利叶斯舅舅笨重的上身穿穿着齐膝的礼服 ,他不喜欢他所说的“轻佻的麻雀尾服装”。齐膝的礼服虽然适合他穿 ,但穿在谁身上我都没有好感。在矮胖肥大或是虎背熊腰的人身上 ,倒还过得去 ,可是

瘦个子一穿 ,便有一种可怜巴巴的快死的鸭子的神态 ,不免使我捧腹大笑。

朱利叶斯·约翰·博希厄 ,更以简·简·博希厄而为人所知 ,人们甚至更知道他是简·简——身材魁梧、心宽体胖的四十岁单身汉。他喜欢一切女性 ,因而无法钟情于一人。他很出名 ,受人尊敬 ,讨人喜欢 ,从沃加·沃加到阿尔布莱 ,从福布斯到丹达罗 ,从伯克到海 ,从杜马特到莫纳罗 ,再到峰顶山 ,人人都知道他慷慨大方 ,做生意爽快干脆 ,是一位十足的好汉。

有这样一位舅舅 ,我十分自豪。

“噢 ,就是你呀 ,”他大声说 ,狠狠地搂抱了我一下。

“哎呀 ,舅舅 ,”我叫道 ,“我要把你的吻擦去 ,你喷出了一股可怕的威士忌和烟卷气。”

“胡说八道 ,正因为这样 ,我的吻才好呢 !”他答道 :他拉着我的双手 ,细细打量了一番 ,“的确 ,你是位了不起的姑娘 !不过 ,你当然还没有长成 ,你只是这么个小不点儿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放进口袋里去。你一点也不像你妈妈。要是我碰上一位剪羊毛工 ,我会给他一先令 ,让他把你的头发剪了 ,大热天 ,那头发准会把一条狗绞死。”

“埃弗雷德 ,这是我外甥女西比拉 ,”(海伦姨妈在介绍我们相识。 )“你们自己合计一下——你们俩是什么样的关系 ,双方该如何称呼。”

埃弗雷德那明澈而炯炯有神的目光 ,流露出羡慕之情 ,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我想我集舅舅、兄长于一身 ,不管是哪种关系 ,我都有权吻你 ,我可要这么做了 ,”说着他摆出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

“要是你做得到的话 ,你就来吧 ,”我调皮地蔑视他 ,逃离回廊 ,钻进花园。他接受了我的挑战 ,而我灵活得像只猫 ,于是紧接着便是一番你逃我赶。我们围着花圃转圈。简·简舅舅咧开胡子笑起来 ,并以大笑而告终。埃弗雷德的上衣后摆在风中飘忽 ,他的衣领太高 ,不便蹦跳。我也大笑起来 ,随即输掉了。我们回到回廊——埃弗雷德得意洋洋 ,而我满脸通红 ,很不是滋味。

外婆到了 ,身穿黑丝绸长袍 ,头戴镶白边的帽子 ,看上去精神矍铄 ,一副体面人家的派头。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表示不满 ,责备我的行为可耻 ,但舅舅眨着眼睛 ,机敏地把话题转开。

“瞎说 ,妈妈 ,我敢担保 ,你在她这样年纪的时候 ,老是被人吻的 ,我有把握说 ,你这么做过几回 ,连记都记不清了。好吧 ,坦白吧。”

外婆的脸绽开了笑容 ,她开始诉说起一件小小的往事 ,用了“我年轻时候”那悲切的套话作为开头。

海伦姨妈怕我着凉 ,让我进屋去了 ,我贴窗站着 ,免得漏掉他们之间的对话。“我想你那外甥女很敏感 ,”格雷先生对海伦姨妈说。

“是啊 ,很敏感。”

“不错 ,在我所见到的人中 ,只有生性过敏的人才善于辞令。”

“她反复无常——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生气。”

“她的面容很引人注目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她肤色的缘故 ,”海伦姨妈说 ,“她的皮肤比细皮嫩肉的女人还白 ,她的眉毛和眼睛很黑。当心别说什么让她知道你认为她不好看。她以一种病态心理来揣度自己的外貌 ,这是她的一个弱点 ,小心别触着她的敏感区。”

“相貌平平 ? 哎呀 ,我倒认为在我近来所见到的人中 ,她的面孔

是最令人动心的，她的眼睛简直了不起，是什么颜色？”

“悉尼的牧草不错。我想下周运一车肥阉羊去，”舅舅对外婆说。

“天已经很黑了，马上进去吃晚饭吧！”外婆说。

席间我趁机仔细观察了埃弗雷德·格雷的外表，他有着一张典型的英国贵族的脸，甚至表情也冷漠无情，这是公认的英国贵族特点，就像弓形的颈项是纯种马的特征一样。

饭后，一个牧工因为妻子意外地分娩，把外婆请去了。留下的人以歌声度过了愉快的晚上。舅舅用洪亮的男低音唱了《见风使舵的人》和《喝吧，小狗，喝吧》，他把我搂在膝头，拨弄着我的头发，不住地把我的身子抛起来。霍登先生唱了题为《圣城》的一支歌。埃弗雷德用训练有素的男中音唱了几首新曲，听他唱歌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是位十足的游手好闲之徒，不过算不上花花公子。今晚他着一身考究的夜礼服。颇长的个子，刮得溜光的脸上，每一根线条都显示出他的世代名门血统。他的钢琴弹得很好，并让姨妈合着他的伴奏唱了一曲又一曲。姨妈唱累了，舅舅便转向我说：“该轮到你了，我的好小姐。我们都唱了，就是你没有。你会唱吗？”

“不会。”

“海伦，这位年轻姑娘能唱歌吗？”

“有时候她独个儿唱得很好，不知道在客人面前怎么样。你想试一下吗，西比拉？”

舅舅不等我开口便把我抱到乐凳上，还警告我不唱就别想离开。

我一生的最大乐趣是，到无人听见的地方独自尽情歌唱，一直唱得响起回声。但我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唱成功过。这不仅因为我心慌胆怯，而且还因为我的嗓子有些怪，人人都这么说。然而今晚我要

努力试试最喜欢唱的老歌“三个渔夫扬帆出航”。洪亮的朗尼希钢琴的魅力以及埃弗雷德巧妙和谐的伴奏 ,使我忘却了观众 ,好像是独个儿在唱 ,忘却了自己的怪嗓子。

一曲刚终 ,格雷先生便蓦地在乐凳上旋转过来说 :“你知道吗 ,你有一个顶呱呱的自然嗓子。嗨 ,这样的嗓子经过训练可是一个宝呢 !如此低声 ,如此情感 ,如此不可多得的音调 !”

“别取笑我 ,格雷先生 ,”我唐突地说。

“我以一个男人的名义担保 ,我每句话都是实话 ,”他热情地回答。

埃弗雷德关于艺术的见解很值得听取。他涉猎各门艺术——写作、音乐、表现、素描。悉尼凡有好音乐会和好戏 ,他都每场必到。尽管他长于法律 ,但人们私下说他最终会转向舞台 ,因为他有偏爱。

我飘飘然离开了钢琴。我真能成为一个歌唱家吗 ?像我这样的人 ,嗓子经常被人取笑 ,自己也不免亵渎神明 ,说愿意出卖灵魂换得一个差强人意的嗓子。埃弗雷德·格雷的看法使我陶醉。

“你能朗诵吗 ?”他问。

“能 ,”我回答得很坚决。

“那就给我们朗诵一些吧 ,”舅舅说。

我朗诵了朗费罗的《奴隶的梦》。埃弗雷德·格雷对此像对我的唱歌一样感兴趣。

“这么好的嗓子 ! 这么圆润 , 这么宽 ! 嗨 , 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 唱得使整个‘百年大厅’都听得见。她所需要的是受训练。”

“哎呀 , 她是一个老手 ! 不过我希望她唱些不那么沉闷的东西。”



舅舅说。

我忘乎所以了。不知是一种什么情绪弄得我晕头转向 ,大叫起来 :“好 ,我来。不过你们得等我化好装 ,还要帮我一下忙。”

我走开了几分钟 ,回来时已化装成一个爱尔兰老太婆 ,脸上抹了泥。众人都大笑起来。

霍登先生能帮我个忙吗 !当然他是很乐意的 ,而且会因为不叫别人而叫他感到不胜荣幸。他干什么呢 ?

我让他坐在脚凳上 ,这样我可以方便地把手放在他的沙色头发上。我转向舅舅 ,开始说 :

“当然 ,先生 ,瞧这就是您要找的听差 ,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亲自把他带来给您看看。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当然 ,我亲手抚养他成人的 ,他每天晚上都祈祷。别动 ,亲爱的 !我敢说你不怕你的老娘把你漂亮的髻发撕下来 ,是吗 ?”

舅舅笑得前仰后合。连姨妈也屈尊微笑起来 ,而埃弗雷德则带着批判的目光 ,兴致勃勃地继续看下去。

“演下去 ,”舅舅说。可是霍登先生却由于这种打趣而大怒 ,怀疑我故意惹他 ,他蹦跳起来 ,好像要把我吃掉似的。

我又作了些即兴表演 ,找客厅里的其他人帮了忙。霍登先生悻悻地坐在角落里 ,“哼”了一声 ,而格雷先生却赞叹不已。

“好极了 !好极了 !”他大叫道 ,“你说你没有受过一小时训练 ,可是你那么多才多艺。你会通过舞台发迹。把这种难得的才能浪费在丛林 ,简直是罪过。我要把她带到悉尼去 ,交给一个名家。”

“说真的 ,你别干这样的事了 ,”舅舅说。“我得让她留在这里使工棚热闹热闹。就是我外甥女不去 ,你们舞台上也已经有足够的木

偶了。”

那天晚上我得意洋洋地上了床。对年轻人来说 ,别人的奉承是甜蜜的。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在往镜子里瞧时 ,我想我毕竟长得不太丑。

## 第十一章

哟！

“呸，你这个讨厌的东西！哈，哈，你的高傲给你带来荣誉。因此你信以为真，认为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觉得你外貌过得去。你是世上最乏味的人，又讨厌又不好的小东西，身上的一切都令人厌恶。这就是你的写照。”

那是我第二天对着镜中的自己所说的一番话。昨夜的得意之情已经烟消云散。哎呀，我真傻，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格雷先生的奉承，居然没有以丝毫冷落来回敬他！要是他继续以奉承拍马来满足我的虚荣心，并以此自娱的话，那我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就要正颜厉色回答他，给他点辣味儿尝尝了。

梳妆已毕，我心灰意懒地朝镜子看了最后一眼说：“你丑，你丑，你是废物，别忘了这点，免得再做出傻事来。”

我老爱这么做。这早已代替了我的早祷。话是我自己说的，很熟悉，所以不像出自旁人之口那么刺耳，但也并无效验。

那天我吃早饭来晚了，就座时别人都已吃了一半。

外婆昨夜十二点后才回家，但看上去依然精神十足。

“过来，西比拉，我想这是熬夜的缘故，就因为我不在，没人催你去睡觉。晚上你总是很活跃，而第二天一早就另外一码事了，”外婆在早上照例拥抱我时说。

“我在你这个年纪，要是每天早晨不像旋风一样利索，我就会敲自己，”舅舅说。

“今天早晨西比拉是情有可原的，”格雷先生插嘴说。“昨天晚上她款待了我们几小时，难怪她早晨要无精打采了。”

“款待你们！她干了什么啦？”外婆问。

“干了很多。你知道吗，祖母，你把她藏在丛林，等于是使世界少了一位艺术家？我必须说服你让我把她带到悉尼去，交给那儿最好的大师们。”

“交给大师们干什么？”

“学朗诵和歌唱。”

“我负担不起。”

“由我自己来负担，只不过是对你恩惠的小小报答。”

“胡说八道！你培养她以后让她干什么呢？”

“当然是上舞台。凭她的才华和头发，她会引起轰动的。”

外婆对戏子的看法十分片面。她认为一切男女演员，从最低级的马戏团演员到最出色的职业歌唱家，在上帝眼里都是堕落之徒。以她的道德观来衡量，他们完全被摒弃于体面社会之外。

她在椅子上奋力转过头来，说话时，锐利的目光中闪烁着蔑视和愤怒。

“上舞台！我的外孙女！露西的大孩子！去做一个演员——卑

劣、低级、无耻的轻佻女子！用上帝赋予她做好事的才华，取悦一群卑鄙的坏男人！我宁可看到她立刻死在我的脚下！看到她剪了头发马上进修道院去。孩子，答应我你永不做一个无耻的坏演员。”

“我永远不做一个无耻的坏演员，外婆，”我说，强调了几个形容词，而把演员两字说得很轻。

“好，”她继续说，平静了许多，“你肯定不至于那么坏。你也许爱吵吵嚷嚷，有时举止也不一定很得体，但我认为你还没有坏到想做一个演员。”

埃弗雷德试图为自己辩解。

“听我说，老太太，把演戏看作低级职业是一种很片面的老观念。也许过去一度是如此，但如今恰恰相反。当然舞台上低级的人，但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可以向你保证，要是一个人是好人，他在舞台上跟在别处一样会是好人。要是因为一时的一点偏见而剥夺西比拉可能获取的好职业，那是一种罪过。”

“职业！”他的养母大叫，抓住了这两个字。

“职业！如今的姑娘都想着这个，而不去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照料家庭，做上帝希望她们做的事情。现在她们脑子里想的全是寻欢作乐，放荡不羁，毁掉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而男人们跟她们一样坏，有意怂恿她们。”外婆狠狠地瞪着埃弗雷德。

“老太太，我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你的话适用于很多女孩子。但西比拉不属于这类人，你得对她另眼相看，如果……”

“我把她看作体面人家的孩子，不允许把演戏同她挂起钩来。”说到这里，外婆用拳头狠击了一下桌子。随之是一片沉默。不大有人

敢与博希厄太太抬杠。

这位亲爱的老太太 ,气来得快也消得快。几分钟后 ,她又继续用饭 ,并很愉快地说 :

“别跟我再提这个话题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办。明年秋天三四月份 ,加工好果子 ,做好果酱以后 ,海伦可以把孩子带到悉尼去住一两个月 ,你可以陪她们到处看看。对西比拉来说 ,这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因为她没有去过悉尼。”

“那好 ,我们就一言为定 ,祖母 ,”埃弗雷德说。

“好 ,要是你不再提起演戏的话 ,那就说定了。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过比那更好的生活。”

吃好中饭我被留下招待一会儿埃弗雷德。我们过得很愉快。他是个十足的绅士 ,一位聪明的健谈者。

我常希望结交有教养的人 ,他们生活规规矩矩 ,有足够的闲暇和文化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而不是光谈农产品价格和谋生的艰难。迄今为止我不过在书本中读到过、在画上看到过这种人 ,不过这儿却是一位真正的、活生生的人 ,我全力抓住这个机会。在我的询问之下 ,并就我对他谈话的兴趣所及 ,他说起了最近的戏剧和他相识的男女演员 ,还描绘了他出席过的时髦舞会、晚餐和园会。谈完这一话题 ,我们开始谈书籍 ,我还朗诵了我喜欢的诗歌片断。埃弗雷德把手搭在我肩上说 :

“西比拉 ,你知道吗 ,你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姑娘 ? 你的身材很美 ,你的风格清新 ,你还有一张有趣的脸 ,它像万花筒一样 ,瞬息万变。——有时快乐 ,有时严厉 ,常常富有同情心 ,而平静时总有些悲哀。人家以为你生活中有什么忧患。”

我提起两边的裙子 ,低低地鞠了几次躬 ,我把这称之为舞台鞠躬礼 ,我还动用了舞台笑容 ,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来 ,那牙齿就像时髦的医生放在金盘子里的二十基尼金币那么齐整。

“这位英俊的绅士很友好 ,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一个小乡下佬的痛苦之上。不过他下次故伎重演之前 ,应当权衡一下 ,他的奉承能不能被人所接受。”我讥讽地说 ,猛地离去 ,把自己关进房间 ,只听见他在叫着我。

“谁竟敢用这种无聊轻率的恭维取笑我 !我知道自己长得丑 ,不需要人昧着良心发假誓 ,装着说他们的想法不同于一般。谁叫我长得那么小呢 ?为什么我不长一个大鹰钩鼻 ,又高又神气的身材 ?”我坐着一肚子不高兴 ,情绪很不好。后来透过开着的窗户飘进了玫瑰花香 ,射进了春日柔和的阳光 ,我的心情才开始平复。园子里的花坛开满三色紫罗兰花 ,各种颜色都有 ,紫色的——蓝的和白的 ,单色的和双色的。空气里充溢着木樨草花、长寿花和水仙花的香气。我沉醉于浓郁的芳香 ,更经不起它的诱惑。老园子所带来的愉快 ,抚慰了我不安的情绪。我收集了几个花瓶 ,装上水 ,放在回廊的桌子上 ,靠近客厅一扇窗子的地方。我摘了一衣兜好看的花 ,开始把它们插进花瓶里。

卡特加的老房子部分是用木板做的 ,在客厅沿回廊的一侧是一堵木板墙 ,因此海伦姨妈合着埃弗雷德的钢琴所唱的歌 ,正好给我心意的插花活儿作了伴奏。

不一会儿 ,歌声停了 ,他们开始攀谈起来。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处在同样情况下早就溜走了 ;或者要是那会被人发现 ,会用手捂住耳朵 ,心情十分激动 ,生怕听见她不该听的话。我无意去那儿偷听 ,不

屑于干这种堕落的事情。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回廊上,但看来他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们开始谈论起我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于是我就留在那里听起他们的谈话,丝毫没有感到内疚。

“哎呀,早上我一建议训练西比拉上舞台,老太太就吵嚷个不休!你可知道,那姑娘真是才华横溢呀!我得让她去受训练。我要不断提起这个主意,直到她习惯为止。我会以应当发挥上帝赋予我们的才能,干值得一干的事情为理由来力争,海伦,你也得使用一下你的影响。”

“不,埃弗雷德,演戏这一行成功者不多,我不会使用我的影响,因为我不赞成这种生活。”

“可是西比拉会成功。我与一些大经理有私交,我的影响会帮她很大忙。”

“不错,可是你能让她干什么呢?一个年轻绅士不可能照管一个姑娘,带她出去而不败坏她的名声,流言飞语会层出不穷,因此按兄妹关系相处也是荒谬的。”

“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轻易地挡住流言。”

“埃弗雷德,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结婚,”他不慌不忙地说。

“小伙子,你当然是在做梦!你见她不过才一两个小时,我不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恋情。”

也许此刻她突然想起了一种结局不愉快的恋情。

“埃弗雷德,别那么草率从事。你知道你变化无常,还有使女人一见钟情的本事——我求你,饶恕我们可怜的小西比拉吧。你完全是心血来潮。别消磨她那颗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弄得她憔悴枯竭



而死。”

“我想她不是那种人，”他大笑著回答。

“不错，她不会死去，但会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者，那是最糟糕的命运。别去打扰她，你不妨去同交际花调调情，她们懂得那玩意儿，但是不要去碰我这位乡下姑娘，我希望把她塑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不过，海伦，假如我最后真心诚意了呢，你不会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坏丈夫吧？”

“她不是你所要的姑娘，你也不是那种能够驾驭她的丈夫。我说的虽不中听，却是真话。另外，她还不到十七岁，我不赞成罗曼蒂克的少女急于结婚。还是让她们先发展自己的女性特点吧。”

“那么，我在卡特加逗留的其余时间，应当把我的魅力掩藏起来啰？”

“是的，你喜欢怎么待她就怎么待她好了，不过当心，别献那种勾引女人的小殷勤，那样很容易偷走……”

我等着，但什么也听不见。我心中百感交集，飞快地穿过园子，跑进了老果园。蜜蜂们忙忙碌碌，很多鲜艳的蝴蝶飞来飞去，在数以百计的树上吮吸着，那些树开着白色的或粉红色的花——但我并没去理会它们的美。我站在齐脚踝的紫罗兰中间。在一棵多节的老苹果树下，这些紫罗兰疯长着。我完全被我受了伤的虚荣心所左右。

“乡下小姑娘，就是这么回事！他没有必要掩藏自己的魅力，即使他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我爱他。我又不是孩子，一见面我就把他看透了。他身上的东西还不足以赢得我的爱情。我得让他知道，我思念他并没超过思念那棵老树上的毛毛虫，我不是那种一见到花花公

子就会堕入情网的笨蛋。呸，那有什么好怕的！我恨，我讨厌男人！”

“我想你又在排练歌曲，准备今晚大显身手吧，”我背后传来了一个讥讽的声音。

“不，我在实地演出。你好大的胆，当我不希望别人打扰的时候竟讨厌地找上门来！我不是常常告诉你——”

“要是有一个姑娘闲着，随便哪个与她平等的男人都有权同她说话，只要他认真就行了。”霍登先生打断了我，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他。

“我完全明白，”我回答。“可是假如一个女人讨厌别人献殷勤的话，她完全有权拒绝。你似乎不想给我这样的权利吧。”

作了这番驳斥以后，我回到了屋子里，留下霍登先生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我并不赞成轻蔑地拒绝一个黑人的爱，要是他有男子汉气度的话。可是霍登先生是那种胡言乱语、令人作呕的情人，对他我没有耐心。

海伦姨妈和埃弗雷德已离开客厅，于是我一屁股坐在钢琴凳上，猛地弹起科瓦尔斯基的横步舞曲，继而又弹了曲子《快乐的心》，直至钢琴颤抖着像是着了魔似的。我的烦恼全消了，我慢慢地弹起了最悲哀的华尔兹《韦伯的末日》。我感到房间里有人，回过头来，正好面对埃弗雷德·格雷。

“你在这儿多久了？”我不客气地问道。

“你一开始弹我就在了。你究竟从哪儿学会弹钢琴的？你的演奏妙极了。请你再唱一唱《三个渔夫》。”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另外，我不配唱给你听。”我粗暴地说着，走了出去。

“西比拉，霍登先生要见你。”海伦姨妈说。“瞧瞧他要什么，让他走开去干活，不然看他整个早上东游西荡，你外婆要不高兴的。”

“西比拉小姐，”只有我们两人时他开口了，“我得向你道歉。我没有权利打扰你，但我完全出自于爱。你知道，一个人会为点小事而嫉妒。”

“别再说这些废话惹人厌烦了，”我说着厌恶地走开了。

“可是，西比拉小姐，那我怎么对待好呢？”

“对待什么？”

“我的爱！”

“爱！”我轻蔑地驳斥道。“没有那回事。”

“可是有的，我已经找到了它。”

“那好吧，你就坚持下去吧——这是我的忠告。这会是一个宝贝。你要是把它送给我父亲的话，他会把它储存起来，送到古尔本的博物馆去，他已经送了好几件东西去了。”

“别嘲弄一个可怜虫了。你知道我不能那么干。”

“那么把它装进袋子里，系上一块石头把它沉到河里去。”

“你会后悔的，”他怒气冲冲地说。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一边走开，一边回过头来大声说。

## 第十二章

### 大发雷霆

埃弗雷德·格雷临走的一个早晨 ,我才有机会和他单独接触 ,那时 ,正巧只有我们两个待在阳台上。

“噢 ,西比拉小姐 ,”他开腔了 ,“我才到的时候 ,以为我们会成为莫逆之交的 ,但我们的关系毫无进展。你怎么来解释这点呢 ?”

说着他把纤细而匀称的手亲切地搭在我头上。他潇洒动人 ,而又厕身于文学界、音乐界和艺术界 ,他是来自我心目中那个世界的男人 ,一个遥远的世界。

啊 ,与他交朋友 ,我会得到多大的乐趣 !我咬着嘴唇 ,强忍住眼泪。为什么社交的陋习不允许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交朋友呢 ,就像两个男人之间或者两个少女之间相互要好一样 ,彼此都很愉快 ,而除了纯粹的神交 ,别无其他想法 ?可是不行 ,那不可能。我明白男人的骄矜。要是我和颜悦色 ,恐怕埃弗雷德·格雷会设想他已经征服了我。反之 ,要是我阴郁沉闷 ,他也会对我持同样看法 ,以为我以表面的粗鲁来掩饰自己的情感。因此在两者之间 ,我走了一条捷径 ,十分

冷漠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你期望我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说实在，我压根儿没有想过。”

他一气之下走开了。这样一位好献殷勤的男人，毫无疑问要恼火，心想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乡下佬，居然不识抬举。要不，他很可能认为我粗鲁或者脾气不好。

两天后，杰伊·杰伊叔叔去悉尼，顺道把他带往古尔—古尔。临走时他亲切地与我告别，要我答应给他写信，还向我吐露了他的打算。他说等我到了悉尼（外祖母已应允我去），他会征求某些名家对我的戏剧才能和嗓子的意见。我站在花园的围栏上，挥动着手帕，直到马车消失在离家约摸半英里的桉树丛中。

“啊哈，那位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一样的粗汉可走了，谢天谢地，现在我希望你对我的一片厚意多花点儿心思。”那是霍登先生的嗓门儿，我正要上围栏下来。

“你的厚意，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我的意思！这才像谈正经事儿的样子。我马上给你解释。你很明白我的意图，我一到二十四岁，就可以继承在英国的财产。数量很可观，到那时我要娶你，把你带回家。嗨，我就是想把你带回去，你会使某些我认识的英国姑娘大吃一惊。”

“要是我跟你结婚，吃惊的会不止一个人呢，”我暗自思忖，而且放声大笑起来，直笑得身子骨儿疼。

“你这可恶的小泼妇！笑什么？要是这么一桩严肃的事情只会逗你发笑，那你就像蝙蝠一样不通情理。”

“严肃？哎呀，这可是件大滑稽事儿！”我笑得越发起劲了。

“什么叫滑稽？”他凶狠地逼问我。

“光是你向我求婚这个念头就滑稽。”

“为啥？难道我不能像别的男人一样有求婚的权利？”

“男人！”我哈哈大笑。“荒唐就荒唐在这里。我的小祖宗，你要是个男人，当然可以求婚，不过你以为我会理睬一个娃娃吗？假如我要使婚姻持久，那么我的伴侣该是一个成年男子——而不是一个长得高大笨拙，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平均差不多一星期要恋爱两次的小青年。爱情！嗨！”

我朝房子的方向挪动了一下，他却挡住了我的去路。

“别那么躲着我，我的美人儿，这回可要让你听我的了。要不我会唠叨个没完，”说罢他愤愤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不能容忍别人来碰我——这是我的一个癖性。我用空着的那只手，狠狠揍了一下他的鼻子，猛地扭脱身跳到了一边，嘴里说：“你敢来碰我！你要是再动这脑筋，我就要你的命。你留心听着，不然下回就不止是鼻子淌血了，我向你保证。”

“我还会跟你提这件事！我还会！你这凶狠、粗野、冷若冰霜的家伙，”他咆哮着。

“不错，我对付男人的箴言就是冷若冰霜。如果说我凶狠的话，那也是你自己的过错。要是孩子们摆弄大人的工具，一本正经装大人，那就必然要伤着自己。控制一下吧，宝贝儿，等你长了胡子再说。”我一面回驳着，一面走开了，三步并作两步，越过繁花满枝的花坛。

那天晚上用饭的时候，朱利叶斯舅舅很有意思地盯着霍登先生的鼻子看了一会儿，随后问道：“我真不明白，你的鼻子究竟怎么啦？”

你看上去好像才去寻欢作乐过。”

我禁不住战栗起来，担心他会使我陷入困境。可是他只是用足力气咕噜了一声“哼！”目光越过桌子，威胁地怒视着我。

饭后他要求与外婆谈谈，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第二天我必定能听到谈话的全部内容。果然，吃罢早饭，外婆把我叫进她房间，同我说起了关于她跟霍登先生的谈话。她开门见山地说：

“霍登先生向我诉说了你的行为。一个年轻人竟然不得不同我谈起我自己外孙女的行为，这使我深为忧虑。他说你与他调情。西比拉，我几乎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不正派，不恪守妇道。”

听了这番话，我觉得弗兰克·霍登很讨厌。他严重地挫伤了我，而我又不屑于向舅舅、外祖母或者姨妈去诉苦，按理我可以那样做，并立即得到补偿。这件事应当怪他自己，而他却因为自讨没趣，反而上外祖母那儿去搬弄是非。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外婆？”

“还有呢，他说他要娶你，要求我同意。我告诉他，这要由你和你爸爸妈妈来决定。你看呢？”

“依我看，”我失声叫了起来，“外婆，你在跟我打趣吧，是吗？”

“不，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这个人结婚！跟一个孩子！”我惊愕地叫道。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三个月之前就已达法定年龄。你外公同我结婚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年纪。三年后你差不多二十岁了。到那时他可以得到一笔财产，相当可观——说实在，他会很有钱。要是你喜欢他的话，依我看，他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他身体健康，品质好，门第高。有点儿放荡并不碍事。常常有些胡作非为的年轻人，放荡了

一阵子后 ,安定下来 ,讨了个漂亮妞妞 ,倒变成了一个好丈夫。”

“这真叫人讨厌 ,外婆 !你实在应当为自己的这番话感到害臊。一个男人居然可以过着衣冠禽兽的生活 ,而然后被看作是一个最年轻、最纯洁的姑娘的称心丈夫。简直可耻 !弗兰克·霍登并不放荡 ,他还没有那种魄力。我恨他。不 ,他还够不上我来恨他。我讨厌他 ,瞧不起他。我绝不嫁他 ,也不嫁给哪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即使他是英国国王也不嫁。要我看 ,嫁人 ,即使嫁给世上最好的人 ,也是降格的事情 ,”我勃然大怒 ,“而跟他结合简直是败坏——是所能加予我的最低贱的堕落 !我绝对不俯就去嫁任何人——”这时 ,我的情绪已完全被一阵激动的眼泪所左右。

我觉得世上没有一点美好的东西 ,特别在男人身上——这些可恨的家伙——要是人们对他们不寄予厚望的话 ,甚至连像我外婆那样纯真得有点儿古板的基督教徒 ,都不去指望他们的话 ,他们身上就永远不会有美好的东西。外婆 ,亲爱的老外婆认为我应当嫁给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与我匹配的男人 ,这正是使人感到痛苦的地方。不 ,我决不嫁人。我会找个适当的工作来消磨自己的一生 ,而不在婚姻上受堕落之累。

“哎呀 ,孩子 ,”外婆关切地说 ,“何必使自己这么烦恼呢 ?我记得你总是那么容易动感情。当你还是个小娃娃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为了一件普通孩子一小时内就忘掉的事情而苦恼一整天。我会告诉霍登 ,让他安分守己。我不会要你顷刻之间考虑去嫁给你所厌恶的人。不过老实告诉我 ,你同他调过情吗 ?我会相信你的话 ,感谢上帝 ,你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 !”

“外婆 ,”我大声喊道 ,“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打消他这个念头 ,我



不屑与任何男人调情。”

“好了 ,好了 ,我就只要听你说这句话。你把眼睛洗一洗 ,我们备好马 ,过去看一看希克莱太太和她的小宝贝吧 ,带些好吃的东西去。”

到了下午我才与弗兰克·霍登再次照面 ,他得意洋洋地乜着眼瞅我。我强硬地避开了他 ,仿佛他曾是什么可恶的动物。对这种态度 ,他有些抱怨 ,所以我同意跟他把事情谈清楚 ,一刀两断。

他正要给狗去擦洗身子 ,我陪着他走到外面马厩边 ,靠近狗窝的地方 ,免得家人们听见我们的谈话。

我没有绕弯子 ,直接向他开火了。

“霍登先生 ,如果你还有男子气概的话 ,我求你从现在起 ,别再以你那种愚蠢的爱情表白来折磨我了。对爱情 ,我怀有两种情感。在任何一种情感的支配下 ,你都使我感到厌恶。有时我根本不相信有爱情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在这种心境下 ,就是天使来表白爱情 ,我也不会听。而有时候 ,我又相信爱情 ,把它看作庄严神圣的东西。怀着这样的心情 ,我觉得听你无聊地唠叨这个神圣话题 ,实在是一种亵渎 ,因为你还不过是个孩子 ,不懂得怎么去体会它。要不是你那种没有男子气的行为 ,我绝不会那么刻薄地说你 ,因此你只好自作自受。我已经直截了当地把话都说清了 ,这个话题我原本不屑于同你谈的。我很愉快地祝你午安。”

我匆匆地走开了 ,没有去理会他的规劝。

我原想激起他的大丈夫气概 ,但毫无效果。无论是我骑马出游 ,还是下午出去溜达 ,欣赏落日的壮丽 ,或是在古园中慢步拾趣 ,我总是发现弗兰克·霍登在我身旁 ,不停地抱怨我对他的态度 ,直至我希望他最好被打入红海的海底去。

然而 ,在那些灿烂的春日里 ,人对生活的感受总是十分愉快的 ,所以弗兰克·霍登所给我带来的小小烦恼 ,并不足以给它蒙上阴影。雅致的野铁线莲 ,给小河两岸的灌木丛装点了大片动人的白花 ,微风吹过 ,送来阵阵清香 ;大河两岸 ,番泻树翠色诱人 ,花儿盛开 ,与蔚蓝的天空争辉 ;喜鹊在高高的桉树上筑巢 ,凶猛地袭击那些不经意冒昧靠近它们领地的路人 ;马儿体壮膘肥 ,不由得叫人想骑上缎子似的马背 ,飞驰一番 ;樱桃成熟的季节近了 ,听得见秃头鸟在果园中啁啾。啊 ,活着是多么美好 !

我在卡特加也像在波索姆谷一样 ,大多置身于我所渴望的生活的洪流之外 ,不过在这里 ,生活的溪流中有着够多的、愉快的小涟漪 ,权且起着替代主流的作用。

## 第十三章

### 他

这儿所描绘的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情人的详细情况。我之所以说是真正的情人，是因为那个死死纠缠我的牧羊徒工的表白，与真情实感的流露相比较，不过是一幅滑稽的漫画。

我第一次出现在情人面前时，外表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截然相反。我那可爱的头发并没有好好梳理过，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那荡人心魄的甜蜜嗓音，也并未在香气扑鼻的空气中流淌，不像书中的姑娘那样，嗓音总能叩人心扉。相反，我酷似一个女小丑。那是九月末的一个日子，我在小河上游采山蕨。为了便于在水中行走，我穿了一双男人的靴子，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是特意从佣人那儿借来的。一双紫苏做的手套，一顶因为钻过灌木丛而被撕坏了的大帽子，便是我的全部装束。我的头发很不得体，梳得紧紧的，短的一头往上翘着，活像一个鸟窝。

这是后半晌，我散步回来，在门口遇上了海伦姨妈。

“你反正是这套装束，就替我去摘些柠檬来吧。肯定不会弄坏服

装的。把你的模样画下来倒可以成为《公报》杂志的出色内容。”她说。

我立即按她的吩咐去做，搬了一架档子为二尺六寸宽的扶梯，靠在屋后的柠檬树上，爬了上去。

我用裙子兜着柠檬，很不雅观地走下楼梯，这时我听到不熟悉的脚步声朝我背后走近。

大白天什么时候都有人上卡特加来，所以我一点也不惊慌。

我想一定是一个流浪汉、代理商或者小贩，我的大靴子便又往下踩了一档，没有回过头来看看是谁来了。

一双棕色而强健的手抱住了我的腰，把我抛了起来，随后又轻轻地放在地上。一个男子的声音开腔了，“你这匹身材匀称的小雌马，——‘腰虽然细了些，但长得妙极了。’”

“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想，转过身来面对这位戈登诗句的拙劣模仿者。我面前站着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人，诡谲地对我微笑着。他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年轻的丛林人——高大魁梧，皮肤黝黑，一张坦率而讨人喜欢的脸，栗色的胡子——尽管他身材高大，体态匀称很有派头，却并不令人望而生畏。我知道这一定是五先令洼地的哈罗德·比彻姆，因为我听人说过，他的身高为六英尺三英寸半。

我急忙捋下衣裙返身就逃，兜着的柠檬滚了一地。可是这位身材匀称的人像猫一般灵活跳到我面前，挡住了去路。

“好呵，你别想往前跨一步，好小丫头，除非你把柠檬一个个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放好，不然我肯定会向你家小姐告密。”

我忽然明白，他误将我当作女仆了。那倒怪有意思的，我决计不以实情相告，打算与他取闹一番。我估计他很高傲，但不是那种已成

为痼疾的令人讨厌的高傲。他的神志似乎告诉人：“我总能得到我所希望的一切，别人失败了，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先生，”我低声下气地说，“我已把柠檬都拾起来了，请你放我走吧。”

“行，不过你要亲我一下。”

“呵，先生，那可不行！”

“来，我又不会毒死你，来吧，我要让你亲我。”

“哎呀，小姐会看见的。”

“别怕，要是她看见，我来负责。”

“呵，不行，先生，请放我走吧，”我怕他把威胁变为现实，用真正的忧虑口吻说。他听了哈哈大笑，说：

“别怕，胆小鬼，我从来不会吻姑娘，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开戒，此外，也不愿强人所难。你才来这里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站远些，我要看看你有没有勇气，过后，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

我站在院子中间他所指定的地方。他把一根又长又重的牧鞭散开，那鞭梢很粗，鞭柄是橡胶木做的，散发着清香。他在我头顶和胳膊上方打着响鞭，但我一点也不怕，我一眼就看出他深谙丛林人的用鞭之道。我知道只要站着不动，就很安全。多亏了简·简舅舅，使我能泰然自若地面对鞭子，因为舅舅老爱用这个方法试我的胆量。

“真没有想到！你眼睛眨都不眨！好样儿的！”一会儿他说，“你家主人呢？”

“到古尔—古尔去了，很晚才能回家。”

“博希厄太太在家吗？”

“没有，不过贝尔太太在前面什么地方。”

“谢谢。”

我看着他迈着摇摇摆摆的大步 ,从从容容地走了 ,他的步履说明他长期骑马。我望着他 ,确信他已把小姑娘与柠檬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西比拉 ,快去换装。穿上你最好的衣服。我要亲自去督促做晚饭 ,我把哈罗德·比彻姆留给你照应。”

“姨妈 ,现在穿夜礼服不太早吗?”

“是太早了一点 ,可是你没有时间换两次服装。把你自己彻底打扮好了 ,你不知道舅舅和他所崇拜的人什么时候来呢。”

我在小溪里游过泳 ,因此不必洗澡了 ,不一会儿我已全身盛装礼服——蓝色的夜礼服、缎子拖鞋和其他一些装饰。我让头发披散下来 ,只用丝带扎了一下。我溜到了走廊上 ,叫了姨妈。她来了。

“我准备好了 ,姨妈 ,他人呢?”

“在客厅。”

“到客厅去叫一叫他吧 ,我可以接待到你有空为止。不过 ,姨妈 ,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到底该怎么对付他?”

“对付他!”她大笑起来 ,“他完全不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

这样我们来到了客厅 ,我朝镜子里瞧了瞧自己。姨妈去叫哈罗德·奥古斯塔斯·比彻姆 ,一个单身汉 ,占有五先令洼地、魏姆比特、西华拉旺、奎特奎塔 ,以及新南威尔士的两个牧场和昆士兰州的一大片牧场。

他进门时 ,我注意到自我们见面后 ,他已经洗过澡 ,梳理过他那硬邦邦的黑发 ,除去了帽子、马刺和鞭子——他的绑腿却不得已留下了 ,因为他的裤子是一条紧身的灰色马裤 ,清晰地显出了他匀称的下

肢的轮廓。

“哈里 这是西比拉。我可以肯定不必再作什么介绍了。对不起 ,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烧 ,很可能要焦了。”海伦姨妈匆匆离开了 ,留下我们面对面站着。

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俯视着我。我抬头看他 ,愉快地笑了起来。只有我一方感到有趣。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大人物——富有而显赫。我是一个黄毛丫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不管他的性别、身材和地位如何 ,我是局势的主宰 ,我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笑了起来。

我知道他认出了我 ,从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上泛起的暗红色 ,可以看出来 ,无疑他最懊悔叫我小雌马。他生硬地鞠了一躬 ,但我伸出了手说 :

“握一握手吧 ,见面相识的时候我总是跟我认为喜欢的人握手的。另外 ,我好像很熟悉你。想一想你给我送来的苹果 !”

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握住我的手 ,时间之长超出了礼节上的需要 ,同时无能为力地看着我。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明白 ,是他不知道如何驾驭我 ,而不是我如何驾驭他。

“梅尔文小姐 ,我以名誉担保 ,我实在不知道是你 ,当我说——”说到这里他完全不知所措了 ,结果又使我大笑起来。

“你不应当那身打扮——来骗人 ,实在太不公平。”

“那再好不过了 ,这暴露了你唐璜式的无赖性格。现在即使你再装作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人士 ,也骗不过我了。”

“我第一次跟厨房小仆胡闹 ,啊 ,那一定也是最后一次了 !”他精神十足地说 ,“我结果把自己弄得很尴尬。”

“你胡说什么呀，”我回答。“要是你再说一句，我就把它详细写下来，贴在剪贴簿上。但要是你不再为它感到烦恼，那我也就算了。你并没有说什么不中听的话。说实在，我还感到荣幸呢。”

我坐在躺椅的高的一头上，他随便地倚着钢琴。要是给外婆看到的话，她准会训斥我缺乏妇道人家的规矩。

“你舅舅今天在干什么？”他问。

“他不在干什么。昨天他上古尔—古尔参加陪审团。法庭今天闭庭，今晚他要带法官回家来，所以我穿得那么考究，”我回答。

“哎呀，因为没有人叫我参加陪审团，所以此刻我绝没有想到法庭。今晚我要在这儿过夜，不过，要是他所羡慕的人在这里吃饭，我就走。”

“那为什么？当然你不会怕福塞尔特法官吧。他是一个单纯的家伙。”

“设想一下我穿着这身服装与法官共餐！”他的视线掠过自己高大的身躯，落在他的骑装上。

“那没有关系，他是个近视眼。我会把你安排在桌子的一头，在我的庇护之下。男人们不大注意别人的服装。要是你个子不是那么大的话，舅舅或弗兰克·霍登都可以帮你忙。”

“你认为我行吗？”

“行，等我把你上上下下刷一下，你看上去会像铜分币那么整洁。”

“我自己刷过了，”他回答。

“你自己刷过了！”我问道，“你肩膀上有一大块泥迹呢。不可能指望你干什么事儿都像样，因为你是男人，而男人是世上最无用、最



笨拙的动物。他们只会抽烟骂人。”

我拿了一把衣服刷子。

“你得站在桌子上才够得着我，”他说，带着一种得意的放肆俯视着我。

“既然你那么不礼貌，那就让灰尘留着吧，”我扔掉了刷子。

晚上天气和煦，我邀请他去园子里。他把手帕扔到我胸上，说可能会感冒，但我对此不屑一顾。

我们走进了棚架，上面布满了紫藤、山茂榿和马察尼尔玫瑰。我把一朵花插在他的钮孔上。

一位旅行者在路上勒住马头下了马，把缰绳拴在花园篱笆的木栅栏上，自己进屋来要买面包。

我跳了起来，那马吓了一跳，带着缰绳连根拔起了木栅栏。我拿来一把锄头，打算修好被弄坏的地方。比彻姆先生拉住马缰绳，而我想把钉子钉进木栅栏。结果毫无效果，反把手指弄得都是乌青块。他拿过锄头，对准目标敲了几下，把木栅栏装回原地，然后笑着说：

“你也钉钉子！你什么都干不来，你不过是个姑娘。姑娘们是世界上最无能、最无用、最麻烦的小东西，她们只会折磨人。”

我只好笑笑。

这时我们听到了舅舅的声音，比彻姆把我留在前门，自己走到后门传来舅舅声音的地方去了。

“呵，姨妈，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一点也没有惹麻烦，我们很友好，就像是在一起长大的那样，”我大声说。

“你使他开口交谈了吗？”

“是的。”

“真的？”她有些惊奇。

当我回顾这件事时，我不得不承认，整个过程只是我说他听；另外，我认为他是我所看到或听到过的最少言寡语的人。

法官并没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与舅舅一起来，所以没有必要由我来庇护哈罗德·比彻姆了。外婆热情地同他打了招呼，说“哈罗德，我的孩子，”比彻姆是她的宠儿。整个晚上外婆与舅舅独霸了他。他们谈起装运羊的事，谈起不佳的前景，因为从眼下季节的气候看，从三角地、雷泉、比姆勃朗等牧场的牧草长势，以及伦敦羊毛市场的势态来看，都只能得出这种结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一头钻进书本，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对比彻姆笑笑。

比彻姆是为两头小公牛到卡特加来的，那两头牛放在外婆的牧场上增肥。第二天早晨，舅舅去帮忙，他们来到路上，我正站在园中枝藤交错的角落里，一片紫罗兰中间。这里玫瑰挨着丁香，绣线菊俯身倚在爬墙花上，两棵高大的梧桐像哨兵一样，高耸于一切花草之上。哈罗德·比彻姆下了马，倚在围栏上，跟我闲聊，把赶小公牛的事留给了舅舅一个人。舅舅骂骂咧咧，光起火来。他认为女人是社会的祸根，是导致一切男人毁灭的原因。但他总觉得比彻姆十分清醒，不会撒下手头的事，站着跟一个着短裙留辫子的麻烦小姑娘言笑。比彻姆和小姑娘，究竟谁是最大的傻瓜，他可不知道。

他的抱怨丝毫没有影响比彻姆。

“他在赞美我们两个人，”他说，悠闲地跨上他的大马，恬静地笑了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它们丝毫没有啤酒和烟草所玷污。他戴上带绿色蝇罩的巴拿马帽，骑着马走了。我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在想，是否有什么东西打破过他内心的平静。他显得庞大而宁静，愤

怒、忧虑、嫉妒或者甚至爱等等情绪 ,无法扰乱他的心境。回到家里  
我寻根究底问了问姨妈关于他的情况 :

问 :姨妈 哈罗德 · 比彻姆几岁 ?

答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岁。

问 :他有过兄弟姐妹吗 ?

答 :没有。他的出生造成了他母亲的死亡。

问 :他父亲死了多久了 ?

答 :那时哈罗德还只会在地上爬。

问 :谁抚养他的 ?

答 :他的姑妈。

问 :他平常说话比刚才多吗 ?

答 :常常比那还少。

问 :他真的很富吗 ?

答 :除非他没法度过这些糟糕的季节 ,他的财富除了泰森 ,没有  
别人可与他匹敌。

问 :五先令洼地是个美丽的地方吗 ?

答 :很美 ,是那一地区供人参观的地方。

问 :他常来卡特加吗 ?

答 :是的 ,常来串门。

问 :为什么他的头发那么黑 ,他的胡子颜色那么淡 ?

答 :你得研究一下科学来找出原因 ,我无法回答。

问 :他是不是——

“嗨 ,西比拉 ,”姨妈说着大笑起来 ,“你对我们这位皮肤黝黑的年  
轻巨人 ,产生了令人怀疑的兴趣 ,我不是同你说过 ,他送苹果来的时

候就在抓紧时机。”

“呵 ,姨妈 ,我不过问一问罢了 ,因为—— ”

“不错 ,因为 因为我很了解。因为你是个姑娘 ,任何姑娘都会立即成为哈里魅力的牺牲品。要是你不想屈服于你的命运的话 ,那你就得‘防患于未然’ ,这是我所能提供的唯一忠告。”

这是星期四 ,接着的一个星期天 ,比彻姆再次出现在卡特加 ,从下午三点一直呆到晚上九点。舅舅与霍登都不在家。天气突然又回逆到冬天 ,所以我们生起了火。哈罗德一直坐在火炉边 ,听着外婆畅谈生意 ,间或插进“是”或“不”。但同我 ,除了来时“午安 ,梅尔文小姐” ,走时“晚安 ,梅尔文小姐”外 ,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一直仔细揣摩着他。他的想法和情感如何不得而知 ,因为从未表露过。他的沉静令人可怕 ,也令人惊异。这是一种智慧的缄默 ,不是那种使伙伴扫兴、没有头脑的呆子式沉默 ,也不是那种郁郁寡欢或神情恍惚的宁静。

## 第十四章

### 主要是些信件

我最亲爱的格蒂：

1896 年 9 月 29 日，卡特加

我动笔给你写信，已不下于七次，但总是被打断，结果都没有写完。不过这一封，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要写完它。我会把打断的地方用括弧括起来。（一个旅行者向我要一朵玫瑰，我不得不立起来，摘给他一朵。）我在这儿过得很好。（另一个人问我怎么去萨明莱山峡，我刚给他指完路）外婆好极了。你简直难以相信。她总是送东西给我，无论上哪儿都带着我。阿姨是个天使。真希望你能听到琴声，这架钢琴很不错。这里有几十种报纸和书籍可以阅读。舅舅是位好伙伴。有时他动怒就会乱骂人，这很有趣。每回从镇上回来，他总带给我糖果、手套、丝带或别的东西。（来了两个印第安小贩，我出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货。上周这里来过十几个小贩。此刻我坐在一把牧场主椅子上，在回廊的一张桌子上写信，这条路沿着花园的一侧通向右边，所以我看得见每个行人。）你们那儿这个礼拜下过雨吗？这儿他们都抱怨

天旱。我希望他们能去看看古尔本，那他们就知道大旱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喧嚷呢。牧场上旱情很重，但人人都说我们房子周围的牧场是沙漠中的绿洲。你看这里有很好的灌溉设备，舅舅投入了很多人力。他们在位于房子两侧的两条小河间挖了条水道，不时把河中的水引入果园和房子周围几百英亩的牧场。那里的牧草长得跟马的鬃毛一般高。园子里种着大黄和早蔬菜。外婆说果园里的水果丰收在望。花园已成了一个完美的梦境。卡特加是世间最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很多人缠住外婆，求她让他们在草地上放牧——尤其是剪羊毛工，他们成群成群地回家去——但她不同意。她要把牧草留给自己的牲畜。舅舅得多派一个人看管草地，不然夜间他们会剪断铁丝网，把马放进来。（有一个人，从样子判断是位代理商，要求见外婆。我得跑开去找她。）这里很热闹。每天晚上房子里坐满了各种各样的代理商和过路人，一天里常常有十几个丛林流浪汉。

哈罗德·比彻姆是附近的男人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他身材高大，性格恬静，讨人喜欢。他并不漂亮，但我喜欢他的面容。（我走开了一会儿去处理两个粗鲁的流浪汉的要求，在波索姆谷因为不住在路边，你看不到他们。）看在老天面上，下次写信的时候，立刻就谈消息，不要用半封信的篇幅告诉我你的笔有多不好，你的字有多糟。我以每小时三百六十五英里的速度疾书着，从不考虑书法好不好。

姨妈、舅舅、弗兰克·霍登和我，下星期天要驾车上雅勃树教堂。它离五先令洼地四里路，离这里十六英里，是最近的一个教堂。估计上教堂会很有趣，那么一大群人回家，使得马儿们格

外活跃(一个男人要把他的马放在牧场上过夜,我得找着舅舅)。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男人出没的地方。到处是男人、男人、男人。你一走出房子就可以看到男人朝四面八方来来去去。这儿跟波索姆谷不一样,换装时得放下百叶窗。外婆与舅舅说,住在路边是一大祸害,每年都得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这里有七棵柠檬树,枝头结满了果实(又来一个小贩)。我希望你有时会想到我。我还是像以往那么丑。(一位过路人要买一条面包。)

向家里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也向你热切致意。

你亲爱的姐姐 西比拉

远处一片蔚蓝,古尔本在梦幻般的山谷中,懒洋洋地昏昏欲睡,请代向它致意。

亲爱的埃弗雷德:

1896年9月29日,卡特加

谢谢你的杂志和《澳大利亚丛林小道》一书。我想此刻你已经忘掉了我们,忘掉了卡特加。太阳已落入桉树背后,蓝色的夜雾低垂在山谷之中。我猜想你已经穿上了你的“燕尾服”,准备把穿缎子服的“美丽女郎”领进去,共进丰盛的晚餐,再去看戏,然后也许去跳舞。毫无疑问,你周围喧声绕耳,灯光耀眼,十分有趣。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从路那边传来营帐的铃声,马腿链条的丁当声。从隐蔽的三角地,小溪与大河交会的地方,透过渐浓的夜色,射来营火的灯光。我看见那里已有人搭起几个帐篷,准备过夜。远远看去就像白色的斑点。

我盼望去悉尼的日子快些到来。我会领着你和海伦姨妈好好跳一跳舞。人总得打发好日子。悉尼之行一定会很有劲。每每想到这点,我就会跳起来,在回廊上跳起快步舞来。你什么都得带我去看看——贫民窟和其他。我要亲自发现很多事情的真谛。

除了山涧的神秘流淌和笑鸟夜间的啼鸣,四周万籁俱寂,人能感觉到这无边的巨大沉寂。此刻麻鹬开始了它们狂野的呻吟,从遥远的下游、黑魑魑的山脊缝隙处传来,像是被追逐的幽灵在哭泣,直使我感到——

写到这里我对自己说:“呸,我疯啦,这么给埃弗雷德·格雷写信。他会讥笑我,叫我可怜的小傻瓜。”我把写了一半的信撕碎,丢入厨房的火里,代之以一个一本正经的便条,感谢他寄来的书籍与杂志。我从来没有收到他的回音。我从他给外婆的信中知道,他很忙,为了几个重要案件去过布里斯班和墨尔本,所以他很可能没有时间来应付我了。或者他也许像大多数他那类人一样,在一起的时候,会表示一番友谊,但人一走,茶就凉了。

在卡特加时,有几件事是分配给我做的。一件是照管客厅,另一件是替舅舅找到放错地方的帽子——往往一天要放错十次。我帮助外婆算账,书写公文信件,以及应付流浪汉。在卡特加外人总不会遭到拒绝,能够得到些吃的东西。结果家里就得每年额外购买一吨面粉,近一吨糖,且不说茶、马铃薯、牛肉以及零星吃掉的肉。这里还没有把另一类过客消耗掉的食物计算在内,而这些人总能坐满一屋子,常年不断。要是他们需付食宿的话,希博厄家当然早就该发财了。



我平均每周要接待五十个流浪汉 ,而很少两次看到同一个人。这些人真多啊 !他们不怀希望 ,无家可归、毫无目的、脸皮很厚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地流浪。他们神情沮丧地寻找工作 ,结果一无所获 ,但仍不放弃努力——其中有些人久久在外流浪 ,男子汉的雄心已被磨掉 ,而他们甘心安于这种现状。

有各种体形、各种身高、各种年纪、各类状况的男人——有羞怯的孩子 ,他们处于青春萌发时期 ,从乞讨时的样子看来 ,还没有失去羞耻之心 ;有可怜的老人 ,已在死亡的边缘踟蹰 ,在生活中别无奢望 ,只求能享受啤酒与烟草 ;有强健的汉子 ,正当壮年 ,他们真心实意要求干活 ;也还有躲躲闪闪的懦夫 ,他们希望找不到工作。有病弱的、受过教育的、无知的、残废的、瞎眼的、邪恶的、诚实的、发疯的和头脑清醒的。有些职业行乞者为我祈求幸福 ;另一些人心情忧郁 ,言语不多 ,而有些人蛮横无理 ,不知感恩 ,说什么提供他们食品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是丛林流浪汉养活了牧场主——要是牧场主不垄断所有土地的话 ,流浪汉会什么都有。一些上面提到过的人——肮脏、糊涂、衣衫褴褛的家伙 ,眼睛里冒着火星 ,使人见了不免战栗 ,他们间或转动洋铁罐 ,或者紧握拳头 ,胡言乱语 ,说是要“破坏混蛋的银行”或者把现有的牧场主赶出国土 ,代之让人民落脚——这显然说明他们自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失败 ,所以看到别人的胜利 ,简直要发疯了。

为什么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里竟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问题使我担忧。我们的议员们却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并没想成为爱国者和政治家。澳大利亚能够产生不亚于任何国家的作家、演说家、金融家、歌唱家、音乐家、演员和运动员。为什么她不能抚育出儿子、男子

汉呢？这些男子汉应当有灵魂、有思想、忠实、虔诚、富有爱国心，足以起来挣脱日益套在他们头上的冷酷无情的镣铐。

在卡特加我是怀有这种傻念头的唯一一个人。哈罗德·比彻姆、舅舅、外婆、弗兰克·霍登，并没为产生流浪汉的根源而感到忧虑。他们只不过称这些人为一批好吃懒做偷偷摸摸的家伙，喂饱他们了事，别的就不再考虑了。

一次我同舅舅谈起了这个问题，纯粹是要了解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坐在回廊的一条椅子上做针线活，他头枕软垫，舒适地躺在地板上的毯子上。

“博希厄舅舅，为什么不能替流浪汉想些办法呢？”

“什么办法？”

“能不能想个办法雇用他们？”

“工作！”他突然大叫起来。“这些软弱无能的家伙最怕工作。”

“不错，但是可以制定法律帮他们一下。”

“制定一条法律，让我分割卡特加，给他们十个人一人一份，而我自己去流浪，我猜想是这样吧？”

“不，舅舅，不过今天早晨有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要求工作时态度是真诚的。”

“海伦！”舅舅咆哮起来。

“喂，怎么啦！”姨妈问，出现在门口。

“下次西比拉给流浪汉食品的时候，你要好好监视着，不然有一天她会跟着人家跑掉的。今天早晨有一个年轻人，红胡子，绿眼睛，西比拉完全爱上了他，已经威胁我要把一半卡特加送给他。”

“舅舅，你怎么说出这么讨厌的话来！你自己应该感到惭愧，”我大叫道。

“好吧，我会当心的，”海伦姨妈说完便走开了。

“一方面由于该死的苍蝇和流浪汉，一方面由于一个名叫西比拉的讨厌的东西，一个男人的生命成了一钱不值，”舅舅说。

我们陷入了沉默，但这沉默立刻又被打破了，一张污秽的、长着红胡子的脸探过园子门，随即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东家，给点烟叶好吗？”

“我不是东家。”舅舅说，装出一脸凶相。

“那么谁是东家呢？”那人问。

舅舅用大拇指指了指我，再次平躺在地板上，仿佛非常困倦似的，而且开始打起鼾来。流浪汉笑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带他到后屋，从专门为流浪汉准备的小桶里拿了一些面粉、牛肉和一点儿烟草给他。这位流浪汉谢绝了我给他喝的牛奶，说了声“再见，小姐，上帝保佑你讨人喜爱的脸蛋”，便继续他那无休止的流浪。

我目送他远去。他是我的兄弟——南十字星座<sup>①</sup>下上帝的一个孩子。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随便提到的上帝吗？我表示怀疑。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卡特加，这些不现实的想法难得扰乱我的心境。生活那么愉快，我为自己还年轻感到满意——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健康、幸福、年轻、满怀希望——一个毫不顾及未来的、无所谓的家伙。

---

① 南半球的许多国家把南十字星座绘在他们的国旗上，如澳大利亚、新西兰。

## 第十五章

### 当一颗心充满活力的时候

我第一次碰到哈罗德·比彻姆以后的一两个星期，海伦姨妈让我读一封信，信是两位比彻姆小姐中年长的一位写的，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海伦：

这是一封求助的信，我同时还要写一封给你母亲，我求她让外孙女来同我住几个星期，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你使用你的影响。最近萨拉身体不好，准备上墨尔本换换环境。她走掉后我会很寂寞，所以哈罗德坚持找个人做伴——你知道这孩子多体贴呀！我不想求你把你们的那个小姑娘让给我，有她在一定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本可以让本森小姐与我同住，但哈罗德不同意。他说她手脚太慢，会弄得我们两人都郁郁不欢的。不过他说你那位小外甥女会给我们带来生气。那天朱利叶斯告诉我，他舍不得那姑娘，因为他使整个老房子（他常这么称卡特加）热闹非凡。这姑娘是露西的孩子。所以我盼着与她见面。替我

向她致意……

又及：“星期三下午哈罗德上你们那儿来接西比拉。我希望你能放她同我待一会儿。”

“啊，姨妈，这多好！”我大声嚷着。“你在笑什么呀？”

“你想哈里要你替谁做伴？有个老姑妈作挡箭牌倒是不错，是不是？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你爱怎么使用，我都是允许的。”

我假装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外婆同意了比彻姆小姐的请求。我还没等这天到，就收拾好了一只箱子，里面放了些可爱的新衣服。我愉快地盼着去五先令洼地这一天。

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敲过了；到了两点钟，我开始担心不会有人来接我了，第十八次把头探出窗口。这时，我看到哈罗德·比彻姆直而不尖的鼻子一掠而过。外婆在回廊上张罗午茶，我不想喝，并趁来人在用茶时把一切准备停当。

我们坐着一辆红色马车，飞也似的登上行程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我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拉车的是一匹纯种美国马，在悉尼赛场上得过奖，这时套上了全副马具。我们简直呼啸而去，神气极了！在旋转的车轮和飞驰的马蹄后面，沙石四溅，尘土飞扬。我们左侧围栏的桩子像着了魔似的急急后退。过了一会儿，比彻姆先生让我驾车，他坐在旁边，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接过缰绳。

这时夕阳西沉——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最壮丽的时刻——我们驶近了白色的大门，这扇门通往去五先令洼地牧场主宅的大路——啊，

美丽而广阔的五先令洼地！后面崛起的是蓝色的小山，朦朦胧胧，前面伸展着壮阔而富饶的洼地，雅朗冈河穿过它中间，夕阳下波光粼粼，仿佛一条银色的蛇，在长满灌木的河岸之间蜿蜒着。占地六英亩的花园，香气四溢，沁人心脾。微风摇曳着房子间的树木，吹过沿房子南边倾斜而下的大果园。在渐渐淡却的阳光中，三十个铁皮房顶，闪烁着光芒，看上去像是一个小镇。车轮声激起许多狗的吠叫，啊，多么美丽，多么美丽的五先令洼地呀！

大门敞开的时候，仿佛有一百只狗蹿出来向我们致意，但我最后只发现了二十三条。

两个女人出来迎接我们——一位近六英尺高，另一位是个小不点儿，仿佛只有十八英寸。当然，实际上比这要高些。

“古茜姑妈，我们把她接来了。”哈罗德说着，跳下马车，手握缰绳，吻了一下个子高些的女人。那位小个子挨近他的腿说，“让我坐一下车。”

“喂，负鼠，为什么没有把老斯班克放出来？我没有在狗群中看到它呢，”说完，我的主人抱起那小东西，坐进马车，驶了起来，满足了她的愿望。这时，比彻姆小姐拥抱了我，她的侄子则把我从地上举了起来。随后我随比彻姆小姐踏上一个沥青网球场，穿过宽阔的园子，过了一条大回廊，来到一幢伸展得很开的大平房，房子里灯光闪烁。

“真高兴，你来了，亲爱的，到灯光下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希望你像你母亲。”

这情景使我很狼狈。我明白她会发现我长得很丑，一点也不像我漂亮的母亲。我喃喃地诅咒着自己的外表。

“你的名字叫西比拉，”比彻姆小姐继续说道，“西比拉·佩内洛

普。你妈妈过去和我很亲热 ,但不知为什么现在不给我写信了。打从她结婚以后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起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就觉得稀奇 ,五个儿子 ,三个姑娘是不是 ?”

比彻姆小姐领我走过一个大厅 ,来到一条长长的过道 ,两旁有很多扇卧室的门 ,我进了其中的一扇。

“我希望你在这儿住得舒舒服服 ,孩子。这里吃饭时不必穿得一本正经 ,除了某些特殊场合 ,我们从来就如此。”

“在卡特加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回答。

“好吧 ,孩子 ,你脱掉帽子让我来瞧瞧。”

“啊 ,请别瞧 !”我失声大叫起来 ,用手把脸捂住。“我丑得可怕 ,我忍受不了别人看我。”

“多傻的小丫头 !你虽然不像你母亲 ,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一般。哈罗德说 ,他看到过的姑娘中 ,就数你最好。还说你唱得很好。上个礼拜他去悉尼买回一个钢琴调节器 ,我们盼你夜夜用音乐款待我们呢 !”

我听说过 ,在五先令洼地 ,凡是哈罗德说好的东西 ,没有人敢否定。

我们径直向餐室走去 ,还没待多久 ,哈罗德就进来了 ,肩上坐着一个女孩。比彻姆小姐告诉我 ,她叫明尼·本森 ,是毗邻的魏姆比特农场一个监工的女儿。比彻姆小姐认为 ,选择一个小男孩当玩物对她的侄子来说更为恰当些 ,可是比彻姆在感情上却觉得 ,小男孩是发明来折磨成人的机器。

“嗨 ,奥多兰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哈罗德问 ,把这活的小玩物放在地板上。

“小鸭儿们喜欢的好天气<sup>①</sup>,”她立即回答。

“哈罗德,你真可耻,把这种讨厌的俚语教给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你也许得给她起一个得体的爱称。”

“奥多兰,这是梅尔文小姐,你得像待我一样待她。”

这小东西向我伸出手来,我把她抱了起来,她搂住我,吻了我一下说:

“我爱你,我爱你,”说完转向比彻姆,“够了吗?”

“行了,好了,”他答道。小女孩挣扎着要求放下来。

这时,进来三个牧羊徒工,一个监工和另外两个年轻人,被一一介绍给我,随后我们开始了晚餐。

奥多兰坐在比彻姆先生旁边的一条高凳上,由比彻姆照料着她。她学着比彻姆的样,比彻姆干什么,她也干什么,甚至还吃起芥末来,并且勇敢地把泪水嚥住,尽管那泪水已涌到了洋娃娃般的蓝眼睛边上。有趣的是,比彻姆先生抹胡子的时候,她也象征性地抹了抹。

饭后,牧羊徒工和另外三个男人进了后屋的起居室。这间房子是专为他们而准备的,他们爱在里面怎么娱乐就怎么娱乐。我的男女主人、我自己和那小女孩在餐室隔壁的小起居室,度过了这个夜晚。比彻姆小姐同我聊起天来,并拿出家庭照相簿给我看,而哈罗德则完全以逗孩子自娱。

在比彻姆先生和小女孩走开的一会儿,比彻姆小姐告诉我,他那么逗孩子玩实在可笑,一半以上的时间一直带着她。比彻姆小姐问我对她的侄子有何看法,我回避了她的问题,反过来问她,比彻姆先

---

<sup>①</sup> 英俚,即雨天。



生是否总是那么文静、那么和颜悦色。

“啊,亲爱的,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认为他的脾气特别糟糕,不是那种暴跳如雷的坏脾气,不过——”

这当儿,这个坏脾气的人重又进门了,我们的谈话戛然而止。

哈罗德让奥多兰骑在背上,自己用四肢在地上爬着,奥多兰带着孩子的欢快叫唤着。最后她蜷缩在比彻姆先生的胸脯上睡着了。

本森太太要小奥多兰回去,第二天哈罗德把她送回家。他邀请我做伴,于是我们坐着马车出发了,让奥多兰坐在我膝头。往返魏姆比特共十二英里,一路十分愉快。奥多兰与比彻姆先生告别时很难过,但比彻姆先生答应不久去看她。

“对我来说,一次一个小姑娘已够我忙乎的了,”他带着那种迷人的风度对我说,他的风度和他的财富,有意无意地使女人的心成为他的俘虏。

## 第十六章

### 当命运之神微笑的时候

“嗨 ,哈罗德 ,你已经强迫西比拉来了 ,可不能让她度日如年呢 ,”  
比彻姆小姐说。

这是我到五先令洼地的第二天。吃罢午饭 ,我们来到回廊上。  
比彻姆小姐在她的工作台旁忙碌着。我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垫子上看  
书。哈罗德躺在一把牧场主椅子上 ,与我相隔一段距离。他那棕色  
的大手挽着枕在头下 ,下巴靠在宽阔的胸脯上 ,双眼闭着。他时而微  
微翘起下巴 ,向上喷出一股气来 ,驱赶掉脸上的苍蝇。他看上去十分  
惬意 ,懒懒地回答着姑妈的问话。

“不错 ,姑妈 ,我会尽力的 ,”然后对我说 ,“梅尔文小姐 ,你在此逗  
留期间 ,请你记住 ,为你的欢乐尽心竭力 ,将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请随便吩咐。”

“谢谢你 ,比彻姆先生 ,我一定接受你的提议。”

“你们两个孩子真荒唐 ,相互这么一本正经地称呼 ,”比彻姆小姐  
说。“哎呀 ,按照两家之间过去的友情 ,你们差不多是表兄妹关系。

你得叫我姑妈。”

从这以后 ,凡是比彻姆小姐在旁边的時候 ,我和比彻姆先生互不称呼 ,而在其他场合则仍旧坚持一本正经的称呼。

哈罗德看上去舒适懒散 ,我倒想要试他一试 ,看看他的许诺究竟有几分真意。

“我很想到河上去划船 ,你能满足我吗 ?”我说。

“看看温度计吧 !”奥古斯塔小姐大叫道。“孩子 ,等天气凉下来再去吧。”

“啊 ,我就喜欢热天 !”我回答。“我敢肯定 ,那也不会伤着爵爷。凭他的外表可以判断 ,他习惯于大日头。”

“不错 ,我想这不会损害我的皮肤 ,”他和和气气地说 ,用大拇指和食指擦着胡子拉碴的下巴。内陆地区的丛林汉定期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刮胡子。平日里除了参加舞会 ,一般都不刮脸。这么做的目的是避免出现乌青——他们称它为“刮过的猪猡”——城市里的男人因为天天用剃刀 ,脸就成了这个样子。丛林汉们还是喜欢留了七天的胡碴。“半小时以后我带你上河边 ,”他说着从椅子上坐了起来。“我得先把我的马华里格尔扔掉的马蹄铁钉上去 ,明天要用这匹马 ,我要立即把蹄铁上好。要是刚上好就骑的话 ,华里格尔会像往常一样一跛一跛的。”

“我替你拉风箱好吗 ?”我自告奋勇。

“啊 ,不要啦 ,谢谢。我自己可以对付。不过要是有人帮个忙当然更好。但我可以叫一个姑娘作帮手。”

“你不能找个男孩子帮忙吗 ?”他姑妈说。

“家里没有一个男孩子。今天我让他们个个上三角地牧场分离

牲口去了。他们都在马鞍袋里带了饮料罐和食品 ,到天黑才能回家。”

“让我去吧 ,”我坚持着 ,“我常常给简 · 简舅舅拉风箱 ,怪有趣的。”

我的提议被接受了 ,我们走出门去。

哈罗德把他心爱的华里格尔拉出马厩 ,牵着它来到设在空地上一个披棚里的铁匠铺子。披棚的屋顶是用桉树皮盖成的 ,上面爬满了藤蔓。他生起了火 ,把一块马蹄铁扔了进去。随后脱去衣服和帽子 ,卷起袖子 ,系上皮围裙 ,开始准备起马蹄铁来。

有时为了应急 ,简 · 简舅舅不得不自己动手上马蹄铁 ,我常常帮忙管风箱。舅舅很严厉 ,我怕他不高兴 ,所以总是把风箱拉得恰到好处。而这一回不同 ,我使劲拉着风箱杆 ,结果差一点把火吹到炉子外面去了 ,弄得哈罗德周围灰尘飞舞 ,火星四溅。这马——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喷着鼻息 ,从他主人的手腕中抽回马蹄。

“这样拉行吗 ?”我假装正经地问。

“稍微放松一点 ,”他回答。

我于是就完全放松了 ,弄得炉火几乎熄灭 ,待要使用的时候那蹄铁几乎是冷的了。

“这不行 ,”比彻姆说。

我重新使劲一拉 ,比彻姆倒退了几步。

“稳一点 ! 稳一点 !”他喊道。

“当然 ,我是怎么也没法使你满意了 ,”我回答。

“要是你不设法使我满意 ,我可要用你不喜欢的方式惩罚你了 ,”他大笑着说。不过我知道自己对他所想象的惩罚 ,是会暗暗地高

兴的。

“假使你不让我完成这工作 ,那我就叫一个帮工 ,在回家来累得不行的时候 ,借着烛光来完成。我知道你不愿让他们这样干 ,”他继续说道。

“哈 ,你就干吧 ,你不过是在作弄我 ;”我反驳说。“你还记得吧 ,你同我说过华里格尔是一头脾性极坏的牲口 ,它只让你一个人碰它 ?”

“啊 ,好吧 ,我认输了 ,而且得忍受一切后果 ,”他愉快地答道。

我虽努力使他发火 ,但并没有奏效 ,见此情景 ,我也就罢休了。我们很快上完了马蹄铁 ,随后便朝小河方向走去。比彻姆先生穿着卡其上衣 ,而我穿的是一件精致的白色晨衣 ,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我的男主人一手撑着一把白色大伞 ,替我遮挡着十月的骄阳 ,一手拎着一个篮子 ,篮里放着供消遣的饼和糖果。

我们走完了房子与河之间半英里的路程 ,坐进一条刚好能容纳两个人的小船 ,离开了河岸。我不顾哈罗德的劝告 ,俯身越过船边 ,在清澈、幽深的流水里弄水。没有多久 ,我们两人都掉进了河里。我不会游泳 ,要不是伙伴的帮忙 ,我早就完蛋了。当我浮出水面时 ,他立即抓住了我。他没有费多大力气 ,就带着衣物和我游到了岸边。我们登上岸 ,两人一副狼狈相。哈罗德的鼻子上全是泥 ,看上去很可笑。我一立足便大笑起来。

“哎呀 ,给你照张相多好 !”我说。

“我们差一点两人都淹死 ,”他神情严肃地说。

“就是有权有势也飞不起来 ,”我回答说 ,“光看你这副滑稽的样子 ,就值得落水。”我们两人都丢了帽子。

他的表情放松了。

“我相信你就是危在旦夕也会说笑呢。如果我看上去很怪的话，那你比我怪四十倍。快拼命跑回家去，洗个热水澡，喝一点烈酒，否则你会得上致命的感冒的。奥古斯塔姑妈会大发脾气，并且以后会管住你，生怕再出事。”

“致命的感冒！”我大嚷着，“只有那些文雅、漂亮、人见人爱的娇小姑娘，才会因为这种小毛病就死掉。像我这样的小姑娘总是要活到九十光景，好折磨自己，也好折磨别人。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回家去，你姑妈看不到我。没有人比我更机灵。”

“你要中暑的！”他失望地说。

“当心，别让儿女情长搞得昏头昏脑，”我莽撞地说，回头就跑，因为我突然间明白，我的衣服又薄又湿，使我的体形显得过于清楚，有些不得体了。

我迂回到卧室，没有被人发现。没有多久，我换好了衣服，把湿衣服晾了出去，来到回廊上。奥古斯塔小姐仍然忙着她的针线活。我捡起留在垫子上的书，在她旁边的吊床上躺下，开始看起来。

“你在河里没有玩多久，”她说。“你洗过头了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样子。那么大一团头发，得一天才能干呢？”

半小时后，哈罗德来了，穿着一套厚实的花呢衣服。他显得苍白而无精打采，仿佛着了凉似的，在一条躺椅上砰的一声坐下时，身子还颤抖着。而落水对我却并无影响。

“哈罗德，你干嘛不换衣服呢？当然在这种日子里你是不会受凉的。我看见西比拉已经换了衣服，她的头发是湿的。你们出了事啦？”奥古斯塔小姐惊慌地从椅子上立起身来。

“胡扯！”哈罗德大叫，用的是不容多问的口气，于是这件事就没有再提起了。

她马上离开了回廊，我乘机说：“比彻姆先生，倒是你自己需要洗个热水澡，喝点儿烈酒了。”

“是的，我想我需要喝点儿好烈酒。我有些着凉了。我浮出水面而没有见到你时吓了一跳。我担心小船翻身时可能已把你打昏，这样很可能我还没找到你你已经淹死了。”

“是呀，我要是淹死的话，对整个世界是一大损失，”我讥讽地说。

那天晚上有几位牧羊徒工，一个邻近牧场的场主和一个骑自行车旅行者来到五先令洼地，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宽敞而豪华的客厅灯火通明。漂亮的伊拉德牌大钢琴奏出了音乐，时而雄壮嘹亮，时而低沉肃穆，时而又活泼欢快。我很高兴地发现，哈罗德·比彻姆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天才的小提琴家，他用清晰有力、训练有素的男高音歌唱，歌声穿透了夜空。有多少次我又忆起了那些夜晚呀！那大房间里豪华的陈设、高级的钢琴以及那灯光、欢乐、从东方吹来的微风，微风中充溢着无数花朵的醉人芳香；那高大完美的身材，用一双大师的手握着提琴，奏出了与我在音乐家乌黑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同样的语言；上空和周围是澳大利亚夏夜柔软的暖流。

啊，健康与财富、幸福与青春、欢乐与光明、生活与爱情呀！世界是一个多么暖人心扉的地方！当命运之神微笑的时候，世界充满着乐、善、美呀！当命运之神微笑的时候！

在那些日子里命运之神真的微笑了，笑得多么欢！我们相互捉弄着闹着玩儿，有着无忧无虑的乐趣。一天夜里我准备睡觉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我在近床头的地方看见了一条巨蜥。我叫哈罗德把它

赶出去 ,但这时才发现这条巨蜥是绑在床柱子上的 ,结果以损害我而博得了笑声。究竟是谁干的 ,我始终没有发现 ,但我怀疑是哈罗德。为了回敬他的玩笑 ,我把房子里可以移动的钟——共二十个——都收集起来 ,放在他卧室的桌子上。大多数是作为一般用途的沃特伯里牌钟 ,我把闹的时间分别岔开。我题写了一块牌子 ,上书“疯人病医院” ,并把牌子挂在哈罗德的门上。第二天清晨三点 ,我被放在我门外一齐开闹的十五只闹钟所惊醒。一两个小时后 ,我出门时只看见门上挂着一个布告 :“此路通动物园”。

那时正是五先令洼地男人们的忙季。火车满载剪羊毛的设备到来 ,因为一年中最大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再过一个星期 ,成千只羊的叫声、柏油和羊毛的气味将从五先令洼地附近直冲天际。我盼着剪羊毛时节的到来。卡特加从来没有这样的日子。舅舅养的羊不多 ,而且总是让羊蓄着长长的毛被卖掉 ,而剪过后又重新把它们买回来。

白天我骚扰哈罗德的机会不多。他和他的下属整天不在 ,忙着分离和选拣牲口 ,要不就与羊群泡在一起。不过我常常在傍晚去迎接他们回来 ,奥古斯塔小姐有时也这样。这非常有趣。那些狗乱叫乱跳 ,男人们很脏 ,浑身是尘灰 ,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羊膻气。他们在火燎般的烈日下工作了一整天 ,但在洗了澡换了装后 ,并没有倦得失了玩的兴致或者晚上无心跳舞。我们都有好马 ,它们跳呀蹦呀 ,越过横亘在路上的每一根木头。玩笑、妙语、废话从我们舌尖上奔涌而出。我们不为成千上万的同胞担忧——他们在城市贫民窟中贫病交迫。我们自私 ,我们不在乎 ,我们快乐 ,我们年轻。

哈罗德·比彻姆是一位很称职的主人。任何人只要有一丝享受



的才能就会以宾客的身份过得十分愉快。他的好客是以沉静而朴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的监工、牧羊徒工和其他被雇用的人都允许有在家活动的自由,他们可以邀请任何自己高兴邀请的人来五先令洼地。谈论一个好主人固然不错,但要是我拥有哈罗德·比彻姆的先进设备,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女主人的。有了广阔的牧场,充足的房间,有网球场,有乐器,有一条供钓鱼、游泳、划船的河,有各种马、车、果园、花园、枪和充足的火药,是很容易尽好地主之谊的。

我在五先令洼地才过了一个星期,朱利叶斯舅舅就来带我回去了,所以我没有见到剪羊毛的场面。舅舅认为没有我在家,卡特加就显得枯燥乏味,因此当天我就得跟他回去。比彻姆先生和比彻姆小姐都来劝说,难道就舍不得让我再住两周吗?没有我,五先令洼地就会变得冷冷清清。

舅舅随即自告奋勇要把本森小姐从魏姆比特弄来作为替代物。哈罗德谢绝了他的帮助。

“年轻人的诡计是透明的,”舅舅和奥古斯塔小姐对我们意味深长地笑笑说。我假装木然不知。但哈罗德微微一笑,仿佛这种暗示不仅被他所理解,而且使他感到愉快。

舅舅毫不退让,因此我只得回家去。外婆和姨妈说因我不在而感到寂寞,我听了很高兴。

作为一个知己,海伦姨妈是十全十美的,她老练机智而富有同情心,我那种傻乎乎的唠叨,肯定常常使她感到厌倦,但她总是显得兴致勃勃。

我把在比彻姆家作客的详细经过告诉她。我和哈罗德如何在钢琴上弹出震耳欲聋的二重奏;他如何坚持要同我跳舞,而他又高又

大 ,我却这么小 ,这就像拉长身子往草堆上靠 ,实在累人。我生动地描述了奥古斯塔小姐与一个监工——两人都很倔强——关于宗教和很多其他问题的争议 ,我还谈到一个牧羊徒工如何没完没了地唠叨起老家的有财有势的亲戚 ;另一个徒工喋喋不休地谈起踢马刺、马鞭、马和运动 ,而第三个叫作齐·阿切尔的则跟我谈文学和低劣的文学作品。

“哈罗德一直在干什么呢 ?”姨妈问 :“他说了些什么呀 ?”

哈罗德始终在家 ,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回忆不起来了。像大多数人偶尔会遇到的那样 ,我记不起他是否滔滔不绝地谈论过某一个话题或一件事情的起因。

## 第十七章

### 青春之歌

一位受政府雇用的邮件承包人 ,每星期一路过卡特加 ,照例履行他的投递职责 ,扔下博希厄家的邮件 ,然后再继续赶路。星期四我们也能拿到邮件 ,但一半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魏姆比特牧场上有一个叫狗陷阱的地方 ,坐落在离卡特加十英里的大路上。那里的一位选地农购置了一辆带篷车子 ,每星期四开着它往返于古尔—古尔 ,把蔬菜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市场。要是别人求他 ,他也带客和行李 ,卡特加和五先令洼地的东西够他捎带的。他还为这两地和两三个其他地方捎邮件。我的职责 ,或者不如说特权 ,是星期四下午骑马去那里取信 ,肩上挎着一个皮袋子 ,一路奔驰真叫人痛快。天气晴朗 ,气温很高。我总是尽情享受这种短途游览。有一两回弗兰克·霍登与我同往——不是外祖母和我要他陪同 ,而是他自己要这么做。可是我故意弄得他很不高兴 ,以至于他觉得吃力不讨好 ,最后只好作罢。

哈罗德·比彻姆雇着一个流鼻涕的昆士兰州黑人小男孩 ,干些

擦皮靴之类的杂工。狗陷阱的邮件是由他来取的。但自从我驾车去取邮件后，哈罗德便按时亲自出马了。在回程中我们有两英里同路，但他总是伴着我，直到看得见我家为止。有些天我们还赛起马来，弄得马儿口吐白沫。而有一两回我的马情况很严重，我们只好跳下马。哈罗德给马卸了鞍，用他的鞍马布把马身上的汗擦去，抹掉骑过了头的痕迹，免得简·简舅舅和我过不去。其他时候我们慢悠悠地闲蹓着。我们分手时，落日的余晖在高高的桉树的白色躯干间向我们微笑，笑鸟模拟晚安的叫声，在四下回荡，数十只野鸭子急速飞向巢穴。我经过小溪与小河间的三角地带，离家约摸半英里时，耳边传来了拴马腿链条悦人的叮当声，马铃声和十几堆营火的噼啪声。利佛里那平原的剪羊毛活已告结束，男人们都已上路回家。日复一日，几十个人踏上长长的白色道路，朝着东南面蓝色峰峦那头的蒙那罗和凉爽的乡下走去。在那里剪羊毛活将要开始。我到卡特加那会儿，他们最后一批人正骑着蹩脚的马“出山”，而现在他们又骑着马返回——有些马已换成长得溜圆的纯种马，口袋里装着几个星期的辛苦劳动所得。无论来去，他们都到卡特加宿营。从蒙那罗到利佛里那，就数这里的宿营地最好。这是一个水源充足的隐蔽角落，土地肥沃，随时都有牧草。所以这里难得见到没有营火的时候。空果酱听、酒瓶、袋子的碎片、纸头、帐篷桩子和空鱼听，准可以装上一大车。

我每逢星期四上狗陷阱取邮件，其余日子都有愉快的工作和健康的娱乐。河边蓝色的番泻树花已被白色的茶花所代替。外婆、舅舅和姨妈为了使我高兴，让房子里住满了来玩的姑娘。晌午，气温升高了，我们到两英里外的小河里去游泳。有些从邻近牧场来的姑娘带了马鞍，但从镇上来的得由我们提供，造成了女鞍的不足，弄得我

只好用男鞍。不过想起闹闹嚷嚷的奔驰,想起马上就能下河游泳,我对此并不在乎。海伦姨妈总是陪着一起去,好管住我们。但只有她一个人穿游泳衣,其余的人飞快地脱去衣服,跳进舒适的河水里,匆忙之中弄得纽扣满地乱滚。随后便是相互取闹,就是健康女孩子在高兴时玩的那一套:打水战呀,追逐嬉戏呀,大笑,大叫,大闹。往往我们还没玩够,海伦姨妈就叫我们上车回家。我们会拖拖拉拉,再耽上一会儿,随后便争先恐后地穿衣服,骑马,湿淋淋的头发往毛巾上滴着水。我们兴高采烈地驰回家去,十二双飞起的马蹄,在坚硬而尘灰扑面的路上,响起了庄严的嘚嘚声。外婆立下一个规矩:谁回家晚了,谁就得自己卸马鞍,不准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去打扰正在用饭的工人。我们一般都晚到,所以往往有一场激烈的比赛,看谁第一个赶到饭桌旁。十二匹热气腾腾的马不拘形式地牵了出去;十二个马鞍和辔头随地乱丢,而骑手们则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出现在餐室,声明他们已经饿慌了。

卡特加的人都热衷于钓鱼。这是他们的爱好,是一家人都喜欢的娱乐。下午,他们从水道中掘了一满罐小虫,准备好渔具,给马套上鞍,然后外婆、舅舅、姨妈、弗兰克·霍登、我自己以及碰巧来访的任何人,向三里地外的鱼潭驰去。我讨厌钓鱼。啊!把一只小虫活活地串上钩子,把鱼从钩子上取下来,多可恶的残暴行为!舅舅不允许河边有人闲着。人人都得拿一根钓竿和渔线。我因为沉浸于愉快的遐想,总是忘了看软木塞浮标,直到钓竿在我手中抖动起来才把它往上提——太晚了!鱼儿已经逃之夭夭。舅舅会教训我,说我只像只寒鸦,一动都不动。于是下一次我就眼睛一眨不眨盯住软木塞,浮标一往下沉我就拉起钓竿——啊,太快了!鱼又逃了,我又得丢脸。这

番经历之后,我想出了个好办法,凡是看样子有鱼要上钩时,我就对弗兰克·霍登客气些,这样他会同时管住自己的钓竿和我的钓竿。而我呢,就拿起偷偷带着的书来。这鱼潭是一个灌木丛生的角落,虽然离大路只有两百码,过路人却看不到我们和我们的马匹。我躺在柔软的青苔和枯叶上,尽情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在这个理想的角落,我做着诗人之梦。在底部呈粉红色、顶部呈灰色的青苔覆盖的岩石中间,那潺潺的河水、灌木的清香、金色的斜阳、路上偶尔响起的动听马蹄声、河中鸭嘴兽嬉戏的吧嗒声,对我来说就像一帖最甜蜜的万应灵药。

那些日子,我过得非常愉快。生活是由小事构成的。有点儿零用钱,花在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上,自然是件小事——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它给了我极大的愉快!尽管吃并不是我生活的一大目的,但能享用自己所喜爱的精美食物是件快事。并不是说我家饿着肚皮,可是大热天除了面包和牛肉别无他物,这就不免使人向往水果和冰镇精致食品了。当人想起无数的同胞只是为生活所迫每天出卖着灵魂时,我想,我们——这些不负责任的人——应当感谢上帝,还能勉强度日,嘴里还有一片面包,背上还有一块破布。我不知感恩。我为俗话所说的“离题”而觉得内疚——对,我正出发去狗陷阱取邮件。哈罗德·比彻姆每星期四都送我回家,即使剪羊毛活全面铺开,他必定忙得不可开交时,也是如此。他从未对我吐露过一个“爱”字——即年轻的异性常常要毫无意义地对付的软绵绵的废话。他为了陪我回家费了那么大劲,浪费那么多时间,只是出于显示他的绅士派头呢还是别有用意,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很想解开它,决定不骑马,而是驾车去狗陷阱,看看他会说些什么。

外婆同意这个打算。当然要是我觉得自己不会驾车的话 ,可以只试一次。不过这些马已轮休很久 ,都非常活跃 ,所以外婆说我得带弗兰克一起去 ,要不然准会把脖子摔断。

我坚决反对同弗兰克一起去 ,他会把事情全部搞糟。但与外婆争论 ,向她说明我见马不慌是毫无用处的。她说 ,我可以带上弗兰克驾轻便马车 ,或是独个儿骑马去 ,要不干脆待在家里不去。我喜欢驾车去。结果他们把几匹肥马套在轻便马车上 ,并千叮万嘱 ,“一路小心”、“别忘了邮包”等等 ,才最后让我们出门。弗兰克·霍登的出现把一切都搞糟了 ,我决心马上把他甩掉。

在离家四英里的地方 ,我们要通过一道门。弗兰克·霍登跳下车去开门。我驾车通过 ,并乘弗兰克推车之机 ,挥鞭打了一下马 ,那些马便全速向前。他跟在车后大叫大嚷 ,可是在辘辘马车声中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匹马开始踢腿 ,使弗兰克没有时间再胡闹了。我驾车疾驰 ,很快使这位可爱的牧羊徒工成为远处的一个黑点了。路上扬起了厚厚的尘雾 ,旋转的车轮下沙石飞溅。空气中回荡着无数知了的叫声——“呀无知 ! 呀无知 !”白色的道路在耀眼的太阳光线下闪烁。我有些陶醉了 ,想起我要弄弗兰克·霍登的办法 ,不禁暗暗发笑。这个玩笑开得很好 ,就是因为这而被外婆大发两回脾气也值得。

没有过多久我便到了狗陷阱住宅 ,拴在花园的“六英尺”木栅栏上的是哈罗德·比彻姆的爱马 ,又大又黑作为坐骑的华里格尔。这性子暴烈的畜生转过漂亮的头来 ,露出额上的白点 ,在我走近时还喷着鼻息。马主人出现在回廊上 ,举起他那柔软的巴拿马帽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 ! 你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

“我是一个人来的。请你告诉巴特勒太太 ,马上把外婆的包裹和邮件拿出来 ,我不敢耽搁 ,时候不早了。”

他走开了 ,去落实我的请求。不到一分钟 ,又再次露面了。

“比彻姆先生 ,请你检查一下巴尼的挽具。一定是什么东西伤着它了 ,它一路都在踢腿呢。”

比彻姆先生检查了挽具 ,看到那匹马因为奔跑而喘着粗气 ,身上滴着汗水 ,说 :

“看起来你好像让巴尼没命儿似的在跑 ,但它根本没有被什么东西所激怒。要是显得趾高气扬的话 ,那是因为非常活跃的缘故 ,所以你驾起车来不安全。朱利叶斯怎么会让你一个人上这儿来呢 ?”

“我不怕 ,”我回答。

“我知道你不怕。你勇敢得很 ,两头野象都能对付 ,这我明白。不过你得记住 ,你坐在车上没有比麻雀大多少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驾车回去的。”

“你没法阻止我。”

“我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我有。”

“你没有。”

“我就是有。”

“什么办法 ?”

“我同你一起走 ,”他说。

“我不要你一起走。”

“我要一起走。”



“我不要。”

“我就是耍。”

“我不——耍。”

“我要。”

“我不要 ,我不——耍——你一起走。”

“一两分钟后我们等着瞧吧 ,看我做不做得得到 ,”他有趣地说。

“可是 ,比彻姆先生 ,我反对你陪伴我 ,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另外 ,要是你同我一起回家 ,以后就不允许我再单独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很不愉快的。”

这时巴特勒太太拿了邮件和一些包裹出来了 ,哈罗德把它们放进马车。

“你们还是进来喝口水再走吧 ,水开了呢 ,我已把你们两人用茶的桌子安排好了。”

“不喝啦 ,巴特勒太太 ,谢谢你。时候已经不早 ,今天我不可能再逗留了。我得赶快离开。再见 ,午安 ,比彻姆先生。”

我灵巧地将马车掉过头来 ,正要飞驰而去 ,但哈罗德已经一声不吭地站在马头前 ,一把抓住了马缰绳。他勒住栅栏旁自己马的辔头 ,刹那间把它拴在巴尼的旁边 ,随后轻声跳进马车 ,把我从车夫座上拉开 ,仿佛我只是一个婴孩。他默默地握住缰绳和马鞭 ,抬了抬帽子 ,向会意地微笑着的巴特勒太太致意 ,驾着车出发了。

我对他的行动十分满意 ,要是他向我屈服的话 ,我会把他看作呆子而瞧不起他。可是我不让自己的满意流露出来 ,坐得尽量离他远些 ,而且装出生气的样子。有一段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在驯服巴尼 ,没有对我引起注意 ,但过了几分钟他便回过头来 ,露出令人恼火却又使

人感到愉快的笑容。

“我建议你将下巴放松一下 ,它那么圆、那么柔软 ,就是噉起来也不顶什么用 ,”他挑衅地说。

我想用一个眼神把他压下去 ,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你还是礼貌些好 ,因为我手头握着鞭子的柄 ,”他说。

“在我舅舅的马车里 ,我有权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行动。你是自己闯上门来的 ,应该礼貌些的是你。”

我举起遮阳伞 ,作弄哈罗德。一会儿我又把它放下来 ,使他看不见马匹。他立刻抓住我手腕 ,将伞从视线中移开 ,抓了一会儿才松手 ,说 :“嗨 ,放规矩些。”

我对他的警告嗤之以鼻。于是他的耳朵和眼睛都受到了威胁 ,弄得他只好戴起了帽子。

“我给你三分钟考虑 ,不然我要把你扔下车去 ,”他假作严肃地说。

“当然我的举止很得体 ,”我回答 ,继续胡闹着。

他勒住缰绳 ,一手抓起我 ,轻轻地把我放在地上。

“好吧 ,你就走回去吧 ,等你的举动像一个基督教徒的时候再说 ,”他说着 ,驾了车 ,以步行的速度向前。

“要是你等我答应你什么的话 ,那你得等到本世纪末。我能够走回家去。”

“阳光那么热 ,你很快就会走累的 ,而且穿着那种纸屑屑 ,不上一里路脚下就得打泡。”

他所说的纸屑屑是指一双薄底白帆布拖鞋——根本不适宜穿着它在前面又硬又热的路上走八英里。我毫不动摇地往前走着 ,不屑

去看哈罗德 ,而他已放慢速度 ,几乎是在爬行了。

“你准备上来吗 ?”他立即问。

我没有回答。过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后 ,他跳下马车 ,一把抓住我 ,把我拎回车里 ,大笑着说 :“你是个厉害的小东西 ,好在还没大到能起什么破坏作用。”

离家还有一半路时 ,巴尼一个踉跄 ,蹿断了缰绳和马带。眨眼之间 ,比彻姆先生蹿到了往前冲刺的那匹马前面 ,马具仿佛已散了一地。

“我想还是继续往前步行吧 ,”我说。

“步行 ,见鬼 !叫两匹肥胖的懒马拖着你 ?”比彻姆先生回答。

在处理小事情时 ,男人们都是笨手笨脚的。可是在适当场合 ,他们却是神通广大的动物。要是一辆马车散了架 ,他们会从很多神秘莫测的口袋里取出小刀和绳子 ,转眼之间 ,把一堆残片修复得可以使用。

在这方面 ,哈罗德跟随便哪一个有着丛林汉能耐的人一样聪明。没有多久我们便又驾车赶路了 ,依然十分高兴。

在快要看到卡特加时 ,他停了车 ,跳到地上 ,解开华里格尔 ,把马缰绳递给我说 :

“我想从这里你可以平安到家了。别生那么大气——我是担心你一个人会出事。除非你愿意 ,你不必提起我同你一起回来的 ,再见。”

“再见 ,比彻姆先生。谢谢你这么好管闲事 ,”我在临别之际又打了一枪。

“你那么忘恩负义 ,魔鬼都要被你吓跑的 ,”他回话。

“魔鬼会抓住我的，”我暗自思忖，在暮色中驶回家去。知了的叫声已经停息。数十只兔子经不起黄昏凉意的诱惑，纷纷出洞，急速越过道路，钻进蔽丛。

我真希望挽具没有坏，因为我担心他们会以此为由，今后不许我单独驾车出去。

马夫兼杂务工乔·斯洛科姆，正在大门口等我。

“西比拉小姐，我很高兴，你总算来了。小姐的情绪很好，担心你出了事。她一个劲儿跑进跑出，就像姑娘盼着她的情人一样，还说要派我去找你。不过她一看到你的马车来了，就走开吃饭去了。我会把包裹放到回廊上去的，你快去吃饭，不然要晚了。”

“乔，挽具坏掉了，我得把它捆扎好，所以我被耽搁了，”我解释说。

“挽具坏了！”他惊叫起来。“那怎么回事？缰绳和马带都断了！哎呀，这要我命了！我想这些马带不死命拉是断不了的。老爷很顶真。我相信他会把我辞掉。我昨天还看过挽具。我搞不懂怎么会那么容易弄坏。老爷会大嚷大叫，说你会因为这而送命的。”

他的这番话使情况起了变化。我知道斯洛科姆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修好挽具，舅舅说他很擅长马具术，因此在卡特加待了下来。我毫不在意地说：

“乔，要是你能立即修好挽具，那就不必去麻烦朱利叶斯舅舅了。事情已经过去，人又没有受伤，我不会再提这件事了。”

“谢谢你，小姐，”他急切地说。“我马上修好它。”

我既然已十分幸运地把这件事处理好，就不怕见到外婆了。我手捧信件，进了餐室，唧唧喳喳，很是高兴：

“外婆，我是一个多好的邮差呀！我带回来一叠信，你说的事，一件也没有忘记。”

“现在我不要听这个，”她说，撇着嘴，这告诉我事情并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能够轻易掩饰过去的。“我要知道一下你下午这种举动的理由。”

“解释什么呢，外婆，”我问。

“别装蒜了！我派霍登先生跟你一起去，你不但粗暴地侮辱了他，而且故意那么任性地不听我的话。”

朱利叶斯舅舅留心听着，而霍登用那种得意洋洋的目光瞧着我，弄得我的手指痒痒的，恨不得打他一记耳光。我转向外婆，明白而尖刻地说：

“外婆，我不是有意违背你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违背你。但我恨那件事，他的出现使我感到厌恶。所以他走出大门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结果把车驾走了，让他留在那里。他看上去完全像只寒鸦，要是你看见的话也免不了要笑的。”

“哎呀呀，你这可恶的轻佻女子，看你会有什么好结果！”外婆摇了摇头，想板起面孔，却用餐巾遮掩住了笑容。

“西比拉，你的举止并没有改进，我担心你是不可救药的了。”海伦姨妈说。

舅舅听完整件事的细节后，倒在他的躺椅上，没命似的笑个不停。

“朱利叶斯，你老是怂恿她那种男孩子般的举动，你应该感到惭愧。她不努力培养贵妇人的举止，这很使我担忧，”外婆说。

霍登先生并没有完全出气，所以饭吃了一半就站起来，跺着脚走

了出去 ,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门 ,嘴里还嘟哝着什么 ,“像男孩子一样的顽皮丫头 ,宠成这么个讨厌样子” ,“可憎的野蛮人” ,等等。

舅舅把这件事的经过说给每一个人听 ,兴冲冲地谈起在酷热和尘灰的逼迫之下 ,弗兰克·霍登居然走了四英里路。

## 第十八章

但愿我被迫倾听的多数

说教越短越好

我和海伦姨妈单独在一起时，我坦率地承认，哈罗德一直陪我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她听了并没像往日那样笑笑，而是神情非常严肃，并把我拉到她面前说：

“西比拉，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吗？你喜欢哈里·比彻姆？你想同他结婚吗？”

“海伦姨妈，看你问的！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回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爱’字。结婚！我可以肯定，他根本没有朝那方面去想过。我还不到十七岁。”

“不错，你很年轻，但是有些人的年龄是不能用岁月来估量的。看到你最近显露出一种半真半假的青春活力，我很高兴，可是你目前生活中的新鲜感一消失，你也就成熟了，因此再装出孩子气也毫无用处。哈罗德·比彻姆不爱言谈——对他来说，行动就是言语。西比拉，你能正眼看我，并且说哈罗德并没有向你表露过超越常礼的东西？”

假如海伦姨妈在一天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脸红 ,并感到内疚。可是今天却不然。那牧羊徒工前一夜说的话击中了要害。他称我为“可憎的野蛮人”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我最近生活得非常愉快 ,因此也就忽视了这一点 ,但此刻它又重返脑际 ,以加倍的辛辣刺痛着我。虽然我很想赢得伙伴们的爱 ,但我并不具有足以赢得这种爱的可爱品质。

我回敬了姨妈的目光 ,就像她盯我一样从容地盯着她 ,并且尖刻地说 :

“海伦姨妈 ,我可以老实告诉你 ,他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表露超越常礼的东西。其他男人也是如此。当然你了解男人的本性 ,因而知道一个男人爱上像我这样普通的女人是不会有危险的。想象中和歌声中的爱情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它包含了灵魂的一致 ,口味的投合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平凡的现实中 ,爱情是最低级的激情 ,被最艺术的鼻子和嘴巴所点燃。只要它具有这些特性 ,即使它的对象卑鄙、低级、愚蠢到无异于白痴也没有关系。”

“西比拉 ,西比拉 ,”姨妈哀伤地说 ,仿佛在自言自语 ,“你刚进入少女期就这么尖刻 ,这是怎么回事 ?”

“因为我苦于能观察、能思考 ,最糟糕的是能感觉 ,而且被打上了令人痛心的丑陋烙印。”我回答。

“啊 ,西比拉 ,你应该再考虑一下 ,你被什么东西激怒了 ,你要清醒一些。关于男人的爱嘛 ,你说的话 ,可能有一定道理 ,但并不是永远如此。哈里不是这种男人。我了解他的一生 ,理解他 ,有把握说他真心实意地爱着你。你直说吧 ,你打算接受他的爱吗 ?”

“打算接受他的爱 !”我重复道。“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



性。我永远不想结婚。”

“你不喜欢哈罗德吗？有一点点儿吗？想想看。”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因为很多很多原因。他年轻、善良、温顺。他是你能找到的最高大、最英俊的男子。没有人会瞧不起他，因为他身上没有卑鄙的东西。但最好的是，他很真实，我想这是一切美德的基础。”

“可是他那么高傲，”我说。

“那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可爱。我知道另一个年轻人也很高傲，但这并不能妨害我深深地爱他，”说到这里姨妈深情地对我笑了笑。“你抱怨哈罗德的东西很快就会给磨掉的——你瞧，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一直很顺利。”

“可是姨妈，我可以肯定，他认为只要他一张嘴就能得到任何一个姑娘。”

“啊，有很多姑娘可以供他选择，因为她们都喜欢他。”

“是的，就是为了他的钱，”我轻蔑地说，“不过要是他认为他一张嘴就能要到我的话，那我要让他大吃一惊。”

“西比拉，别调情，我想玩弄男人的感情是女子最不正经的行为，我们女性为此感到羞愧。”

“我不屑与任何男子调情，”我有力地回答。“玩弄男人的感情！海伦姨妈，听你说话那样子，你好像真以为男人还有感情呢。女人最多只能把他们的虚荣心挫伤几天。我讨厌这关于玩弄男人感情的说教。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早就应该摈弃了。这与女人玩弄不玩弄无关。”

“西比拉，你信口胡说。男人的缺点并不能成为你没有好德性的口实，”海伦姨妈说。

## 第十九章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九日

威尔士皇子的生日，在乡下照例以一年一度的马赛来庆祝，比赛在魏姆比特赛场举行，那儿离卡特加十四英里。

马赛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比赛之后，当晚举行仆人舞会，由一个牧场主负责。去年是由比彻姆举办的，前年是博希厄家，而今年将由雅勃树地方的詹姆斯·格兰特操办，在他的羊棚举行。我们家的两位姑娘、一个园林工和马夫乔·斯洛科姆将去参加，所有其他雇工也如此。几乎在这一地区生活的每一人——雇主和工人都参加马赛。我们也都去，而弗兰克·霍登自愿留下看家。

九点钟我们出发了。外婆和舅舅占了马车前座，海伦和我坐在后面。舅舅总爱让车子跑得飞快，他的看法是要好马，而不要驴子，不要怜惜它们，反正随时都可以补充。这天早晨他仍以往常那种速度驾车。外婆劝告说，跑得那么快，灰尘可叫人受不了。我一面拍手一面大叫：“干吧，博希厄先生！干得好，简·简舅舅！万岁！”

起先，舅舅说他很高兴看到我有着澳大利亚人的精神，后来却威

胁我 ,要是再不规矩些 ,他就要把我的鼻子拧下来。外婆说 ,我可能富有澳大利亚人的精神 ,却没有贵妇人的风度。海伦姨妈冒昧地提出一个希望 :但愿我把一切多余的精力消耗在路上 ,以便到了赛马场上举止得体些。

我们全速前进。几十条蜥蜴与巨蜥慌忙让出一条路来 ,蹿到树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过去。要是我们前面有一个人或一辆车 ,看上去只是一个小黑点 ,那么不一会儿他们便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舅舅 ,请你让我来驾车 ,”我恳求着。

“现在可不行。不能让你外婆或我坐在后座上 ,看上去像只驯服的白鸚鵡 ,而你倒反而坐在前面。你去求哈里让你驾车吧 ,我敢担保他会同意的 :他肯定会坐在单座两轮马车里 ,车上专门有一个空位。几分钟之后我们肯定会超过他。”

远处有一辆车在行驶着 ,确实是从五先令洼地来的。可是我们赶上它时 ,发现这是一辆大马车 ,而不是单座两轮马车。哈罗德坐在赶车人位置上 ,而其余的都是女乘客。他旁边的一位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装饰着褶皱、花朵和羽毛。

“让我停下车给你弄个位置好吗 ?”简·简舅舅问。

“不 ,不 ,我不要。”

五先令洼地的主人把车子让到一边 ,我们超车的时候舅舅开始取笑起他来 :

“害怕了是不是 ?那个女人帽子上的花园使你把得胜的机会全给丢了。不过没有关系 ,别惊慌 ,以后我会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下次进城我要给你买个正规的车轮 ,把它用巴尼的尾巴毛装饰起来 ,要

是这也救不了你那匹马 ,那它肯定没救了。”

未到赛场 ,巴尼就因为马蹄上钳进了一块石头而瘸了腿。我们耽误了时间 ,让五先令洼地的马车赶了上来。他们还差我们一截路时我们就勒住缰绳 ,跳下马来。

比彻姆先生的马夫跑到他的马跟前 ,而他自己则帮助一车子女人走下车来。海伦姨妈和外婆上去同他交谈 ,我和舅舅待在一起 ,舅舅正把马牵出去。不知怎地我感到很失望 ,因为我原先估计哈罗德只有一个人。最近 ,无论在哪里碰到他 ,他总是无条件地照料我 ,因此我已不知不觉把他看作完全是属于我的。而现在我却看到他这一天将属于那批女人了。没有他 ,一切就显得很乏味。

“我告诉过乔那鬼东西 ,让他在我到时务必来一下。我要他牵马去饮水 ,可是哪儿都没看到他——这个下等人 ,这个爬虫、十足的笨蛋 ,”朱利叶斯舅舅大声嚷嚷着。

“没有关系 ,舅舅 ,让他欢度节日吧 ,估计他想抓紧时间跟他的姑娘谈情说爱哩。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让马饮水。”

“当然 ,乔会求之不得。可我不能付他工钱 ,却让你牵马去喝水。我自己来干吧。”

他牵着一匹马 ,我牵着另一匹 ,朝几百码外有水的方向走去。

“你快到外婆和其他人那儿去 ,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办 ,”舅舅说 ,但我仍牵着马走着。

“你不要让一顶五基尼的帽子使你的希望完全破灭 ,”他继续说 ,眼睛里露出调皮的神色 ,“如果你能坚持到底 ,你比任何人都有希望弄到五先令洼地的主人。”

“博希厄先生 ,你这种旁敲侧击 ,我一点也不懂 ,”我生硬地说。

“我的小女人，你以为你很聪明，可是你骗不了我。你与哈里一直玩到上个月的把戏，我都看得明明白白。假如那是另外一个男人，我早就出面阻止了。”

“舅舅——”我开始解释。

“西比拉，别说谎了。爱上哈里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很自然，也完全在意料之中。他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个好小子，什么都行。他头脑清楚，心地善良，德行很好。他不吝啬，会没完没了地把小玩意儿送给你。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男人了。不要轻易退出角逐，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是我的劝告。除了脾气不好，他没有别的缺陷——至于脾气，连魔鬼也甘拜下风。”

“脾气！”我失声叫了起来。“他总是那么沉静，那么讨人喜欢。”

“不错，他很能克制自己。他这个人有铁一般的意志，这恰恰是你所需要的，因为我知道你意志薄弱。不过当心哈里·比彻姆发脾气。他会像一头发怒的雄狮，而一平息下来，却又一声不吭，活像凶神恶煞，这种脾气糟糕透顶。但他没有报复心，而且你只要肯忍让并哄他一下，他还是容易对付的。”

“舅舅，你已经谈了你的看法，现在就来听我谈谈吧。你好像认为我同比彻姆先生的关系超过了朋友之情，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即使我有可能与他结婚，我也不干。我讨厌别人以为我为了财产而嫁人。要是我不爱一个国王的话，我绝不愿屈尊俯就去嫁给他。至于要赢得一个男人的感情嘛，我瞧不起采用那种办法。我永远不想结婚。与其浪费那么多钱买礼物，张罗别的，还不如替我找个工作干干，一个终身职业，这样我就能自主。”

“的确，你是个怪丫头。你可以给我做伴，一直到有别的事儿要

做时再说 ,这个职业够你干一个时期了。”

我只好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了 ,因为我发现他并没有把我的话当真。

我离开舅舅 ,去找外婆。她已到了赛场的另一边 ,离我十足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我朝她的方向走去 ,碰上了五先令洼地的一个牧羊徒工 ,名叫乔·阿切尔 ,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喜欢文学 ,和我十分投机。我们坐在一段桉树上 ,谈论自相遇以来看过的书籍 ,彼此都感到非常愉快 ,竟完全忘了马赛 ,忘了时间 ,直至哈罗德·比彻姆的声音把我们从书本中召唤回来。

“对不起 梅尔文小姐 ,你外婆让我来找你 ,我们要吃午饭了 ,而好像只有你知道食品袋原来是怎么拾掇的。”

“你好 比彻姆先生 ,他们在什么地方吃午饭 ?”

“那边的黄杨树丛里 ,”他回答 ,指着远处一块隆起的地方。

“你玩得怎么样 ?”他问 ,目光直视着我。

“很好 ,先生 ,”我回答。

“我估计每场马赛的优胜者你都知道 ,”他说 ,带着嘲弄的目光瞧着乔·阿切尔。阿切尔满脸通红 ,一时就像一个读着违禁的情书而被抓住的女生那样坐立不安。

“比彻姆先生 ,说真的阿切尔先生和我谈得很投机 ,压根儿忘了赛马的事了。”我回答。

“你还是去看看老马博克塞吧 ,要是你不盯得紧 ,它准会踢其他的马 ,”他对自己的牧羊徒工说。

“先为女人效劳 ,”我插嘴说。“我要阿切尔先生带我找外婆去 ,然后再来照管老马博克塞。”

“我来陪你，”比彻姆说。

“谢谢，不过我已经请求阿切尔先生了。”

“对不起，要是那样的话，我去照看博克塞，让乔按你的请求去做。”

他抬了抬帽子迅步走开了，他平日那可爱的脸上，泛起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哎呀，我可要倒霉了，”我的这位陪客突然叫道。“我们主人不会无缘无故露出那种表情的，你听我的告诫吧，他真恨不得抓住我脖子，把我一脚从这儿踢到雅勃树呢。”

“看你胡说！”

“那是事实。他不愿意我不立刻按他的吩咐去办。对不听话的人，他有一句厉害的口头禅：‘要么立刻服从，要么卷铺盖跑路’。”

“你违背了命令，根子全在于我，谅他有足够的理智看到这一点。”我回答。

“糟就糟在这里，如果是别的女人，他是不会在乎的。但谁要是霸住你不放，他就会发疯。不知道你是怎么对付他的，有时候他的脾气可大啦。”

“阿切尔先生，你太放肆了！不过撇开这玩笑不谈，你说比彻姆先生真的脾气很坏吗？”

“说他脾气坏还是把话说轻了。你要是看见他那天跟老本森引起的一场风波就好了。他真的干上了。”

我老是听人谈起哈罗德·比彻姆的脾气，也很想亲眼见一见。即使在令人难堪的情况下，他也总是冷静沉着，性情温和，因此我担心他没有激情，很希望故意惹他发火。

外婆一见到我就说：“西比拉，你这姑娘真讨人嫌，我不知道这些菜篮是你装的。我们要吃中饭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奥古斯塔小姐给了我一个热情的吻，向我致意，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妹妹萨拉，她也拥抱了我。我与几个女士和先生寒暄了一番，跟熟人打了招呼，这才认真地开始把食品摆出来——五先令洼地那批人已经把他们的摆好了。不用说，我们合在一起吃饭。我刚摆弄完毕，比彻姆先生和二位年轻女士来了。一位是浅黑色的小个子，一脸聪明相；另一位高挑个子，白皙皮肤，她那精心整饰的帽子使我认出来，她就是早晨坐在比彻姆家马车赶车人座位上的那个女人。

乔·阿切尔小声告诉我，她是布兰奇·德里克小姐，来自墨尔本，被认为是该城的美人之一。

这使我急于要仔细瞧瞧她，可惜我没有机会。我忙不迭地招待着这一群人，失去了介绍与她相识的荣幸。而我空下来时，她偏又远远地坐在一段木头上，而且哈罗德·比彻姆撑着一把精致的太阳伞，虔诚地遮挡着她。那天下午，她与哈罗德·比彻姆走开了，而我收拾了盛宴的残肴后，与乔·阿切尔同行。他告诉我德里克小姐三天前到了五先令洼地，并且坚定不移地挑逗着他的主人。

“她真的很漂亮吗？”我问。

“啊，是的！”他回答。“可她是那种高傲的美人，对一个年收入低于六七千英镑的家伙，连招呼都不屑于打一个。”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马赛不感兴趣。每一匹奔跑着的马，我差不多都知道，其中有几匹是舅舅的，虽然他自己从不参加马赛，但养着几匹快马，在这场合把它们借给别人。

比马赛使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远处散步的那一对。他们很适宜作



艺术家的模特儿。一位是又高又大 ,无拘无束的丛林人身材 ,一副从容不迫的绅士派头 ,那套职业骑手的服装更显出了他魁梧的体魄 ;另一位同样也是高挑身材 ,却是一位端庄的城市美人 ,她那自信而时髦的装束 ,显出她已与少女时代无缘 ,已经成了一朵盛开的玫瑰——说真的 ,在体形上他们是多好的一对呀 !

随后我想到自己可怜的五英尺一英寸之躯 ,它无美可言。我看了看身旁的这位男人 ,小个子 ,圆肩膀。我们都是贫困的产物 ,都无法自立。我们与另一对人所形成的对比使我大为震动 ,我苦笑了一下。

我对我的同伴说了声“请原谅” ,便走掉了。我同意几个孩子的请求 ,去寻找花朵和树胶。我们走开了好长一会儿 ,返回时小家伙们跳跳蹦蹦地跑到前面去了 ,把我一个人扔了下来。哈罗德·比彻姆上前来迎我 ,看上去还是同以往一样愉快。

“我是不是让外婆和舅舅等啦 ?”我问。

“没有。他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 ,”他回答。

“走了 ?那我怎么回去 ?她一定是生气了 ,撇下我走了。她说什么了 ?”

“相反 ,她很愉快。她要我告诉你别玩得累倒了。因为你不在家 ,所以她让我代她说声‘晚安’。我猜想她平时这么做时总要亲你一下的吧 ,”他调皮地说。

“今儿晚上我上哪儿去呢 ?”

“到五先令洼地 ,你自己的营帐。”

“我没有带餐服 ,另外也没有思想准备。我要回家。”

“在五先令洼地 ,我们有的是餐服。但我们要的是梅尔文小姐 ,”

他说。

“啊,让你费心啦!”我回驳说。“男人们是些蠢东西,永远不理解服饰或别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认为你可以穿着晨衣去跳舞。”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很聪明的,知道什么时候得有一个年轻女人陪着他们,不管她衣服穿得怎么样,”他愉快地说。

到了赛马场,我看到海伦姨妈还在那儿,这很使我吃惊。我从她那里知道,外婆和舅舅已经真的回家去了,可是比彻姆说服他们允许姨妈和我在五先令洼地过夜,由房主人第二天送我们回家。现在有海伦姨妈同我在一起,我对这个打算感到满意,要不然我会有些扫兴的。与姨妈在一起,我到哪儿都心满意足,并且筑起空中楼阁,而有一天她同我会永远住在那里——永远,直至死去。

回家的路上,海伦姨妈同哈罗德、德里克小姐坐在前座上。我挤进了后排,坐在奥古斯塔小姐身旁,她拍拍我的手说,见到我很高兴。

一群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乘着车或者骑着马,期待着无穷的乐趣,一路向雅勃树农场进发——几乎每辆马车里都有提琴、六角手风琴、笛子或者手风琴,准备着一场角逐。

## 第二十章

### 同一个故事——续篇

五先令洼地的每个牧场工 ,男男女女都上雅勃树去了。哈罗德和监工只好亲自去照料马匹。牧羊徒工们在厨房里生起了火 ,打开本来成天关着的窗门 ,并服侍好男客们。

海伦姨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们没有替换衣服 ,只好充分利用现有的服装。

我解开头发 ,抖去尘灰 ,让它披散下来。我们两人洗了脸 ,拍了拍衣服 ,戴上玫瑰花作为装饰。深红色和乳白色的玫瑰花因为探出窗外而遭到了惩罚——海伦姨妈摘下了几朵 ,戴在我的头发上、腰带上 ,小心地用针别在脖子下 ,于是一切已准备就绪。比彻姆小姐关照我们 ,女仆们已摆好餐桌 ,并在早晨临走前准备好了冷餐食品 ,现在已没有什么事情要干 ,所以我们朝客厅走去 ,等待着其余客人的光临。他们很快就到了。先是两位胖胖的老牧场主 ,开怀大笑 ,而他们的肚子比笑声更引人注目 ,随后是奥古斯塔·比彻姆小姐 ,接着是监工乔·阿切尔和另外两个牧羊徒工。在他们之后是两位家庭教师、

本森先生、本森太太和本森小姐、一位牧师、一位拍卖商、一个从库塔蒙特拉来的哈罗德的年轻朋友、一个买马人、一个羊毛分类工以及萨拉·比彻姆小姐。然后,德里克小姐来了,她装束时髦,派头十足。身穿海青色丝绸衣服,脖子上、胳膊上、头发上都佩戴着珠宝。她那种自信的神气,暗示着她征服过很多男子的心。她身材高大,容貌端庄。而我穿着揉皱了的白薄纱衣服,站在她旁边,顿时相形见绌,仿佛一块白色小手帕与一块用丝绒精心整饰过的大披肩在作比较。主人给了她最好的位置,就好像她是一位公主。她冷冷地就座,旋转着手上的一只手镯,意兴阑珊地打开扇子,慢悠悠地来回扇着,合上了眼睛。

“哎呀,她长得多漂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绅士热情地小声说。

我挑剔地打量着她。她是个大个子,身材已完全长成,瘦长而挺直。大而漂亮的鼻子,一张匀称的长脸,薄薄的、棱角分明的嘴巴,空洞的淡颜色的眸子。要不是别人提醒,我是断不会注意到她的。因为人家指出她是位美人,我便根据自己对美貌的看法估量起她来,并认为她是一位我所见到过的最乏味的人。

她是那种使男人为之倾倒的女人。她不会傻乎乎地让自己的情感失去控制,因为她没有情感,只是生活在平静的自我意识和自信的大海之中。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自豪地将这位妻子介绍给被邀请到家里吃饭的朋友。让她坐在餐桌的一头,作为装饰品。她绝不会出什么傻主意使他烦恼。她的举止决不会不得体,但她也决不会成为丈夫的伙伴。呸,男人不会要他的妻子成为伙伴!旧时有神话和寓言为伴。如今依旧如此。男人们既要一个伙伴又要一个妻子,这是一个新观念。

我的思绪被主人的来到所打断。他站在门边，一身白色的素装。我们走向餐室——一共二十二个人——十三个男人和九位女性的代表。

海伦姨妈坐了餐桌一头两个荣誉席中的一个。德里克小姐占了另一个。我移到了餐桌尽头，跟无足轻重的年轻小人物们坐在一起，在那里我们随意闲聊，其乐无穷。我们自己照应自己，不受礼节的约束，就像野餐那么自由。

天气闷热难挡。每一扇窗，每一扇门都敞开着。温煦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到的微风，轻拂着窗帘，抚摸着我们汗水涔涔的眉毛、从宽阔的老花园中带来了多种香气。虽然时值旱季，园中却依旧百花盛开。

吃完饭我们得洗盘子，大家便在厨房里奔忙起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人都在帮忙，人人又都碍手碍脚，相互间插科打诨，善意作弄，陶醉在欢乐之中。洗完盘子，有人建议大家来跳舞。一些年岁较大而又更为明智的人说，天气太热。所有的年轻人却对气温毫不在乎：哈罗德不反对跳舞，德里克小姐表示同意，本森小姐声明她已作好准备，并且乐意奉陪。乔·阿切尔说，他急盼着开始。因此我们都到了舞厅，开始跳起舞来。

我在钢琴上奏起了一支瓜德利尔舞曲<sup>①</sup>，海伦姨妈弹了第二支舞曲。一切都很有趣。房间的一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樱桃、糖果、糕饼、可口的食物、啤酒、糖浆以及杯子，谁只要想吃，都可以不拘礼节、无所顾忌地享受一番。长长的房间内几扇窗门临花园开着，

---

① 又名四对舞曲，即由四对舞伴组成的方舞曲。

谁要是不怕蛇 ,在跳舞的间隙到花丛中走走 ,凉快凉快 ,倒是十分惬意的。

在这样的夜晚 ,人稍一用劲便浑身燥热。跳完第三轮后 ,两位老牧场主、买马人、牧师和本森先生都不见了。大约一小时后 ,他们返回原地 ,从欢快的神态和嘴里喷出的可怕气味判断 ,他们在离开的一小时内 ,一定都已认真地品尝了餐具柜上的每一瓶威士忌。

我不会跳舞 ,却不乏舞伴 ,因为女士们人数少 ,先生们在跳舞时偶尔不得不对异性采取将就态度。

“现在我们去透透风 ,唱一两支歌 ,暂时不跳舞吧 ,”有些人说 ,但哈罗德·比彻姆却说:“再跳一轮吧 ,然后我们休息得长一些 ,同时换一换节目。”

他吩咐乔·阿切尔奏一曲华尔兹。于是地板上立刻出现了几对旋转的舞伴。哈罗德过来请我跳——那天晚上还是第一次。我表示不同意 ,可是他不愿接受这样的拒绝。

“相信我 ,比彻姆先生 ,要是我感到有能力跳 ,我是决不会拒绝的。我不会跳舞 ,这无法使你愉快。”

“究竟什么能使我愉快 ,请相信我会作出最好的判断 ,”他说 ,默默地拉我就位。他拉着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然后走出开着的落地窗 ,进了花园。“很抱歉 ,今天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照应你。上我房间去吧 ,我有一桩买卖要同你成交 ,”他说。

我随着他朝花园里一幢孤立的建筑物走去。这是哈罗德的独立王国 ,共有三个房间——一间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另一间是存放枪械和契约的房间 ;他领我去的第三间是起居室 ,内有钢琴、盥洗设备、一张桌子和几把安乐椅等。进房时 ,我看到桌上灯光明亮 ,照着墙上挂

钟的钟面 时针指着十点半。

我们站在桌旁 相隔一段距离。他面对着我 说：

“没有必要啰啰唆唆不着边际了 你肯定比我自己更清楚我要说什么话。你一向非常聪明 善于看透别人。请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这是一段恋爱经历了。但他的脸既没有涨得通红 也没有发白 发黄或者发青 他既没有颤抖、结巴 也没有大叫大笑 或者气势汹汹 激动万分 也没有显得温顺 等等。他还是他 跟我往日所了解的一样。他没有比邀请我参加野餐流露出更强烈的激情 这同我想象中一个男子吐露爱情的方式不一样 也跟我所读到的、听到的 或是期望的全然不同。一种奇怪的情感——也许是失望——悄悄地涌上我心头。他那种讲求实惠的冷静使我大吃一惊。

“这不是有些突然吗？你 你没有向我暗示过你的想法，”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再转弯抹角是不明智的，”他回答。“当然自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已经知道我的用意了 时间是很充分的 我也不想催你 只是为放心起见 我要你同我订婚。”

像往常一样 他用慢吞吞的土音说 这口音暴露了他的殖民地国籍。他没有倾吐一个爱字 也没有要从我那里得到它。

我把这归为他的骄傲。我想他认为他可以赢得我和任何一个女人 不费口舌 不费周折 我很恼火。我大声嚷道：“我同你订婚，”并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只是短期的 以便到时候使你吃惊 把你的骄气打掉。”

现在我对他的性格已有所了解 知道他当时之所以那样 并不是因为他的骄傲 却是他沉静质朴的性格使然。他已经在我面前采取

了行动 ,并希望我回报他。

“谢谢你 ,西比拉 ,我要的就是这个 ,以后我们再详谈这个问题。下星期天我会上卡特加来的。你使我吃惊得有些手足无措了 ,”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像其他女孩一样轻易答应的。我原以为我得在你身上费好大劲呢。”

他走近我 ,俯身要吻我。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动 ,却对它谴责不尽。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过分紧张、极度兴奋和不安的性格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因为我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 ,所以一触即发。哈罗德走近我时 ,那种俨然以主人自居的平静神气使我恼火 ,或者就像主日学校的教师所解释的那样 ,撒旦控制了我 ,将一根结实的长柄鞭子放到桌子上我的手下了。正当哈罗德俯下身子要把他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 ,我迅速举起鞭子 ,使足力气对着他的脸打去。鞭子落下的一刹那 ,我真想把自己的胳膊在门柱上撞烂。以收回这重重的一击 ,但那是不可能的。鞭子已经在他被太阳晒黑的脸上留下了一条伤疤。他的胡子救了他的嘴唇 ,但那一鞭打着了他的鼻子和左脸颊 ,打瞠了左眼 ,在太阳穴上开了一个口子 ,鲜血淌下了脸颊 ,染红了他的白色上衣。这当儿他的双眼射出了愤怒的光芒 ,他喘了一口粗气 ,是因为吃惊还是痛苦 ,抑或恼怒 ,我不知道。他向我做了个手势。我料想到并热切希望他会揍我。我被自己穷凶极恶的行为惊呆了 ,马鞭从我手上落了下来。我一屁股坐在身后的矮躺椅上 ,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 ,低了头 ,双手捂住脸。我的头发软软地落在肩膀上 ,碰到了地板 ,仿佛它们也十分同情地要掩盖住我的羞辱似的。啊 !要是哈罗德重重地揍我一顿就好了 !我会感到极大的宽慰。我做了一件卑鄙的、不合女子道德的事情 ,打了一个男人 ,而他由于自己的



力气和性别,是不允许还手的。我损伤了自尊,违背了普通的礼仪。我用一根马鞭揍了一个男人的脸,使他蒙受奇耻大辱。而这人就是哈罗德·比彻姆。他虽然身高力大,却是惊人地和顺——他常用一种有趣的忍耐来对待我的奇想和荒唐,其态度像是一只纽芬兰大狗对待一只小猫的胡闹一样。

时钟敲了十一下。

“不用如此伤人的拒绝方式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嘛。我没有料到,一个刚刚求婚成功的男人稍微想对爱人亲热一下,会被看作是不可原谅的放肆行为。”

在一片沉寂中,哈罗德的嗓音清晰、沉着而严厉。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我听到了水声。

我很希望告诉他,我没有认为他放肆,而是因为我自己疯了。我想说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动,但我默然不语。我的舌头不听指挥,我觉得自己仿佛要窒息。哗哗的水声从房间的一头传过来。我知道他的眼睛一定忍受着剧痛。远比这轻得多的一击也曾使我彻夜不眠呢。我突然担心他的视力可能永远给毁了。水声停止了。他的脚步声在我身旁停止了,我感觉到他近在咫尺,但我一动也不动。

啊,多么可怕的沉寂呀!为什么他不说话呢?他把手轻轻地搁在我头上。

“没有关系,西比拉,我知道你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你可能以为我这马鞍色的脸,又黑又老,揍一下并不碍事。这是我这庞然大物的不利条件。快起来吧这才是个好姑娘呢。”

我站了起来,只感到一阵昏眩,要不是哈罗德扶住我的肩膀,我准会倒下去。我不安地瞧着他,想请求他的宽恕,但终于没有说

出口。

“天哪！孩子，你的脸像纸一样苍白！我真粗鲁，居然讲出那么刺耳的话来。”他把一杯水端到我嘴边，我喝了下去。

“哎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知道你丝毫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没有事儿——我马上会好的。我觉得你那种冷若冰霜的态度很有趣，也使我感到敬佩。你只是忘了手里拿着一件东西。”

他把这说得轻描淡写，用最和气的字眼来原谅我。

“哎呀，你不要为这区区小事烦恼了。没有什么。请你用这块手帕替我包扎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到大伙儿那里去，不然他们会派个搜索队来找我们的。”

他完全可以自己包扎上这块手帕——只不过出于一种善意的策略，才要求我替他代劳。我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诚意。他跪在地上，使我够得着他。我把一块大的白色手帕包扎好他受伤的地方。他无法睁开眼睛，热泪扑簌簌往下掉，不过他对疼痛并不在乎。此时，我的感觉好些了，于是我们回到了舞厅。离开那房间时是十一点半。哈罗德走的是一扇门，我走的是另一扇。我悄悄地溜到了座位上，仿佛我已在那里待了多时。

房间里只有很少几个人。大多数人都不在——有些人在谈情说爱，其他人在玩牌，只有比彻姆小姐闲着，她立刻大叫起来：

“哎呀，孩子，你干嘛给自己过不去？”

“看上去就像刚刚接待过一个好斗的流浪汉，”海伦姨妈微笑着说。

“他撞到晒衣绳上去了，这就是他干的事，”奥古斯塔小姐瞧了瞧包扎布底下后，非常自信地说。

“古斯姑妈 ,你可以得到一个圆面包 ,因为你猜中了 ,”哈罗德说完 ,哈哈大笑。

“我告诉过他们 ,用完绳子要把它收起来。我知道会出事的。”

“对一般人来说 ,那条绳子拴得已经够高了。”她的侄子评论道。

“亲爱的 ,我来替你包扎一下吧。”

“不用啦 ,姑妈 ,谢谢你 ,没事儿 ,”他漫不经心地说 ,事情也就这么了了。

哈罗德·比彻姆不是一个喜欢招徕别人问候的人。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便悄悄地溜走了 ,独个儿沉醉于刨根究底的陋习之中。为什么比彻姆(他是一位可以随心所欲地扔手帕的年轻君主式人物)在所有的女人中偏偏选中我呢?我并没有诱人的魅力——一点也没有男人心目中可以成为妻子的女人的美德。首先 ,我个子很小 ,而且我性格乖僻 ,不信奉神灵 ,我不过是个“假小子”——还有最不合格的一点 ,我长得丑。那么他为什么向我求婚呢?难道他只是心血来潮?他是真心诚意的吗?

夜幕漆黑而轻柔。在室外待了片刻之后 ,我能分辨出那灌木在微光中投下的朦胧剪影。室内再次奏起了音乐。花间的砂石小径上 ,脚步声向我靠近 ,哈罗德轻声叫着我的名字 ,我回答了他。

“来吧 ,”他说 ,“我们要跳舞了 ,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我们跳了舞 ,唱了歌 ,玩了客厅游戏。直到半夜过后 ,大家才愉快地互道晚安 ,回去歇息。海伦姨妈立刻倒头就睡 ,而我躺在床上 ,倾听着马厩附近灌木丛中枭鸟那隐约的叫声。

## 第二十一章

### 我的第二次有失妇人体统的行为

第二天早晨 ,主人派乔·阿切尔送我们回家。他向我们道别时——仍然蒙着眼睛——乘机悄悄地告诉我 ,下个星期天想到卡特加来。

那天晌午 ,我带了本书 ,走了段路 ,爬上一棵柳树的大桠枝上去等候他。

没有多久 ,他便骑着马轻快地慢跑过来了。他没有发现我在树上 ,但他的马注意到了我 ,前腿挺直 ,停了下来 ,一边粗野地喷着鼻息 ,一边往后倒退。哈罗德蹬了一下马刺 ,那马猛地弯背跃起。这时他才发现我 ,并大声说 :

“嘿 ,别再吓它了 ,不然它会把我连人带鞍摔下来的 ,我没有用皮带或马鞍呢 !”

“干吗不用呢 ? 别下来 ,我倒挺喜欢这匹马跃起时你的表情呢。”

他下了马 ,把马缰绳拴在篱笆的柱子上。

“天那么热 ,除了肚带我什么也没用 ,而肚带又放得那么松。我

险些儿连人带鞍摔下马来 ,就这么被你害死了 ,”他幽默地说。

“要是我真的把你害死了 ,我倒是要发财了 ,”我回答。

“怎么可能呢 ?你还是跟以往一样 ,爱恭维。”

“要是我结果了你的性命 ,人人都会说我是有毒的除草剂和除虫药 ,”我回答。我邀请他在我身边的柳树枝头上坐下 ,他欣然接受 ,轻松自如地跳了上来。这棵温良淳厚的老柳树的树枝 ,完全容纳得下我们两个人。

我的伙伴坐定后便说 :“好 ,西勃<sup>①</sup>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说吧。不过等一等 ,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希望你喜欢它。”

他往口袋里掏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已经恢复 ,但脸颊上仍留着一条淡淡的印子。他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山羊皮匣子 ,打开后露出一个贵重的戒指。我对物品的价格一无所知。也许这个戒指价值三十英镑 ,或者五十基尼 ,谁知道呢。戒指很重 ,上面镶着一颗大钻石 ,钻石两旁各有一颗大蓝宝石 ,周围有很多小宝石。

“让我瞧瞧合适不合适 ,”他边说 ,边把我的手拉过去 ,可是我把手抽了回来。

“不行 ,别戴上去。不然那等于定了终身。”

“我们不正希望这样吗 ?”他惊异地问。

“不 ,还没有到时候。我正要同你说呢。我们应当有三个月的预备期 ,看看能否相处。三个月后 ,要是一切顺利 ,那我们就真的定下来。但在这之前 ,我们依然保持过去的关系。”

“那这三个月内我干什么呢 ?”他翘起嘴角十分有趣地问道。

---

① 西比拉的昵称。

“干什么？当然干你平常干的事情，不过不要特别对我献殷勤，不然我立即同你一刀两断。”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我们很可能会改变主意。”

“好吧，那就这样吧，”他笑着说。“我本该知道，你与别的姑娘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不过，你收下这个戒指，把它戴上去行吗？让我来把它戴上。”

“不行，在三个月结束之前，我不会让你的指头碰我的。三个月后，要是你真的下了决心，你可以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但在这之前，你千万别用话或者手势暗示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把戒指给我，有时我会戴上的。”

他再次把戒指递给我，我试着把它戴上，那戒指略微嫌大。哈罗德把它拿过去，想戴在一个手指上。但除了小手指尖尖，没有一个手指能戴上。两人手指大小的差别如此之大，我们不觉放声大笑起来。

“我同意你的条件，”他说，“不过你照样会同我正式订婚的。”

“不错，在我提到过的那些情况下。要是我们发生口角，那关系也不大，我们可以分手，而谁也不会知道。”

我建议回屋去。他拉住一根树枝，把自己荡到了地上，然后回头来帮我。虽然爬下树要有点本事，但如果旁边没有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下地，可是现在却有些尴尬了。

“把你的马牵到树下来，我可以先跳到马背上，然后轻轻松松跳到地上，”我说。

“当然不行，华里格尔不会容忍这套妙计。我来不行吗？谅你的分量压不垮我，”他一面回答，一面弯下身子，作跳背游戏状。我踩到

了他的背上 ,再从他背上轻松地下了地。

那天下午我离开家的时候 ,一条狗跟随着我。我上了那棵柳树后 ,它就沿溪追逐水蜥蜴狂吠着。它的叫声惊动了在回廊上看书的外婆。她撑了把大伞 ,寻声来到路上。而事有凑巧 ,她正好看见我站在哈罗德·比彻姆的背上。外婆对我的所谓无赖相 ,一向表示明显不满 ,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那么勃然大怒。她收了伞 ,用它戳了戳我说 :“可耻 !可耻 !你会害人的 ,你这个胆大妄为、不正派的轻佻女人 !我要写信给你母亲告你 ,马上回家去 ,小姐 ,关到你自己房间里去 ,今天不许你再出来 ,到明天才准你吃东西。禁食一段时间 ,向上帝祈祷 ,愿他使你变好些。我不明白 ,你对男人怎么会这么直率。你母亲和你姨妈从来没有让我在这方面操心过。”

她怒气冲冲地把我推开 ,我二话没说转身大步往家里走去 ,连头也没回。我走时听得见外婆在贬斥我。哈罗德轻声轻气 ,但坚决地表示着不同意见。

从儿时起 ,任何一类惩罚都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过外婆是根据她的准则 ,让我以苦修来赎罪 ,所以我按她的命令行事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心头并无不满。我羞愧不已。难道我真像被指责的那样 ,对男人不正经 ,胆大妄为吗 ?对于这种不审慎 ,我是最不感到有罪的。在同男人相处时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性别的小小差别 ,会成为两者之间的一堵大墙。我头脑里从来没有想过性别的问题 ,我同男人交友像同姑娘交友一样容易。反之男人们也总是很友好 ,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

散步回来 ,外婆走到我房间 ,带来几本祈祷书让我读 ,并给了我忏悔的特权 ,而且恢复了我 在家庭社交中的正常地位。

“外婆 我无法说对不起并答应改正 ,因为我的良心丝毫没有谴责自己。我并没有邪念 ,甚至在行为上也没有什么过失。不过我很对不起 ,让你生气了 ,”我说。

“惹我生气并不是罪过。倒是你那颗不知改悔的心 ,使我为你的前途担忧。我让你独个儿在这里好好想一想。你唯一还可得救的一点是 ,你不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的事时 ,你不假装自己对不起。”

这位亲爱的老太太难过地摇了摇头 ,走开了。

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我转向书架寻找乐趣 ,拿出漂亮的戒指来欣赏。

我听见他们回家来吃晚饭 ,原以为哈罗德已经走了 ,但我听到了舅舅同他说话的声音 :

“乔·阿切尔告诉我 ,马赛那天晚上你撞到一根绳子上去了。从那以后 ,母亲对我们的绳子也唠叨个不停。我们的撑衣架差不多有一百英尺高 ,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们有一根电线直通圣·彼得呢。”

我不知道哈罗德会对他所看中的未来妻子有何想法 ,她因为是一个“淘气姑娘”而被关了禁闭。这种情形使我觉得极其有趣。

大约九点钟时 ,他敲了敲我的窗说 :

“没有关系 ,西勃。我想解脱你 ,但没有成功。老年人常常有些令人麻烦的清规戒律 ,到明天就没事儿了。”

我没有回答 ,于是他踏着坚定而整齐的脚步走过了 ,我立刻听到他的马蹄声消失在黑夜中。我还听到我周围关门上锁的声音 ,因为一家人都上床睡觉去了。

在尔后的两个星期中 ,我多次看到哈罗德 ,在板球赛中 ,在猎兔



时等等 ,但他没有特别注意我。我同其他年轻男朋友打打闹闹 ,他也不在乎。我发觉他不是一个热情满腔或是妒火中烧的情人。他冷静得使人生气 ,而又那么干巴寡味 ,我巴不得三个月快点过去 ,到时候同他一刀两断 ,因为我已得出结论 ,他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感情和激情的。

## 第二十二章

### 甜蜜的十七岁

星期一到了——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我十七周岁生日——我自己所喜爱的方式进行了庆祝。

在喀玛倍拉——卡特加东面十七英里的牧场——这正是每年将牲口赶在一起的时节，所有的男人都上那儿去帮忙。有人捎口信来，说在围拢的牲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皮上打着博希厄家的印记，所以星期天下午简·简舅舅也赶到了那里，准备星期一早分离牲口。而弗兰克·霍登因为手腕脱臼，已失去工作能力，正在古尔—古尔休息几周，要到能干活时再返回。这么一来，家里便没有男人了。

舅舅走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赶牲畜的人来报告说，明天有两万只羊要通过。牧草非常宝贵，要是由着赶牲畜的人高兴，让羊群散开到处闲荡是不行的。可是家里一个男人也没有。外婆很着急，于是我自告奋勇帮忙。开始她不答应，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带着外婆要我谨慎行事的训令，星期一大早就出发了。我身穿凉爽的上衣和亚麻细布裙子，头戴一顶大草帽，坐在一匹栗色大马上，手执一

一条又长又重的牧鞭，还有一条很好的牧羊狗与我做伴。我策马前进，一边唱歌，一边打着响鞭，把举止行为要审慎得体的嘱咐，早抛到脑后去了。很快我就看到羊群正开始它们一天的流浪，在羊群前面的是一个黑人男孩，我问他谁是工头。他指了指后面戴了顶傻瓜帽的男人。我穿过羊群朝他走去，问他羊群是否由他照管。他说是的，我告诉他我是博希厄先生的外甥女，因为男人们都忙着别的事情，所以我来照看羊群。

“行啊，小姐。我会当心不会给你造成很大麻烦的，”他回答说，一面客气地抬了抬帽子，脸上闪过有趣的表情。

他骑着马走了，向他的手下人大声吆喝着，叫他们将羊群限止在一定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往前移动。

“是，头头，”他们回答。这个工头又回到我身边，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乔治·莱德沃德，同时对干旱等等发了一通议论。我们避开尘埃和阳光专拣最好的地方走。我也问了些问题，例如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们上路已经多久了。这些正常的议论结束之后，我们毫无拘束地认真交谈起来。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的故事：如何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在日头和星空下度过，穿过长满盐灌木的广袤乡野，穿过缪尔格树和阿拉伯橡胶树丛；如何与昆士兰州的黑人遭遇。我对他所生动描绘的羊毛工大罢工很感兴趣，当时这位叙述者正是伯克附近地区工头董事会成员。从他的谈吐看来，他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像是一位绅士——赶牲畜的人常常如此。那么他为什么流落在路上，以赶牲畜为生呢？我估计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无赖，因为他有一个“不干好事”的人那种迷人的风雅举止。

晌午——一个烈日炎炎、尘雾迷漫的好晌午——我们在离卡特

加一英里的地方停下吃中饭。我本可以骑马回家吃饭,但我喜欢跟赶牲畜人一起闹着玩儿。赶牲畜人用铁罐煮开水,沏好茶,把铁皮罐子当茶杯来喝,就着罐头鱼吃,我们还用铁皮盘子在灰烬上煨菜,作为菜单上的最后一道佳肴。莱德沃德先生和我坐在离赶牲畜人不远的地方。用洋铁罐在丛林火上烧出来的茶,有着一一种可口的芳香味。我非常欣赏自己的生日中餐。厨师把东西收集起来,放进一辆弹簧车,我们又继续赶路,懒洋洋地坐在马背上,一面走一面还嚼着桉树叶

子。

最后一头羊离开卡特加牧场时已近两点了。

莱德沃德先生和我握手告别,两人都希望有一天还能见面。

我骑着马转身朝家里驰去。回头一看,只见赶牲畜人正目送着我。我挥了挥手。他举起帽子,微笑着,露出了牙齿,被太阳晒成了红棕色的脸上,闪过了一道白光。我向他飞了个吻。他低低地鞠了一躬,我对自己的狗吹了吹口哨,它跟在爬行似的走着的羊群后面,继续赶路。我疾驰回家,两点半在前门下了马,这时已浑身尘灰,既觉得燥热,又感到疲倦。

外婆出来一个劲儿问我关于羊的雌雄、大小、状态、种类、目的地等,以及它们是来找寻牧草的,还是被赶去卖掉的?羊群是否已散开吃了很多草,那儿的男人们对我是否客气?

我满意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她嘱我吃些东西,洗个澡,换好装,并把那天余下的时间给我作假日。

灰尘把我的头发染成了灰白色,我彻彻底底地把它洗了一下。随后我穿上了凉爽的白色服装,一屁股坐在回廊的牧场主躺椅上,把头发披散在椅背上晾着,膝头放着戈登、肯德尔和劳森的作品。可是

我的躯体感到太惬意太舒服了，连这些莫逆之交也无法静下心来与之交流了。我尽情地享受着活着的欢乐。大路上骄阳似火，白光闪烁——桉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宛如数以万计的宝石！一团白云——我知道那是白鸚鵡，在远处的小山顶上盘桓。它们在向我飞近，直至我听得见它们不和谐的叫声。尽管老围廊有藤蔓、灌木和树木的浓荫遮盖着，但是墙上寒暑表中的水银仍停留在华氏一百零四度的刻度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淙淙的溪流声，园中馥郁的花香，以及果园中的一匹马为驱赶骚扰不已的苍蝇而发出的嘚嘚蹄声。啊，这可爱的炎热，美妙的夏天！我说呀，生活是多么欢乐！

海伦姨妈在忙着刺绣，她那纤细的手指与漂亮的刺绣相映衬，看上去极富艺术性。色彩鲜艳的蝴蝶在园中飞舞，无数只蜜蜂在花丛中懒洋洋地嗡嗡叫着。我闭上了眼睛——周身沐浴在美之中。

外婆坐在我旁边的桌前，开着圣诞节的购物单，我能听得见她的笔在纸上飞驰时的沙沙声。

“海伦，我想一英担葡萄干够了吗？”

“我想够了。”

“八码多本色布够不够？”

“够了，足够了。”

“你要订哪一号茶具？”

“二号。”

“你或西比拉额外需要些什么吗？”

“要的，太阳伞、手套和几本书。”

“书！在霍登书店买得着吗？”

“买得着。”

外婆的声音在我耳边消失,我的思绪转向了舅舅。他答应准时回家来参加我的生日盛宴,他肯定会送我一个礼物。他会送什么呢?——好东西。几乎可以肯定,他会从喀玛倍拉带一个人来,我们会玩游戏,乐个没完。我才十七岁,只有十七岁,面前是一条漫长的生活道路,可以尽情地享受一番。啊,活着多好!世界是一个多么愉快的地方!——多么方便,我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主人。世界像一个橘子——只要挤它一下,它就会涌出大量的甜水。溪流声在远处响着,阳光火红而闪烁;外婆的声音在我耳边犹如动听的耳语;白鹦鹉尖叫着经过屋顶,向西飞去。夏天多么美妙,生活多么欢乐!我重复着自己的话。啊,欢乐!在红绿色的白鹦鹉飞离的一刹那,也有着欢乐。它们在大门外边的玫瑰树丛中盘旋了一番,随后腾腾地继续往前飞去,消融在夏日之中。欢乐在阳光中,在蜜蜂的嗡嗡声中,也跳动在我的心坎里。欢乐呀欢乐!笑鸟栖息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叫得很欢。欢乐呀欢乐!夏天是一个愉快的梦,生活就是欢乐,我从心底里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啊,这种极度的欢快促使我反复为之咏叹。凉爽的小溪的低语已渐渐远去,我感觉到我的诗集滑下膝头,落到了地板上,可是我太满足了,对这毫不在乎——我太愉快了,已不再需要它们的安慰,尽管我以往总是如饥似渴地寻觅着它。啊,青春!欢乐!热情!

园门咯吱一声开了,把我从愉快的睡梦中惊醒。外婆已离开回廊。在她写过信的台子上,海伦姨妈在把铁线蕨和法国玫瑰装进许多花瓶里。从厨房传来了令人兴奋的丁当声,说明我的生日晚餐在积极准备之中。在宽阔的回廊尽头,那黄色阳光的位置表明,浓重的影子已渐渐地拉长,夕阳西沉,白昼将逝。我明白了眼前的情况,立

即把帐子拉直——也许是姨妈还是什么人为了使我不受苍蝇骚扰之苦而盖在我脸上的——假装睡着了。从落在园子里石板路上的脚步声判断,我知道哈罗德·比彻姆也在走近的来客之中。

“你好,贝尔太太!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阿尔奇·古德恰姆。古德恰姆先生,这是贝尔太太。今天可真热啊!就是在荫凉的地方也足足超过一百度,热透了!”

海伦姨妈打了招呼,并让客人就座说。

“哈里,你有艺术眼光吗?要是有的话,你可以帮我安排一下这些花。古德恰姆先生要是乐意的话,也可以帮忙。”

哈罗德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问道:

“你的外甥女怎么啦?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宁静。”

“是的,她是一个闹闹嚷嚷的小东西——家里一阵旋风——不过下午有点儿累了,今天她在看管羊群。”

“假使我拿个什么东西逗她发痒,不是很好玩吗?”古德恰姆说。

“好吧,你逗吧,”哈罗德说,“不过当心危险,她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小东西。”

“那她可能会觉得受了侮辱。”

“她可不会呢,”姨妈插嘴道,“没有人比她自己更喜欢打趣了。”

在帐子底下,我半睁着眼睛,所以看得见他小心翼翼地向我走近,手指之间夹着一根玫瑰花枝条。我对搔痒非常敏感,因此一碰着耳根我就从椅子上悬空跳了起来,弄得那个逗我的人一时手足无措。

他是一位外貌端正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年纪,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

他和气地对我笑笑,我报之以同样的微笑。他伸出手往前走了

一步 ,叫道 :“终于醒了 !”

其余的人惊奇地瞧着我们。哈罗德疑疑惑惑地说 :“你说你不认识梅尔文小姐 ,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介绍了。”

“啊 ,是不认识 ,”古德恰姆先生唧唧喳喳地说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位年轻小姐的名字。”

“你们相互都不认识 !”哈罗德叫了起来。而当时也在场的外婆就一本正经地问 ,既然不认识 ,那开这个玩笑是什么意思。

古德恰姆先生赶忙作解释。

“我在我工作的银行 ,几次看到过这位年轻小姐 ,而且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外出时 ,有幸帮了她的忙。她的挽具 ,或者说至少她驾着的马车的挽具 ,散了架 ,我用一把小刀和一根绳子解救了她 ,从而证明我不只是摆摆花架子而已 ,而且是很有用处的。打那以后 ,我想打听她的名字 ,但总是毫无结果。当哈里告诉我梅尔文小姐是一个古尔本姑娘 ,并问我是否认识她时 ,我根本没有想到梅尔文小姐是谁。”

“很浪漫 ,”海伦姨妈微笑着说。古德恰姆先生直到现在才发现我的身份 ,我颇为为之感激。被人知道梅尔文小姐是卡特加博希厄太太的外孙女 ,是五先令洼地农场富翁比彻姆家的至交 ,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在古尔本 ,我不过是破产农民老迪克·梅尔文的女儿 ,这位农民由于他在小镇酒店纵酒作乐而享有恶名。

古德恰姆告诉我们 ,他初次来到乡下 ,因而过得非常愉快。他还提起 ,很想看一看卡特加周围的溪谷 ,听人说过 ,这些溪谷以美丽的山蕨而闻名。于是海伦姨妈建议顺溪谷方向去散散步 ,并急急忙忙走开 ,在出发前去办点儿小事。我们在等候姨妈的时候 ,哈罗德偶尔提及 ,今天是我的生日 ,于是古德恰姆先生对我致



以传统的祝愿 ,还说 ,“在这愉快的时刻问一下你今年几岁了 ,当然是可以谅解的吧 !”

“十七岁。”

“啊 ! 啊 ! ‘ 甜蜜的十七岁 ,从来没有接过吻 ’ ,不过 ,梅尔文小姐你当真能说是这么回事吗 ?”

“哈 ,当然我能这么说。”

“嗨 ,你能说这话的日子不长了 ,”他边说 ,边朝我的方向走过来。我拔腿就跑 ,他紧追不舍 ,而外婆正好从餐室出来 ,看见我对着追逐者砰的一声把花园门关上。

“这姑娘究竟在干什么呀 ?”我听见她问。

然而古德恰姆先生并没有实现他的威胁 ,相反我们都彬彬有礼地朝最近的山蕨方向走去 ,而哈罗德和海伦姨妈尾随着 ,姨妈还替我拿着顶遮阳帽。

我们爬上了一段山脊后 ,海伦姨妈大声喊着说 ,她跟哈罗德要休息一会儿 ,叫我代她带领我的同伴去看蕨树丛所构成的洞穴。

我们走呀走呀 ,很快就看不见其他人了。

“我们把名字刻在桉树上怎么样 ? 树皮又好看又柔软 ,”这位银行职员说 ,我同意了他的提议。

“我要刻成比喻式的 ,”他说 ,开始行动起来。

他使用小刀很熟练 ,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刻好了 S. P. M. 和 A. S. G. <sup>①</sup>以及两颗交叠着的心 ,把上面这两个缩写圈住。

“这就行啦 ,”他说着回过头来 ,“嗨 ,你会中暑的 ,把我的帽子

---

① S. P. M. 是梅尔文的名字的缩写 ;A. S. G. 是古德恰姆的名字的缩写。

拿去。”

我谢绝了 ,但他硬是要我接受。于是我同意了 ,但条件是他得允许我把他的手绢扎在他头上。我戴着他的帽子 ,我正把他的丝手绢的一头扎在他下巴底下时 ,一根树枝的断裂声使我抬起头来 ,看见了哈罗德·比彻姆 ,他脸上的表情使我吓了一跳。

“你、你姨妈让我把这顶帽子送来给你 ,”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可以戴着它——我已经升格了 ,”我轻率地说 ,向他抬了抬帽子 ,鞠了个躬。他并没像平常对付我的诡计那样大笑起来 ,而是阴沉地皱起了眉头。

“我们已经刻上了我们的名字——至少我已经刻了 ,”古德恰姆说。

哈罗德把遮阳帽往地上一扔 ,唐突地说 :“走吧 ,古德恰姆 ,我们该走了。”

“啊 ,别走 ,比彻姆先生。我想你是特意为我的生日而来的。姨妈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你得留在这儿 ,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过你要去干别的事儿。”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他回答 ,随后大步流星往前走去 ,我们连赶都赶不上他。我们换回了各人自己的帽子 ,古德恰姆说 ,“一定是大蚂蚁咬了这位老板 ,我们去问问他去。”

到了家里 ,我们发现其他来宾也已经光临 ,有来自喀玛倍拉农场的年轻的古德简先生 ,他的妹妹及其家庭教师 ,还有一两个牧羊徒工。他们都坐在回廊上。舅舅身着长袖衬衫 ,从餐室里走出来 ,手里捧着五六瓶自制的姜汁啤酒。他把啤酒放在地上 ,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两个小杯子来 ,一面说 ,“谁想喝啤酒 ? 大家一定都想痛饮一番。

哈里 ,你要喝吧。看你那样子 ,闷热的天气对你的脾气没有好处。嗨 ,阿契<sup>①</sup>起来 ,到这儿来 ,拿瓶酒喝喝吧。要是一路上有十几家酒店 ,今天我准会把它们统统都喝干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口渴过。”

“哎呀 ,朱利叶斯 !”外婆大叫道 ,因为这时舅舅把一满罐啤酒递给家庭女教师 ,“克拉多克小姐不能喝那罐里的酒。”

“谁不同意喝我罐里的酒 ,那就让他们自己带酒来好了。”调皮的舅舅说 ,他兴致一来 ,便会成为扮演滑稽角色的高手。

我被派去拿杯子。喝完啤酒 ,舅舅建议趁天色未暗 ,大家打一会儿网球 ,然后再吃晚饭。这一建议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于是我们都拥到了网球场。哈罗德也来了 ,他显然改变了主意 ,不马上回家了。

果园里还有草莓和迟熟的樱桃 ,舅舅叫我去采摘些回来。我拿了个篮子 ,很乐意地遵命了。古德恰姆先生说愿意陪我一起去 ,可是哈罗德往前跨了一步说 ,他愿意去。他的神态那么坚决 ,那么悲哀 ,古德恰姆大胆地眨了眨眼睛 ,诙谐地说 ,“瞧 ,这位英雄陷进燃烧的矿井中去了 !”

---

<sup>①</sup> 即阿切爾的爱称。

## 第二十三章

啊 ,为了一小时的热恋 ,  
就是一世遭受冷遇也值得

我们默默地走着 ,哈罗德没有提出为我拎篮子。我不敢抬眼看他 ,因为某种迹象表明 ,此刻这位巨人的脸看上去并不讨人喜欢。我在手指上旋转着他所赠与的那个戒指。我偶尔戴着它 ,把镶有宝石的一面朝向手掌 ,这样别人就会以为这不过是姨妈借给我的两三个戒指中的一个 ,姨妈曾说 ,在卡特加期间 ,要是我高兴 ,这几个戒指可以随便戴。

卡特加的果园共六英亩地 ,由于这是一个狭长的围场 ,而草莓又是种在靠房子最远的一头 ,所以我们走了好一会儿才走到。我一路领着他到了目的地——一个僻静的角落 ,这里葡萄藤爬上了无花果树 ,鹅莓灌木的顶端触及樱桃树低处的枝干。蓝黄两色的羽扇豆长得齐膝高 ,草莓在羽扇豆中间随意生长着。我们没有开过口 ,我也没有去看我的同伴。我站住了 ,他冷不丁地转向我 ,一把抓住我手腕 ,弄得那竹篮在我手中旋转着。我抬头去看他的脸 ,那张脸充满了

激情 ,比日月地气染成的黑色还黑 ,从藏在低而柔软的衣领中那匀称而鼓起的脖子 ,一直到垂在宽阔的额前那汗水淋淋、硬邦邦的头发 ,都是黝黑的。

“放开我 ,先生 !”我简慢地说 ,想甩开手 ,但我无异于要从一头狮子那儿挣脱。

“放开我 !”我重复说了一句。

我得到的回答是 ,我的手被攥得更紧了。他一手抓住我胳膊肘 ,一手紧攥住我的肩膀。他那有力的手指透过我那单薄的衣服 ,在我的胳膊上留下了乌青块。要是在往日平静的时刻 ,我真会痛得直打哆嗦 ,哇哇地叫起来。

“你敢碰我 !”他把我拉过去 ,靠他很近。因而透过他上身唯一的衣服——一件薄薄的衬衫 ,我能感觉得出他的体热 ,感觉得出他那颗巨大的心在狂乱地跳动。

终于成功了 ! 终于成功了 ! 我已唤醒了这个平静而沉默的巨人。在多次无效的斗争之后 ,我终于激发了一点真正的爱情或是热情 ,或者随便称它为什么——某种人们能感觉到的狂野、热烈、异常活跃的东西 ,最令人震颤、最惊心动魄、最微妙的感情。

我对这种状况非常满意 ,但又不让它出现。一两分钟过去了 ,他没有说话。

“比彻姆先生 ,我想麻烦你解释一下 ,你怎么敢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 ?”

“解释 !”与其说他在讲话 ,还不如说他在喘着粗气 ,调门里充溢着愤怒。“我要叫你解释。对你 ,我喜欢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爱怎么碰你就可以怎么碰你。要是你不解释得使我满意 ,我要把你扔到

篱笆外面去。”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解释一下你跟其他男人的举动。你怎么敢接受他们所献的殷勤，对他们那么友好！”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保留着不需要你同意就可以自由行动的权利。”

“我不允许一个姑娘手上戴着我去送的订婚戒指，却像你这么任意行事。我认为我有权抱怨，因为我可以轻易地找到很多优秀的女人来戴这个戒指，而举止又很得体，”他凶狠地说。

我鄙夷地扭了扭头说，“你松手，我马上把事情解释得使我自己满意，也使你满意，哈罗德·比彻姆。”

他松了手，我从他身边往一旁跨了一两步，从手指上捋下那只昂贵的戒指，带着蔑视和冷漠，把它扔到了他的脚边，被压碎的草莓染红的地方，面对着他，讥讽地说：

“好吧，你跟配戴你订婚戒指的姑娘去说吧，因为我已经不戴你的戒指，已经沦落为没有资格了。要是你因为有一点儿钱，就认为自己不可多得，那你就错了，比彻姆先生，就是这么回事。哈，哈！因此你就认为你有权把我当作未来的妻子这么来教训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你结婚。你高傲得令人讨厌，我不过是想把这从你身上抹掉一点而已。跟你结婚！哈！你不能因为社会习俗安排了女人的唯一归宿是婚姻，因为她们想使自己舒适一点，而要找到一个男人，就轻易得出结论，她们追逐的是你本人。实际上你不过是一个讨厌的附加物，她们为了得到你的财产而不得不逆来顺受。你也不要以为有些妇女为了找个安乐窝而去结婚，就以为人人都是如此。我相信

我已解释得使你满意了。比彻姆先生。哈 哈 哈！”

嫉妒的怒火已从他脸上消失，而代之以战栗和惨白，我开始有些相信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讥笑的有关爱情的描写了。

“你可当真？”他带着极为镇定的口吻问。

“完全当真。”

“那我只能说我对您并无敬意，梅尔文小姐。我一直认为有三类女人——一类是只要有钱，就是黑人也肯嫁给她们；第二类是无耻的调情女子，她们以调情和败坏女人的名声而自娱；第三类女人纯洁而真实，男人可以崇拜她，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系于她一身。我本以为你属于这一类，但我想错了。我知道你总是要显出自己无情而不足取，但我想这不过是因为你年轻调皮的缘故，骨子里是好的，可是我想错了，”他用平静而鄙夷的口气说。

他的脸恢复了本色。在他柔软下垂的胡子下，那张轮廓分明、讨人喜欢的嘴巴显露得清清楚楚。这时，他的嘴变得生硬起来，合成了一条阴郁的线条。这告诉我，他不会主动要求和好——即使这样能挽救他生命也不干。

“呸！”我挖苦地大叫起来。“我们似乎都在为幻想而苦恼。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吧，让她戴你的戒指，用你的名字。找一个唯命是从的女人吧，找个知道怎么穿戴得体的女人，她绝不会去干别的女人不干的事情，一个知道哪儿能买到最好的用品，而又为了你的财产乐意把自己出卖给你的女人。这种女人适合男人，而且多如牛毛；去找一个吧，不必为我烦恼了。我长得太小，太傻，没有可取之处。我怕这不合你的意思，你的口味。再会，比彻姆先生，”我回头嘲弄地笑了笑，走掉了。

我沿着果园走了一半 ,但转念一想 ,又立即在一棵苹果树下停了脚步。

我说了这番话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自己缺乏爱而感到苦涩 ,由于自己内心充满了痛苦 ,所以看到别人脸上也闪过同样表情时 ,我因得到了报复而十分高兴。

我已经引动了他 ,因为他那永远镇定自若的举止在我心中激起了一个愿望 ,即想试验一下能否打动他。我曾以为他没有情感 ,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情感很强烈 ,很深沉的人。也许他不能体会爱情 ?他在大发雷霆时 ,也没有卑鄙或者讨厌的样子 ,他的发怒是正当的。我既然接受了他的求婚 ,我就给了他权利 ,可以让他对我行为不赞同时表示反对。就我来说 ,我也有使他满意或者解除婚约的自由。一个男人所吐露的爱情被拒绝或嫌弃时 ,在某些情况下 ,他所体会到的不只是虚荣心的伤害。哈罗德似乎痛苦地体味着沉重的失望。显然是我不对 ,我无疑不像个妇道人家。纵然哈罗德 · 比彻姆很高傲 ,我有什么权利充当他的法官 ,有什么权利担起纠正他的职责呢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 ,我很难过 ,因为我伤了别人的感情。此外 ,我不忍心与朋友闹别扭 ,吵嘴以后总是第一个去和好。这比老是绷着脸要自然得多 ,这总是使另一方洋洋自得 ,因而很有趣 ,也很实在 ,而且 ,而且 ,而且我非常喜欢哈罗德 · 比彻姆。

我悄悄地溜回果园。他背对着我 ,已经移动到了 一根高出周围青枝绿叶的篱笆柱子旁边。他的手臂靠在柱子上 ,前额贴在手上。他神情沮丧 ,也许正经受着理想破灭后的折磨。

他的右手无力地垂着 ,我想他没有听到我走近。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因为担心会遭到他的拒绝而停下了脚步。



随后我鼓起了勇气 ,心想他要是不睬我 ,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对他很粗鲁 ,他要是高兴 ,完全有权利针锋相对地对待我。我估计他会拒绝或者不理睬我的行动 ,所以我十分胆怯地把手指塞进他的手掌。其实我大可不必紧张 ,这双从来没有犯过错的强有力的棕色手 ,抚慰地轻轻把我的手捏住了。

“比彻姆先生 ,哈罗德 ,对不起 ,我太不像女人了 ,居然说出这些可怕的话来。你能宽恕我 ,让我们从头做起吗 ?”我喃喃地说 ,一切轻率、尖刻和取闹之情顿时消失 ,我变得严肃而真诚。这一点一定已经在我眼神里流露出来 ,因为哈罗德凝视着我 ,在我的眸子里搜索了一阵子后 ,似乎很满意。他的嘴巴松弛了一下 ,回复到平时那种可爱的表情。他说 :

“你可当真 ! 好 ,那才像个小妇人的样子呢。”

“是的 ,我说的是真话。你能宽恕我吗 ?”

“你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 ,你发泄了你的情绪 ,使人吓得浑身冰凉 ,但我可以肯定 ,你并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而且说过也就忘记了。”

“不过我一方面是真的这么想的 ,另一方面却又不是。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说重新开始是什么意思 ?”

“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重新成为朋友吧。”

“啊 ,朋友 ?”他不耐烦地说 ,“我要的是进一层关系。”

“好 ,我可以那样 ,不过你要努力使我这么做。”

“我怎么努力呢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

“我的意思是 ,你得想法儿使我喜欢你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爱’字呢。”

“哎呀 ,我的天哪 !”他惊讶地失声叫了起来。

“这是事实。我调情的目的是要试试你是不是在乎 ,可是你毫不在乎。”

“哎呀呀 ,你不是说过我暂时还不能流露情感吗 ?至于你说的不在乎 ,嗨 ,前两个星期你折磨得我好苦 ,有好几回我差点儿把你杀掉 ,也杀死自己。不过我控制了自己 ,至今没有做出越轨的事情来。你把我的戒指再戴上去好吗 ?”

“啊 ,不 ,要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爱你爱到谈得上结婚的程度 ,你可别说我在卖弄风情 ,不过我会尽自己力量的。”

“你不爱我吗 ,西勃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以后 ,我就日夜思念着你 ,别的什么都不想。你一点都不在乎我 ,这可能吗 ?”他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噢 ,哈罗德 ,恐怕我接近于爱你了 ,不过你别催逼我 !你高兴的话 ,你可以认为我已同你秘密订婚 ,可是我不拿你的戒指。把它保留着吧 ,看看我们相处得怎么样再说。”他寻找着戒指 ,在几步之外找到了 ,把它交给哈罗德。

“我这么发了一通丑脾气后 ,你还能信赖我吗 ?你知道 ,我老是这样的 ,”他说。

“相信我 ,哈里 ,我很喜欢你这种脾气 ,甚至希望你再发一通。我不能容忍有些人从来不发脾气 ,或者说 ,他们内心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激起自己的感情——这些人拘拘束束 ,使我感到乏味。”

“可是我的脾气很可怕。魔鬼才知道我一旦发脾气会干出什么来。你不怕我吗 ?”

“当然不会 ,”他大笑起来 ,“我要对着干。”

“那还不如让一只山雀来对着干，”他有趣地说。

“哈，尽管你庞大无比，可山雀有小巧玲珑、行动方便的优越性，很可以同你对垒。”

“你说得不错，不过一把它关起来，它就无能为力了，”他说。

“不过设想你永远没法儿把它关住，”我反驳。

“西勃，那是什么意思？”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的话里老是有四五个意思。”

“啊，谢谢，比彻姆先生！你一定很聪明。我很感到欣慰，居然能闲聊中透露出一层意思来。”

奇妙的夏日在地平线的怀抱中入睡了，暮色溶入了黄昏。这时哈罗德与我拣起篮子回到了网球场边，两手空空，没有一粒樱桃、一个草莓。网球手们都已停止活动，男人们在穿外衣。哈罗德取来外衣，穿了上去，周围的人纷纷攻击我们，拿话来取笑我们。

我的生日晚餐非常成功。吃罢晚饭我们都到客厅消遣。舅舅送给我一个大盒子，说里面是一件礼物。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我急急忙忙地打开它。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原来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洋娃娃和给洋娃娃做衣服的布料。我非常失望，但舅舅说，耍弄这玩意儿比操心流浪汉和政治更适合我。

晚间的其余时候，我注意自己举止得体，宾主们忙着道别时，我抓住了一个机会与哈罗德最后说了说话。他躬着身子听我耳语。

“既然我已知道你非常在乎，我以后不再用调情的办法惹你生气了。”

“别这么说。我不过一时疯了。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我不

要你成为一个修女。我并没有那么自私。当我打量你 ,看你这么小、这么年轻时 ,我觉得让你操心是一种粗暴的做法。我那么穷凶极恶地火冒三丈 ,你不厌恶我吗 ?”

“不 ,我就喜欢这个。晚安 !”

“晚安 !”他回答 ,握住我的双手 ,“你是世上最好的小妇人 ,我希望我们俩将一起度过你其余的生日。”

“看来 ,你说了什么话使哈里比下午要讨人欢喜些了 ,”古德恰姆说。随后听到的是 :

晚安 ,博希厄太太 !晚安 ,哈利 !晚安 ,阿尔奇 !晚安 ,古德恰姆先生 !再见 ,克拉多克小姐 !再见 ,梅尔文小姐 !再见 ,简 · 简 !再见 ,贝尔太太 !再见 ,古德简小姐 !晚安 ,梅尔文小姐 !晚安 ,古德简先生 !晚安 ,博希厄太太 !再见 ,梅尔文小姐 !大家再见 !

那天晚上 ,我久久地坐在写字台前——想了很久很久 ,那些傻里傻气的想法、悲哀的想法、愉快的想法、陈旧的想法、青春和爱情的甜蜜想法。我觉得男人并不是像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 ,不可战胜和无懈可击的——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情感和爱心。

我高兴地笑了起来 ,自言自语地说 :“哈里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账了。”我脱去外衣睡觉时 ,发现自己白皙柔软的肩膀和胳膊——很容易出乌青块——留下了很多印记 ,都是黑的。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日子。

## 第二十四章

某一天会给你带来什么，  
你无从知道

我再次看到哈罗德·比彻姆时是十二月十三日，一个星期天。在大路边，一部分灌木、一部分果园和菜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围场，在围场中的两棵树下拴着一张吊床。我在吊床上轻轻地来回荡着，欣赏着一本很有趣的书，一边吃着可口的鹅莓。一看见哈罗德走近，我便假装睡着了，看看他会不会吻我。可是他没有，他不是那号人。他把马拴在篱笆柱上，纵身跳过篱笆后，摇起我来，还告诉我睡得像一段木头那样，他没完没了地摇，才把我摇醒。

我的头发散落下来了。我指责他弄乱了我的头发，要他把坏了的地方理好。他不知道哪儿坏了，只觉得“那样子看上去有点儿疯疯癫癫”。

“男人们是些怪东西，”我回答说，“在某些方面，他们有最了不起的脑袋，可是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像猫头鹰一样愚蠢。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以及别的东西，而这些玩意儿的

名字就使我头痛。他们能够驾驭政治、巨大而成熟的水库计划 ,同时管理五个牧场 ,但他们就是缝不了一个钮扣或者整理好头发 ,即使这样能救他们的命 ,他们也干不了。”

我无法想象我怎么会忘掉那个消息的。因为在那个长而又热的下午 ,哈罗德令我震颤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成了大家的谈资。

他到卡特加来的目的是要向我解释他的事情。他说他之所以没有早说是因为他一直等待着转机。

对我来说 ,生意经是一个谜。我丝毫无意去解开它 ,我在那方面没有头脑。所以那天下午哈罗德·比彻姆倚在我脚边的一棵树上 ,俯身看着我斜躺在吊床上所谈出的他那番经历 ,我并不打算再正确地加以重述。

他谈话中多次提到了伪造契约、投资不当、债务、财产、个人资产 ,还有官方代理人——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自愿扣押 ,诸如此类的行话 ,足可以使一个昆士兰州的律师大伤脑筋。

据我推测 ,事情的要害是 ,被人艳羡、被人视为“幸运儿”的哈罗德·比彻姆 ,遭到了一连串空前的不幸。事实上他并没有像公众所想象的那么富有 ,他的地位也并没有那么稳固。两三年前某个银行的破产剧烈地震撼了他 ,虱子瘟疫毁灭了他在昆士兰州的财产 ,而旱灾使他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情况几乎一样糟糕。去年 ,他的羊毛被烧 ,他所委托的代理人破产又进一步把他推进了泥淖。而近来一个建筑公司——他留下的唯一支柱——的破产 ,使他完全陷于困境。

他已经抵押出他的资产 ,一旦可行 ,他将办理法律手续 ,宣布自己破产。他打算把这场浩劫所剩的个人资产馈赠给姑妈们 ,而他自己则打算在五先令洼地作围场巡逻工为生。

我无话可说。比起成千上万个境况与他一样值得同情的人来，哈罗德·比彻姆不是一个很值得可怜的人。但是，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考虑到他在富贵中长大，而且一生下来就是财富的主人，现在突然沦为一名普通劳动者，的确又是够倒霉的。

“啊，哈罗德，我为你感到难过！”我最后终于结巴着说。

“别替我担心。有很多可怜人虽然家财万贯，但身患残疾和体格病弱，他们要是能像我今天这样壮实，就是把财产全部抛弃都舍得呢！”他说着，把自己漂亮的身材挺直，而在他轮廓分明的面容上，泛起了庄重自豪的神色。哈罗德·比彻姆不是一个悲悲戚戚的懦夫。他决不会把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情感流露给别人。但是命运的突然转折，竟至于把他赶出了家园，这对他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

“西勃，我几年来一直估计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既然已成事实，倒也是一种严酷的摆脱。最糟糕的是我不得不放弃一切赢得你的希望，这是最坏的后果。要是我在处于能提供姑娘们一切的地位时，你都不在乎我，那现在我成了个穷光蛋，你就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了。我只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人，他将使你快乐，就像我曾经努力使你快乐一样。”

我坐着，思忖着我面前这位富有自制力的男人。想象一下，面对迫在眉睫的破产，他所经历的忧患！但是，在他的眉宇间丝毫没有流露出困窘的表情。

“再见了，西勃，”他说，“虽然我现在已无足轻重，但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同我说。”

我记得他紧紧地握住我机械地伸向他的软弱无力的手，随后慢慢地跨过篱笆，慢悠悠地骑着马走了，宽阔的肩膀颓丧地垂着，这一

神态使我蓦然醒悟。刚才我完全沉浸于他不幸的消息之中 ,丝毫没有想到我本人对他有什么重要意义 ,但突然间我领悟到 ,哈罗德说他对我至关重要 ,而他又并没有信口胡说的习惯。

当命运向他微笑的时候 ,我玩弄过他那男子汉的爱情 ,而现在命运在对他皱眉了 ,我却不说一句友好的话 ,让他就这么走了。我自己也曾很贫困 ,知道在人间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会发现 ,过去最会谄媚的人会第一个摈弃他。他会对爱情和友谊的神话大失所望 ,他会变得玩世不恭 ,怒气冲天。他会怀疑在人性中是否有无私的良善 ,我自己也曾处于心灰意懒的状况 ,我急于要不惜任何代价 ,把哈罗德·比彻姆从同样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要尝到这种苦味 ,的确是很遗憾的。

牧场上有一条捷径通向哈罗德的必经之路。我怀着这些念头 ,披着头发 ,没戴帽子 ,往前飞奔着 ,气喘吁吁地爬上篱笆的时候 ,哈罗德刚好经过。

“哈里 ,哈里 !”我喊道 ,“回来 ,回来 !我有话要同你说。”

他慢慢地别转马头。

“怎么啦 ,西勃 ?”

“啊 ,哈里 ,亲爱的哈尔 !我思考得太多了 ,一时没有说什么话。不过你当然不会为了你自己的缘故 ,认为我那么卑鄙 ,在乎你富还是穷。要是你真的要我 ,就是你穷得像只乌鸦 ,我到了二十一岁也嫁给你。”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我原来想你不要我了。西比拉 ,这是什么意思 ?”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 ,”我回答 ,没有进一步作解释就跳下篱



笛，像来时一样飞快地跑回去了。

跑到离家还有一半路的时候，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眺望着，只见哈罗德骑着马神气地跑回家去，还听见他边走边用口哨吹着愉快的调子。

在某些方面男人们毕竟是软弱和单纯的。

我长时间挖苦地笑着，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西比拉·佩内洛普·梅尔文，你的高傲态度多了不起！简直无与伦比！你就真的以为你那么重要，可以帮助一个男人渡过生活中的难关——他也是一个健康结实的年轻人，六英尺三英寸高，一个头脑冷静的生意人；一个有显赫社会关系、结交了有影响的朋友、品格纯洁的人；一个有经验的丛林人，一个有头脑的人，特别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世界是为男人而建造的。”

“哈，哈！你，西比拉，居然这样想！你，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一个难看、贫穷、无用、微不足道的人，一小把人肉，而尤其是，不，更糟的是，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堕落的和被遗弃的男人才要劳驾人去支撑！哈，哈，你这自负的家伙！”

## 第二十五章

### 因为什么？

比彻姆一家几乎立即撤出了五先令洼地——在圣诞节之前。外婆、海伦姨妈和简·简舅舅上那儿去与女眷们告别，她们因为要从五先令洼地被连根拔起而十分伤心，但都同意侄子立即解决问题，重起炉灶。她们打算去墨尔本居住——将这叫作“把自己藏起来”。哈罗德将在悉尼耽搁一段时间，把事情了结，之后他打算去干随便什么到手的工作。那些掌权的人请他管理五先令洼地，但他无法使自己接受这经理的职务，因为过去他是那儿的主人。既然五先令洼地不再属于他了，他最大的愿望是尽可能地离他的老关系远些。

他送别了姑妈，指挥手下人把牲口集中起来，解雇了所有的女工和部分男工，交出了管理权。于是哈罗德·奥古斯塔斯·比彻姆，五先令洼地的老板，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永远离开了这一地区。星期天，十二月二十日，他来与我们告别，同时就我在前一个星期天所说的情况达成谅解。说来奇怪，外婆从来不曾怀疑过我们俩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哈罗德总是不动声色，在卡特加

来去随便。她忽视了他有成为我情人的可能性 ,因此在我们的交往中 ,她允许我们有着像兄妹之间或堂兄妹之间相处的自由。

在这个特殊的下午 ,我们与外婆聊了一会儿后 ,我知道他希望单独同我谈谈 ,于是建议他同我一起上果园去采些鹅莓回来。别人都没有异议 ,我们便出发了。我们几乎还没有走到别人听不见的地方 ,哈罗德就问我说的话是否当真。

“当然 ,”我回答。“那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而且认为在所有女性中选中我是明智的。”

他还没有把想法变成话语 ,我就在他凝视着我的晶莹的眸子里 ,找到了回答。

“西勃 ,你了解我的感情和好恶 ,不过我想要是让你作出这么大的牺牲 ,那我太卑鄙了。”

我明白我对付的不是一个傻瓜 ,而是一个明智的、目光锐利的人 ,所以我竭力要表达得任何时候都不给他造成这样的印象 :即我答应嫁给他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件事 ,而且那也无关紧要。不过我说 :

“哈尔 ,你不认为因为失掉钱而抛弃我是有点儿自私吗 ?你年轻力壮 ,品格很好 ,又有影响力很大的关系 ,以及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知识 ,所以要是你勇敢地面对世界 ,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去 ,就像你现在这样做人 ,要是你失败了 ,我到了二十一岁会嫁给你 ,我们会相互帮助。我年轻、健壮 ,而且习惯于艰苦的工作 ,因此贫穷一点也不会使我吃惊。你要我的话 ,我就要你。”

“西勃 ,你是一个心肠很好的小家伙 ,我不能做个卑怯的懦夫 ,让你这么干。我知道虽然你表面上三心二意 ,故意作对 ,但实际上非常可靠。我现在那么穷 ,你真的还爱我吗 ?”

我有力地答道：

“你认为我是那种人吗，喜欢一个人不过是因为他有一点儿钱？嗨，我平常极力反对的正是这一点。要是那个人是一个爵爷或者百万富翁，而我并不喜欢，那我不会嫁给他，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五先令，洼地我才喜欢你，而是因为你有一个宽大的胸怀，容纳得下别人，使人感到温暖，因为你忠实可靠，因为你善良高大——”说到这里我感到自己的嗓音在战栗，我怕自己会出洋相哭起来，所以就煞住了。

“西勃，我会努力把事情办好一点，等我有个家的时候来娶你。”

“要是你愿意，不管有家没家都来娶我，但我要定下一个条件：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已经订了婚，记住你完全自由，要是你碰到一个你更喜欢的女人，请你老实答应我，你不会有那种傻乎乎、不公平的从一而终的想法，你答应我。”

“是的，我会答应的，”他轻轻松松地答应了，毫无疑问，也像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样，他会认为他永远不会有信守这个诺言的机会。

“同样我也答应，在四年内我不会去看中另一个男人，因此你不必嫉妒和担心。哈尔，你可以相信我，能吗？”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手里，含着无限深情凝视着我，这使我不自主地非常感动，他说：

“在各方面我都可以信赖你，直到世界的末日。”

“谢谢你，哈罗德。我们说的事就这么定了——那当然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的：要是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商定的事儿有所影响，那也绝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订出更妥善的计划。四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到那时我会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当然那就是说，我一向还算通情理的话。我们互不通信或者保持其他联系，因此你碰到一

个比我更好的人 ,而你自己也有意 ,你是完全自由的。你同意吗 ?”

“当然同意 ,这类小事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解决。我只要能通过这样那样办法得到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要完全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 ,的确会有些困难 ,但有你的支持 ,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把你上星期天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吧。西勃 ,你说呀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

我料到他会这么说的 ,我是相信“一不做 ,二不休”的道理的 ,所以我已想好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 ,并且作出他所要求的保证。可是“妻子”两字可把我难住了。我很喜欢哈罗德——到了这样的地步 :要是我有一笔财产的话 ,我会很高兴地赠送给他的。我觉得我会使他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但我爱他——身材高大、富有男子气概、令人爱慕、身心健康的哈罗德——在我看来 ,他从头到脚都是很好的 ,但他缺乏使我希望成为他孩子的母亲的力量。

至于向他解释我的感情吧——哈 ! 他会捧腹大笑 ,把这叫作有趣的奇想。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是世俗的、实惠的、平庸的常情之论 ,所以他不会理解我。可是有什么好理解的 ,只不过我有些怪僻 ,不同于其他女人罢了。但他在等待着我说话。我已经介入了 ,已无法再撤回。我无法使用“妻子”两字 ,但我把自己的手放进他的手心 ,蹬着他说 :

“哈罗德 ,上星期说的话我一定做到。假如你要我——假如我对你还有用处的话——那我一到法定年龄就嫁给你。”

他很满意。

那天晌午他来跟我们道别 ,因为他打算第二天一早离开五先令洼地 ,而在离开之前还有两三件小事要办。

我陪了他一小段路，他牵着马走着。我们在那棵老柳树下分手。

“再见，哈罗德，我说过的话都一定做到。”

我抬起头来，他俯身吻了我一下——只有一下——轻轻的、温柔的、羞怯的一吻。他长时间地凝眸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随后跳上马，抬了抬帽子，走了。

我目送着他离去，沿着白色的、尘土飞扬的路，在夏日的强光下，那条路像一条长长的蛇。我看着看着，直到他和那条路消失在由桉树丛和山核桃树构成的地平线后面。

我伫立凝视着远处的小山。山上，黄昏时分。蓝色的梦幻般的雾气正渐渐地变得浓重，眼泪悄悄地滚下了我的脸颊。

我并不爱哭，可是我为什么落泪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虽然我会很想念哈罗德，但不是因为他的离去而哭。难道是因为对爱情的失望？我使自己相信，我像爱其他人那样爱着哈罗德，现在他很需要我，我不能丢弃他。可是，可是，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希望哈罗德要我答应除此之外的别的东西，因为——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立刻感到很惭愧，自己竟那样自私，不肯自愿作出一点点牺牲，帮助一个兄弟渡过难关。

“我总觉得哈里肯定会迎着困难上的，不过我想，就是不为那个穿短上衣和留小辮子的年轻人操心，近来也够他忙的了，”那天晚上简·简舅舅说。

“啊，西比拉，可怜的哈里已经走了：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你——会很想念他，我敢肯定。我曾以为他很喜欢你。也许由于他经济上的失败，他没有同我们说，也许我估计错了，”海伦姨妈祝我晚安时说。

我默不作声。

## 第二十六章

### 不要吹嘘明天

失去了比彻姆 ,我们感到很难过。五先令洼地 ,舒适、好客的五先令洼地将要关闭 ,等待着解决比彻姆的负债。除了一个孤独的看门人 ,什么人也没留下 ,想起这些就让人伤心。在宽阔的老园子里 ,花朵在不知不觉地结籽 ,草坪上的青草在转为枯黄 ,水果成车成车烂在果园里 ,狗窝、马厩、鸡舍、牛栏都空空地被遗弃了。但最令人难受的是 ,我们想念这位黝黑、沉静、富有绅士风度的年轻巨人 ,他那讨人喜欢的面容和魁梧的身材 ,在卡特加总是受欢迎的。

幸亏圣诞节的准备工作使我们忙得脚不踮地 ,很少有时间为这些事儿呆呆地出神。况且 ,简·简舅舅在为旅行作准备 ,一片忙乱 ,整个家处在骚动之中。

圣诞节我们玩得很痛快 ,盛宴不断 ,宾客盈门 ,银行职员、古尔—古尔办公室的年轻人、牧羊徒工和家庭女教师 ,都从附近的土地上拥来 ,人数很多 ,都过得很愉快。

送礼日 ,舅舅动身去新西兰 ,打算把生意和娱乐结合起来 ,因为

要是能满意成交，他计划带些种马回来。那年的送礼日正好是个星期六，而我们最后一批客人星期天才离开。很多星期以来，我们第一次才有这种宁静，所以下午我躺在吊床上摇来晃去，泛泛地思索着。我带了很多无花果、杏子和桑葚，在枝叶繁茂的桉树和雪松下凉爽的浓荫里，尽情地享受一番。

首先，哈罗德已经离去，而我常常思念他。我不必为订婚担心，因为四年时间很长。还没到那时候，说不定哈罗德就会爱上别人，因而使我获得自由。他或许会死掉，或许我会死掉，或许我们都会死掉，或者会远走高飞，或者会哭哭啼啼，或者会唉声叹气，或者干这干那。同时，我脑子里并没先想着这件事，我有很多愉快的东西可以期待。

二月底，外婆组织的野营狩猎活动就要开始。海伦姨妈、外婆、弗兰克·霍登、我，还有其他好几位先生和女士，将去远处的蓝山度过十天到两周的营帐生活。那里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有琴鸟、香沟酸浆、蕨丛，以及使它们为之完美的景色。野营之后姨妈和我要去悉尼度假三个月，在那里由埃弗雷德·格雷领着到处观光，从曼雷到帕拉梅特，从圆形画景到动物园；从剧院到教堂；从饭店到监狱；从安东尼·霍登商店到帕特星期六市场。谁知道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埃弗雷德答应我让出色的评判员测验一下我的才能。我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进入音乐界吗？一个愉快的梦！除了结婚之外，我不可以在其他方面帮助哈罗德吗？

是的，对我来说现在生活是愉快的。每天小小的满足，使我忘却了难以实现的雄心。我从未想到写作一类事情。有时我也编造一个小故事，要是这故事刊登在报纸上，那是一定会整篇洋溢着欢乐和爱



情的 ,事实上 ,它很有生活气息。舒舒服服过日子 ,厕身于绅士淑女之中的确不错。这些人知道如何做到举止得体 ,他们相互致意 ,丝毫不必怕人挖苦为“献殷勤”。

我吃了一个无花果 ,一个杏子 ,一两个桑葚 ,正仔细地读着书 ,却被沿路逼近的得得马蹄声所打断。我爬上篱笆 ,看看是谁那么不要命地疾驰而来。他对着我勒住缰绳 ,我认出这人是从狗陷阱来的。他只穿了件衬衫 ,坐骑已是满口白沫 ,深红色的鼻子张得大大的 ,两肋急急地一起一伏。

“我说呀小姐 ,快把人去找来行吗 ?”他急忙说。“魏姆比特暴发了一场大火 ,而我们缺少人手 ,我这就去皮姆勃朗召集人。”

“站住 ,”我回答说 ,“我们家里的男人都不在 ,只有乔·斯洛科姆 ,我听他说他要骑马沿河走走 ,看看那烟雾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会在那儿的。霍登先生和别人都出去了 ,你马上回到起火的地方去 ,我上皮姆勃朗把人去叫来。”

“好的 ,小姐 ,这里是两封信。我的老劣马掉了一只马蹄 ,在狗陷阱就成了瘸子 ,我正在给另外一匹马装马鞍 ,巴特勒太太就把信塞在我的口袋里了。”

他把信扔进篱笆 ,掉转马头 ,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奔而去。这两封信落到了地上 ,地址朝上——两封信都是母亲的笔迹 ,一封写给我 ,一封写给外婆。我让这两封信原地躺着。母亲给我的信主要内容往往不外乎希望我对外婆比对待她好些——我对这种情感并不感兴趣。

“你上哪儿去 ?”我奔跑着穿过房子时外婆问道。

我作了解释。

“你骑哪匹马去？”

“老塔特波尔。眼下只有这匹马在。”

“好吧，你小心点，别逼着它飞快跑到跳蚤河的狭口，不然它会倒毙的，它那么胖又那么老。”

“好的，”我回答，抓起一个马勒，跑到果园，老马塔特波尔是留待紧急关头用的。我戴了顶帽子，将马套上个女鞍，像往常一样跃身上马，拼命朝相距七英里的皮姆勃朗方向驰去。来到跳蚤河狭口，我让马稍稍放慢步子，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半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人们闻风而动，朝起火方向疾驰而去。我留着喝了午茶，随后从容不迫地骑马回家。

卡特加映入我眼帘时已是夕阳西沉。我知道男人们一时回不了家，便骑了马穿过围场，准备把牛圈进栅栏。我把牛群赶回家，把小牛犊关好，卸了马鞍，把马牵回果园。随后我站在小山坡上，欣赏着景色。这一天实在热得可怕，散发着干旱气息的风，有一种使草木枯黄的威力。不过阳光一消失，风势也就减弱，此刻气温已转凉了。蓝烟空悬，绕着小山，像一张美丽的面纱。那天下午，我驰过干旱的土地，但在卡特加住宅附近，却没有严酷季节的迹象。灌溉使这个地方披上了美丽的盛装。这时我站在齐脚踝的苜蓿地里。啊，我多么喜欢这不规则的老式房子！这里处处可见一片片矮矮的铁皮屋顶，在苍翠的树丛中、在花草和果木间探出头来——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除了潺潺溪水，夜晚悄无声息——这是夏天那种甜蜜、温煦的宁静。我伸出手，拿起旁边深紫色的桑葚吃起来，甜蜜的果汁染紫了我的手指、嘴唇和牙齿。这时暮色渐深，我捡起马鞍，拿着它朝家里走去，把它放进挽具房的老地方。挽具房掩藏在无花果

树和杏子树丛中，果树枝头，结满了正在成熟和已经熟透了的果子。两位女佣已在早晨出去过圣诞节，家中只剩下外婆和姨妈。我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也看不到她们，因而料想她们已外出散步去了。我洗了手，点上灯，吃起她们为我留在桌上的晚饭来。我忽然站起来——全然不同于我平日的粗心大意，真是奇迹——我把一本书忘在吊床上了，那本书封面很漂亮，放在那里会被露水弄坏的。于是我推开晚饭，出去取书。在渐浓的暮霭中，我看到了两个白色的小信封。我把它们捡起来，拿到灯光下，打开了其中写着名字的一封信，读了起来：

不用说，我所要写的不会顺你心意。不过，现在你该放弃享乐，承担生活的责任了。你爸爸要是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懒惰了，酒喝得更多了。他负了很多债，经济上困难重重，要不是彼得·姆斯瓦特，他早就倾家荡产了。你还记得彼得·姆斯瓦特吗？是呀，他很不错，借给你父亲五百英镑，利息百分之四，也就是说年息二十英镑。这笔钱该怎么还清，你爸爸跟家里的猫一样没有办法。现在我要谈谈与你有关的部分了。姆斯瓦特先生出于同你爸爸的友情，乐意让你做他孩子的家庭教师，来冲抵借款利息。我告诉你，一八九七年一月八日星期五，你得赶到雅农，他会在那儿接你。当心记住这个日子。很抱歉我通知得那么急，可是姆斯瓦特先生要他的孩子尽快开学，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也许你会觉得这工作不如在卡特加惬意。不过姆斯瓦特先生很好，答应给你很多天假期，他给你的钱相当于二十英镑。在这种年月那也是很大一笔钱了，因为他很容易找到比你好的姑娘，而只要付一半的工钱。也就是说，他可

以让你爸爸付利息,除去支付家庭教师,还可以把余下的十英镑装进口袋里。你还得帮姆斯瓦特太太干活和缝纫,不过这对你有好处,我希望你尽力使他们满意,我还给你外婆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使我意兴全无,没有胃口来欣赏面前的精美食品了。姆斯瓦特家!送我上姆斯瓦特家!我简直难以相信!这必定是一场噩梦!姆斯瓦特家!

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但去过的人都绘声绘色地描绘说,姆斯瓦特太太愚昧无知。哎呀!那个地方还因肮脏而成为禁地!

母亲这封信的冷酷直透我心扉。为什么她没有对强加于我的事情表示些许遗憾呢?相反,她的信洋溢着一种得意之情,就因为她终于结束了我在卡特加的愉快生活。她似乎总是不愿使我愉快,我痛苦地认为其祸根是我的丑陋。一谈起格蒂总是“我已让格蒂去参加那个娱乐活动了,我们实在玩不起,可是这可怜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却没有多少乐趣。”我比格蒂长得瘦小,而只不过比她大十一个月。但妈妈一谈起我,总是说“你得考虑一下除了享受之外的事儿”。

长相难看的姑娘命里注定不可能快乐,她们的性格一定得异常乐观,才有可能期望在生活中得到乐趣。

我母亲真残酷、卑鄙、可怕,竟然要把我送到姆斯瓦特家去。我不去——就是给我五十英镑一天也不去!我不去!不,给我任何报酬都不去。

我极不耐烦地跺着脚。后来外婆来了,我把两封信都交了给她,气喘吁吁地在等候着她的判决。

“啊,孩子,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见？我不去！我不能去！我一定不去。噢，外婆别再把  
我送到那里去——我宁可死。”

“我亲爱的孩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愿同你分开，可是我  
又不能干涉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事情。要是我是母亲，我也不  
会允许别人来干涉。我对任何母亲的态度都是如此，即便你母亲是  
我的女儿，也不例外。不过，你动身之前还有时间得到你母亲的答  
复。我来写封信吧，看看还有办法没有。”

这位可爱的老太太有一种说干就干的生意人习惯，她坐定下来，  
马上就开始写信。我也写了一封——恳求母亲收回成命，求她让我  
留在卡特加，而且十分肯定地告诉她，我在姆斯瓦特家待不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因此很早就起来，等待着第一个过路人把  
信捎去寄掉。

回复——至少外婆接到了——来得比我们估计的要快。母亲不  
愿屈尊写信给我，但在给外婆的信中，把我描绘成一个自私透顶的家  
伙，心里没有弟弟妹妹们。说我不会有什么出息，成天光想着贪懒和  
安逸。母亲既然已经说了话，我是非去姆斯瓦特家不可了。

“我为你感到难过，”外婆说，“但实在没有办法，你可以在那儿待  
上两三年，再回到这里来。”

谁都安慰不了我，我不听外婆说理。啊，要是舅舅在家该多好！  
他会帮我脱离困境的。姨妈也说了一番道理，对我施加影响，劝我想  
想弟弟妹妹的利益，挑起这副担子，而我认为担子太重，我承受不了。

离开卡特加，离开幽雅舒适的环境，离开家，是一种痛苦。离别  
前的日子悄然逝去，我恨不得用浑身的重量，挡住时间的无情轮子，  
使它倒退回去。夜晚，我难以成眠，只是用泪水浸透枕头。啊，我真

不忍离开我所崇拜的外婆和姨妈，离开卡特加！

也许这不过是出于深沉的爱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这里的花朵似乎特别香甜，而太阳落入蓝色的山巅时，那阴影又多么迷人！它轻柔而爱抚地爬过来，蜷缩着，落到这块奇异古老的土地上；两岸长满蕨树的小溪里，晶莹的溪水从来没有停止过流淌——此刻我真切地看到了它，听到了它；夕阳把挂在后院洗衣间外回廊上的镜子，变成了一片火焰，牧工们总爱在那面镜子前梳洗自己。啊，我思绪万千！我似乎能闻到爬上回廊柱子和探出园门的玫瑰的清香。握笔之际，我眼前一片模糊，连稿子都看不清楚。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天气酷热，就是在阴凉处也有 110 度。这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弗兰克·霍登将在那天晚上带我到古尔—古尔，第二天再送我上汽车。星期四晚上十二点或一点钟左右到雅农，根据事先的安排，姆斯瓦特先生在那儿等我，带我到旅馆，第二天再从那里去他家。

我的手提箱和其他物品都放进了马车，几匹胖胖的马已套上了挽具，站在一棵高大的桉树的浓荫下，懒洋洋地用尾巴驱赶着身上的苍蝇。弗兰克·霍登手执缰绳，等我上车。

我疯也似的在房子里奔来跑去，最后看一眼亲切的墙角和画。随后海伦姨妈握住我的手，吻了吻我说：

“你走了，房子里的人会感到冷清的。不过你要乐观些，事情并没你想象的一半那么坏。”

我走出前门时回过头来，看到她一屁股坐到回廊的椅子上，双手捧着脸。美丽高尚的海伦姨妈！我愿她思念我一点儿，感觉到些微离别的痛苦，因为那次分离在我心头所激起的波澜，直到如今还没有

平息。

外婆热烈拥抱我，一再吻我。我爬上马车的前座，在护送人旁边坐下。他挥了一下马鞭——尘灰飞舞，车轮呼呼，我们便这么离开了——离开了卡特加！

我们越过水声叮咚的小溪，时令正是最后一批本地花朵逞威的季节，小溪两岸的黑刺李灌木，开着无数漂亮的乳白色花朵，浓郁的清香，在盛夏的热空气中，飘散得很远很远。阳光在熟悉而亲切的土地上闪耀、跳动着。我们爬上了高坡，房子不见了，清澈的小溪也同我们再见了。远处左前方，看得见五先令洼地的树木。那里，在音乐、花朵、青春、阳光、爱情和暑热的怀抱中，我度过了快乐的夜晚，那可是我的黄金时期呀！如今哈罗德·比彻姆和三十多个牧工在哪里呢？一个月之前，他们都称他主人，由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一切都过去了。卡特加的快乐日子已经逝去，就像周围的小山溶入蓝色的模糊轮廓那样，淡化了。

## 第二十七章

### 我的旅程

这是一辆轿式大马车 ,形状颇像公共汽车 ,遮篷与座位同车轮平行。车子的后部不是门 ,而是一块弹簧车式的大挡板 ,挡板已经卸下 ,我们爬进座位后 ,才重又被安上 ,遮住了车屁股的一半。行李都靠挡板堆着 ,用绳子牢牢地捆住。这么一来 ,站在地上的人就只能看见旅客的头部了。要是翻车 ,我们都会陷入困境 ,因为唯一的出路是从马车夫座位的背后爬出去 ,那座位齐胸高 ,万一出了事 ,那一定是十分尴尬的。

我和弗兰克·霍登客客气气地告别了。我上身探出窗外 ,挥动着手绢 ,直到他消失在道路拐弯的地方。

那正是正午时分。在阴凉处 ,温度计上也标着 112 度 ,而灰尘简直可怕极了。腾起的尘雾如此之浓 ,我们从座位上看去 ,连拉车的五匹马都难以分辨 ,因此随时有与来往车辆相撞的危险。车厢内很挤 ,一共有十六个旅客。大家坐定后 ,车子启动了 ,我才发觉我是女性的唯一代表 ,我被夹在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男子和一个中国人之间 ,对



面坐着一个土著黑人和一个长着红胡子的男人。在离我很远的座位上 ,坐着一位议员 ,他光顾了自己选区的新年马赛 ,此时正高谈阔论 ,向他的同伴讲述着“马儿的表现 ”。我发现那位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是位职业骑手。他得知我是名噪一时的养马人迪克·梅尔文的女儿后 ,便对我非常友好 ,从座位下的一个铁皮盒子里拿出两个苹果给我 ,还取出他的马鞭让我看。

我与那位骑手交换了位置 ,坐到一个有些文学头脑的绅士旁边 ,在如烟的尘雾、隆隆的车声和邻座关于马赛的闲聊中 ,与他交谈了对某些书的看法 ,他们都待我很好——送水果给我 ,替我找水喝 ,还轮流看管我那顶宝贝帽子 ,因为它经不住压 ,在行李中间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没走上一半路 ,那几匹马便精疲力竭了。所有的男人只好下车 ,在灰尘与闷热中 ,几公里几公里地步行 ,当然这无助于培养温良的脾性 ,因而马车夫备受挖苦和嘲笑。他已经在这五匹马身上用坏了两条马鞭 ,劳累和酷热弄得他汗如雨下 ,在沾满尘灰的脸上 ,留下了一条条泥泞的沟渠。那位职业骑手也取出他加了重量的马鞭来帮忙 ,有些乘客挥动着木条 ,嘴巴里骂骂咧咧。一位路过的牛车夫使劲鞭打着马儿 ,产生了骇人的结果 ,可怜的牲畜身上躺着汗水和血水。

“真是活见鬼 ,你为什么不弄几匹像样的马呢 ?”那位红胡子乘客责问他。

车夫解释说 ,部长一行租了他最好的马队去视察矿井去了 ,而一位兄弟车夫因马匹“被劫 ” ,借了他两匹马。他没有办法 ,只好用几匹在休整的马来凑合。此外 ,暑热与超载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 ,我们还是都设法赶上了火车 ,只是来不及吃些东西了。人人看上

去都像怪物 ,尘埃已把头发染成了灰白 ,也使我们的脸上积满了污垢。男人们悉心照料着我 ,仿佛我是特意被托付给他们似的。一个人弄来了票子 ,另一位替我找到了一个座位 ,而第三个人负责我的行李。换车时他们也一样考虑得很周到。我们踏上了新的旅程。外婆为我收拾了一大箱好吃的东西 ,我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男人们提供了饮料 ,大伙举行了一次愉快的野餐。我们还把窗子放下来 ,透一点儿新鲜空气。

我喜欢火车的疾驰 ,爱听它的咆哮 ,希望此时此刻它永远永远向前 ,既不使我有思考的余地 ,也不让我停下。可是 ,哎呀 ,一点二十分时我们在雅农停车了。那里 ,一个男人打听着一个叫梅尔文的年轻姑娘。旅伴们帮我把行李放在一起 ,我便下了车。

“再见了 ,先生们 ,谢谢你们的好心照料。”

“再见了 ,小姐。别客气。我们有些人也许还会再碰到你呢。再见 ,再见。”

巨大的火车一声长啸 ,一阵颤动 ,继续往前飞驰 ,驶进了夜幕之中 ,把我留在一个小小的月台上 ,我感到孤独 ,感到难过 ,可是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在乎。

姆斯瓦特先生扛着我的大部分行李 ,我拿着其余部分 ,在黑暗中艰难地行走着 ,双方都没有吭声。旅店老板已经把钥匙交给姆斯瓦特 ,因此我们不必惊吵住客就可进屋。姆斯瓦特陪我到了卧室 ,我迅速钻进被窝。

## 第二十八章

### 走向生活

这段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狂喜也罢 ,出名也罢 ,欢乐也罢 ,甚至连诗人都无法想象的激动也罢 ,都无法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即使痛苦地活上一百岁 ,我也忘记不了那些日子。我要一字一句真实地把它描摹下来。

从雅农到姆斯瓦特的住地巴尼山隘为二十六英里 ,他驾了一辆轻便马车把我接回去。

一路上 ,我很喜欢我的主人。当然 ,就能力而论 ,我们毫无共同之处 ,很难成为融洽的朋友 ,不过我很欣赏他在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上通情达理 ,也欣赏他为人率直与谦和。他很无知 ,在他所胜任和合适的领域 ,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识见 ,但尽管如此 ,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男子汉。

他和我父亲在孩提时代曾在一起。很多年很多年之前 ,姆斯瓦特的父亲是我父亲农场上的一名铁匠。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 ,虽然当时地位有别 ,但仍然确立了友谊 ,这种友谊继续着 ,并在今

天结出了果实。我真希望当初两位青年之间怀着敌意 ,而不是友情。

我们九点钟离开了雅农的旅店 ,下午两点左右到达目的地。

我逐渐变得乐观起来 ,开始以清醒的目光看待现实。反正我迟早总要经受生活的考验 ,何不现在就开始呢?也许姆斯瓦特并不那么坏。虽然他们很肮脏 ,但只要我巧妙地建议采取一些措施 ,他们是会乐意改进的。我不怕干活 ,我能干很多事情。但是当我进入巴尼山隘时 ,这些念头就像牛奶场主多余的牛犊一样被消灭了。我们驶下坡到了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上 ,这条路通向住房 ,那房子建立在一个峡谷中 ,两座陡峭的石山之间。山上没有树 ,所以看起来像堵狰狞可怖的石墙 ,拔地而起 ,阴凄凄犹如监狱。

六条狗、两头供玩赏的小羊、两两头猪、二十来只鸡 ,还有那实际上只有八个、而看上去好像不下十二个的孩子 ,以及姆斯瓦特太太 ,一听见我们到来便一齐拥出了后门。由于无知和懒散 ,而不是由于贫困——姆斯瓦特曾吹嘘他殷实的银行存款——那些孩子是我所见到的最邋遢的捣蛋鬼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 ,身上那些该遮盖的部位竟都赤裸着。他们多数长着红色的头发和大而下垂的嘴巴。姆斯瓦特太太是个看上去挺顺眼的大胖女人 ,没有文化 ,她的龌龊与零乱简直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她没有穿袜子的脚踝巨大而松弛 ,露在不系鞋带的平头靴上面。她的衣服破了 ,靠近喉咙的地方没有扣上纽扣 ,结果露出了我平生所见的最不干净的脖子。她怀抱着婴孩 ,像抱一卷布一样 ,那孩子死命叫着 ,而其余的孩子扯着她的裙子 ,把头埋在褶皱里 ,活像很多鹌鹑。她向我打了招呼 ,很响地亲了我一下 ,把手中的婴儿交给大孩子 ,一个十四岁的姑娘 ,一把抓起我的箱子 ,仿佛轻似羽毛 ,迈着粗重的步子 ,消失在屋里了。她放好箱子又返回

来 ,邀请我进屋 ,我跟在她屁股后面 ,她的孩子又尾随着我 ,穿过最脏的走廊 ,进了最脏的房间 ,坐在最脏的椅子上 ,凝视着其他就我所知是最脏的家具。我惶惶然四顾 ,那污秽、肮脏和极度的愚昧 ,使我感到非常压抑 ,四肢不由得战栗起来。我恨不得立刻回到我所迷恋的卡特加去。我未待片刻 ,便觉得自己无法在这儿生活下去了。

“你吃饭了吗 ?”我未来的女主人粗声粗气地问 ,显得没有教养。我回答说没有。

“那你一定饿坏了 ,不过我马上就会给你准备好。”

她把一块又皱又脏 ,看上去令人恶心的桌布 ,放到沾满灰尘的桌子上 ,又砰的一声压上一副齷齪的刀叉 ,两个开裂的盘子 ,两只没有柄的杯子和缺了口的碟子。接着她端来了一盘带钾硝而发红的咸肉 ,一盘没有烘透的又干又黑的面包 ,随之返身进厨房去沏茶 ,她不在的时候 ,两个孩子开始干起架来 ,其中的一个一把抓住了桌布 ,“哐当”一声 ,桌上的展示品全都掉下地来 ,肉盘子破了 ,肉掉在满布尘灰的地板上 ,本来就警惕地等待着时机的猫和鸡们 ,正好乘机下手。姆斯瓦特太太端着茶回来 ,滴滴答答洒了一路。她在两个孩子的头上各打了一下 ,把他们赶跑了 ,两个孩子就像众所周知的小镇公牛那么嚎叫着 ,我真为他们鼓膜的安全担惊 ,恐怕他们的母亲未必意识到他们有鼓膜。她一把抓起那块肉 ,在油腻的围裙上揩了一下 ,拿在手里 ,等找到了盘子才放下。这时候其他的孩子已经把别的东西收拾好了 ,一只杯子破了 ,换了另一只没有柄的杯子。

这时姆斯瓦特先生到了 ,从碗橱角落摸出一个酒瓶 ,喝了几口朗姆酒 ,随后邀请我坐下吃饭。

没有牛奶。姆斯瓦特饲养的几乎全是羊。少数几头奶牛供应家

用的牛奶,但由于天旱,奶牛们已经几个月没有产奶了。姆斯瓦特太太因为没有糖而表示抱歉,说是用完了,忘了去买。

“你这个该死的蠢东西,没有抓住我赶车上镇的好机会,我说不定要过几个月才去一趟呢。不过糖也不怎么的,一段时间不吃这没用的奢侈品也照样活得好好儿的,”姆斯瓦特先生带着说教的口吻结束了这番话。

孩子们坐成一排,张着嘴巴,惊讶的大眼睛满怀好奇,一眨不眨地瞪着我,我直觉得想逃到什么地方,尖叫几声,以排遣过分紧张的歇斯底里的感觉。然而我克制住了自己,问他们是不是一家人都在这里了。

“除了彼得都在了,玛丽·安,彼得哪儿去了?”

“他到红山牧羊去了,天黑才能回来。”

“彼得已经是大人了,”一个小男孩说,显然为这个家庭成员而感到自豪。

“就是嘛,彼得二十一岁了,长胡子,还刮脸,”最大的一个女孩子说,那神态告诉我,她希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她看见彼得会大吃一惊,”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说,但让人听得见她的话。

姆斯瓦特太太告诉我,在彼得和莉莉之间,三个孩子夭折了。正因为如此,这位今天缺席的儿子比他的弟妹们年龄要大得多。

“那你生过十二个孩子了?”我问。

“是这么回事,”她回答,大笑起来,仿佛这是个玩笑。

“今天早上,男孩子们在树上发现了一个蜜蜂窝,就一直在那儿掏着,”姆斯瓦特太太继续说。

“是呀 ,有很多迹象 ,”我回答。这儿是蜂蜜 ,那儿是蜂蜜 ,到处都是蜂蜜。在臭烘烘的桌布上 ,蜂蜜也成了很多种脏物之一 ,地板上、门上、椅子上、孩子们的头上、杯子上全都是蜂蜜 ,姆斯瓦特得意地说总要过上两天才擦得掉。

“饭”后 ,我要了一瓶墨水和几张纸 ,给外婆和母亲涂了几句 ,报个平安。我决定用些时间理一下头绪 ,然后请求从巴尼山隘中解脱出来。

我请我的女主人指点一下我睡觉的地方。她带我到了一间还比较像样的小卧室。假如我不感到寂寞 ,不希望罗丝·简跟我睡的话 ,我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我打量了一下外貌漂亮、眼睛温存、身子很脏的小罗丝·简 ,告诉她的好心肠母亲 ,我一点也不寂寞 ,因为我内心虽然有一种令人厌恶、令人颓丧的孤寂 ,但它决计不是用一个肮脏的野孩子为寝侣就可以救治的。

她一走掉 ,我便拴上门 ,倒在床上哭了起来——一时热泪纵横 ,泪水烧灼着我的面颊。我哭泣着 ,浑身颤抖 ,脑袋一阵剧痛。

啊 ,我周围的声音是多么刺耳呀 !沉重的脚步声、粗俗、尖利的嗓门儿都说明不但缺乏教养 ,简直是毫无教养。跟我在卡特加所听到的外婆那清脆悦耳的嗓音 ,姨妈低沉而文雅的声调全然不同 ,而这种差别却偏偏由我来目睹和感受。

然而 ,不久我便镇静下来了 ,责备自己实在是个傻瓜 ,这么哭哭啼啼。我要写信给外婆和母亲 ,把情况解释一下 ,肯定会引起她们的注意 ,因为她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鬼地方什么个样子。我只要耐心再等待一会儿 ,我又可以享受到卡特加的乐趣了。尝过这个地方的滋味以后 ,我会对它更加迷恋。离开卡特加之前 ,我在噩梦中见过姆

斯瓦特家 ,但实际情况比梦中见到的要坏得多。

房子是木板结构 ,没有上石灰 ,屋顶很低 ,近处不见树的踪影 ,所以太阳的热力令人无法忍受。它从两边的岩石反射过来 ,集中在房子上 ,使它像个火炉 ,连回廊上也有一百二十度。我不明白姆斯瓦特为什么要把房屋建造在这个洞里 ,也许是因为它靠近水源 ,使他觉得这地方有可取之处吧。

想到自己对这一切不必忍受很久 ,心里也就舒畅些了。我擦了眼睛 ,离开屋子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孩子们看见我走开了 ,而且根据他们对我的议论来判断 ,认为我不会马上返回。我在与卧室毗连的餐室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彼得回家来了 ,孩子们围住他 ,把新闻告诉他。

“她来了吗 ?”

“来了。”

“她什么样子 ?”

“啊 ,完全是个小不点儿 ,还没莉莎大呢 !”

“而且 ,彼得 ,她的手很小 ,跟雪一样白 ,就像妈妈从茶叶罐上撕下来那张画上的女人一样。”

“是呀 ,彼得 ,”另一个声音附和着 ,“她的脚也那么小小的 ,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

“那不光是因为她脚小 ,还因为她像画里的人一样有一双漂亮的鞋子。”另一个说。

“她的头发上扎着两大条缎带 ,一块在头上 ,一块在后脑勺 ,比莉莎放在箱子里准备上镇时用的那一小条好得多。”

“你说得不错 ,”响起了姆斯瓦特太太的嗓门儿 ,“她的头发一直



拖到膝盖上 ,辫子跟你的胳膊一样粗。她写信的时候 ,动作快极了 ,你简直看不出她的手在移动。她用的字文绉绉 ,没有读过书的人是看不懂的。”

“她有三根饰针 ,领带比你最好的一条 ,就是你留着等去看苏塞·达菲时戴的还漂亮 ,”莉莎诡秘地咯咯笑起来。

“你住嘴 ,要不我会给你一记耳光 ,”彼得怒气冲冲地说。

“她跟妈不一样 ,彼得 ,这儿很胖 ,中间很小 ,仿佛要折断似的。”

“一个下等人 ,但雄心勃勃 ,”彼得说。“吉米 ,我敢肯定 ,她会使你坐得直直的。”

“我要使她坐得直直的 ,”吉米反驳着 ,他比莉莎大些。“她以为自己时髦 ,实际上只是老梅尔文的女儿 ,受爸爸的雇用。”

“彼得 ,”另一个说 ,“她不像你那样脸上全是雀斑 ,也不像莉莎的脸那么黑 ,这儿白里透红。”

“我敢说她不可能让我屈服 ,不管她的皮肤怎么样 ,”彼得粗野地回答。

无疑正是这种想法 ,促使他下午早些时候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同我握手 ,眼睛里闪过骄横的神色。我竭力友好相待 ,尊重他 ,和颜悦色地谈论闷热的天气 ,结果他倒反觉得有些尴尬 ,看到有机会脱身时 ,才松了口气。我暗自笑起来 ,不再担心彼得会惹麻烦了。

晚饭时餐桌的安排跟以前一模一样。室内点着两支牛蜡烛 ,是用低劣的牛油做的 ,那气味就像旅途中的骑手所形容的 ,实在难闻。

“弹一支曲子给我们听听吧 ,”饭后姆斯瓦特太太说 ,这时莉莎和罗丝·简已经把桌子清理好了。残羹剩饭 ,统统弃置在地上 ,让那些鸡第二天早晨来啄。

孩子们躺在陈旧的沙发上和椅子上 ,他们经常就那么睡着了 ,等他们父母亲也去休息时才把他们叫醒 ,他们吵吵闹闹 ,而且不管有多脏 ,连衣服都不脱 ,倒头就睡。

我立刻同意了姆斯瓦特太太的要求 ,心里想我被迫滞留在这里期间 ,至少还有一大安慰 ,我要把所有的空余时间来弹钢琴。我打开钢琴 ,用手帕掸了一下琴键上的灰尘 ,开始弹起科瓦尔斯基的《匈牙利进行曲》开头几个音符。

我曾听说过有的钢琴听起来像铁皮盘子相撞的声音 ,可是这架钢琴远比铁皮盘子还难听。每一个掀下去的琴键不再跳起来 ,而我设法让它们跳起来后 ,发出的声音叽叽嘎嘎 ,那种不和谐和刺耳之状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在这样的东西上根本不可能弹出曲调来。它由于一开头就没有什么价值 ,已在尘埃、酷热、阵风中度过了不少年头。往昔它曾奏出过音乐 ,而如今这迹象已荡然无存了。

我心灰意懒地关上钢琴 ,竭力忍住眼泪。

“不好使吗 ?”姆斯瓦特太太问。

“不行 ,琴键跳不起来。”

“好 ,罗丝·简 ,她弹琴你帮她拉键。”

我又试了一下 ,我弹 ,她拉。我立刻发现没有人能欣赏音乐 ,或者知道音乐是什么。因此我发狂似的两手敲击着琴键 ,常常是所有指头一齐按下 ,而发出的声音越响他们就越喜欢。

## 第二十九章

### 走向生活——续篇

姆斯瓦特先生十分友好地告诉我,我可以从星期一早上起履行我的职责,星期六和星期天休息。星期六,天气又闷又热,令人厌恶,日子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把旅行服上的灰尘掸掉,做了些缝缝补补的活儿。第二天早晨下起雨来了,这真是上帝的恩赐,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下雨,也是我在巴尼山隘逗留期间唯一的一次。

这是个讨厌的安息日。孩子们在雨中推推搡搡,就这么闹着玩,弄得浑身湿淋淋的,小一点的几个情况最糟。而自始至终,他们的父母没有劝说过一句。雨水一淋,他们感到冷了,便坐在地板上,粗野地大叫大嚷。

星期天,彼得总是骑着马溜一阵子,今天因为被雨所阻,便在家睡了一觉,抽空给狗做了个口套。

从早饭到中饭这段时间,我关在房间里给母亲和外婆写信。我没有用什么狂言怒语,也没有说什么对长辈不该说的话。我冷静而

谨慎地写了那些信，照实把情况解释了一下，要求外婆把我领回卡特加去，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巴尼山隘的生活。我告诉母亲，我又写信了，问她要是不同意让外婆再收我的话，能不能替我另外再找一个工作——什么工作我都不在乎，只要让我从姆斯瓦特家脱身就行了。我在信上写了地址，贴了邮票，把写好的信放在一边，等待机会发出去。

姆斯瓦特先生识字不多，勉强可以看书，遇到长的字边拼边认，短的字就囫圇吞枣。早上和下午他都在细读地方报纸——巴尼山隘唯一能见到的出版物。这一期上刊登着一长串牲口和农产品的价格，它完全使这位读者着迷了。一位富有艺术气质和文才的高雅之士，初次拜读某些意气相投的诗作所产生的狂喜，跟姆斯瓦特在阅读那张长长的价格单子时，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相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见鬼，上星期二猪价上涨了！现在要拿这个挣钱，倒正是时候，”他会激动地大叫起来，或者嚷着“小麦涨到了一先令一蒲式耳了！我的天哪，今年我要多种一倍小麦了。”他吃力地看完以后，又回到开头的地方。

他的妻子整个下午端坐不动，光唠叨，不干事。我想找些书看，但屋里唯一的书是一本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圣经》，以及姆斯瓦特认真写着的日记。我得到允许可以打开看看，日记上记着：

## 九月

1 日：晴。去鬼怪河寻找一头母牛。

2 日：晴。给栗色母马上马蹄铁。

- 3 日：晴。参加陪审团。
- 4 日：晴。把羊赶在一起，六十头母羊。五十二头阉羊。
- 5 日：阴。去达菲家。
- 6 日：晴。戴夫·达菲来串门。
- 7 日：晴。用绳子套住红色小雌马。
- 8 日：大雨。卖掉了灰色马的小驹子。
- 9 日：晴。上红山找一匹马。
- 10 日：晴。发现三头羊死在四方围场上。

我合上日记，放回原处，叹了口气。这小小的记录是日记作者狭窄、枯燥的生活的忠实写照。周复一周，日记都一模一样——对沉闷单调的生活作了沉闷单调的记录。我觉得如果我被迫长久过这种生活的话，我准会发疯。

“爸爸有很多很多日记，你想读吗？”

日记都拿来了放在我面前。我问姆斯瓦特先生，一年中什么时候最活跃，他告诉我是剪羊毛和收割期间，我翻开了十一月份的日记。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

- 1 日：晴。开始把羊赶在一起。
- 2 日：晴。数羊，灰尘很多，少了二十头。
- 3 日：晴。开始剪羊毛。乔·哈利斯把手割开了，很严重，他后来回家了。
- 4 日：大雨。因为下雨，停止剪羊毛。

随后我跳到了十二月份的记载。

## 十二月

1 日：晴。热，打下麦子六十袋。

2 日：晴。很热，打死了一条蛇。

3 日：晴。热风，在河里泡了一会儿。

4 日：晴。拿到了卖羊毛的钱，每头  $7\frac{1}{2}$  先令，羊肚毛  $5\frac{1}{4}$  先令。

5 日：晴。热透了。从塔特萨寄来一个通知。

6 日：晴。在达菲家见到了乔·哈利斯。

读这种日记毫无乐趣可言，于是我想跟姆斯瓦特太太攀谈几句。

“你呆呆地在想什么呀？”

“我边看着雨边想，要是继续下些时候的话，每头羊要多值一两个先令呢。”

我该怎样度过这一天呢？我总是坐不定的，即使忙着干一件事的时候也是如此。简·简舅舅总是数落我，说我心思可以同时转到六个地方上去，连五分钟都坐不住。所以要度过整整一天实在是一种忍受——没有书看，没有琴弹，外面太湿出不去，没有人可以交谈，要睡又睡不着。为了解闷，我早早地上了床，很晚才起来。我无事可做，光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被疯也似的悔恨所折磨。我想象着卡特加此刻会发生什么，上周的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就这么想着想着，直到自己也厌烦起来。

上学之前我的任务是摆桌子，整理床铺、掸灰尘、扫地以及给

女孩子们“梳”头。放学后我得补衣服、缝制东西、再次摆桌子,轮换着喂孩子和熨衣服。听起来事儿很多,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我的时间用了还不到一半。所谓摆桌子,事实上徒有虚名,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至于熨衣服,除了我自己的,也不过几件,因为姆斯瓦特先生和彼得不穿白衬衫,而爱用纸头领子。姆斯瓦特太太洗衣服,揩揩拭拭,还煮牛肉,烘面包。周复一周,天天都是牛肉面包,菜单一成不变。多数九口之家的农村妇女,是没有什么闲情逸致的,不过姆斯瓦特太太却自有办法,可以整天在很脏的床上滚来滚去,与很脏的婴孩闹着玩,这孩子长得很胖,跟姆斯瓦特太太一样的好脾气。

星期一早晨我把五个学生(莉莎十四岁,吉米十二岁,还有小一些的汤米、萨拉、罗丝·简)安排在屋后的小披间里,这个披间被划作教室,并贮藏面粉和岩盐。像其他房子一样,它也是木板结构,才装上去时十分挺括,但在高温下就收缩了,很多裂缝大得可以伸进胳膊。星期一——雨后——风从缝隙中刮进来,砭人肌骨。不过日月易逝,炎夏和干旱又开始了无情的肆虐。我们常常被强劲的阵风吹得黝黑,房间里飞沙走石,我们只好把头抱住,直至风息。

星期二一个警察送回传票,我把该寄的信交给他,随后焦急地等待着回复,盼着高高兴兴地脱身。

最近的一个邮局离家八英里,他们派吉米骑着马去取信,一周两次。每个取信日我都是带着战栗的期待心情,注视着这孩子沿着坎坷的道路朝房子方向过来,可是得到的回答始终是“没有学校老师的信”。

一周,二周慢吞吞地过去了。啊,那些没完没了的日子,是一种

慢性恐怖。三周后的一天,姆斯瓦特先生上邮局去了,我事先不知道。他突然交给我两封信。信上是母亲和外婆的笔迹——我一直急切地等待着——而此刻信终于来了,我却却没有勇气在旁人看着我的时候把它拆开。我整天把两封信揣在怀里,直到工作结束以后,我才独自躲进房间,撕开信封,先看外婆的信,内中还夹着另外的一封。

我亲爱的孩子:

因为我等着同你母亲商量,所以这封信耽搁了很久。我愿意把你接回去,但你母亲不同意,所以我不能居间干涉。我寄上你母亲写给我的信,让你知道一下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处境。你在那儿要好好儿干。人在世上并不是万事如意的,我们应当顺从上帝的意志,他总是……

#### 母亲给外婆的信

我亲爱的母亲:

西比拉竟然写信给你,让你操心,我为此不胜担忧。不要去理睬她,她只不过是那个地方不习惯罢了,很快就会安心的。她总是给我惹麻烦,她的抱怨无疑也言过其实,因为在家时她也从来没有满意过,所以你别去理睬。她这种倔强性格的结局如何,我心中无数。我希望姆斯瓦特会驯服她,因为那对她没有好处。

她绝对必须留在那里,所以请你勿给她出别的主意。

#### 母亲给我的信

我亲爱的西比拉:

我希望你不要写信去打搅你那可怜的外婆,她一向待你不



薄。你应当努力忍受,不能期望那个地方跟在卡特加度假的日子一样。当心无论谁都别得罪,不然我们会很尴尬的。那地方有什么不好?要干的活儿太多?吃不饱?他们待你不好,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为什么你不能理智些,不再提上别的地方去呢?因为这根本不可能。你不留在那里我们就无法偿还债钱的利息。我一向待你不错,你至少可以拿这来报答我,你知道我们的处境。求求上帝……

我蔑视和痛恨母亲,把她的信撕成碎片,扔出窗外。啊,这两封信毫无同情心!母亲强迫我来到这里:要是我自愿来而又叫着急忙要换地方,那便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她是不顾我的恳求逼着我来的,而现在对我的呼喊却无动于衷,连母亲都拒绝我的恳求了,我在人间还可以向谁求助呢?

母亲与我之间毫无共同语言,我们的性格截然不同。她十分讲求实惠,她的雄心和愿望无一不着眼于现金。她很有贵妇风度,虽然不具诗人或音乐家的气质,却可以就这方面的话题参与交谈,还能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年轻时她就是被人朝这方面培养的。要是她生来是个农民,那她会做一个农民,实现一个农民会有的愿望。她不理解我,就像我不理解手表的零件一样。她把我看作一个心怀不满、离经叛道、鬼迷心窍的坏孩子,而她这么做正是要使我改邪归正。她会觉得姑息我就是罪过。心里冷静下来以后,我便不去责备她的信了。她是按她自己的观点在履行职责,而且,外婆也是因为她对父亲的态度而不来搭救我的。博希厄家并不对父亲怀有敌意,但他们讨厌他饮酒无度,所以从来不上波索姆谷来,也没有因为父亲的失败是由于

值得同情的理由而给予应有的帮助。

读完信我号啕大哭 ,痛苦的情绪支配着我 ,使我哭得浑身抽动起来。我被姆斯瓦特太太“砰砰”的敲门声和探问所惊醒 :

“什么地方不舒服 ,孩子 ? 家里来了坏消息吗 ?”

我奇迹似的恢复了平静 ,回答她说没有 ,我不过有些想家 ,很快就会好的。

我再次写信给母亲 ,但我无法当真说我吃不饱 ,或者受了虐待 ,因为根据姆斯瓦特家的条件 ,他们待我已经很不错了。母亲对我的诉苦置之不理 ,反而告诉我 ,不要抱怨生活单调 ,要是收拾一下房子 ,对我会有好处。

我按母亲的劝告要求姆斯瓦特先生做一个围栏 ,把房子围起来 ,不然房门一开 ,鸡和猪一拥而入 ,就根本谈不上保持房子的雅观了。

姆斯瓦特先生倾向于同意我的建议 ,但她妻子坚决反对 ,说这么一来 ,家禽就吃不到落在地上的残肴了。“把它扔到围栏外不就得了吗 ?”我问。但她认为那样会造成很大浪费。

接着我又建议将钢琴调一下音 ,但他们双双不赞成这种可怕的浪费。“钢琴的声音很好 ,有什么毛病 ?”

后来我又建议将孩子们收拾得整洁些 ,可是反而因此受到孩子的父亲的侮辱。我要他们穿得时髦一点 ,但他说 ,要是这么干 ,他就会像我的父亲那样立刻变成穷光蛋。我发现这就是这一家人对我的看法 ,我不过是手头拮据的老梅尔文的女儿 ,因此我对孩子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使我很难当好他们的老师。

一天吃饭时 ,我问女主人是不是希望我教一教孩子们饭餐桌上的规矩。她的丈夫回答说“当然” ,因此我就着手教了。

“吉米，你不可以把刀放在嘴里。”

“可爸爸也放的，”吉米回答。

“不错，”爸爸说，“今天我比没有把刀放在嘴里的人要富。”

“莉莎，不要把整块面包硬塞进嘴里，把面包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妈也没有切，”莉莎回嘴。

“你还是对他们别来这一套吧，”姆斯瓦特太太咯咯地笑起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她的孩子，由于无知而不支持我的权威。

那是我教他们行为举止的唯一一次尝试。在赞成与反对的力量那么悬殊的情况下，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况且家里的刀叉又不够一人一份，我没有办法向他们灌输掌握刀具的正确方法。

姆斯瓦特太太只有一个炊具，什么菜都在那里面煮。洗涤用具只有一个小桶。在食品方面，除了面包和牛肉，很少有别的可吃。这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改善些。

对他们来说，宗教呀，享乐呀，举止呀，生育呀，爱情呀，体面呀，诸如此类，都是为了占有金钱，而他们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可怜地苦挣苦熬。

一个施展了经商能力，因而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人，必定有值得羡慕的智力，可是像巴尼山隘的姆斯瓦特那样发迹则一定卑劣、贪婪、褊狭、没有灵魂——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同时代人中跟我最格格不入的。

我再次写信给母亲，却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我还有一个希望：写信给海伦姨妈。她好像了解我，知道我的心情如何。

出于这一想法，我请她为我求情。我一向认为她有别于普通的

教徒 不会说出伪善的话来 ,可是她的回信却给了我当头一棒。她说生活中不乏磨难 ,我应当努力耐心地背负这小小的十字架 ,到了年底 ,他们可以把我将回卡特加。一年 ! 在巴尼山隘要待一年 ! 这种可能性简直使我发疯。我提起笔来 ,写信狠狠地将姨妈责备了一通 ,结果她不屑于回信。从那时至今 ,她硬是不理我 ,从不向我传递一个普通的信息 ,也不在写给我母亲的信中偶尔提一提我的名字。

海伦姨妈 ,甚至像你——世上最好的女人——的友谊 ,也经受不住一个心灵不堪负担的孩子那歇斯底里的哀诉 ,人间还有什么坚如磐石的友谊呢 ?

前任家庭教师是个性情古怪的家伙 ,在来巴尼山隘之前 ,曾在疯人院里待过些时间 ,她对孩子们放任自流 ,结果他们不懂得该如何约束自己 ,胆子很大。父亲在家时 ,他们也并不想顺从 ,而他一离开 ,我便备受折磨。孩子们的母亲对他们的恶作剧一笑置之 ,懒洋洋地听之任之 ,从来不去管教他们。

要是我走出屋子想把他们摆脱掉 ,他们会跟在我后面 ,大喊大叫 ,以表示对我的蔑视。我一责骂他们 ,他们便马上正告我 ,他们并不打算“向老梅尔文的女儿屈服 ,因为梅尔文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傻瓜 ,荡光了财产 ,还要向爸爸借钱”。

要是我躲进自己的房间 ,他们便从缝隙里塞进木条来 ,还向我做鬼脸。我知道向他们的爸爸告状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们的妈妈会谎报军情 ,因此他不会拿我的话去反驳他们 ,一位女邮政局长有过类似的经历 ,她抱怨吉米捣蛋 ,却反被他父亲侮辱了一通 ,因为在他看来 ,儿子是完美无缺的。

那时姆斯瓦特经常不在家 ,由于天气干旱 ,有些羊不得不易地饲

养。为此 ,他在离海岸八十英里的地方租了一块地。他把羊委托一个人照管 ,自己则经常去巡查。有时他一连两个星期不回家。彼得整天在外面干活 ,于是孩子们就充分利用了我无法防患的处境。吉米是罪魁祸首 ,要是没有他 ,其余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我本可以一开始就狠狠揍他 ,但是家里经常来信 ,叫我不不要得罪他们的父母亲。而我明白 ,我要治他们的流氓习气就得采取措施 ,而一采取措施就会立即跟他们的母亲结怨。可是在姆斯瓦特外出三周期间 ,吉米十分胆大妄为 ,因此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制服他。我弄到了一根鞭子——很小的一根 ,因为他们母亲坚决反对体罚——吉米像往常一样在课上对我无礼时 ,我就打了他一下 ,打在他的大衣袖子上。这么轻轻的一下 ,就是连学步的娃娃都不会哭 ,而这条大牛犊却发出了一声疯也似的长嚎 ,张大嘴巴 ,口水直淌 ,流到写字板上。而其余的几个齐声嚎叫 ,令人胆战心惊 ,弄得我也有些发慌 ,但我决定不让步。我又打了他一下 ,结果他又是尖叫 ,又是咆哮 ,让他母亲给听见了 ,她颤颤巍巍 ,仿佛置于高跷上的一吨砖头 ,赶来解救儿子 ,平时沉静柔顺的眼神里 ,露出大惊小怪的表情。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像抖一只耗子一样地摇晃我 ,把我那根无害的木条折成一截截 ,朝我脸上扔来 ,并拍拍吉米的肩膀说 :

“可怜的孩子 ! 只要让我知道 ,她就休想碰我们的吉米。当然是你不通情理 ,要是我不赶到 ,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径直朝我的卧室走去 ,钻进自己的房间 ,那天下午就没有再去教课。孩子们将门把手弄得咣当咣当响 ,一边还嘲笑我 :

“她以为她打了我 ,可是妈妈把她弄得服服帖帖 ,老穷光蛋梅尔文的女儿 ,想在我们面前摆威风 ,办不到 !”

我装作没有听见 ,我无处求助。姆斯瓦特会相信家里人说的一套 ,我母亲会责备我 ,她会想一定是我的过错 ,因为我压根儿就痛恨这个地方。

姆斯瓦特太太叫我去用饭 ,我说我不想吃。我彻夜未眠 ,打算孤注一掷。第二天早晨我决定要么制伏他们 ,要么卷铺盖走路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如果在浩瀚的人世间 ,我就只有这么一点价值 ,那我还不如去死——在必要时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早晨一切照常。我仍履行我的职责 ,按时将学生们弄进教室。早晨没有什么执意的反抗 ,但我觉得吉米在等待时机跟我作对。这一天天气很可怕 ,灼热的风刮个不停 ,夹带着来自利佛里那平原的红色尘埃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层雾气。厨房里的陶器制品热得烫手 ,拿到饭厅时得用布裹着锅柄。午饭时 ,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楹椴树丛中 ,弄来一根尖尖的木条 ,偷偷地把它放在教室里的面粉袋中间。一点半时 ,我把学生带进教室 ,充满自信地叫他们做作业。三点钟之前 ,风平浪静。可是三点钟写作课一开始就来事了。吉米在吸墨水时用笔将墨水瓶底敲得“咯咯”响。

“吉米 ,”我和颜悦色地劝告着 ,“别用笔那么戳瓶底 ,要弄坏的。吸墨水没有必要把笔捅到瓶底。”

“咯 ,咯” ,吉米的笔仍那么响着。

“吉米 ,听见我同你说话吗 ?”

“咯”的一声 ,他的笔又捅到了瓶底。

“詹姆斯 ,我在同你说话 !”

“咯”的一声 ,他的笔再次响起来。

“詹姆斯 ,”我严厉地说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他故意跟我作对 ,更加起劲地把笔捅进墨水瓶里。莉莎得意地“哧哧”笑起来 ,其余小的几位也不甘落后。我平静地取出木条 ,狠狠地揍在这个执拗的学生身上 ,他肮脏的大衣上扬起了团团尘灰 ,他的笔从手指间掉下 ,墨水瓶也倒翻了。

他故伎重演——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叫声 ,口水从咧开的嘴巴里流下来 ,落到抄写簿上。他的弟妹们也齐声大嚎 ,我把鞭子打在桌上 ,威胁他们 ,谁敢再哼一声 ,我就揍他。他们一时目瞪口呆 ,都被吓得默默地坐着。

吉米继续大叫 ,我又揍了他。

“马上住手 ,先生。”

从门缝中看见姆斯瓦特太太来了。一见到她 ,吉米又重新嚎哭起来。我准备她来揍我。她身高五英尺九 ,体重二百二十多磅 ;而我只有五英尺一高 ,体重只有一百十多磅——无法与她匹敌。不过我一时兴起 ,非但不觉得害怕 ,反而对迫在眉睫的对抗感到高兴 ,嘴里不由自主地嚷道 :“来吧 !我准备好了 ,体力上、精神上都准备好对付你 ,对付十几个像你这样的人。”

我对人类的平等 ,持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的理论是 ,跛子与巨人 ,傻瓜与天才 ,相互都平等。因为如果跛子由于缺乏体力而屈从于巨人的话 ,那么巨人由于自己拥有体力也不得不向跛子让步。笨蛋与聪明人 ,姆斯瓦特太太和我的情况也应作如是观。

我完全忘了不仅我自己 ,而且我们一家人都要仰赖姆斯瓦特。我只意识到她是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如果由于她的年龄和做母亲的身份我应当尊重她的话 ,那么她从一个长者和母亲的有利地位 ,姑念我年幼无知 ,就应当对我宽厚仁慈。因此我们是平等的。

吉米更加使劲儿叫喊着 ,以此来引起他母亲的注意 ,而我的鞭子也继续雨点般落在他肩上。姆斯瓦特太太已经走到了离门只差一步的地方 ,然后 ,仿佛改变了主意 ,又折回去进了低矮的厨房。我知道我胜利了 ,可是这种制伏来得那么容易 ,实在使我失望。吉米一见自己被战败了 ,也就停止了嚎哭 ,用衣袖擦干净抄写簿 ,羞涩地继续抄写了。

那天 ,姆斯瓦特太太是否看到她自己错了 ,我无从知道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打从那回以后 ,孩子们都听话了 ,我没有听人提起过这回事。但我也无法断定 ,这次“吵闹”是否传到了姆斯瓦特先生的耳朵里。

“日子多长 ,多长啊 !”我的心灵呼喊。我走出齐脚踝的灰尘 ,看到了太阳像一个火球 ,在那个二月的傍晚落入了山后。



### 第三十章

在愚昧就是幸福的地方，  
聪明便是愚蠢

在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常常担心 这个地方所给我留下的痕迹连麻木不仁的姆斯瓦特太太也明显感觉出来了。

“虽然我不赞成过分的享受和欢乐 ,可是你近来各方面太缺乏了。你老是闷在家里 ,其实你和莉莎可以到附近去逛逛 ,这会对你有好处。”她说。

她所施舍给我和莉莎的享受、欢乐和“逛逛” ,无非就是去走访一下邻居。和姆斯瓦特一样 ,那些人都是养羊的选地农。他们都对我很友好 ,我也发现他们都比我的雇主优越 ,这表现在他们的房子都很清洁大方。但是他们过着同样节奏缓慢的生活 ,他们的灵魂同样寄托于微不足道的浅见。他们没有谁拥有钢琴 ,这使我非常失望 ,因为我对音乐的渴求只有对这门艺术富有激情的人才能理解。

我借了些东西来阅读 ,但我所能弄到的书不过是几本《少妇杂志》 ,即便如此 ,我也狼吞虎咽地一下子把它们看完。

莉莎一走开，姑娘们就问我怎么在巴尼山隘生活过来的，而且表示，那是世上最可怕的地方，姆斯瓦特太太是最肮脏的动物，就是一周给五十英镑她们也不去。我决计不说姆斯瓦特太太的坏话，但心里非常愤懑，这种生活连除了想做彼得·姆斯瓦特太太外别无奢望的姑娘也望而生畏，却硬逼着我来过。

我的母亲坚持要我定期给她写信，所以我每周一次将信冠上“黑人营地”几个字，同时还谴责了这个地方。而母亲的回信总是说，在这种艰难的时世里，我们应当感谢上帝，总算还能吃饱穿暖。我跟别人一样很明白这一点，也知道很多姑娘会抢着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们性格跟我不同。当然人在十七岁的时候，那样的理由是不会有太多分量的。

我的大弟霍勒斯，也就是说我妹妹格蒂的孪生兄弟，开恩写给我下面这封信：

你究竟为什么一个劲儿给妈写那些信呢？这些信又不会给你带来好处，而我们却因此被数落了一通。这也只会使她更加坚定地让你留在原地不动。她说你那么自负，总认为应该得到些更好的东西，眼下的地方对你不适宜。她很高兴这个地方竟是这副样子。它会对你大有好处，可以去掉你身上荒唐的东西——现在你该理智一些了，淘气鬼。接到你的信后，她总是唠唠叨叨，希望自己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生。她是一个多好的母亲，我们待她多糟糕！你真傻，不愿意留在那儿，我真希望能离开这儿到姆斯瓦特家或麦克·波特家去，我会乖乖地抢着去呢！老头儿依旧饮酒作乐，在镇上荡来荡去，一直到有人去把他弄回

来。我有些讨厌他，下个圣诞节之前我要离开家了，要不我得改名换姓了。妈说我一走孩子们会挨饿。可是斯坦利已经赶上了，长得像干草堆一样。我把这告诉他，他果真大吵大闹，而他下回该能够犁地了。我开始犁地的时候比他年纪还小呢。今年，我种了十四英亩小麦和燕麦，我想我收不到一手推车粮食。我讨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一分钱记在我的名下过。这不能完全怪罪于父亲的纵酒，就是他不喝，情况也未必会更好。这是世界上发展最缓慢的地方。我要放弃此地，去剪羊毛或者赶牲畜。我讨厌牛奶生产，它进展比丧礼还慢，上铁林比勒去捉负鼠也比这儿更有生气呢。母亲总是说要有耐心，旱季过去，好的季节一来，情况就会好转。可是向我灌输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用处。我记得雨季的情景，种什么东西都不好，因为人人都种得很多，到头来找不到市场。羊群因为烂足病而死亡，奶油卖不出去。有东西卖不出去并不比没有东西可以出卖更好。总而言之我恨死了牛奶生产。它像鸡孵蛋那样平淡乏味。设想一个小伙子每天早晚都坐下来，拉着母牛的奶头，自己累得像是要炸开，然后，转动一个陈旧的分离器，用一碟子水冲洗，干着一个妙龄女郎该干的工作。要是你去野餐，兴头才开始，你就得匆匆忙忙赶回去挤奶。星期天晚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时，又得脱掉衣服、动手挤奶。随后把身上的什么都换下，还得洗个澡，不然你所结识的最好一位姑娘会在你身上闻出牛栏气味来，而不让你靠近。我们见了雨而不知道雨的威力。我估计雨会倾盆而下，把干旱中残存的一星半点东西都毁掉。蚱蜢吃掉了所有的水果，甚至树皮。毛虫夺走了因为我们的肥皂水而幸存下来的几棵番茄。这里所

有的酒徒和爸爸都要求政府让他们拖欠一下租金。我们还没有听说政府是否会同意,要是不同意,他们也只好容忍。我们都已不名一文了,更谈不上要勉强纳税了。信写得很长,要是你抱怨我的拼写和语法的话,那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写信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的劝告,别那样再给母亲写信了,因为她一点都不会理睬。

你亲爱的弟弟：霍勒斯

原来如此！母亲不怜悯我,我越是向她求情,她越是决心让我继续受苦,所以我不再给她复信了。然而我继续与外婆保持通信,在一封信中她告诉我(那正是二月),哈里·比彻姆仍在悉尼解决他的事务。不过,那件事情一了结他就去昆士兰州。他已把他的案子托付给他在兴旺时期结识的牧羊场主。他将接受在管理或监工方面首先能找到的工作。不过眼下他受托照管一千六百头阉牛,把它们从卡奔塔利亚湾附近的一个牧场赶到维多利亚。简·简舅舅还没有回家,他把他的旅游路线延长到了香港。外婆担心他花钱过多,因为目前面临旱灾,很难做到收支平衡。她还担心被迫依赖银行过活。她也担心我待在那个地方不安心。当然,生活是枯燥的,但对我的名声并无妨害,相反,在生动活泼的环境里,会有很多难以抵御的诱惑。为什么我不那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外婆寄来一份《澳大利亚人》报纸,它对我 and 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孩子们对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都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看到这份附有插图的报纸,是一个值得在日记中大书特书的事件。他们围着我急于要看画。这一期恰巧用一页的篇幅刊登了十一

位澳大利亚歌唱家 ,我们的目光落到了中间的一位歌唱家梅尔巴夫人身上。她如何装束 ,我已无印象 ,但她确实光彩照人。漂亮的头上戴着一顶皇冠 ,浓密的头发披散着 ,线条优美的胸脯和胳膊裸露着。

“这是谁 ?”他们问。

“梅尔巴夫人 ,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 ?”

“梅尔巴夫人是谁 ?她干什么的 ?是个皇后 ?”

“不错 ,是个皇后 ,一个伟大的唱歌皇后 ,”出于对我们澳大利亚自己的歌唱家、世界最杰出的歌剧女演员之一的敬佩 ,向他们稍稍描述了一下她的名声 ,告诉他们最近有人愿意出四万英镑 ,请她在美国歌唱三个月。

他们表示怀疑。四万英镑 !十倍于“爸爸”近来购得并已付清的选地的价钱。他们告诉我说谎是没有用的 ,没有谁会把钱付给一个唱歌的女人 ,就是一镑也不会给。瞧 ,苏塞·达菲是莫拉姆皮奇地方最好的歌手 ,可是只要谁叫她唱她就唱 ,分文不要。

这当儿 ,原先不在的吉米也进来凑热闹了。他凝眸细看了一会儿 ,随后对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发表了看法。“嗨 ,这个女人打着赤膊呢 !”

我竭力向他们解释 ,在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中间 ,晚上都习惯于这种穿戴 ,看上去很美。

姆斯瓦特太太把我说了一遍 ,怪我不该把这种照片给孩子们看。

“她一定是个胆大包天的女人 ,”吉米说 ,而莉莎说她疯了 ,她说“她在照片上竟半身赤裸 ,这实在使人惊奇。你会认为她应当把自己彻底打扮一番才是呢。”

莉莎当然是遵循这个原则的 ,她那张由一个旅行艺术家拍的照

片可以作证。拍照片时她穿上了两副不合身的护腕 ,戴了彼得的手表 ,还装点了绳子呀 ,动物皮毛呀 ,花朵呀以及很多其他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

“根本没有梅尔巴夫人这么个人 ,那不过是扯谎 ,”姆斯瓦特太太说。

“你听说过格拉德斯通没有 ?”我问。

“没有。那地方在哪里 ?”

“你听说过耶稣、基督没有 ?”

“当然 ,是呀 ,他和上帝有关系 ,不是吗 ?”

从那时候起 ,我再也不打算向孩子们介绍我们的名人了。

啊 ,我多么羡慕他们愚昧的满足呀 ! 他们像是鸭池里的鸭子 ,而我则好似一只被迫生活在沙漠里的鸭子 ,永远不切实际地渴望着水塘 ,但除了梦中 ,却永远与水无缘。

## 第三十一章

### 姆斯瓦特先生和我 发生了争吵

上巴尼山隘来的都是男人 ,而且都是有事才来的。女人们视这里为禁地。有些人告诉我说要来看我 ,而不是看姆斯瓦特太太 ,因为她老是允许孩子们随意粗鲁地对待客人。偶尔有几个人上门来 ,姆斯瓦特会坐定下来 ,点上烟斗 ,庸俗不堪地往地板上大吐其痰 ,一面聊着天 ,几小时几小时地谈论羊毛价格呀 ,雄性口的繁殖能力呀 ,青草不足呀——只字不提国家政治或时事新闻。甚至连巴特勒的“山中谋杀”新闻也渗透不到这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知道他们总督和总理的名字。

使我担忧的不是低劣的饭食和肮脏的烧制方法 ;也不是姆斯瓦特先生与人攀谈时平均每五分钟都要说两次的“该死” ;也不是孩子们总是对我父亲的贫困唠叨个没完 ,并千方百计折磨我——而是正在扼杀我的死气沉沉的单调生活。

我急切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苦恼”两字不足以表达我对生活

的感受。我所过的日子无异于一个吉卜赛人受幽禁。

每天晚上 ,姆斯瓦特总是坐在家人中间 ,琢磨着他已比邻居富了多少 ,老里斯靠什么过活 ,谁的羊种最好 ,谁数牲口数得最快。唠唠叨叨 ,直至这种利欲熏心的谈话使我昏眩 ,于是我偷偷地溜出来 ,到了星空底下 ,平息一下自己激烈的情绪。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每晚我都会悄悄地来到房子里的人听不见的地方 ,唱起我在卡特加所听到的歌曲 ,重新体味着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小时 ,直至我觉得吃不消。我几乎听任自己无节制地这样做。我常常跪在温和的夏日苍穹之下那焦枯的土地上祈祷——不切实际、满怀激情的祷告 ,这些祷告从来没有得到过答复。

我自以为夜间的漫步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我想错了。姆斯瓦特先生似乎怀疑我有一个情人 ,但从未能当场抓住我。

对他来说 ,一个姑娘夜晚溜出去凝视着星空、沉醉于梦想 ,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就像对我来说 ,飞行是不可设想的事情一样。而他的灵魂十分低俗 ,若是向他解释清楚的话 ,他会以为我疯了 ,觉得留我在那儿是很危险的。

他的儿子彼得 ,有一个名叫苏塞·达菲的情人 ,住在莫拉姆皮奇的另一侧 ,几英里远的地方。每个星期天和一周中两三个晚上 ,彼得都和她约会。当他迟迟返回时 ,我常听到他马蹬的“喀哒”声和拴马链的“丁当”声。可是有一回我在外逗留得晚了些 ,瞧见他经过我身旁回家去。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没有看见我 ,但他的马却受惊不小。我想他会以为我是个鬼 ,于是喊了一声 :

“是我。”

“哎呀 ,活见鬼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呀 ?不怕鬼吗 ?”



“啊，不怕。我有点儿头痛，睡不着，因此出来走走，看能不能治好头痛。”

这时我们离家大约还有四分之一英里，因此彼得放慢了速度，与我同行。他所懂的一点儿礼仪，并不足以使他明白此时应该下马步行。粗鲁与无知有很大的区别。彼得并不粗鲁，他不过是无知而已。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让他母亲喂猪、擦靴子、劈柴，而他心安理得地坐下吸烟吐痰。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男子气概，而是因为他所知道的男子气概就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下午我独自待在教室时，姆斯瓦特先生蹑手蹑脚地进来了，结巴支吾了一阵子后，滔滔不绝地谈开了：

“我得告诉你，我不同意姑娘家夜里出去同小伙子会面，假如你要求爱，而对方又是个正派人，你尽可以待在房子里。我不反对你向我们彼得调情，只可惜你没有财产——对你本人我是喜欢的，不过我们已为彼得考虑了另外的出路。他与苏塞·达菲的关系几乎已经敲定。老达菲有些家产，所以我要彼得娶苏塞，而不希望你来扫兴。”

彼得“高挑个子，满脸雀斑，头发黄中带红，一副乡巴佬面孔”<sup>①</sup>，像米德尔敦的杂务工一样，“没有观点，没有思想”<sup>②</sup>，但他具有足够的谋生本能和普通的丛林技巧。凭借这些本领，他会苦干一番，积聚财富。他长了胡须，有一个女朋友，他穿紧身衣，踩长马刺，走路来侧着身子摇摇摆摆，那神态介乎羞涩和浮华之间，他像别的男子一样对自己的领带十分自豪，他心地善良，为人诚笃，连一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他从早到晚，在上帝所给他安排的领域里像阉牛一样满意地

---

①② 均引自当时澳大利亚著名诗人劳森所写的诗歌《米德尔敦的杂务工》。

尽着自己的责任。就我所知 ,他从不洗澡。根据他自己的生​​活原则来衡量 ,他是一个男子汉。就像我知道有代数这门课程一样 ,他也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但就像我对代数不以为然一样 ,他对世界也毫无兴趣。

这就是我对小彼得·姆斯瓦特的评价。我充分尊重他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我相信他也尊重我处在我的位置上。可是 ,尽管命运认为权且适宜把我们置于同一轨道上 ,但我们的生活犹如油水般分离 ,相互排斥 ,永远不会融合 ,直至无上权威之手——死亡 ,把我们带走。

跟彼得·斯姆瓦特结婚！

惊愕与厌恶使我一时语塞 ,但我无意去讥笑事情的荒谬。这时彼得的父亲接着说：

“我很遗憾你恋上了彼得 ,不过我知道你是通情达理的。你瞧 ,我有一大群孩子 ,这个地方一分给他们 ,每人得到的就不多了。听我告诉你 ,老达菲很有钱 ,却只有两个孩子 ,苏塞和米克。我可以介绍你和米克见面——也许他没有彼得那么有风度 ,”他沉思了一下 ,明显对自己瘦长的大孩子感到自豪。他没有再往下说 ,因为我像冒泡儿的发酵饼一样 ,骤然之间爆裂了！

“住嘴 ,你这个无知的老东西！你怎么敢如此无礼 ,把我的名字跟你那个乡巴佬儿子相提并论。他就是个百万富翁 ,我也会认为他碰一碰我就是一种污染。假如你以为我夜里出去是跟谁会面 ,那这一次你可失败了。我走开几分钟 ,只不过是​​要摆脱你讨厌的家中令人窒息的气氛。你不要以为你像奴隶一样苦干 ,抓到一点点钱 ,你就成了个绅士。看你敢再提我的名字 ,胡说什么跟这里的某个人结婚 ,”说完我昂首挺胸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放声大哭 ,直至声嘶力竭 ,

气得病倒。

这种单调污秽的生活弄得我精神失常 ,但我又找不到合法的方式来躲避它。我考虑过不切实际的计划 ,打算逃走 ,只要那活儿不是那么死气沉沉 ,我干什么都不在乎。除了折磨人、使人发疯的单调 ,我什么都愿意忍受。可是 ,我对弟妹们的爱又使我止步。我可不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结果使他们对我敬而远之。

在精神上我已如此委顿 ,假如哈罗德·比彻姆来了 ,并计划立即结婚 ,我会迅速擦去我所划下的细细的界线 ,答应他的建议。可是他没有来 ,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或处境。我惦念着他。与今日我所碰到的人相比 ,他是多么可爱 ,多么好啊 !并不是说以他们的地位和看法而论 ,他比他们要好 ,而是根据他的看法——也不完全是他的看法 ,因为哈罗德·比彻姆没有哲学头脑。不过 ,他那会使会客室增辉的家具更富有艺术性。他沉静寡言 ,多么像个彬彬有礼、具有迷人的豪侠风度的王子 !

下面一段关于他的消息 ,来自我在复活节收到的外婆的一封信 :

那天 ,除了哈罗德·比彻姆还有谁会那么突然来访呢 !他瘦得像根捆缚受笞刑者的柱子 ,面孔被太阳晒得黝黑 (我笑了起来 ,不能想象他的脸比以前更黑)。他因为出疹子 ,曾经临近死神的大门——在昆士兰州赶牲畜淋了雨得的病。他病得十分厉害 ,结果只好放弃照管一路赶去的一千六百头牲口。他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因为下周他要动身到西澳大利亚去 ,看看在那儿有没有挽回命运的可能。我担心他会像年轻的查特斯一样 ,发誓不发财就不回来。不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要是还活着的话 ,三

年后的圣诞节一定要回来。他为什么要在规定的时间回来,我可不知道,因为他从来说话不多,而现在就更不喜欢交谈了。他是一个从来不流露情感的人,不过他一定深切地体会到丧失原有地位的痛苦。他说让你去教书很可惜,这会扼杀你的活力和乐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对别人的事情发表议论。弗兰克·霍登问候你。

教书的确对我产生了哈罗德·比彻姆所估计的不良效果,但不是教书本身,而是我教书的地方造成了危害——而我母亲却把这说成是有好处的。

我经常一连四十八小时无法入睡,彻夜痛哭,直至我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怎么洗也洗不掉。邻居们把我描绘成“伤心娇弱的家伙,就是笑能救自己的命也不肯笑一笑”。与卡特加的那位姑娘相比,已是判若两人。那时,她常常受到责备就因为是个调皮姑娘,一个带男孩气的女孩,一个高声大气的“假小子”,一阵旋风,以及见什么就笑个不停。而现在我变得那样神经质,门一开或者一听见意外的脚步声就会跳起来。

我对姆斯瓦特先生如此激烈地直陈己见之后,冷静下来想想,觉得应该向他道歉。根据他的处世哲学(而这也是判断我们同胞的公正方法),他已像慈父般地待我。我是在他的照管之下的一个年轻姑娘,要是我因为夜间出门而受到了伤害,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他很厚道,主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来促进这件事,还允许我们在他的监督下“谈情说爱”。我的脾气和愿望使我对他的计划感到厌恶,但这绝不是他的过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严重不幸。是的,我完全错了。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踏着齐脚踝深的尘灰 ,在徘徊于后门的猪和鸡之间穿过 ,去寻找我的主人。姆斯瓦特太太正在教吉米怎么宰羊 ,并把它清理好准备食用 ,而莉莎一面喂着婴孩 ,一面看着杀羊 ,喋喋不休地在技巧上出着主意 ,说的话都不合语法。彼得和更小的孩子们都出去砍树为羊准备饲料去了。斧子的撞击和莫拉姆皮奇河的潺潺流水 ,在夕阳下响着回声。他们会马上回家用茶。我想那情景正是“老羊瘦得可怕 ,小羊长得很肥。哎呀 ! 羊群进入丛林 ,把树枝什么的都嚼个稀巴烂——有些枝条跟铅笔一般粗”。

上面这些话前天、昨天是这么说的 ,今天、明天、后天也会这么说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 ,不然那是他爱听的老生常谈。

我很清楚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姆斯瓦特先生。他最近买了一对留种用的公羊 ,每晚总要欣赏两个小时。我来到公羊平时吃草的地方 ,果然找到了姆斯瓦特先生 ,他嘴里衔着烟斗 ,目光炯炯 ,仔细端详着他的宝贝儿。

“姆斯瓦特先生 ,我向你道歉来了。”

“姑娘 ,没关系。你火头上说的话 ,我压根儿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我没有发火。我说的句句是真话 ,不过我要为自己说话时的粗暴态度道歉 ,我没有权利对长辈这么说话。另外 ,我要告诉你 ,你不必担心我会与彼得私奔 ,或者有幸使彼得对我产生爱慕之情 ,因为我已经同另外一个男人订了婚。”

“哎呀 ,我真该死 !”他大叫起来 ,在他干巴巴、皱纹密布的烟草色的脸上 ,除了好奇没有别的表情。他并没有因为我对他的态度而表示愤懑。

“你很快要结婚了吗 ? 他有财产吗 ? 他是谁 ? 我想他一定很体

面。你年纪很轻呢。”

“是的，他以体面而闻名，不过我要到二十一岁才嫁给他。他很穷，但很有前途。你得答应我不把这告诉别人，因为我不希望外人知道，只不过跟你说说，免得你为彼得担心。”

他让我放心，说一定严守秘密，我明白我可以信赖他。我的意中人很穷，这使他极为不安。

“姑娘，千万别跟没有财产的人结婚。听我的话——不管他人多好，你们是不相配的，不要那么匆促，你有你自己的风度，而海里总会有好鱼游出来的。你个子很小，我是喜欢块头大的女人的——不过别泄气。我听说过有的男人喜欢小个子女人。不过，我已经说过，我自己喜欢大块头女人。”

“是呀，你讨了一个块头很大的傻女人，”我暗自思忖。

请别误会。我从来没有设想自己比姆斯瓦特家的人高出一头。恰恰相反，他们比我优越得多。在道德方面，姆斯瓦特先生正直、纯洁，在他所立足的狭小领域，他是一个人们所能期望的通情达理和与人为善的人。姆斯瓦特太太忠实于他，脾气好，对一切心满意足，年复一年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人类最无情、最痛苦的责任——生孩子。她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创造者——上帝所作的贡献，远非我所能及。

但是，无奈我又觉得他们的生活扭曲着我的灵魂。大自然塑造了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对此没有发言权。我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机体，来吸取巴尼山隘所提供的充分的精神养料。

## 第三十二章

### 再见了 ,巴尼山隘

六月过去 ,到了七月 ,七月逝去 ,八月来临 ,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就是步行 ,我也要离开这里。我将来干什么 ,自己既不知道 ,也不在乎。唯一的念头是离开巴尼山隘 ,离它远远的。一天晚上我收到了弟妹们的好几封信。我因为很为他们发愁 ,便把信放在枕头底下。我已经几夜没睡 ,身体衰弱 ,精神恍惚 ,我把头枕在信上 ,打算在出去准备茶点前小憩一会。随后我所知道的 ,便是姆斯瓦特太太一手秉烛 ,一手使劲摇晃着我 ,说 :

“莉莎 ,快把窗子关上。她那么躺在风道里 ,会躺得冻僵身子的。她稀奇古怪地唱啊唱的 ,肯定是做了噩梦 ,连摇都摇不醒。什么地方不舒服 ,孩子 ? 病了吗 ?”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舒服。但事后了解到 ,我又哭又笑 ,恳求外婆和一个叫哈罗德的人来救我 ,反复念叨着“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我的表现十分古怪 ,姆斯瓦特大为吃惊 ,赶忙去离得最近的十七英里外请医生。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了 ,为我诊了脉 ,问了几个问题 ,说我

是精神崩溃。

“啊,这孩子精力极度衰竭,自然要患脑病!”他嚷嚷着。“她一直在干些什么呀?好像她思想负担很重。她一定要充分休息,改变环境,参加大量的娱乐活动,吃些营养好的食品,不然,她的脑子就毁了。”

医生留下了一瓶补药,也给姆斯瓦特夫妇留下了惊恐。两位可怜的好心人,十分认真。但他们犹如我对月球的内部一无所知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精神崩溃的真正原因,把这归结于微不足道的教学工作 and 屋里的活计。

姆斯瓦特太太杀了只鸡,煨好供我享用。鸡身上残留着不少毛和鸡肚内的某些东西,她为这盘菜加了调味品。我没有胃口,因而无福消受,但我假装很爱吃,为的是使这位好心的厨师高兴。

他们打算立即写信告诉我父母,我什么时候登上火车。他们说,我病得太厉害,无法握笔。先是建议莉莎代笔,接着是吉米,但姆斯瓦特先生把事情解决了。

“当然,他妈的!像这么重大的正经事儿,我来写最合适。”

于是纸、笔、墨水都放到餐桌上,而这伟大的宣布在孩子中间传开了,“爸爸要亲自写一整封信。”

我卧室的门临厨房开着,因此从我床上看得见整个过程。姆斯瓦特先生把裤子塞进经常充作皮带的马鞍带上,脱掉外衣,把它折好放在椅背上,将袖子捋到胳膊肘,帽子一直拉到眼睛上端,面对书写用具,“摆好架势”。他对书写用具都不满意,说墨水全是“水”,笔不够“尖”,而纸纯粹是“垃圾”。可是别人告诉他,这是他特意为自己买来的好货色后,他便认认真真地干起来,用了三小时写了半张纸的一



封书信 ,并在语法、结构和拼写方面使他的日记大为逊色。这封信达到了目的 ,我父母回信说 ,要是我某一天到达古尔本 ,一个邻居届时会在镇上把我带回家。

现在 ,事情既已解决 ,我不必再拿着肮脏的书来教肮脏的孩子们了 ;不必再教他们很不情愿学的功课了 ;也不必把着莉莎油腻的手指 ,触摸发了狂的钢琴的黄色琴键 ,徒劳无功地教她弹曲子了(她母亲要她一天学两次)。于是我仿佛觉得身上移走了一座大山 ,我奇迹般地恢复了 ,起了床 ,着手整理行装。

一想到我即将挣脱巴尼山隘的铅制镣铐 ,我十分高兴 ,但是在轻松感中却混杂着些许遗憾。小孩子们并非总是十分大胆的 ,但若是我说起希望弄到一只鸚鵡羽翼 ,或者一块被水磨光的石头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可以肯定 ,过了段时间后 ,一出卧室我就会发现那些玩意儿偷偷地放在门口了。这些目光温柔的小家伙们抢着替我捎带邮件的特权 ,只是为了使我快乐。可怜的小莉莎 ,还有罗斯·简 ,模仿着我的衣着和举止 ,那样子虽然有些可笑 ,却更显得悲哀。

他们围住我与我告别。我说当然会写信的 ,是的 ,一定会写 ,他们也会写回信 ,告诉我栗色母马是否长得很好 ,哪儿能找到黄色火鸡的窝 ,说等我好了 ,我一定得回来 ,不会有很多活儿要我干 ,可以多骑马出去跑跑 ,保持身体健康 ,等等。姆斯瓦特太太急于向我表白 ,要我向母亲解释不是她姆斯瓦特太太的过错 ,使我过分劳累而“病倒” ,因为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好像一直很健康。

姆斯瓦特先生那黝黑、朴实的脸上 ,闪着和善的光。他在把我送上火车时说 :

“当然 ,告诉你父亲不必为那笔钱担忧 ,我决不会跟他过不去。

要是我能帮你 ,我总是很乐意的。”

“谢谢你 ,你很好 ,你已经帮了我很大忙了。”

“很大忙！当然 ,该死 ,要是人们不相互帮忙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要是人家有一点感激之情 ,我帮忙再多也不在乎。不过 ,该死 ,忘恩负义 ,我可不能忍受。”

“再见了 ,姆斯瓦特先生 ,谢谢你。”

“再见了 ,姑娘 ,要是你那个小伙子没有点儿财产 ,你就别跟他结婚 ,因为那家伙不配你。”

## 第三十三章

### 重返波索姆谷

九月的一个有霜冻的晚上，他们盼着我到家，孩子们跳跳蹦蹦、闹闹嚷嚷地迎接了我。当时我那邻居把我和行李擱在波索姆谷后，自己就匆匆离开了，要在天黑前赶回家去。孩子们立即把我拥到通红的火炉边。

父亲正坐着看书，轻声地招呼了我一下之后，又继续细看他的报纸了。母亲紧抿着嘴，得意地说：“你倒好像还能找到一个比家里更坏的地方。”这句话是迎我回家的玫瑰上的一根刺。不过格蒂的招呼中没有带刺。她长得多高，多漂亮！她特意为我的晚饭准备了好吃的东西，放好了通常只是待客时用的餐具，这很使我感动。男孩子们和小奥罗拉唧唧喳喳尽围着我转。一个拿了几个我不在家时买的汤盘子给我看；另一个拿来了图画书，他们还非得要我不顾天黑，径直去欣赏一个新鸡舍不可，他们说：“全是霍勒斯和斯坦利造的，没有人帮过一点点忙。”

在姆斯瓦特太太家待过以后，听听母亲有教养的嗓音，看看她走

动时贵妇人般的文雅身材,是一种休憩,一种宽慰,一种享受。这个地方与巴尼山隘相比简直像个宫殿!就因为这儿干净、整齐,显露出高雅的痕迹。但是它也明显打上了贫穷的烙印,很多东西,在一年多前我离家时认为已经“坏了”,现在仍然在使用着。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弟妹们。我离家期间他们都长大了,就年龄来说他们的个头都很大。有几个算不上真正漂亮,但全都看上去很顺眼——我是唯一缺乏形体魅力的一个——他们也常常不满,像一般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不过他们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孩子,不像我,为一种狂热的雄心所苦,向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啊,若是我同我的雄心坐在同一高度上,  
我就会把这只脚放在君王裸露的脖子上!

我动身去卡特加的那会儿,父亲正就出卖自己男子气概的问题与啤酒进行着“谈判”,而从那儿回家时我发现他们已经“成交”,他的悲哀的外表和行为便是一张盖了印的收据。人们已无法从英俊的面容和逢迎讨好的举止中认出迪克·梅尔文,“聪明的迪克·梅尔文”、“快活的好家伙梅尔文”、“道地的绅士”和“富有男子气概的梅尔文”,一度曾是勃拉格勃朗、宾宾东和宾宾西土地的拥有者。如今他从不制止家中的不良倾向,他的坏样子对孩子们十分有害。

那天晚上吃完饭,母亲私下里告诉我她的种种忧虑。她懊悔当初不该结婚:她的丈夫不仅是个失败者,而且从外表上来看她的孩子也将同样如此。她说我不称职,不然该在巴尼山隘继续待下去,还

有霍勒斯——谁知道他的结局会怎样。上帝必然会因为他对父亲的不敬而惩罚他,再要把大家拧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了,等等,等等。

那天夜里上床时,格蒂把她的烦恼像团乱麻似的一股脑儿向我摊开。这样一个父亲真可怕,她为他感到惭愧。他常常到镇上去,并待到母亲跟在他后面去叫他,或者某个邻居行个好把他带回家来。所有的钱都用在偿付酒店老板的账单上了。格蒂穿着外婆赠送的好衣服,被人看到时总觉得羞愧,因为邻居们说梅尔文家应当先付清老头子的欠账,而不是穿得像大亨一样。她觉得无可奈何,她很讨厌不顾不利处境而尽力要保持体面的做法。

我安慰她,认为唯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觉得我们并没有不对的地方,让人们去说三道四,满足自己狭隘的心理吧。我快要入睡时思忖道,父母对孩子应负的责任比孩子对父母应负的责任要大。在这方面没有尽责的父母跟道德上放荡的人一样糟糕,会像小偷一样使社会堕落,对国家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第二天我们首次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霍勒斯抓住机会倒出他的苦水。他照例非常讨厌波索姆谷:他将再坚持一年,然后就弃而走出,即使流浪也在所不惜。他可不愿无休止地苦干下去,而让“老板”把收入都吞没掉。而且生产牛奶没有什么收益,不是旱灾就是水灾 and 虫灾。

生活在弟妹们中间,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到了一定程度,母亲因此声言,我压根儿就没有病,只不过是下定决心要折磨她而已。说是我缺乏充分的体育锻炼,机体有点儿混乱,并无其他毛病,还建议我返回巴尼山隘去。而姆斯瓦特又这么好,纯粹出于友谊把钱借给父亲。无论是施加压力还是耐心劝说,都不能使我顺从,在我一生中

只有这么一次。外婆愿意让我们中的一个去卡特加 ,母亲倾向于让格蒂去。为此我们把这位漂亮的姑娘送到一块舒适的、给人带来欢乐的土地上 ,生活在自己的亲属中间。

我仍旧留在波索姆谷 ,沿着乏味而窄小的生活轨迹 ,重蹈旧路 ,日出日没 ,干着无穷无尽的活儿。偶尔参加一次野餐或者葬礼或者在镇中度过一天(因为礼拜天我总是上教堂)便是我的享受了。我喜欢风琴音乐以及笼罩着整个建筑物的沉寂。要是早些去 ,观看衣着漂亮的教民鱼贯而入 ,也可以得到不同方式的享受呢。服饰和女人都都是美丽的。教堂的执事在自己特别领域所显示的能力 ,实在使我们叹为观止。正规的参加者当然要为他们的座位付费 ,座位是保留给他们的。但正是在划分等级方面 ,执事展示了他的才能。他能把平民从贵族暴发户中剔除 ,巧妙地把他们放在相应的位置上 ,犹如一个老练的马匹生意人在买卖中筛选他的牲口。于是 ,当听众都到场时 ,坐在教堂中间和前面的都是些手指白皙、身上珠光宝气的人 ;坐在会众中最高位置上 ,其祷告声清晰可辨者 ,是一个靠侵吞寡妇的房产而发迹的人 ,那些以出力流汗糊口的 ,被推到了角落和两翼 ;而那些买不起一件像样衣服的人 ,出于自尊 ,干脆不来了。

“唱诗班唱起来 ,风琴响起来 ,”乏味的祷告做起来(啊 ,来呀 ,让我们来敬仰 ,跪下来 ,跪在我们的创造者上帝面前) ,布道开始了 ,讲的多半是人所关心的罪过 ,古人的习惯 ,当今的教规和礼仪。戏演完了 ,我离开教堂时 ,内心的强烈渴望也有一点儿基督教徒的品性。

啊 ,一个牧师会站起来 ,从一本万全之书阐释一种有上帝的宗教 ,一种虔诚的宗教——基督教 ,它取消了以高尚为其核心思想的冷峻的传说 ,建造起了很多大厦 ,富人斜倚在大厦内的丝垫上 ,而穷人

在大厦的阴影中死去。

炎热干燥的夏天过去 ,无情的冬天到来。过后 ,灼热的夏天再次来临 ,格蒂离开时 ,那热力已经耗尽。我挣扎着 ,在上帝召唤我去度过的那种生活里 ,力尽我的责任。有时我部分获得成功。我没有书 ,没有报纸 ,除了农家的环境和农民的活计 ,什么也没有。我已在培养农民的愚昧——愚昧是满足的动力 ,而满足又是幸福的基石。可是这一切又毫无用处 ,来自另一世界的一个音符 ,会拨动我的心弦 ,沉睡着的灵魂会被唤醒 ,产生强烈的共鸣 ,企求某些农民的生活所无法提供的东西。然后我又束缚住我的灵魂 ,直至热情的向往消沉下去 ,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沉默的失望。若是我能得到老约伯的特权——去诅咒上帝并死去——我会急不可耐地抢着干的。

## 第三十四章

### 人一走茶就凉

格蒂去乡下后，我们收到了她很多信，但时间一长，信就短了，信与信之间的间隙也长了。

外婆写来的一封信，谈到了格蒂：“我发现论年龄格蒂比西比拉年轻得多，而且不像西比拉那么野，那么难以管教。她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人人都夸她长得漂亮。”

格蒂的一封信上说：

朱利叶斯舅舅上周已从香港和美国返回，带了很多有趣的礼品给每个人。他有好些礼品是给你的，但因为你不在，就送给我了。他称我是他的漂亮的孩子，并且说我一定要永远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读到这儿，不禁自个儿叹息起来。简·简舅舅跟我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可是如今我在何处呢？我总是惦念着我所喜爱的故人



和旧地 ,但是格蒂的信告诉我 ,我已完全被忘却 ,不再被人想念了。

格蒂是一八九七年十月离开我们的 ,而大约一八九八年一月 ,从卡特加写来的信都满载着有关比彻姆的好消息 ,说 he 已恢复在五先令洼地的支配地位 ,跟我在时的情况一样。

我从外婆的信中获悉 ,哈罗德父亲的一个老情人暗暗地把一笔遗产划给了她失去的情人的儿子。这份财产主要是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赠与的 ,虽然哈罗德还须过一段时间才真正拥有它 ,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任何数目的预支款 ,所以他立即赎回了五先令洼地。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不错 ,我常常说 ,要是哈罗德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是小说中的人物 ,那么他的某个亲戚也许会恰好死去 ,使他原先的地位得到恢复。但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一始料未及的变故 ,从而影响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呢 ?

我想 ,当我手执哈罗德重又走运的通知 ,暗暗地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时 ,我才意识到我对哈罗德 · 比彻姆缺乏妻子之爱。

他富了 ,已不再需要我 ,我的义务也就终止了。我已获得自由 ,他不再希望被我所拖累 ,将在美丽和匹配问题上作出自己的选择。他尽可以购得一个公主 ,要是他有那种野心的话。

格蒂在一封信上写道 :

你过去同我谈得很多的比彻姆先生 ,已返回五先令洼地居住。他把自己的姑妈也带回来了。人人都上那儿去欢迎他们 ,着实热闹了一番。海伦姨妈说他(比先生)保守。他要每件东西都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相信 he 比以往什么时候都富 ,人人都为

他的幸运而高兴。上个星期他到这儿来了两次,今晚才离开。他说话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认为他很了不起。我觉得他太迟钝了,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他谈呢。不过他很和气,我喜欢他。他好像还惦念着你,说你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骑起马来像老尼克本人一样。

我写了一封信给五先令洼地的主人,说我希望知道,我所听到的关于他走运的消息,是否确实。他的答复在下一班回程邮递中到了。

我亲爱的小西比拉:

是的,谢天谢地,这全是真的。那位老妇人留给我近一百万。这好像是一个童话,而我也知道今天该如何珍惜它。要不是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我早就写信给你了。我只是等着把事情办妥了,再循着你的足迹亲自来领你,因为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等上一两个月了。我实在疲于奔命,要重整旗鼓,确实要花些力气。不过,情况太好了,简直使人难以相信我们又恢复了原状。我已见过格蒂多次,发现你对她的描述一点也不过分。我不再在信中带给你爱了,不然邮局会发生“爆炸”,因为我肯定会做过头,而所有的官员会来找我索赔。把你的杂物整理好,因为一两周之后我就会来占有你了。

你忠实的

哈尔

我把这封信撕成两半,扔进灶火里。

我知道哈罗德说到做到。他是一个性格坚强很有决心的人，一旦打定主意同我结婚，就会什么都不顾的。不过我能窥见他自己所看不到的东西——他也许已对我感到厌烦，而为格蒂的美丽所倾倒。

生活的波澜打击着我，使我写了下面这封不太愉快的信：

新南威尔士州，古尔—古尔

五先令洼地牧场

H·A·比彻姆先生大鉴

先生：

大函诵悉。欣闻幸交好运，可喜可贺。相信你会健康长寿，享用不尽。不必考虑为我承担义务，你完全自由。

选择一个能为你的口味和理智增光的人。

祝一切好

你忠实的

S·佩内洛普·梅尔文

我把信写好并付邮以后，哈罗德·比彻姆就显得非常遥远了。不到两年之前，我曾熟悉他脸上的每根曲线，每个表情；熟悉他魁梧的身材的每一个轮廓；熟悉他洪亮而有教养的嗓音的每个调门。但此刻，他仿佛已成了上个世纪的影子。

他回信问：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开玩笑——不过是一点儿爱折磨人的老脾气？我能立刻解释一下吗？他至少两星期内无法来看我。

我解释了一下，写得很简短，说我讲的是真话。我收到了一封回

信 跟我的信一样简短。

亲爱的梅尔文小姐：

对你的决定感到遗憾，不过我相信我有足够的男子气概使  
我不爱上任何一个女子，更不必说你了。

你诚实的朋友

哈罗德·奥古斯塔斯·比彻姆

他没有要求我说明打定这个主意的理由，只是无可非议地接受  
了它。我读着他的信时，他又像往日那样靠近我了。

我闭上了眼睛，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古老而茂盛的果园，  
与一条牲口往来的大路相邻，那条路从利佛里那一直通到蒙那罗。  
晴朗的白昼，正对着已经成熟和正在成熟的丰硕果实以及花朵，无精  
打采地含笑告别。空气里充溢着牲口的气味和网球手愉快的叫喊。  
我能感觉到哈罗德的心怦怦乱跳，他的热烘烘的呼吸冲我额角而来；  
他因为愤怒而嘶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能想象得出他在写这封  
信的时候，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巴会抿成一条阴沉的直线，就像我生日  
那会儿一样。不过那次经我抚慰以后，他又恢复了平日讨人喜欢的  
表情，但这一回我却没有在场。他会发一阵子火，仅仅一阵子——像  
他这么个强有力的重要人物，不可能对一个女人，一个姑娘，一个孩  
子——一个像我这么孱弱和无足轻重的人长久怀有恶意。那么若干  
年后我要是再碰到他，而他已是另一个女人忠实、可爱的丈夫时，也  
许他会觉得有点儿窘。不过我会使他感到自在的，我们会一起笑谈  
被他称之为傻乎乎的年轻时代，他会像兄弟一般地喜欢我。是的，情

况就会如此。小小的信笺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我的浪漫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它像我生活中的其他梦想一样，已经化作烟尘。

我手里拿着他接受了我的谢绝的信，体味着一种潜滋暗长的失落感时，我才充分意识到我几乎爱上了哈罗德·比彻姆。生活中本来包含的东西就不多，而现在偏偏又失去了他，我深切感到这一损失。

我们心灵的最大财宝，就是得悉某一个我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人物正在出现，这个人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犹如我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死会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一两天空白。除了丈夫或妻子，这个人还可能是谁呢？我们的父母有其他孩子和他们自己要考虑，我们的兄弟姐妹结婚出嫁，不住在一起，我们的朋友也是如此，但是丈夫就不同，而我扔掉了这么一个机会。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明白我的做法是明智的。

格蒂在信上写道：“哈罗德·比彻姆让我称他哈里，上个星期他带我到五先令洼地去了，真劲。”

另一封信又说：“哈里说无论在卡特加，还是别的地方，我都称得上是最漂亮的小姑娘，他给了我这么可爱的一个手镯，我真希望你能看一看。”

或者这么写着：

昨天我们都上教堂去了。哈里与我一起骑着马去。下个月在魏姆比特要举行一场第一流的舞会，哈里说，我得差不多只跟他一个人跳。弗兰克·霍登上周乘船回英国去了。我们又雇了

一个新的牧羊徒工。他比弗兰克长得漂亮,但我照样不喜欢。

外婆和海伦姨妈写给母亲的信证实了这些流露。外婆写道:

哈里·比彻姆好像被格蒂迷住了。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很有钱,此外又是个性格稳定的年轻人。别人说由于他脾气不好,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同他一起生活;不过我一向偏爱他,另外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没有一点儿缺点。

海伦姨妈评论道:

如果年轻的比彻姆立刻踏上“问问爸爸”<sup>①</sup>的短途旅程,你们可不要吃惊。他在这儿度过了很多时间,一直在问去波索姆谷的最方便的路线。你还记得他吗?我想你在那会儿他不在这里。他是一个难能可贵而又可爱的年轻人,我想除了他的财富,他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他和格蒂将会构成明显的对比。

有时候,读着这类东西我会大动肝火,而不是感到痛苦。我曾说过,爱是不会长久的。常理告诉我,爱是属于容貌美丽、富有魅力的人的,而并不属于我。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儿,从爱的世界的一头漂落到另一头——是我自己亲属中的一个外人。

不过还有别的事儿使我操心。霍勒斯脱离了家庭,他断言他“厌

---

① 指哈罗德向格蒂求婚,先征得她爸爸的同意。

恶老头子统治下的生活,节奏太慢,太糟糕了。”伯父乔治·梅尔文过去常常真诚地帮助我们发展母牛饲养,现在他愿意把霍勒斯带走,爸爸也同意让他走。乔治·梅尔文在内陆地区有一个很大的牧场,一台大型剪羊毛机和其他设施。因此,十六岁的霍勒斯怀着强烈的希望,在一个春色全无的春天早晨,没等太阳升起就坐在马背上出发了。他把自己在世间的全部财物都捆绑在马上,放在面前。那匹马勇敢地踏上了一周的行程,它的骑手也勇敢地坐在鞍上,没有丝毫悔恨——十几岁的人往往如此,尤其是男青年。他把我,把没有树荫遮盖的、太阳烤灼的木头房子,留在小山的一边。我目送着他,直至他落在乱石山上的马蹄声渐渐远去,他的身影消失在长满西边山脊的桉树丛中。他走了,生活就是如此。我坐下,把脸埋入围裙,欲哭无泪。这儿又是一件我所不能缺少的东西,从我清苦的生活中夺走了。

不错,我和霍勒斯的相处中,并不总是铺满玫瑰叶子的。他对我矮小的身材和平庸的长相的蔑视,使我夜不成眠。不过我对他并无怨言,只是诅咒那位把泥土捏成那个模样的陶工罢了。

另一方面,在家庭出现不和的时刻,他是唯一能站出来为我说句辩解的话的人。父亲不起作用,母亲始终认为我很坏,而格蒂,除了漂亮和可爱之外,还有一种两面讨好的天性。不过霍勒斯一旦为我说了句话,我就永远不会忘记。我怀念他在家中的存在,思念他要弹奏喧嚣的大海和喜剧曲调时敲打着旧钢琴中间四个没有声音的琴键的情景;我思念他对马刺、马鞭和纯种马的精力充沛的谈论;我思念他对佩特森和戈登诗歌片断生气勃勃的表演,还有他进进出出,砰的一声关上大门、小门,逗着猫和狗,折磨着孩子们的情景。

## 第三十五章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

这是一个大热天 ,简直热到了极点 ,父亲为了挽救几只小燕的生命 ,已把一些弄湿的袋子盖在燕窝上端的屋顶上。我家的厨房和房子 ,是由一个镀锌的铁皮遮篷连接着的 ,燕子在遮篷下筑起了窝 ,燕窝跟铁皮靠得很近 ,所以那些乳燕便置于热力的烤灼之下 ,亏得父亲的湿袋子才救了它们的命。我面临着一天的繁重工作 ,由于前一天的劳累 ,今天一开始就感到十分疲倦。这个星期 ,丛林大火一直在附近燃烧 ,昨天已离我家很近 ,所以我被叫出去 ,整个下午都在烈日下一桶一桶地送水。我们在边界围篱上开了个口子 ,大火才被熄灭。父亲和男孩子们只好停止收割少得可怜的麦子去修围篱 ,因为旱灾中幸存的少量牧草非常宝贵 ,必须小心照管 ,免得邻居的牲畜加害。

我烘了面包 ,烧好菜 ,刷了地板 ,粉了壁炉 ,擦了铁皮器皿和刀具 ,揩好窗 ,扫好院子 ,干了数不清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下午两点半时 ,我又脏又累 ,却还有更多的活儿要干。

我的一头半饥半饱的牛犊病得很重 ,我出去先给它治疗 ,然后自



己才能洗个澡 ,收拾干净 ,准备再干已近尾声的家务。

母亲正忙着成堆使人厌烦的缝补活 ,这是她一生操劳中最没有出息的活计 ,十分辛苦。父亲在大日头下苦干 ,我的工作也很繁重。天气酷热 ,旱情逼人 ,日子偏又很长。看着挨饿的牛犊 ,我免不了又要说教并咆哮起来。这就是生活 ,我的生活 ,我双亲的生活 ,也是我们周围人的生活 ,假如我是一个好姑娘 ,尊敬我的父母 ,那么我的酬报便是长期过这种生活。哼 !

这些异教徒思想被渐渐靠近的脚步声打断了。我没有回头去弄清楚来人是谁 ,但我相信是无关紧要的人。我与牛犊的样子都很怪 ,那牛犊是同类中最可怜而又病得最重的一头 ,而我则穿着澳大利亚农民的工作服。破旧的裙子上 ,系着麻绳带、又破又怪的靴子上都溅着了墙粉 ;为图凉快 ,我把棉纱上衣放得松松的。我头上戴着一顶破旧不堪的太阳帽 ,手里拿着一瓶蓖麻油。

我想他是一位邻居 ,或者茶叶商 ,并打算把他带到母亲那儿去。

那人的脚步在我身边停住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抬头一看 ,哎呀 ,旁边站着哈罗德·比彻姆 ,跟往日一样高大 ,但比以前晒得更黑了。他身穿一套灰色的西装 ,头戴一顶柔软的时行凹陷帽 ,看上去十分时髦。我第一次看到他穿白衬衫高领子。

我巴不得他当场爆炸 ,或者我钻进地洞里 ,或者那牛犊掉头不见了 ,或者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认出我来之后 ,陷入了极度的沉默。不过他的眼睛露出明确无误的怜悯表情 ,这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有一种自怜的本能 ,但我的自尊心会使我立即拒绝别人施与

的些许同情。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冰冷、苦涩，我的举动冷淡、生硬。这时我站起来，唐突地说：

“比彻姆先生，真意想不到。”

“不会不愉快吧，我希望，”他高兴地说。

“我们不谈这件事了，进屋去躲躲这日头。”

“我不着急，西勃，能帮你忙整治那可怜的小东西吗？”

“我只不过想试试看，给它第二次生命。”

“要是它活下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等它长到一岁时，卖得半克朗钱。”

“你要是现在就把可怜的小东西用枪打死，你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当然对五先令洼地主人来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们得更加谨慎，”我刻薄地说。

“我并没有要惹你生气的意思。”

“我并没生气，”我回答，领着他朝房子走去，痛苦地想象着哈罗德一定在纳闷，为什么两年之前一时傻到这个地步，竟然爱上了这样一个家伙。

谢天谢地，我从没有为我母亲而感到羞愧。我作了介绍后，她起身招呼哈罗德时，我也不曾有这种感觉。她是一位贵妇，看上去也像。尽管她有一大堆粗糙的东西要缝补，尽管她的裤子因为补丁打补丁，已几乎足可防弹，尽管她从裤子口袋里伸出来的手因为繁重的劳动而变得粗糙、红润，尽管她生活在最普通、最穷苦的农民环境里（这环境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她并非一直如此），她依然像个贵妇。

我让他和我母亲待着 ,自己迅步走向马房 ,把压在哈罗德坐骑上的旅行袋、马鞍、马勒都卸下来 ,把马放到附近已无牧草的围场上。

随后我一屁股坐在厨房里的小矮凳上 ,因为自己有着高于自己地位的思想而感到钻心的痛苦。

几分钟后母亲匆匆地走出来。

“哎呀 ,怎么搞的 ?我想你不愿碰到这种尴尬处境的吧 ,但是也不要为了这一肚子不高兴。我去给他准备茶点 ,你自己去梳洗一下 ,慢慢地可以帮我些忙。”

我找到了小妹妹奥罗拉。两人爬进窗子 ,到了我的卧室 ,把自己拾掇得整洁些。我穿上白袜子 ,白鞋子 ,给小姑娘系上一个干净的围嘴儿 ,梳了梳她金色的鬃发。她全属于我——跟我睡觉 ,听我的话 ,支持我 ,而我呢——嗨 ,崇拜她。

墙上有一个洞 ,我可从洞里看得见外边 ,而不被人看见。

母亲一面分着午茶 ,一面跟哈罗德聊天。再次见到那男子汉的身影实在令人高兴 ,我的情绪大为好转。尽管家里很穷 ,但这里毕竟很干净 ,因为我擦洗了一个早上。我开始想到这点时 ,我觉得男人并不那么可怕 ,他们使人感到贫穷的痛苦不及女人使人感到的一半。

“奥罗拉 ,”我说 ,“我要你出去告诉比彻姆先生一件事儿。”

这小女孩同意了 ,我仔细地教她该怎么说 ,并派她去了。她往哈罗德面前一站——一个四岁的小不点儿 ,眼睛瞪得大大的 ,个儿还没他的膝头高——她胖胖的小手倒背着 ,眼睛一眨不眨 ,毫无惧色地直盯着哈罗德。

“奥罗拉 ,别那么呆呆地站着 ,”母亲说。

“不 ,我就是要这样 ,”她很自信地回答。

“嗨 ,你叫什么名字 ?”哈罗德大笑着问。

“奥罗拉 · 罗莉 ,我听西比拉的 ,我有话要同你说。”

“是吗 ?说来听听。”

“西比拉说 ,你是比彻姆先生 ,等你喝完茶 ,如果你愿意 ,让我陪你到爸爸和男孩子他们那里把你介绍给他们好吗 ?”

母亲大笑起来。“那是西比拉的胡闹。她把罗莉看作她个人的特殊财产 ,喜欢教她使用正儿八经的字。也许过会儿你想出去走走。到他们干活的地方去一下。”

哈罗德说他马上去 ,并接受了罗莉的陪同。母亲指点了一下 ,他们便立即出发了——她头戴一顶白色的大太阳帽 ,神气十足地跋涉着。哈罗德俯视着她 ,感到很有趣。不一会儿他把她扔过自己头顶 ,让她坐在他的肩膀上 ,把一只晒得黑黑的结实的小腿 ,捏在自己更黑的手里 ,而她则拉着他的头发。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很好 ,”等他们走远了 ,母亲说。“不过设想一下 ,格蒂做这么个大男人的妻子 !”

“她比我要高出四英寸呢 ,”我厉声说。“就是他像桉树那么大 ,他照样是个男人 ,而且跟其他男人一样 ,对漂亮的面孔照样很温存。”

我洗了澡 ,换了装 ,梳理了头发 ,准备好茶点 ,为客人收拾了房间。为了准备这个房间 ,我把家里各个地方的东西都搜罗来了——从一个房间拿来了床垫 ,另一个房间拿来了化妆用具 ,等等——直至为这位过去的意中人准备好了一间精心布置的卧室。

天黑时他们回来了 ,罗莉仍坐在哈罗德的肩上 ,另外两个幼小的男孩紧偎着他。

我把他带到他房间时 ,我的心情跟他下午遇见我时那种烟囱清

扫工般的性情不同了，我暗自笑了起来，我感到自己是这个局面的主人，同我们过去相处时有一回的情况一样。

“我说呀，西勃，别那么待人了，好像完全是个陌生人似的，”他腼腆地说，身子靠在门柱上。

我们热情地握着手，我说：“我非常高兴在这儿看到你，哈尔，不过，不过——”

“不过怎么样？”

“下午我心烦意乱时给你撞上了，我并不感到十分愉快。”

“胡说八道！这使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他说，眼睛里闪着光。“你们姑娘家总是这样，非得要打扮得让一个男人惊呆了才算是对他有礼貌，仿佛没有衣着的帮助就不能愚弄他似的。”

“你还是闭嘴好，”我一面走开一面回过头来说，“不然你就会像第一次碰到我时的情形一样，会听到我说出不该说的话来，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哎呀，完全像过去那回一样，弄得你转过身去，对我说出无礼的话来。”他兴冲冲地说。

“既像又不像，”我叹了口气反驳他。

## 第三十六章

### 从前 ,当日子长天气热的时候

第二天是星期日 ,又是个大热天。我建议我们整个下午上教堂去 ,却受到了父亲的责备 ,他说这是个疯主意。热辣辣的日头下 ,居然这么无缘无故地步行两英里地 ! 大旱季节 ,马匹是个宝贝 ,我们不舍得在闲游中白白消耗它们的精力 ,所以只好走着去教堂。哈罗德只要能弄到一匹马是从来不愿步行的 ,奇怪的是 ,这回他却希望走着去 ,这样 ,吃罢午饭 ,他、斯坦利和我便出发了。对波索姆谷附近的居民来说 ,上教堂是一周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不信奉国教的人做礼拜的一个小教堂 ,每星期天下午三点由一个文理不通的俗人主持仪式。但会众都由各派教民构成 ,他们上教堂多半是为了在仪式前后散坐在堂外的木头墩子上 ,海阔天空地谈论白脱的价格、旱情的发展、最近的流言和传闻 ,而对宗教仪式本身 ,兴趣并不大。

我知道哈罗德的出现会引起小小的轰动 ,会为无穷无尽的想象和闲谈提供材料。他跟谁在一起都显得与众不同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选地农们中间尤其如此 ,严酷的干旱已给他们憔悴的面容增添了

几道忧愁的皱纹。我为自己过去的意中人而感到自豪，在体态上，他无形中显露出一副贵族派头，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头面人物——不是那种浑身着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炫耀白领子和袖口，在办公室和都市街道上常见的那种要人，却是举止随便，面孔黝黑的牧场主式的体面人物，散发着阳光和马鞍的味儿，以及开阔的乡野的气息——一个道道地地的男子汉，丝毫没有阴柔之气，他能以挥洒汗水来挣得自己的面包，他有一双随时准备在事故之中帮忙的手。

我们一走近，所有的目光都向我们射来。我明白他出于朴实的礼节而对我的关心，如系鞋带、拿《圣经》、撑阳伞等，都会被看作是情人的殷勤。

我把他介绍给坐在桉树荫下一个木头墩上的一群男人，撇下他让他同这些人去交谈，自己则朝着坐在另一棵桉树下的女人们那儿走去。在不远的地方孩子们组成了第三组，我们总是这么划分的。一个小伙子要是胆敢专拣某一个姑娘交谈，那他得厚着脸皮甘冒受人取笑的危险。

我跟姑娘们和女人们一一打了招呼，从这个小团体中的一位老祖宗开始。她把《圣经》中第五诫里所包含的冷峻嘲讽，作了完美的说明。过去她成天干活，直至后来年纪太大干不动了为止。现在她终日无所事事，怀着痛苦厌倦之情等待着进坟墓。她总爱在我耳边哭诉她的“关节炎”，唠叨着“还要等多久才能见上帝”。不过今天她对哈罗德很好奇，竟至于没有工夫去想她自己了。

“喂，西比拉，那是谁呀？他是你的情人吗？当然，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个好男人。”

我正要谈他的出身，却被走过来的一个牧师打断了，我们都进了

带铁皮屋顶的檐板房 ,去做祷告。

仪式结束后 ,一个姑娘走近我 ,悄悄地问 :“西比拉 ,那是你的情人 ,是吗 ?在教堂里他一直瞅着你呢 !”

“哎呀 ,不是的。我会介绍他与你认识的。”

我的确这么做了 ,他们谈论着炎热和干旱 ,我打量着他。他丝毫没有粗俗或势利的习气 ,短时期的逆境已把他性格中点滴粗鲁磨得干干净净 ,使他成为一个无论男女都为之敬慕的人 :对女人来说是因为他的高大、温存、他那细细的棕色胡子——还有财产 ;对男人来说 ,因为他是个男子汉。

我知道他上教堂是为了在跟我父母亲谈格蒂的事儿之前 ,找个机会先跟我谈谈。可是斯坦利一直陪着我们 ,他毕竟是个孩子 ,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所以除了一本正经的交谈 ,他没有机会说别的话。天气奇热。我们不停地揩着汗 ,赶掉脸上的苍蝇 ,脚步落下时惊起了成千上万只蚱蜢。它们吃掉了果园里的所有水果 ,啃噬树皮 ,毁掉了无数树木 ,现在正在把荆棘的叶子也扫荡干净。在我们路过的一个果园里 ,杏、梅、桃的核子光秃秃地悬挂在没有叶子的果树上 ,成了横遭蹂躏的见证。天气热得使人除了东拉西扯的闲聊 ,无法集中到一个话题上。我们闲逛着。一条黑色斑纹毒蛇游过我们经过的道路。哈罗德弄来一根木棍 ,把蛇打死了。斯坦利把它搁在附近围篱顶端的铅丝上。这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会儿蛇。

一阵蓝色的海风 ,充溢着肆虐于道喀姆瓦尔和邦勃拉两地的丛林大火的气味 ,从东面吹过来呼啸着刮过山峦 ,把四周的景物罩上一层浓密的雾障。太阳暗淡无光 ,气温突然下降 ,我觉得一阵寒气直透过单薄的衣衫 ,我注意到哈罗德也把大衣裹紧了。



斯坦利还得去追赶牛群 ,这些牛已瘦得差不多成了一张能走动的皮了 ,但是早晚还是被圈在一起 ,奉献出几滴牛奶来。他在刺槐丛中一个僻静的角落 ,荆棘环绕的地方 ,撒下我们穿过围场去赶母牛。哈罗德和我约而同地放慢了步子。

“西勃 ,我有话要同你讲 ,”他诚恳地说 ,随后便戛然而止。

“好吧 ,像霍勒斯爱说的那样 ,‘大刀阔斧’地来吧 ,不过假如是关于什么可怕的事情 ,那就说得和缓些吧 ,”我嬉皮笑脸地说。

“当然 ,西勃 ,你能猜着我要说什么话。”

不错 ,我能猜中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正因为知道 ,我心中不免感到一阵隐痛。我知道他要告诉我 ,我是对的 ,而他却错了——他找到了自己更喜欢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妹妹。他觉得在一试身手并赢得她之前 ,需要向我解释一下。尽管我因为对他缺乏爱情而拒绝了他 ,然而当这位假装爱过我的唯一的男子说 ,他搞错了 ,因为他更喜欢我妹妹时 ,我会为此感到痛苦。

除了荆棘丛中无数蚱蜢的嗖嗖声 ,四下里寂静无声。我知道他期待着我帮助他脱离困境 ,但我一味觉得恼火 ,就是不肯帮忙。我抬起头来看他。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派头十足的男子 ,真诚而富有。他爱着我的妹妹 ,她会同他结婚 ,两人都会幸福。我痛苦地感到 ,上帝对一个人慈爱 ,对另一个残酷——并不是我要这个男人 ,而是为什么我与别的姑娘那么不同呢 ?

不过我想到了格蒂 ,她那么漂亮 ,那么女孩子气 ,那么易被人了解 ,那么富有天真烂漫的媚态。我心软了。我生性那么乖戾、怪僻——说话直言不讳 ,因为没有动人的魅力 ,我缺乏美貌 ,没有那些小小的可爱之处 ,因此在我和格蒂之间 ,谁不会不喜欢她呢 ?我那奇特

的个性使我全然不同于一般快乐的青年 ,这是我自身的不幸 ,绝不是谁的过错 ,干吗要与这些年轻人去闹别扭呢 ?

我不是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普通的丛林小姑娘 ,所以我要认真地利用这个机会。我把目光从脚边稀疏而干枯的牧草上移开 ,抬起头来 ,把手放在哈尔的胳膊上 ,踮起脚 ,使我的五尺之躯与他的处在同一水平上。我说 :

“是的 ,哈尔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统统说出来吧 ,我不会闹情绪的。”

“嘿 ,你瞧你多敏感 ! 你常常不睬我 ,我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要是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那你不能预先给我一个回答吗 ?”

“好的 ,哈尔 ;不过你还是先说吧 ,因为我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条件 !”他急急忙忙地抓住这两个字。“如果仅仅因为这些条件而使你尊口难开的话 ,那什么条件全由你自己讲吧 ,只要你嫁给我就行。”

“嫁给你 ,哈罗德 ! 你这是什么意思 ?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大叫起来。

“你瞧 !”他回答 ,“我知道你会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我相信你是世上最骄傲的姑娘。我知道你很聪明 ,我配不上你 ,不过我爱你 ,能够给予你能想象得出的一切。”

“哈尔 ,亲爱的 ,让我解释一下吧。我并没感到受了侮辱 ,只不过觉得惊奇。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你爱格蒂 ,要求我不要把之间一点儿愚蠢的调笑告诉格蒂 ,免得把事情弄得不愉快。”

“跟格蒂结婚 ! 哎呀 ,她不过是个孩子 ! 实际上只是个小娃娃。

跟格蒂结婚！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过。西勃，你认为我是那种人吗？”他带着责备的口吻问。

“不是，哈尔，”我立刻回答。“我并没有认为你是那样一种人，但是，我觉得世上只可能有那样一种人。”

“天哪，西勃！你二月份写的那些怪信是当真的吗？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只是认为故意作对，闹着玩玩而已。你把我忘了吗？你总不会把两年前的许诺，也就是你所说的关于我们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没有价值的调笑吧？你就是这么想的吗？”

“不，我并不认为这是调笑，但我曾认为你要表白自己爱格蒂的时候，会把它说成是调笑的。”

“格蒂！漂亮的小格蒂！我从来没有把她看成别的什么人，我只是把她看作你的妹妹，到头来也是我的妹妹。她是个娃娃。”

“娃娃！她十八岁了。比你初次向我提起婚事的时候还要大一岁。而且她很漂亮，甚至比我在最佳时刻还要可爱二十倍。”

“是的，我知道你年纪很轻，但是你身上没有孩子气，至于美貌，那算不了什么。要是美貌便是一个男人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他只要有钱，任何时候都可以金屋藏娇。但我要的是一个真诚的人。”

“世界充满了愚蠢和罪过，  
我说呀，爱应当系于能系的地方，  
因为美貌可以轻易到手，  
人却不是日日被他人爱慕。”

我援引了欧文·雷梅迪思的诗句。

“是的，”他说，“那也就是我要你的原因了。你考虑一下吧，别说不。你没有生我气——是吗，西勃？”

“生气，哈尔？要是我因为被人爱而生气，那也太不通人情了。”

啊，既然我内心充满着爱，为什么我不爱他呢？为什么他看上去谦卑得令人生气呢？我很软弱，啊，软弱得可怜！我需要一个有主见的、强有力的男人，能帮助我渡过生活中的难关——一个在命运的磨坊中做了苦工的人，他受过苦，能理解人。不，我绝不能嫁给哈罗德·比彻姆。

“嘿，西勃，小家伙，你的意思呢？”

“说！”于是，话语苦涩地从我嘴里涌出——“我说呀，你离开我，去跟一个应当跟你结合的女人结婚吧。那种一切男人都喜欢的女人，一个传统的女人，她会按时做应当做的事情，别管我。”

他痛苦地激动万分，一个酸楚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容。

“别说那话，西勃，因为我的举止一度十分粗俗，我身上曾经有过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东西。”

“举止粗俗的是我，”我回答。“我说的话不合妇道人家身份，令人讨厌。我希望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哈尔，做你的妻子，或者随便哪个男人的妻子，我都不够格。啊，哈尔，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世上有很多德行高尚的女人，你只要一开口，她们就会嫁给你——跟其中的一位去结婚吧。”

“可是，西勃，我要你。你是人世间最好的、最真实的姑娘。”

“哎呀，当然，你又擦起巧言石来了<sup>①</sup>，”我打趣地说。

---

① 巧言石系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相传吻此石后即善于花言巧语，奉承拍马。

他既感到恼火 ,又感到有趣 ,这两种情绪搏击着 ,都企图以压倒的优势在他的表情上显露出来。他回答 :

“你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姑娘 ,一会儿冷落人 ,一会儿又比谁都高兴 ,过后你又变得严肃恳切 ,活像老娘一样。”

“是的 ,我就是古怪。如果你比较理智的话 ,你会跟我一刀两断的。更怪的事儿还有哩 ,不瞒你说 ,我还热衷于男人们永远无法原谅女人的某种东西。你会对我避而远之 ,就仿佛听人说我是一条蛇一样。”

“什么东西 ?”

“我爱写故事 ,文人们预言 ,我会成为一个作者。”

他大笑不止——一种温柔而淳厚的笑。

“这可是对我有利呀。我宁愿整天干活也不愿写一封短信。所以除了偶尔帮我一下之外 ,你尽可以爱写多少故事就写多少故事。我给你提供一个书房 ,要是你高兴 ,我可以立即送上一车纸张与墨水。你要告诉我的可怕事儿就只有这件吗 ?”

我低下了头。

“好吧 ,现在我可以要你了 ,”他温存地说 ,轻轻地把我的腿与腰抱起来 ,抱在胳膊肘里 ,这动作是那样富有柔情蜜意 ,又是那么虔敬 ,我痛苦地失声叫了起来 ,“啊 ,哈尔 ,别 ,别这样 !”并且挣脱了他。我明白自己不配这样 ,感到十分惭愧。

他的脸刷地一下涨成了暗红色。

“难道我那么讨厌 ,连碰你一下你都不能忍受吗 ?”他问 ,脸上露出半是惘然、半是愤怒的表情。

“啊 ,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你了解我的话 ,我真的非常喜

欢你，”我半自言自语地说。

“了解！我所要了解的就是你是否喜欢我。我爱你，我有很多钱。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既然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就一定要你，我豁出去了，连魔鬼都不在乎。”

“你与魔鬼之间会有一场搏斗，”我诡谲地说，并取笑他。“老恶魔会死死地抓住我，我敢肯定，他会对你的权利提出异议。”

无论何时，哈罗德的幽默感与他的身材都不成比例，这一回他并没有弄清楚我话中的真谛。

他热切地抓住我的双手，就像两年前妒火中烧的一刹那抓住我时的情景一样。他把我拉到他身边，两眼阴沉，带着恳求的神色，声音嘶哑。

“西勃，可怜的小西勃，我一定会待你好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不知道你的拒绝会对我意味着什么。”

不，我不会让步的。他可以提供我一切——却不能驾驭我。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他的允诺不是心血来潮，随口答应一下而已。可是，不，不，不，不行，他不是我的意中人。我的爱情需要了解，需要经受磨难，需要理解。

“西勃，你不回答。我可以把你当作是我的人了吗？你一定得这样，一定，一定！”

他的呼吸热乎乎地逼近了我的脸颊。他那给人好感、毫无掩饰的男子汉的脸贴近了——近得十分危险。他对我的爱使我陶醉。我可以无所顾忌地信赖他。无论怎么说他并不讨厌。去等待那个了解我、吃过苦、理解我的男人有什么意思呢？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十之八九他也不会喜欢我。

“西勃 ,西勃 ,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一丁点儿爱吗 ?”

他的神态有一种迷人的魅力 ,造物主慷慨地赋予他以男性的阳刚之美 ,而我呢 ,艰苦而不合心意的生活已使我变得非常柔弱。他正把我吸引过去 ,他简直不可抗拒。是的 ,我会做他的妻子。我感到昏眩 ,猛地转过头去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又吸了口气 ,那是凉爽的新鲜空气 ,它使人想起了生活的浩瀚大海、淙淙细流、喧嚣和苦斗。我原有的情绪恢复了 ,一时的软弱消退了。我觉得除了我自己 ,我还有别人需要考虑 ,那就是哈罗德。要是有一位高手能驾驭我 ,那我不会伤人。可是 ,对这位男子来说 ,我恰如操在一位新手掌中的双锋尖刀——随时都会割开他的手指 ,直至最后刺中他诚实的心扉。

我无法使他明白 ,我的拒绝是为了他好。他仿佛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索要一件危险的玩具。我想满足他 ,但是想到后果严重 ,责任重大 ,我又不免望尘却步了。

“哈尔 ,这决不可能。”

他把我的手放下 ,站了起来。

“就是到天亮我也不会接受你的拒绝。你干吗要拒绝我呢 ?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这你不必害怕。我想我不会伤你的感情。我不喝酒 ,不吸烟 ,也不常骂人 ,我从未毁坏过一个女人的名声。如果你像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绝不会屈尊俯就 ,硬要你违背心意。可是你是一个古怪的小家伙 ,我担心你在什么可以轻易扫除的小障碍面前犹豫了。”

“不错 ,这不过是个小障碍 ,但如果你要把它扫除的话 ,你会把整个东西都连根拔除 ,因为这障碍就是我自己。我与你配 ,你同我结婚是不明智的。”

“但我是唯一与此事有关的人 ,如果你只是为你自己感到担心 ,那我十分满意。”

我们一时面面相觑 ,过后 ,一声不吭地走回家去。由于心绪不宁 ,两人已不像平常那样边走边咀嚼丛林树叶了。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就寝以后 ,我想了很多。这件事很有诱惑力。哈罗德会待我很好 ,会使我脱离我所痛恨的贫困生活 ,去享受安逸。假如我乐意原地踏步 ,将来我会仍然过着我现在所过的生活 ,直到我踏进坟墓。跳出火坑的唯一途径是结婚 ,而哈罗德·比彻姆所提供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他能自如地对付我 ,不错 ,我还是嫁给他好。

我赞成人应该结婚 ,我觉得婚姻是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补充国家生员的最明智、最体面的办法。不过婚姻是生活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像任何女性一样适宜于结婚 ,但是只能跟一个与众不同的配偶结婚——他并不是哈罗德。埋在我心底的女性心理又复苏了 ,替我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提起笔写了起来 :

亲爱的哈罗德 :

早上我已不会再有机会同你说话了 ,所以我写了这封信。别再跟我提结婚的事儿了。我已下定决心——肯定不同你结婚。在今后的岁月中 ,当我想到我曾经被人爱过 ,即使不过几小时 ,我也会感到是一种安慰。并不是我不喜欢你 ,我爱你甚过于爱任何我所见过的男人 ,但是我从来不想嫁人。你失去财富的时候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因为我想你需要我。而现在你又富了 ,你不会再需要我。我不配做你的妻子 ,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



男人,而不知道自己很好。由于你一旦下了决心,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一时会感到孤独或不安,但你会发现你对我所抱的幻想很快就会消失。哈尔,这不过是个幻想。往镜子里瞧一瞧吧,你会看到镜中人高大魁伟,是一位十足的男性,丝毫没有女性的影子,所以你的爱只不过瞬息即灭的火焰。我并不是说你反复无常,只不过指出了一种男性特点。而你是一个男子,是个道道地地的男子。朝周围看看吧,有许多女人簇拥在你身旁呢,从中选择一个比我更适宜于做你配偶的人,一个更符合常例的伴侣。你给了我无上光荣,我十分感谢你。把这个荣誉保留着,给更值得享受的人吧,慢慢地你会因为我使你自由而感到高兴的。

再见了,哈尔!

你热诚的朋友:

西比拉·佩内洛普·梅尔文

写完这封信,我钻进被窝,躺在我妹妹身边。虽然室内的气温并没有下降,房间里很热,但我居然颤抖起来,于是我把这位胖胖的、睡熟了的金发姑娘搂在怀里,以使自己感受到一点活的、真实的、温暖的东西。

“啊,罗莉,罗莉!”我轻轻地念叨着,孤寂的眼泪雨点般地洒在她身上。“在人间,难道就没有一个刚强、真实的挚友,向我启迪这空洞、严酷的小悲剧——生活——的意义吗?难道生活永远就是可怕的孤独?为什么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和善、漂亮、单纯呢?啊!罗莉,罗莉,老天为什么要生下我来呢?在世上,我对谁都没有用处,给谁都不会带来愉快!”

## 第三十七章

### 瞧不起小事的人是总归要失败的

#### I

第二天早晨 ,哈罗德吃罢早饭便动身离去。分别时 ,我摇了摇头 ,把纸条塞在他手里。他骑着马慢吞吞地沿路走去。我坐在园子门口的台阶上 ,双手捧着脸 ,细细思忖着自己的处境。我可以看到展示在我面前的生活贫乏而单调 ,如同哈罗德踏上的干枯小径。今天洗衣服 ,明天熨衣服 ,后天擦了地板烘面包 ,如此周而复始。我们会偶尔看到一个邻居或者一个茶叶商、一个流浪汉 ,或者一个亚述人小贩。我们辛辛苦苦 ,出力流汗 ,与水灾、火灾、旱灾、虫灾和畜病斗争 ,才得以糊口。从所受教育与训练来看 ,我只配干我现在所干的 ,要不就当一个普通的女佣 ,而那比这要糟糕得多。我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已经受够了的这番生活的尽头在哪里呢 ? 它的意义、目的、希望或者裨益又何在 ?

我知道 ,与成千上万的人相比 ,我已经在生活中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 ,但是知道别人生麻风病并不能使自己的癌症更容易忍受。

母亲尖利、愤怒的嗓音把我惊醒了。“西比拉,你这个没有道德的懒姑娘,光坐着动坏脑筋,让你可怜的妈妈围着洗衣盆转。你那么闲坐在那里,等会儿,你又会埋怨日子过得苦死了,一天到晚光干活。”

母亲对衣服那么吹毛求疵,实在使我吃惊。在我看来,我们的衣服,邻居的衣服,整个世界的衣服,甚至世界本身,糟糕到了极点也是无所谓的。

“西比拉,你这邋遢货,洗起衣服来那么粗心大意。你把斯坦利的衣服先放到锅里去煮,结果颜色都跑出来了。你父亲最好的那块白手帕应当放进第一锅里,而现在却在这儿。”

可怜的母亲脾气越来越坏了,因为酷热和操劳使她日益感到疲惫,也因为我神思恍惚中继续干着错事。但是最后的暴发,却是因为我不慎把一只旧杯子从桌上推下来,摔碎了。

我激动了,就是干了一件预先想好的坏事,她也不会这么骂我。我该挨骂——我很粗心,家里杯子已经不多,而又买不起新的。不过我所抱怨的是生活太贫乏、单调、狭隘,无意间打破一只杯子居然也值得大骂一通。

啊,母亲!我可以回顾十九年的生涯,看到她一度完全是位贤淑女子,但是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家境的贫穷、丈夫对她的忽视以及非娇弱的肩膀所能承受的重负,把她原有的优雅秉性一扫而光。如果我们志同道合,那么生活的荒漠就会出现无数绿洲。啊,要是我能对图案、菜谱、买卖和正统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该多好啊!你也许能理解,我希望感受到海洋的滚滚波涛,希望听到大风琴洪亮的响声透过灯光暗淡的拱门,或是希望在金碧辉煌、拥挤不堪的大厅中聆听小提

琴的呜咽 ;或是希望被人流推向前进。

啊 ,雄心啊 ,愿望啊——你这残酷的魔鬼 !

跳跃的火焰有一个灵魂 ,

绯红的火有一颗心 ,

心灵啊有一个名字 ,

只是个名字 ,叫愿望 !

对那些在结实的胸膛中激烈地跳跃的、年轻火热的心说来 ,最甜蜜的事儿是行动。

不 ,我的那一部分性格使我母亲无法理解。但另一方面我母亲的那部分性格也使我无法理解——她勇敢乐观、相信上帝、奋勇搏斗 ,竭力使家庭团结一致——这一切反倒使我变成了一个趴在泥地上的胆小的弱者。

这种单调炎热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 ?结束以后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一周接一周 ,无数周日子紧跟着 ,全是一个样子。

如果一切活物的灵魂可以用音乐来表达 ,那么其中有些就只能用大风琴来表达 ;其余的一些需要动用整个管弦乐队 ;少数的只有用小提琴细腻的悲哀才足以传情达意。很多可以比作普通的钢琴 ,唧唧喳喳 ,不成调子 ;有些可比作玩具口哨的微弱哨音 ;而我的却像放在一个生锈的听筒中的两根钉头。

为什么我要写作呢 ?人们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 ?有谁来听我呢 ?就是有谁听又怎么样 ?

我已吐露了我周围的情况 ,狭隘的思想 ,麻木而平凡的工作——

单调、毫无目的、毫无价值的生活。不过，心呀，耐心点儿，自然我可以确定一个目的！眼下，全家唯有我最适宜于在普通酒店等候，以便在父亲喝醉时照顾他，干这事会使母亲心碎，弟弟们去干又很危险，而格蒂是很难设想去过问的。但这种事对我并无妨害，我有能力去办而不受伤害，如果它因此使我感到痛苦，使我不信上帝，好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 II

接着我从格蒂那儿接到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我想你见到了哈里一定很高兴，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你那儿，否则我可以让他带些东西来。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很多我急切想知道的事情，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你们都很好。几周前他出门旅行去了。起初我很想念他，因为他待我很好。但现在我不想念了，因为受哈里委托来照管五先令洼地的克里顿先生，像哈里一样经常来，而且比他更有趣。他每次来都带些好东西给我，简·简舅舅因此而取笑我。

有着蝴蝶一般天性的、快乐的格蒂！我羡慕她，与格蒂的信同时到的是外祖母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再次提到了哈罗德·比彻姆。

我们猜不透哈罗德·比彻姆的心思。他一向很稳重，不愿离开家里，即使很短一段时间。可是现在他却想起来要跑到美国去了，而且不游遍整个世界不回家乡。他并不打算看看什么

东西,因为根据他姑妈收到的电报来看,他今天在某地,第二天却到了几百里外的另一个地方,他突然之间产生了这种狂热的想法。我问了奥古斯塔,家族中是否有精神病史,她说据她所知没有。在天旱季节把管理工作完全托付给克里顿和本森是不明智的。对一个有见识的人来说,像他这样就应当吃一堑长一智。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谨慎从事,他又会变成穷光蛋。但他说,就是他的财产化为灰烬他都不在乎,因为财产对他有害而无益,谁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精神失常是我对他的行为所能找到的唯一原因。我以为他看中了格蒂,但我问了格蒂后,他好像并没有对她说过什么话,他那时到波索姆谷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感到纳闷。

对哈罗德·比彻姆来说,旅行实在是件意外的事儿。他明显讨厌旅游这类东西,从来没有上悉尼或墨尔本待上过几天,无论是谈生意或是牲畜展览期间都是如此。

关于他访问波索姆谷的动机问题,大家有很多猜测,不过我保持缄默。

## 第三十八章

故事讲完了，一天逝去了

还有别人也辛苦紧张，  
挑的担子比我身上的还重；  
他们疲惫不堪，却从不埋怨张扬——  
这我知道，但我大声嚷嚷：  
我明白，岁月会如何摧残，  
会如何把万物涤荡，  
但我带着可怕的憧憬期待着，  
怀着极度的悔恨痛惜着，

A·L·戈登

波索姆谷 1899 年 3 月 25 日

圣诞节再次来临。与一年五十二个沉闷的星期天不同的是，这一天多了梅子布丁、烤火鸡和几瓶自制的啤酒。新年曾迎来仲夏金

合欢树的甜蜜清香和桉树、黄杨盛开的花朵，现在又已逝去。紧跟着的是二月。三月没有什么不同，我的生活也一仍旧章。

前景如何，我不得而知，今晚我异常疲倦，所以对这已不在乎。

岁月统治着我们每个人，事实上，  
在希望幻灭之前，生活不由我们安排，  
而我们妇女，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时间老人干得十分彻底，当希望这一大骗子逐渐变成逝去的梦幻时，人的脖子也就习惯于它的桎梏了。

今晚这一时刻我开始领悟到生活中万物的渺小，极度的渺小。

空怀大志究竟有什么意义？不管是国王还是奴隶，我们都必然要死亡，当死神来叩门的时候，只要我们的生活实实在在——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安逸，这生活是伟大还是渺小，迅速还是缓慢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最顽强的生命是脆弱的  
最勇敢的人和最好的人  
都轻轻地倒下——那并无关系  
此刻我只盼望歇息。

疲乏的心在绝望的胸腔中缓慢地跳动，休息使它得到最甜蜜的解脱。

我的心疲惫不堪。啊，今夜它多么痛苦，不是一颗年轻的心热情



向往战斗的痛苦 ,而是一颗衰老的心败阵归来那种迟钝、麻木的痛苦 !

够了 那些悲观的呼喊和诉苦 ! 够了 ! 够了 ! 现在请听一下另一主题的轻歌 :

我感到很自豪 ,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南十字星座的女儿 ,浩瀚的丛林的孩子。我很感激 ,因为我是一个农民 ,我们民族血肉的一部分 ,像男人们所应该做的那样 ,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过着日子。我很高兴 ,我没有做寄生虫 ,吸血鬼 ,躺在丝绒绸缎上 ,吸吮人类物质和精神劳动的成果。

啊 ,我那被太阳晒黑了的兄弟们——澳大利亚勤劳的儿子 ! 我热爱你们 ,尊敬你们 ,因为你们勇敢、善良、真诚。我不仅看到你们那些年轻力壮、满怀希望的人 ,而且也看到了那些头上长出缕缕哀愁的白发、肩上挑着一大家子重担 ,辛劳地度过了半个世纪的人。我看到你们毫无怨言地同水灾、火灾、畜病、虫灾、旱灾、商业萧条和疾病作斗争 ,并能抽出时间向不幸的兄弟伸出满怀同情的手来 ,同时还有兴致说笑 ,十分乐观。

至于我的姐妹们 ,我打从心底里热爱你们 ,同时也为你们感到惋惜 ,勤劳的女儿们 ,你们洗呀、擦呀、缝呀、烧呀 ,集做衣、裱糊、挤牛奶、整园子、制蜡烛于一身 ,却仍能忙里偷闲 ,让自己生活得高高兴兴 ,把家里装点得雅致大方 ,充分利用狭窄而尘土飞扬的生活道路上的几处绿洲。我真希望自己有资格加入你们的行列 ,成为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农民——乐观、诚实、勇敢 !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你们勇敢地前进 ,尽管阶级界限的绳索在你们身上越缠越紧了。再过几代 ,你们就会像俄国的农夫一样受奴

役。我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但我无法帮助你们。我那无效的生活也将在同样的操劳中度过——我不过是你们中的一位 ,不过是一个多余的丛林小百姓 ,一个女人 !

红日西沉。它离去时向饿畜和干旱的荒地会心地微笑着 ,眨着眼睛。太阳渐渐地向桉树丛生的地平线靠近 ,把云影变成橘黄色、深红色和银色的火焰 ,然后又变成金色 !太阳往下沉 ,往下沉。光辉灿烂、鲜艳夺目的落日奇观消失了 ,长长的阴影急于把一切覆盖。笑鸟愉快地放声大笑 ,模仿着“晚安”的叫声。乌云淡化了 ,转成了青绿色、绿色和灰色 ,星星羞涩地往外窥视 ,枭鸟轻柔的叫声在沟壑中响起 ,带着对所有人的爱和祝愿——晚安 !再见 !